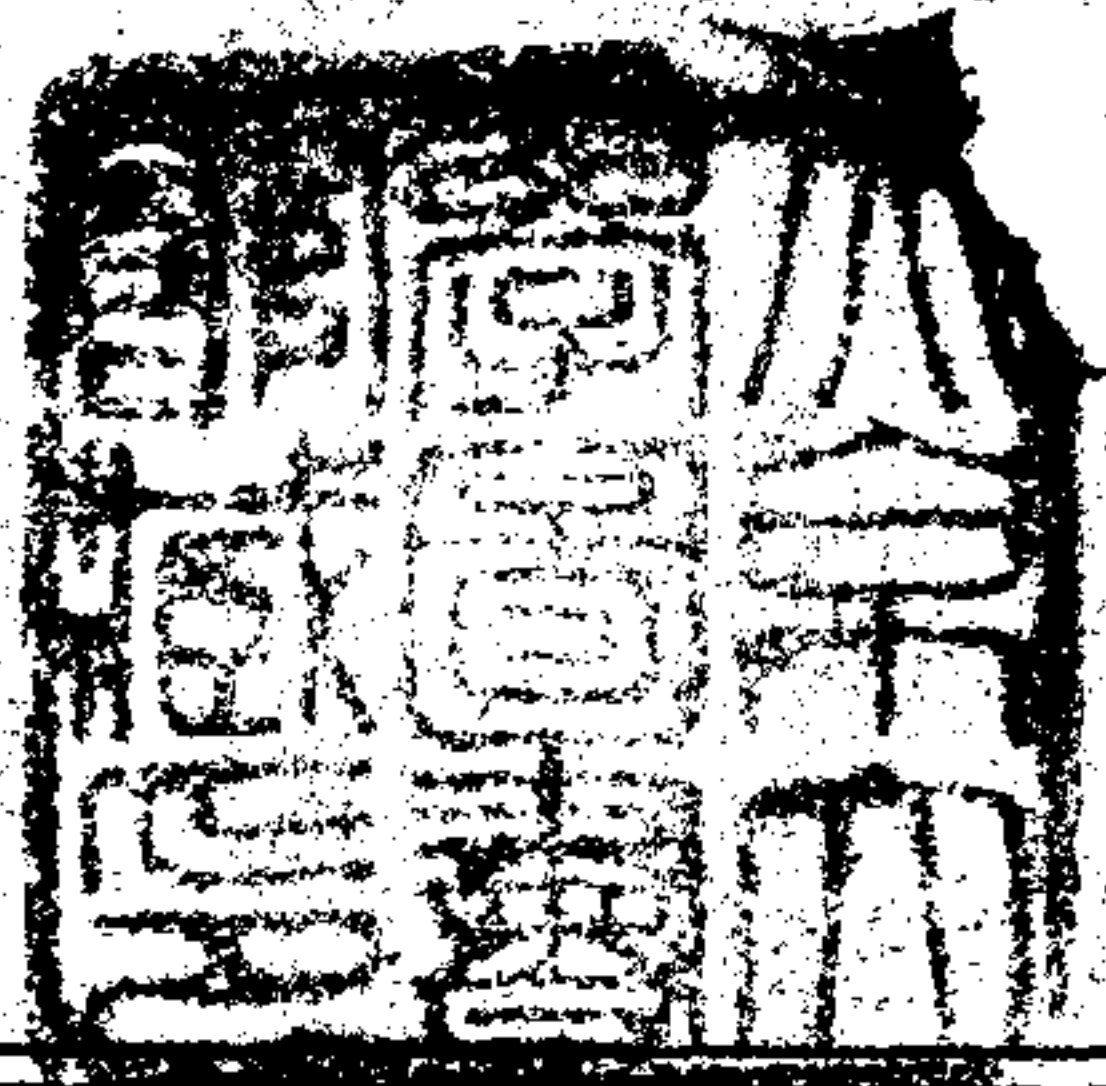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八〇・史部・傳記類

忘山廬日記不分卷（辛丑至癸卯上）

孫寶瑄撰

.....
一

2655/10

辛丑 陰曆光緒二十七年
陽曆一千九百一年

正月一日晴昨夜四鼓始寢晨起冠帶拜先人遺像向母賀歲
畢復坐觀書銘舫來談久之去過午出城發電至西安遂詣石
芝談

新歲景家街衙門與平日大不侔余車所過見市廛家門開戶
金鼓聲聞于外路上往來者鮮衣華服三五成羣紅男綠女嬉
游道左馬車馳而過者我冠博帶端坐直視亦有衣冠楚楚坐
人力車者情態不一莫不安舒閑整然有春意

二日晴信濟過談

史書宜分五類曰年曰國曰政曰事曰人通鑑之類曰年史國
語之類曰國史通考之類曰政史紀事本末之類曰事史史記
漢書之類曰人史

論文宜分數種有說理之文有記事之文有論事之文有言情

辛丑

之文說理取明白透達推內典記事取簡峭生動推史記論事
取汪洋恣肆推蘇子瞻言情取纏綿悱惻推汪容甫

三日晴肩輿賀歲歸曉峯過談余問商家有所謂牙行牙帖者
日如何情形曉峯云牙行者承攬行商運米之貨為之行銷其
人必至公署領牙帖乃可充此任又問販鹽者每鹽一石納諸
公家幾何曰每石價不過三十而須納一千六百于鹽商其歸
公者亦無幾餘盡歸官吏之中能及鹽商私橐哉國官與民交
接之處弊管業生不可究詰豈獨鹽已耳哉

我國風俗制度各處不同欲考究其詳者非徧歷十八行者不
能知即如里正一職自隋以後視為賤役動遭官府鞭笞與奴
隸等然去年偶過一人自陝歸者云彼處地保皆舉人進士充
當視之極尊每易一人領地方官親往拜之此種情形為我輩
聞所未聞前以語銘舫銘舫云江蘇溧陽縣亦然

四日晴往視佩慈于旅舍中佩慈昨年偕慕兄西行在陝居兩月忽得家電知其太夫人逝世遂星夜逆歸自云自庚子五月以來僕一途途者六閱月其太夫人亦因積勞遂至壽終道及端剛輩猶切齒也案間有日報數紙取閱之見有罪已詔十餘言半罪人之詞又昭雪許袁諸公詔猶謂其為敵匪交關和戰而難時詞意而可蓋猶自護短不認為誤殺可笑日中歸哺復出觀劇

啟

五日晴馬車出督成訪宗芝同見日報載徐承煜領秀毓賢奉旨正法莊王及英年趙舒翹賜自盡徐桐李秉衡斬監候剛毅斬立決以已死邊免蓋為外人所逼不得已而從命也是日晚歸車中觀書

六日晴詣彥復與同游味莼園

七日晴詣盛杏蓀不遇訪匪東妻弟談及去歲變法之詔實因

二

合肥於十一月間有疏陳請革政故兩宮遂定大計補遺彥復
談晚遇石是晚飯夜歸觀書

石頭記雖小說而於支那人情世變官場利病言之切中能發
人深者如宵政出任釋道一節寫得一正人君子竟為家奴書
彼所惡弄始知在今日欲做好官之難法掣肘然也不改法而
但責人未見其可也

八日晴凌霄至自海門過余小談飯後詣胡二梅即訪仲遜燕
生亦至縱談

泰西男女自擇配偶世界之公理也視強為父母所牽合者相
去遠矣支那人多為禮法所箝制夫婦之道遂若有飲恨終身
不能自脫者吾觀石頭記如迎春之夾薛蟠之婦抑何不幸乃
尔寶玉黛玉兩情相結盟天日汪鬼神使甯母能遂其志何異
自擇之夫婦哉乃忍視其一病一癡卒使病者死癡者逃不知

者乃試二人以為無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私相慕悅敗禮傷化而不責賞母之自違公理抑何謬耶他如尤三姐自刎柳湘蓮斷髮田棋潘又安周允皆令人肅然起敬

九日晴青煖晚清至自杭州過談遂同訪凌霄知於昨晡赴武林矣日中訪袁孫映詣佐伯留和文晚歸觀書

吾讀石頭記至得通靈幻境悟仙像一節而後歎此書實為悟道之作蓋乾陽中交流入坤乾交離坤交為坎故道家取坎填離最末後一事謂之還丹寶玉者何丹也失而復得還丹之說也故甄士隱謂此玉是天奇地竇鍛鍊之寶寶玉復得此物遂起生死間絕塵緣矣

十日晴冷乾翔士妻吳氏向蔣姓者索債不得至相爭呼余往為排解蔣堅謂其先人已付出有簿記為証余索觀之見其筆跡不合實蔣偽造無疑為代辨數語即歸晡出城見焦樂山成

三

訪佐伯師暮入城是日觀石頭記終卷

此書實為悟道後之作無疑蓋其學非全從泰同悟真而未書
中有點睛處如述寶玉應試之先習作四書文遂將南華參同
契等書厚置不視可知其作書宗旨也謂大虛幻境即真如福
地寶玉自得原物後遂視兒女之情極淡未丹還而塵境界書
中大觀園隱、為張三丰麗春院寫照讀者能參透此說即知
十二金釵之為何物必具寶玉之性情才智乃可與聞此道也
書中云將真事隱去試問所謂真者何事說文真寔寔化謂化
人變形而登天也則所隱者何事可知矣以俗對真別有命意
贊云滿紙荒唐言一把酸辛淚但云作者癡情解其意味余謂
解味者果無人能解其味其人即可解甘露味也

十一日晴昨歸見有自鼎附客舍來書者登視知魏卿至自祁
門約今晨視余而午魏卿果來遂借出城至酒樓對飲醉

官

後談道德卿云決無此事此外道也慈恩宗派如唯識論師地
論等書皆有教外道之說可細觀之余曰教諸德卿又自述在
祁門時當去年五六月間招集義民驅殺外人之旨到於是百
姓屬集治所求民允許余計無所出乃陽許之令其更崇上又
斥其不合初修政遂延遲五六日陰令教士速治裝遠遁迨所
稟批准教院空無人矣百姓敬肆焚掠余之禁之思其人已去
財產屋舍公家所有不得擅動乃封其屋更出賈括而獲得一
教士者銀千兩百姓相顧無如何又遲二十日而係衛教民之
旨到矣於是教士晏然歸相乃安居樂業如故天下事固有曲
以濟其直者使余稍不慎則為吳曉村之繼矣又云余在祁門
籌餉練兵無丝毫之權德諸紳士蓋純用君權壓服其下治今
日之民不得已也居今日為稍假民權必為民所殺而後已又
云今日之民墜黑暗久矣吾治之吾惟潛引之光明德處驟用

四

庚申

高第法法未有不能清者余皆以為然一日德卿大醉余隨至
客舍聽其語漸無倫次俄告其公悟信佛仲宣仲英又凌相繼
來晚又陵燕諸人於外國酒樓

十二日訪德卿問相宗內應請之書德卿告以冠道本俱舍論
又唯識論述記及瑜珈師地論三種皆購自日本補遺考復燕
公亦在從談彥復贈余五古錄如下

春風扇江海皎日懸空虛索居易不通言訪忘山廬藉問主人
誰寶瑄字仲興見道已忘山見君亦忘予莫指鹿為馬馬知予
非魚從君一日游如讀十年書莊叟將得喪尼父誰毀譽習靜
慕禪悅治經乃蓄余嘉禾茁九穗非種固必除幽蘭生當門佳
士肯見鋤身脫塵網中手撈秦灰餘修竹直軒籜清流繞林葉
稽古異桓榮下惟同仲舒庭有稽阮倚門無卿相與始知天爵
貴何處專城居坦懷樂疎放末俗恒齟齬乃嘆世路險合歎難

送車滄海安為田官闕莽成墟萬物類易拘天地終遠不相達
淡忘歸獨立空躊躇

十三日晴訪平陽山人于新鼎陞客舍縱談

東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自明治維新以前而已然是徵德川
氏政治之美

日本維新有二級其先為攘夷尊皇之界其後為共和立憲之
界尊皇之界吉平松陰諸人開之立憲之界大隈重信諸人開之
日本之能革政開新世界處士之力也培養士氣之功仍歸于
德川氏使德川氏有天下竟廢其封建為郡縣專制之國
體以八次取士日本安能有今日武嘗以難東人東人無辭蓋
東人日以詆德川氏為事者也

東西諸國男女之防不嚴所以不嚴者以男女皆沐文明之化
雖相交游不必有苟且之事也其居室無垣墻夜不閉戶所以

五

然者以國人無偷盜之事也

東人視賭博為極下賤者之所為而我國高等人猶習為之不以為非

十四日晴訪同壽臣日中在蕨子均家飲極醉時往視宗芝河晚歸是日聞人談及天津之城已為西人所毀馬路通入矣京師外垣亦毀教廠自炮火興而城郭為無用之物且遇大難而民人為城所隔不得逃奔以致合家慘斃者多矣毀之便

東人來我國者見居民莫不高其垣墉以為異事是何也是其腦髓中無偷盜之一事也余昨聞燕生言日本自維新後凡通商口岸其民多沾染支那人習氣風俗遽前故鐵車旅舍中時有失物之虞此則為吾所未聞

飲食所以養生男女所以傳種於世界動物類有極大關係不可一日無者也余讀書數年今始悟尚有一軒天蓋地之事亦

不能外此所謂不思議境界

十五日晴觀梁任父飲冰室自由書

日奉中村正直嘗譯英國斯邁爾斯氏所著書名曰自助論其序云凡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權者先有自主之志行也故謂二三十家相圍則曰村數村相聯則曰縣數縣相會則曰郡數郡相會則曰國如曰某村風俗純實則某村人民之言行純實者為之也曰某縣多出貨物則某縣人民之力農勤工者為之也曰某郡藝文蔚興則某郡人民之嗜學誦藝者為之也曰某國福祚昌盛則某國人民之志行端良克合天心者為之也蓋總稱曰國分言曰民余以為至論

余分治民之法有二曰內導曰外導內導教也外導政也始疑東西諸國風化之美外導使然與內導無涉故視世界上之有教幾等諸疣曰教惟行于擾亂耳若升平太平之期代非教之

六

能為功令又加數年讀書觀理之力乃恍然於世界之平因由
于內導外導相輔而成者也內導之力先貫注于一二人之腦
筋乃能易明外導之理漫衍于千萬之腦筋於是遂因其理而
創其法如盧騷之民約論孟的斯鳩之為法精理其有功于世
豈其微哉然使無內導之力又何由知外導之理斷然矣
西儒云天下無放棄自由之人則必無侵人自由之人樂任父
謂法民能悔其放棄自由之罪故國王貴族不得侵其自由日
本人能悔其放棄自由之罪故敵國強鄰不得侵其自由
任父記自奉伊藤大隈設東海道鐵路一事乃受美國商人訥
耳遜之資金而成因表明自信力之可用
凡人論事有其詞相反其意相合要當于理而已如任父論強
精二字不可不印於人之腦質中村正直論欲強之一念大悖
於正其言皆為欺世而發似相反實相合也

蒙的斯鳩學術亦以良知為宗旨

十六日陰雨觀飲冰室自由書曰今人猶病其太學外倣文明而內腐敗當局者一依德國主義其所以為教者則以服從政府為之精神遂使全國少年缺獨立自重之氣蓋倣文明之名以行焚書坑儒之禍更慘于秦政十倍云嗟夫人心不知是者有如是夫以支那視日本蓋海外之福地神仙所居矣乃其人猶詆雷而以焚書坑儒且謂慘于秦政其言不足為訓

東西國之有兵也所以使民人各衛其身家以禦外侮也我國之有兵也蓋朝廷自衛其身家防民之起而奪也支那今日所修之武備禦外侮不足身內亂有餘此支那人所以不復見天日矣
東方朔十洲記謂諸洲大都仙家所居今支那人之望海外文明國不異神仙即謂為其地皆仙家所居豈不可也
補詣燕生談述及壬午年支那人叙朝鮮始末云朝鮮國王高

主也其始大元君身政頗整飭紀綱號稱清明之治無何閔妃煽其黨與奪大元君之權於是貴官鬻爵賄賂公行國民嗟怨朝鮮者軍籍世襲之人如我國八旗兵丁者食王家之餉舊未自閔妃弄權不發餉者數月軍籍人啼嗷交庫起擁大元君入宮討閔妃窮治其黨大元君為人正直而多明外交亂臣作也誤毀日本使館日人怒將問罪我國北洋大臣聞之命馬建忠往調處其事建忠抵朝鮮問妃私餽黃金五萬兩建忠受之誘大元君來見劫以歸時吳壯武公引兵至朝鮮建忠謂公曰凡作亂者皆叛民也殺無赦公受其款乃盡屠軍籍民朝鮮人自是莫不怨支那而親日本

燕公又云甲午之役朝鮮無所謂東學黨其事為袁士凱所虛造而兩國因之釀戰禍至於割地賠費使支那受重辱損元氣書云惟口興戎可不慎哉初袁士凱之繼吳壯武鎮朝鮮也頗

預其政權嘗受人私賄強國王予以官或有私怨亦強國王按
捕之國王聞佛其意亦執乃偽為國王謀叛書達于朝廷謀廢
之國王亦上書誠意而自訟我國北洋大臣李鴻章聞而調停
之然信袁不疑是年朝旨以潘某代袁袁聞而恐乃電告北洋
大臣云朝鮮有東學黨將作亂某宜暫留不可歸且請兵北洋
大臣信之為遣葉志超統一旅赴朝鮮日人聞之疑支那將
乘間滅朝鮮奪其地亦遣兵往兩國兵皆至東學黨不知所
日本入遂正告于我國曰朝鮮政批民苦我二國盡代為改革
朝鮮能自主斯不虞俄人矣朝廷不許曰朝鮮我屬國也我不
預其內政況貴國乎日人復曰貴國指朝鮮為屬朝鮮與我
往來未嘗自言屬貴國也所請既不見納則各行其是而已戰
禍遂開支那自是一蹶不振其後衛汝貴謀弒袁葉志超誓照璵
因袁李鴻章解任入閣矣袁王凱獨回翔于事外且奉命與韓

八

公廷者練新軍為朝廷倚重未幾又巡撫山東為封疆大吏無
有發其奸者不亦異哉雖然甲午之禍袁士凱為罪之首而庚
子之變袁士凱又為功之首前則妄稱東學黨以召禍後又鎮
制義和團以保安東南以功抵罪或可恕耶

有利于人謂之有功有害于人謂之有罪正直無私謂之君子
貪利妄作謂之小人雖然有功者不必君子小人有時無心而
有功有罪者不必小人君子有時無心而有罪李甫毅君子也
然其誤用匪人致釀大變豈得無罪袁慰庭小人也然能從容
坐鎮屏蔽東南豈得無功然而君子之心公其有功常也不幸
有罪也非其本心也無害其為君子小人之公私其有非常
也幸而有功也非其夙志也無救其為小人

十七日晴覽彙報論露珠作圓形之故以水之元粒無所阻而
遂其互吸之力自成圓形既圓則不粘於所在之物故露在石

上菜上皆不濕也余謂其成圓形者仍由於所在之物性有拒水性之故水不能粘濕之既不粘濕然後遂其互吸之久而成圓性也

又論化生之說不可信謂凡蟻蟻蚤虱皆空中人不能見微蟲所傳之種又謂空際飛塵為微蟲藏身之地此論余頗謂然嘗見蚊蚋生水中人謂水化余謂實水中微蟲所化若馮虛無端化出動物萬無是理也

十八日晴詣佐師授讀哲學論綱文頗艱深難曉訪彥復不過造芝洞小談晚獨飲于萬福居折簡招彥復來云和議復有變動得信于盛京卿所知情不知也是夕余飲盡醉醉後與彥復同車至左翠玉家余眼中視人矜矜視燈光閃灼自謂別成一世界不知天地為何物也每發一語旁人莫不笑然亦不解何故醉中請彥復詩稿拈茶高吟手舞足蹈俄隨彥復至其家問

九

清議報誦誦梁任父與張之洞書及海外奇遇詩二十首夜分
歸月明如畫

十九日晴訪盛京柳不值日中歸

覽說文第七篇宏字訓屋深響宏蓋凡堂屋寬深則發聲不由
空氣散泄聚成一處故聲能宏大又室從心在皿上許謂皿人
之食飲器所以安人也愚謂車舟衣屋皆能安人何必皿器執
皿器者許之偏說也竊以臆見度之皿當是血之省之心在血
上血能養心其心自寧

是夕仲昇招飲坐有燕生信儕考復石芝信儕正告諸人謂俄
人逼我立東三省和約萬一朝廷許之各國權利盡均需之說
瓜分之勢成矣我同志當發公電至政府力爭此事盡我國民
之職在坐諸人莫贊一詞余先行

二十日雨詣燕公談薄午訪盛京柳談及東三省密約云列強

噴有煩言以為如許俄則我諸國皆欲效尤而俄人堅持謂不
盡諾則不退兵議和大臣欲令各國向俄緩頰各國不許曰此
汝國地也我不能預聞公等但廢此約倘俄人翻然與貴國決
裂則我輩可相助合肥以為右國不可信而俄人可信乃請政
府許俄東南劉張二督聞之力爭謂俄密約當廢否則立致瓜
分合肥不謂然曰此二公皆中英日之毒者也余曰合肥何以
袒俄至此俄人帶重言甘誘我也公宜力爭此事關係甚大盛
曰爭之合肥未必聽我余曰不問其聽否公爭之公之職盡矣
上之對國家下與自合肥二十年知遇或極以為然俄嚴使船
借二害至余因退出至張讓三所坐談良久聞李伯行來訪盛
公密談不知何事如能從余之說此兩君合詞電爭或可轉移
合肥之意蓋合肥所信者此二人也

二十一日晴日中余發電至西安

一〇

合肥生平大病坐不讀書彼於俄人前此之殘滅波蘭國種、
利動威脅手段一毫不知故見俄人以禮貌待重之又以甘言
餌我遂謂俄可信不知皆其詭計也外人疑合肥受俄賄實寔
然其受俄人恩入其彀中罪不容逭也此次果能翻然省悟聯
列國而與俄絕功亦不小否則尚何面目見天下人哉

余身合肥雖至咸甲午以前每痛詆之自審知中外政務以
來始不敢厚非稍一敬重之凡遇籌議合肥者必為力辯非袒
其私欲伸公義於天下也其後聞人言合肥聯俄余不信曰此
証合肥也遼東地俄代索還者功於我俄權勢大伸于東方天
為之也何能若合肥昨聞咸京卿言始知合肥果袒俄者也果
受俄恩者也不信各國而信俄不信劉張而自信使果允俄和
約列疆將援例效尤曠或支那存亡誰尸其罪歟合肥合肥其
知所變計哉

二十二日晴訪蔣信備不遇詣耕餘談留午食見菜頭置姚惜
龍選近體詩圖點極精因與談歐州古史朕余將至穿河濱習
東文途遇信備歸復迴車詣其舍談告以要事余復就佐伯談
解哲學論綱補入城會銘船過縱談暮去余秉燭寫日記

二十三日晴風覽續經世文編道光以來儲名公鹽法論奏

鹽法之弊在於朝廷多設官吏以病商凡大小衙門官屬胥吏
丁役仰食于鹽者不知凡幾故商人於正課之外所有種種規
費名目繁多并計所輸數倍鹽價於是不能不取價于食鹽
之人而官鹽蓋貴官鹽貴則私鹽銷矣私鹽銷官鹽益滯矣國
課愈絀矣昔者陶文毅曾文正諸公知其弊也於是議革浮費
不知此浮費所由起官吏為之也既設官吏而禁其取費譬之
畜鳥而絕其鬻求也彼何以為生哉且設官多所以緝私也然
官受賂則庇而縱之是與不設同矣善夫劉晏之治鹽也但於

二

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
餘州縣不復置官可謂千古治鹽之良法矣

二十四日西出城至日本郵局寄書狀詣佐伯受讀哲學書
訪琴甫聞程勝往視晚與譙飲于萬福居

二十五日晴觀書

鹽河漕為我國三大政實則何名為政直弊云耳然而我國游
手不肖之官吏丁役仰給於此三者以為生活者不知幾千萬
人故雖知其弊而無力以除之蓋除之則此幾千萬人皆將為
餓殍也是故顧亭林之論鹽以為柱石之端漕皆深究本原則
為至當不覺其法未嘗不震動于人耳目而獻議者宗之卒為
當事者所阻亦無怪其然矣治河自古無上策然如昔年李肅
毅巡河而歸建議以秦西法修治之未嘗不可一勞永逸其如
歲以仰河工之費分贖其身家者皆不樂聞何也

阻折漕之議者謂米有時價賤至四錢五錢者而折銀每石必
一兩又何嘗便民耶不知徵本色而由糧戶細縣官由縣官發
交旗丁轉運數千里經時累月種、脚費規費盡蝕于官吏丁
役之手者每石豈止一兩耶此骨於何出仍取諸百姓而已然
則折銀雖過米賤時不過一兩折本色斷非一兩所能濟事請
問孰便

獨亭林據李雯說鹽法謂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同所之此
說極精善可行乃不但當事者阻之雖卓識如馮桂芬亦疑之
吾誠不解也夫謂鹽地數百里苟就場定稅仍不能禁其漏私
請問不就場定稅能禁其漏私乎夫張官置吏為疆分界然、
者何者不過朝廷欲多收鹽利而已欲杜絕私鹽而已然而私
之不能絕者如故也徒多耗盡使利為私所奪則何如就場一
稅不問所之之為愈乎雖曰不免漏稅之弊然以此例彼所益

一三

實多也陶文毅行案鹽法近于就場定惜不能不割所之身家
之阻斯議者皆惑於素食鹽利之官僚更卒蓋若輩倚是為
生一旦受法將為潤轍之鮒矣

非惟鹽漕等政為然也即如釐金之病商捐納之病官人、知
其當罷然而不能罷者亦以食其利者多也食釐金之利者外
官之候補者也食捐納之利者京官之候補者也故欲罷此二
者必先為若輩更圖謀生之路然而朝廷與力為此也故法終
不能安也

自捐納開於是高不安於剝削農不安於賦歛士不安於場群
士不安于警宇稍有力者羣趨于仕官一途朝廷亦遂以仕官
為養游民之淵藪矣夫民生在勤勤能致富天下皆勤民天下
皆富民矣天下皆惰民天下皆貧民矣今日仕官之人古抵惰
而坐食之人也自捐納開使向者士農工商之勤民相率為任

官之情民於是情民多勤民日少矣貧民日多富民日少矣天下未有不富其民而能富國也故捐納不可不罷民之所以不安于士農工商之業者以民生計之日窮也所以日窮之故釐金害之也自有釐金以來事物稠貴而商農之業尤困故釐金不可不罷

雖然我國一種弊之區也弊政不可勝計而賴此弊政以為窟穴者又不可勝計今議除弊政是欲破壞若輩之窟穴也而此窟穴之構結也數百年者有之數十年者有之盤據把持者不知幾千萬人今欲一旦破壞之彼獨無事存之哉勿謂我國無民權也二十六日晴詣香復談借游味花園晚余翼齋招飲于錦谷春二十七日晚發電至西安訪張謙三聞東三省事略有轉機可喜是日陸苑伯善善指無策味花演劇一日招集海上官商數百人來觀每人出銀餅二枚或一枚以助賑余亦往觀

一三

支那國尚不至遮之以好善之人尚多如去年前北遭慘劫秦
中又大荒東南富人所輸帑各數十萬以救其同種至仁也今
之譁折者動謂此等事不足為曰此小惠也余曰不然惠無大
小苟能益人壽當分內事也亦有不能行小惠而能行大惠者歐州人信為之疾
二十八日晴呈許而仲家賀壽諸佐伯習東文補訪程膝晚復詣
雨仲觀戲術

世界上萬物皆有定質不能自無而有自有而無惟戲術者能
使物之忽有忽無以欺人之耳目余昔年在此間之園明園路
見海西人所演戲術奇變化不可思議幾疑其有鬼神之助
若我國之為此者不過手足之輕捷而已無他技也

園民之福澤始於京津鐵路之開向以挽舟取車設旅館為業
者不知幾千萬人一旦流車行此望嗷嗷無以為生於是羣聚
而為義和團故其舉事也先拆鐵路蓋積怨久矣使朝廷無端

剛諸公亂起而勦滅之易，然亦多殺無辜之民其情殊可憫
憐夫創鐵路不得謂安法也而其收效如此則安法甚難

日卒近有新黨派羣起而辯國民之非匪曰此吾輩人爭權之
起點也因出報紙騰其議論于國中政府某之蓋忍西人因此
疑日各陰助國民

二十九日晴訪平陽先生與同飲于萬福居雜譚

平陽云居今日而議安政必先求所以安頓仰賴舊政為生之
人故欲裁一事必先增一事欲減一官必先增一官使此輩人
欣欣無失所之虞而後舊弊可除良法可立若不議增加而先
裁減者未有不召亂者也

孫夢岩昨告余曰金山東人也山東舊多循吏其所以致此者
以凡州縣收民賦稅時皆有盈餘足以供州縣之用故肥缺多
于他省國之居官者咸知自愛而循吏多自李秉衡老撫其地

一四

將賦稅例外之浮費大加裁省意欲薄百姓之歡心遂不問州縣官之若夫其官既苦其民有不若裁官不能自給仍當百計取之于民理之常也余因歎曰孔子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吾謂縣官足民孰與不足縣官不足民孰與足

二月一日晴終日不出觀書

平陽先生云余前居仁智里樓上下二間後有竈舍瓦隙漏雨以報屋主屋主遣匠來葺治既竟功高而雨漏益甚怪而私詢匠人匠人曰使寒補完善吾嘗於何謀食耶嗟！惟吾屋可以見是郡之黃河

黃河非不可治也如劉歆忠為議水謂建壩以移溜築重堤以保險他如更埽制放淤諸法皆切實可行即河夫河兵考於治河者莫不知然而歲決之弊不能免者顧亭林所謂人心甚于抑洪水也余謂人心不正由法之不定法受人心自正

二日而詣佐伯補訪程膝晚歸觀書

余嘗不解自漢武帝塞款子決河築宣防宮導河北行復為舊蹟自是河不為害哉及千年有宗以來河始南流或南北分流由是遂累有河患豈宗以後之人心不正宗以前人心皆正耶說者謂河不為害者以復北行故道則然耳然而咸豐間銅瓦廂之決河徑由大清河入海亦可謂復漢故道矣而河播歲下為災山東民不聊生致議者復創導淮通泗引河南行之說則河之為害与否又不係乎南北也是必有故必深考而後知也三日終日而坐窗間讀書

世界上先有萬物物与物相感而後有萬情情与情相接而後有萬事事与事相引而後有萬理理然理之目有二曰自然之理曰當世之理自然之理屬天者也當世之理屬人者也惟至人能以人勝天春秋繁露云凡物莫不有折必從人題直立端以是見人之絕

一五

于物而參天地然而今日發明新理者多不然其說以爲人爲
萬物之有者人自言之耳安知萬物中不有聰明過于人者或
小乎人或大于人特不能見耳余於是說尚不敢決其是非也
四日晴過午詣張讓上石過浦至郡中丞家榻間與壇楊柳舍
新綠張維甫先生時應中丞之聘權爲課其子讀書余因登樓
与先生縱談先生教幼童每設新法使人樂而忘倦如教學之
法取古人或句隱其著眼之字使諸生者以意猜擬者所擬不
遠原句者亦有過原句者極能疏濬人之腦筋於詩學大有益
是日猶一句試余曰家貧○買書第○字爲何字余思之良久
不得孰知竟是夢字因意透過一層欲別換一字不可得也談
久之去至張園俄訪稷睦視子丹某入城夜讀書
何氏公羊解詰曰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
歌其事男年六十七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

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若不下堂而知四方余謂古人無報而有詩天子採民之請而知其善樂則三代以前凡民人，識字能歌詠可想見其文明矣

五日晴詣考復晤借味花園是日同志第二次集議為阻俄密約也聞俄約限于初六七日為諾故海上志士齊集共議發電呈我國政府及各疆臣力沮其事又議電告英泰母士報館告各國援助到者三四百人推余首登臺演說余因大聲告眾曰中國將亡矣諸君知之乎中國將亡矣諸君知之乎中國何以亡何以亡所以有近國有遠國者何不能立法自強之故近國者何東三省密約之故若允俄人列國殺乞利華均當中國主權由是盡失凡我同志稍明公理須知人，有國民之職分不得視國家為身外之物且中國既亡無論何人不能自

一六

保其性命財產唐子山之云一鳥之奔也一毛而不動一舟之覆
無一物而不沈諸君劇之能無懼乎既知懼斯不能不共謀挽
回之術即不可無今日集議之事以下所演即會中同人所擬
宗旨已登報矣不贅錄也余演說畢遂下餘人相繼上演說者
共有七八人中有僧名宗仰有女子年十五六名薛錦帆皆各
抒所見辭氣慷慨大衆莫不鼓掌

六日晴詣稷廳談俄詣中外報館晤訪考復晚歸觀書

鄭氏詩譜序曰一綱舉而萬目張余謂古人所謂三綱恐是以
君臣父子夫婦統括人類故名曰綱後人不察妄以父為子綱
夫為妻綱君為臣綱為言是大謬也凡綱所以統目也必綱少
而目多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君父少而臣子多猶可言也至
謂夫為妻綱一夫一妻目之數與綱等何必以綱繫之也或曰所
謂妻者統妻而言也曰妻與妻不平等但言妻不主以括妻

七日微陰詣中外報館或訪履膝不遇視仲英映復詣履膝小諱仍
至中外報館因報紙未載前日味莼園集議事以余為主席余不敢
當因令報館更口之喃訪張讓三歸順道視身復夜讀書

古人所謂七情者何曰喜怒哀樂愛惡欲也余謂尚闕二情仇
而怨思而感尤為人類之公例也當加感怨二字合為九情
余又謂當增一懼字與敬對合為十情

白虎通曰五性者何仁義禮智信也六情者何喜怒哀樂愛惡
也余謂情者性之已動者性者情之不動者性與情不能分為
二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
發者性也發者情也中節者合乎仁義禮智信也當未發時無所謂仁義
禮智信也發而後見故仁義禮智信不得謂之性也可以謂之情之中節者
董子曰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此
則禱世之弊為是言耳其言我與人皆當愛但當權其輕重而

一七

定取舍之義人與我皆當正但當知其先後而成感應一方

八日晴詣蔭處還訪仲英又往視頭齋兩齋甫歸自海外志嘔
與故不能出門與譚歐州事甚詳晚夕以叔如伊陵齋皆招飲夜觀優
春秋葉露曰民皆知愛其衣食而不愛其天氣天氣之於人重
于衣食斯言也暗符白種人衛生之學白種人居室養病皆以能得空
氣為主也余今日聞齋自言其病非難治惟必多得空氣方佳蓋信然矣
說文云妻齊也與夫齊也又云婦服也从女持帚灑掃也何以言妻
若是之尊言婦若是之卑細得之始知婦對舅姑而言也妻對
夫而言也

九日晴詣輪船局訪周壽臣向午詣佐伯習東文輔諸中外報
館中歸寫日記

鄭氏儀禮注曰昏必由媒交接設介紹皆所以養廉恥也余謂
近日白種人男女自擇配偶豈皆可謂之無廉恥乎蓋文明世

男男雖與女交游決無苟且可恥之事故不必設媒以為介紹也若支那男女苟非家人至親則不可相見以防可恥之嫌故昏配必以介紹為是故也

趙氏孟子章指曰取與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魚金不顧金謂皆改之曰於其可也雖多不辭義之無處一飯不受

十日晴終日在家習僮僕灑掃塵舍移置几案盡余於忘山廬間一非通至內室室致寄頓極雜物盡徙他所開一牖西嚮欲遷書齋于此牖外圍竹籬頗通明晴朱琴甫過談晚去寓日記

禮記緇衣若虛棧張注者指于厥度則釋注曰為政亦當以己心參于羣臣及為民可乃後施也視是則知共和政體漢書亦見及此

孟子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趙氏章句曰孔子仕于裏世不可卒暴政戾故以漸正之又春秋繁露曰天之

氣徐年寒年暑故寒不凍暑不暍以其有餘徐來不暑卒也觀是則知文法宜漸不宜暴卒

十一日晴檢視箇中書畫東卷來映訪徐藩卿先至中外報館閱日本近衛公覆電蓋海上志士有電乞其相助拒俄也晤與藩卿約淡于四馬路茶樓近閱步借至女僕金家晚時飲于萬福居志歸鄭氏儀禮注曰太平之法以賢者為卒此數千年來中外之通理也維如何知其賢而任之豈專恃一人耳目所能為哉知人古今至難事欲得賢才莫如公舉金嘗曰以一人舉一人舉一人又曰任賢故遠也不知任公誠尤遠余嘗以一人慮十事不如十人慮一事韓詩外傳曰明王首私人以百金名珠玉而無私人以官職事業者余謂官職事業所以治民其事甚勞卒不啻視以為利自後世視官職事業為利於是民不勝苦矣

十二日晴檢書畫東卷來出城訪琴甫晚藩卿招飲夜觀劇

一月六日 九月九日 十月十日

十三日晴晚 麟嘉軒 蔭亭 諸人于一品香夜歸寓日記

士大夫之家恥与百姓争利古義也然必重福之朝乃可以此責人
若今日廉奉微薄在任者人不能自給其能自植生產營利圖
存猶為上品之人較諸貪取于民者抑有間矣

白虎通曰若既收藏皆入教學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
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于禽獸而知人倫親是則知三代盛
時無不學之人不教之民

清議報論既有云支那古時動稱以禮樂化民其實乃抑塞人
之志氣使俯首帖耳于民賊之下是偏激之論也三代盛時封
建井田主持世界君臣上下不相睽隔士食舊德農服先時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陶然遂然于至平之世斯時也有禮樂以範
圍其志遠動其情相安無事者遂所欲亦与自由平等奚殊惜
不能持久耳若一概謂之民賊是不讀書之過也封建既廢於

一九

老獨夫民賊始無志憚矣余謂古今分二期一君主期一民主期封建井田君主之期也議院公舉民主之期也既不封建又無議院故既非君主又非民主謂之無主之天下

孔氏論語傳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安上二字大有語病宜今日自由黨日禮為便民賊之私也余謂禮非但安上亦所以安下世界未能驟躋平等既非平等必有上下無禮以安之則乎此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也韓詩外傳曰聖者千室不為有地愚民百萬不為有民今我國統稱百萬人去抵愚民何得謂有民乎啟者其民必以開民智為第一義

十四日晴詣左復日報載粵督陶履泰送法統願中要又札諭南洋志士詞旨諄切有解黨禁之意吾知必為人所望所歸連日又聞俄約已決不畫押不知俄人意如何某日能出而相助否

世界上相爭之事夥矣物与物相爭人与人相爭國与國相爭教与教相爭賤族与貴族相爭民權与君權相爭爭愈久而所爭

之事愈進於文明余謂其終也歸於人權與天權相爭而已何也天道扶強抑弱者也人事不修為天所勝此間種、不平事皆天為之也我國人所謂氣運氣運即天也自物競爭存、理出而後人皆知振刷精神挽回氣運以求所以勝天為使天權為人所奪人有權天無權乃為文明之極點

我國人凡創一法行一政好稱一勞永逸此所以為天所勝之原由也天下事情永勞乃能永遠勞困也逸果也一勞之困不過得一逸之果今而欲其永遠是欲以一困責萬果也庸可得乎故欲求勝天者必毋憚勞易曰自強不息此之謂也

天無知者也有人不知者也天無心者也有人有心者也天自然者也有人當然也一室之內白壁華楹明窗淨几數日不灑掃輕塵翳如真數月無人居蛛絲鳥糞狼藉上下矣使人居其內灑掃帚糞則向之所謂白壁華楹明窗淨几雖日久而如新可也此

二。

天人相勝之近譬也。世害亦然。人而不明自由之理，不奮爭存之志，於是獨夫民賊遂得肆然盤據于人類之上，而莫敢誰何。是猶一室之內，所謂蛛絲鳥糞，所謂輕塵者也。是不得咎天也。其罪仍在人何也？天無知者也。人以有知勝之，則天無情。天無心者也。人有心勝之，則天無權。天自然也。人以常然勝之，則天又無恆。故人不可不與天運。十五日晴，命僕輩肩書笥十餘具，出啟視，取書雜置几案間，飾去甚，塵徐列架上，終日不出。

十六日晴，訪壽臣為慕克完夙債，計銀五十餘兩，歸檢書。

十七日微陰，整比園史拂飾几架，井然洗然。曉訪行甫，石遇遂視受欽。歸途見旗仗鮮明，知宴會遂隨行里許，駐立觀之。華幡彩蓋，駘驛而過。神輿五六乘前後呼擁者二千餘人，晚歸寫日記。

以人理與天欲爭勝之說，創于西儒赫魯黎，而我國宋劉夢得已先言之。至陽明問良知學派亦潛以理屬諸人力救宗儒之弊，居今日而言

事存言物競名可不從明此理也西國有天主教我輩宜創全教以與之敵
十八日晴訪少川叔向午視藩卿遂偕至四馬路酒樓飲盡醉
哺適至所識住家若談晚共飯于金谷香夜觀優

十九日晴東裝返杭哺登舟行薄暮過龍華夜秉燭觀書

世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梅文鼎歷算全書李清南北史合
抄為三大奇書余謂李書嫌疎漏不若易以馬驥鐸史

萬充宗叔嫂有服辨接喪服傳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以為證其說甚
是而儀禮小疏謂兄弟者指母之女兄弟殊屬強詞之奪理也

錢大昕論古禮婦人七出之義非徒可以令丈夫亦所以保區婦紀的奉
請婦女婢遣強暴相縛受污不屈見狀者一例旌表皆通論
二十日晴舟中觀書

戴東原云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情之微于欲聲色臭味
而愛畏分此語正與余增一懼字與欲對一說合又云生養之

二一

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精論本朝漢學家善說
理者無過于東原是以救宋儒之失矣又云君子之治天下也使
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而悖于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
道義又云道欲之言甚于防何絕情者知克塞仁義又云人之飲食也養
其血氣而其間乎也養其心知是心貴乎自得皆極精之語宋儒不能言
二十一日昨夜到拱宸橋黎明雨食時有興入城聞張受之暴病不省人
事而午往視坐久哭聲已大作矣時詣星坡石過至巷口書塾見
邵伯綱陳叔通陳介石袁文毅孫錫耕諸人

二十一日晴聞止潛在此詣同善堂訪之已行時造梅孫譚知止
潛在霄隱家諸人公餞遂趨往視之坐有白叔藍舟仲修介軒皆驚
起促余入座肴酒雜遝止潛意興甚豪蓋由蘇府游并荆宜施道
回里掃墓五日買舟赴申江美酒罷坐須臾止潛披衣登輿余隨諸人相
率送之亦遂歸未幾介軒偕藍州先生來訪晚撰聯挽受之銘如下

請君旅館詩歌知已江楚水到處遊蹤且欣精與不衰白髮蕭蕭還故里
留我家庭文獻莫酒後茶餘歸未諳舊事何意琴書與畫青燈寂寂少良朋
二十三日晴書挽聯作寄慕先書寫日記

當甲午中日之役海內莫不言戰獨吾浙人上書言和且言之最苦
蓋于平壤甫敗之時若徒吾輩言何至割臺灣賠費二萬萬哉去年
團民廣聚京師官無助之攻使館遂動八國之兵而徐許袁三公以陳
阻罹禍皆浙人也今年俄約作廢幾危大均幸之最力者亦吾浙人而
疆臣中以言新政為眾望所歸者而唐制軍澍公又浙人也蓋我國開
化之志士廣東湖而外惟吾浙最盛自原梁被逐譚庸慘死於粵湘
粵之氣稍挫浙人猶激揚慨志不少衰其亦碩果之僅存耶
二十四日有與訪親友晤而甚至日文學堂視楊凌霄凌霄在杭留東國
語言文字兩年矣有言海一書曰萃字典也檢字極便凌霄勸余速
購滿用晚星牌拾飲飲盡醉譁笑歡甚

二二

二十五日陰陳仲恕來訪遂為稱竊妹婿延聘汪君敬善為師言明以新法教授余克偕六妹去婦回申故妹婿在上海上旬留一月因邀敬善來滬課讀其教法互相參酌也友那教小兒素未講求良法故學生進益極速非天資超邁者往讀書年年與不讀無異事今日海內教育規制漸流播于亞東於是師範一途稍知改良而社稷時之弊矣嘗聞人言我國人年長者治小學小兒反讀書其顛倒無次也有如此是句廿後台石林通文數次訪為杭城益務中在湖州學堂已京陳上游事有端倪欲公舉余為總理

二十六日微雨與孟廣並與出錢唐門至楊家牌樓掃墓在吳

老泉家午飯暇瞻拜新塋即歸與中觀書是晚香中拈飲酒者皆用秦西式

昔顧亭林自云喜居北方慣餐麥跨鞍不樂舟行余福嘗謂澤中有斗羊千石作江南之想夫余亦北方生長者也性恬適與亭林同記在都時日馳馬今居南方久未嘗跨鞍鞞肉復生矣養成舟行食福之性亦漸安之然平素最心折先生忘山虛中懸先生一像而所行與先

生異筋骨不強志氣類靡能無愧乎

亭林不臣二姓志節不在謝靈山下亦君統人物也

梨州亭林二君為有明一代學術之改良開本朝乾嘉漢學流派功不在焉下
二十七日晴凌晨著侯儀袁文數過維禔持師軹字極條規示余即前日
所談者過午角與出訪友至求是書院見勉哉仲也聞俄人已允將東
三省約作廢是大好消息惟所侵地能還否則不知也薄暮詣
月室談晚在星輝家晚飯

是日与勉哉論志余謂殺身而足以救天下吾則為之殺一身而不足
以救天下吾弗為也余一身而足以害天下吾弗為余一身而不足以害
天下吾則為之保身之說當今志士皆引為羞余獨不詳蓋保身者
事在物競之起點人人固有性不主死也但不得以己之身害人之身耳
張園拒俄一事余前登堂演說翼日報紙勝亦謂是日余為之座余亦
急奔日報館令更更正或譏余膽小余曰此事不足懼禍余笑畏祇

二三

以有先任陝督電局為一事聞于行在者公鍾卿皆知某人之弟在海
上聚眾發電則於元實不利焉惟余尚有所欲改之語頗碍大局余
未之思也幸為諸人所持僅允為辨明主座一條且不敢稱美謙不
敢當八字余不勝感故故又嘗謂人甲以己好名而不顧家中人苦甚
為也以己不好名而累及大局吾亦弗為也今於此亦可兩全矣
二十八日晴至佑聖觀卷叔母處談久之過午走訪范葛也高也甫
歸自遼東難後蕭然無存焉述東三省情形云俄人入據於地方無甚
播害惟兵敗時土匪自焚自掠耳且云壽山已身殉禍首實吉林將軍
晉昌道五彼主持開邊釁今又不知逃往何所矣高也自云石歸故鄉者
三十年所見皆異昔時余與高也別七年狀貌無大改惟鬚上有鬚耳
二十九日晴過午偕務霖暨潤如妹至城外登舟言晚自搭索橋開駛夜
三十日晴續伯與余同路赴申浦甚舟在前余過其舟方詳致
西安實余亦附數語致慕兄俄還舟寫日記

東三省約俄人允廢實出喜外余始謂海內力爭盡人事耳其能回天
石期累收效也雖然俄兵一日不退出黑龍江恐諸國未必袖手歸
耳事受之來石可逆料諸君子且毋快意也

杭州喧傳俄日將開戰不知有無此事然余固可決於前其彼外蓋暫聞警哉
晚去而夜三鼓到滬潮急舟不能泊岸候潮平乃維舟余冒雨黑夜入城

二月一日雨止以馬車迎稼霖瀾如里西門然後易肩輿到三多里甫余與
稼霖同車游味花園過孫蘭齋也談晚在金谷香夜飲邀彦復至痛談

二日雨前訪農軒歸順道詣少川叔石邊遂入城

俄約之主也東南官商士民莫不爭言不可畫諾也而合肥獨堅持之世
於是爭赴合肥藉其合肥之畫諾者抑有故焉蓋俄約之原起以俄
據吾東三省政府之其退兵俄人曰欲退兵非吾專約不可約主則兵可
退故是約也退兵之約也增祺首與密訂者利權虧損過甚合肥亦
不謂然於是增祺罷職而俄人索款允改按前輕減數倍矣然東南

二四

疆臣才民猶力持不可畫諾夫不畫諾何損于俄人但據地不還方
自謂得計何必強我國主此約哉若國見俄據東三省既不能助我
以驅俄亦必不肯從容訂約袖手而歸萬一敵俄所為別國占地是取
分三句反因不畫諾而成矣畫諾而右國效尤也不過攫取利權兵
權為暗必分不畫諾而右國效尤則奪據土地為明必分暗取分者名存
而實亡明取分則名實皆去東商諸君子徒攘臂裂臂斷然為此
事也以為如此可以拒俄可以保種可以免瓜分及其終也處戶牖窻
依然為外人所踐踏寢處為奴為隸卒不可免乃始瞠目無語悔前
力爭之無益也亦已晚矣雖此合肥之苦心於是殆可自矣合肥之
心白天下事已不可問矣故吾嘗願畫諾而使合肥蒙冤也
吳彥復有言曰合肥之主持俄約者忠于四萬之人也四萬之人
力爭俄約者忠于合肥者也雖戲言而實公論
三日陰借務案至天仙甫新觀劇是日公持名班會演觀者極夥以無日

光微闇不可辨視遂復至寶來觀女優金月梅演富春樓一齣觀畢游味花園晚登萬福居酒樓小飲夜歸寫日記

天下有二種人曰立言者曰立功者立言者必先明理立功者必先明勢不明理其言無當不明勢其功不成然明理而不明勢言難當而不可行也明勢而不明理功難成而不足貴也故必兼明理與勢而後可也今日海內號稱新黨者夥矣然明理者多明勢者少故大都為空言不能密合事理終成畫餅也

四日微陰為軒為甚太夫人治喪于平江公所余往弔為代陪賓時易便服訪黃熱甫遂至中外報館未入門有人拍余肩視之故叔也因偕入登樓見孫仰信儕俄聞字仰祥師者訪孫何遂同下至客室縱談宗仰欲創僧徒學校與諸人商酌尚無成議會汪鑑齋至因與笑語移日晚歸觀書

美國伯孟內著政治學一書專論民族國家政治之與稱民族國家創

二五

始于偷通種人偷通種人者散布于法蘭西瑞典挪威日耳曼奧地利俄羅斯諸國者也馬白種最聰明傑出之人此為余素所未聞又云民族國家之說足以破大同之說為大同之說者原欲保百世太平無如一由真說政治無後進步甚且況為專制不如民族國家使人若伸自由之權與各國交通互相爭競以增吾人智慧之為愈也其理甚精五日陰早出訪周壽臣俄至寶記視石芝遂送考復歸順道謁少川叔過午歸佑三來談夜約鍾甫及祿霖等實來觀劇

同

六日陰叔叔考復子言三君來訪縱談忽得向桂自部來書稱西安政府遣劉光才替師至紫荊關軍容甚盛大有驅逐聯軍之勢於德法德二國各派勁旅前往備戰傳相聞之大為愛懼前見黨報論大地種族之不同由再居地界使然據所說有數証一歐人遺美生兒三小眼大面白略按一加拿大有二百五十萬餘法人愛說幾如紅人一葡人至錫蘭印度有安黑如土人者既明此理橫持種族之見者不亦

又云巴黎有人能為垂載於空御車放炮三載車載六度二節謂由人自書火
 車之制雖高堂大度皆能置之車上運從他方此皆極奇之事為我國所未
 聞者記前樣知言西人有照相法能照人心中所蓄攝之形狀此與照骨法尤奇
 西國所謂催眠術能將己之想念滲入他人腦中又能使人自
 然被其所驅使余謂我國向來所稱靈藥神通之事每託諸仙
 怪其說極虛不謂近日西人能以至實之法行之也
 七日陰觀書 出晚經省招飲于一
 品香俾至并莊觀後
 國法汎論私權利專言利而公權利兼言義故有公權利必兼
 有公義務余謂孟子義利之辨實則公利私利之辨
 英人錢利斯托路氏分政體為三種曰君主政體曰貴族政體曰平民政
 體以為政體安遠一起一休循環無已政治學提綱論之以為與近代政
 治歷史相背實多蓋自宗憲政體出合君權與民權交互而成世界
 無所偏重則不虞其相爭既不相爭安有安遠哉

二六

八日觀譯書彙編

君權之國難為其下民權之國難為其上何也權在君則民居君之下者皆倚君之喜怒為禍福禍不遂君之意則謀殺輕則流放不旋踵矣權在民則居民之上者皆視民之愛惡為去留稍不滿民之意小事引咎大事辭職不稍寬假矣由前之說我國歷朝被罪之臣是也由後之說近日東西國之宰相是也

九日陰訪松林禪師松林本僧也在此間興宗奉願寺任持前舍居三元宮時屢與筆談嗣松林移住蘇州余遷城內不相見者二年今聞其又來海上而余習東文未得良師遂擬就松林學因與商定三日一往月送銀餅二枚松林允諾賙請中外報館穰所為余言汪笑稼排演黨人碑北宋蔡京故事蓋隱射戊戌朝政也明後日同志皆欲往觀余亦欣然曰願階末坐因詢笑稼之為人信儕言其人善談吐工詩文開化堂也遂與方守山三六橋

三多祝
州駐防

汪鑑齋偕訪笑稼于三山會館

是晚睡于金
谷香夜觀護

十日晴母生日與稼霖等冠服拜祝是日稼霖師汪敏士到館日中藩
御銜甫頌而仲遜咸至相與譙飲南方俗有以四五人圍坐彈絲吹竹嬉
笑歌唱者名曰攤黃是以壽母故招業攤黃者於庭間奏技娛賓坐
中有林步清丹桂菊部名優也善談諧尤解頤

十一日晴稼霖始入學令故師授以蒙學課本講解字義及地理史學三門

是日寫日記觀譯書彙編夜至幼徒會聽嚴又陵演解在堂在坐者十餘人稱名其會

孟德斯鳩萬法精理云恐懼者親睦之媒也或謂既恐懼何以能親睦曰凡
人懼則思人之相助是故能親睦也余又為增一語曰安樂者仇怨之媒也或
謂既安樂何以致仇怨曰凡人樂則虐人之相侵害是以致仇怨也

又云在共和政治則宗教之精有害而無利故在所必去在君主政治則
宗教之精有利而無害故在所必需若專制政體尤不可少斯言也與余
意極合蓋惟無政之國不可無教有政之國可以無教非無教也納教理
于政之中故可以無教也夫國家苟不修政權則不得已以教權輔之既

二七

修改橋而後自執權其流弊必至官政權而後已非放之足以守之政也相宜者橋也故在斯所也然此特為羅馬教皇言之耳若夫儒佛無權之教即共和政治之世又豈足為害耶

十二日晴詣松林習東文晚在石芝家飯畢詣天仙菊軒觀黨人碑十三日陰風甚觀書

國法汎論者亦謂探理國法論探理國法論由探理而為偏理國法論由探理而為偏理國法論皆偏于一而為害于國家者也惟純正之探理論必能與探理論相合余謂探理國法論者即余所謂明理者也探理國法論即余所謂明勢者也

余前所謂天權人權之別人權理也天權勢也今日支那天權權重人權為所過制不能伸故以人勝天之說行於今之世蓋甚難矣欲破天之權非增其人權不可欲增其人權非聯團體成一組織而後可與天角勝欲或大組織非民智大開人不知物競爭存亡義不可吾輩今日所力能為

者亦惟有開化內地之風氣以開民智而已今代銷新書新報
無他術也民智既開不畏人議不增長

十四日陰詣松林習東文早訪徐藩州晤借妻儀全月梅家小坐傍晚歸館
罷復偕稼霖至名學會聽演說歸已深夜聞芝生來

十五日晴晤至寶記照相館俄頃名學會人陸續來遂偕詣壽生廣後
某姓花園柏照嚴公首坐餘或坐或立計三十人照畢詣芝生談用至松
威胡同謝桂香家小坐晚名學會公餞嚴先生于一品香嚴先生將北行
諸人別送或君昭有標攝會長各遵禮拜一四演說良久武君忠烈在坐者二十人
十六日晴詣芝生日中乃同飲于金谷香映借游張園補還至謝
家小坐在中懷譯書彙編三卷取出即而觀之

萬法精理云云若之國尚名譽名譽與品行有互相抵牾者或
有利于名譽而有傷于品行或有妨于名譽而不害其品行當此
時忠德名譽為主余謂此數語可為近日好名人下一鐵釘

二八

又言制國之竭力于教化以達或國士適以達其竭志道人民苟有愛國之情將不愛政府強暴之壓制必起而謀所以脫之斯言也不可僅今日支那柄國者聞之如彼等如此理必不肯廢祖學亦不肯興學校是

非愚民則專制固不可一日立也
信齋前謂余云近清高法精理而後悟墨子非樂之有理其第八十章古賢哲闡斯有言曰朝北之野有豆開土人者焉欲和其性情委其風俗則於樂之外無他法也云云於是可見凡人有慷慨奮極圖功創業之志者一聞樂而性格為之和平喜興為之消阻故樂也者害人之物也余曰樂之作也本在天下地改世界開明之後如今日者五洲種類方遍處于物競爭存大劇場並同樂之期會乎雖然樂有數種曰養人德性之樂琴瑟是也曰調人性情之樂笙簧是也曰發人志氣之樂鼓鼙是也禮云君子聞鼓鼙則思將帥之自蓋其音聲喜極壯厲能發人之雄心而作其壯志非他樂之比也故余生平最愛聞鼓鼙

十七日晴寫日記晴佑三米譯多晚去

萬法精理云古者政法試一旦禱貴族教士之特典存府縣自治之權利則其國為不實為民主政法必不為專制政法無疑也斯言也深為切中蓋國中銷無民權而有貴族教士及府縣自治者以多君之權較之以一人專制天下者稍勝也今併此去之直欲專制而已秦政廢天下封建世襲之法而為一己子孫萬世之業其病正坐此

虛強民約論云強者不得為權利從順不得為義務余謂或者為王敗者為寇此所謂以強者為權利者也王昏于上且患于下此所謂以從順為義務者也國法汎論所稱古今國法皆理隨道備者如上古之亞王斯度得亦羅馬西施羅法人白勃意人希拿英人伯克然耳克又意人馬克哀立法人孟的斯鳩萬法精理論民權政法或喪其德則其國必亂且不可救藥是理也余前曾不慮此及清希臘史而後知此弊希臘之意也士帕太王亞治士年少勵精圖治憫國法紊亂欲復利古尔厄舊憲國人始悔不悅新法竟捕王

二九

殺之由是觀之民權之極而弊莫首以君權救之乎

純用君權與純用民權皆有弊也折衷之道其惟立憲乎立憲也者幼君
民于法律而莫敢不遵者也

萬法精理云各人各謀其私利一國適受其公益此生存競爭所以大有裨于世界也
六日晴福松林留東文晡約潘卿銘船等至仁壽里于談余旁坐觀書

政法哲學云品行道德之高尚野蠻人禮有遠出于文明人民之上者是其
不足疑也蓋使莽世之人多致力於品行道德毫不為利己利人之事則毋
畧何由進于文明耶難者曰有品行道德之人非不願利人也但不利己而
己余曰不利己何能利人農者耕田以利己也而人食其粟工者製物以利
己也而人用其器商者轉輸貨財以利己也而人銷其流通儒者講學著
書專利購請者為之紙貴亦不利己也而人之聰明開焉才智增焉故
凡利人即所以利己者無不利人焉孟子所以羞言利者為損人以
利己者言之耳雖然權利既平我能損人人亦能損我不受人之損而保

人有主持世界之權即為獨夫為民賊矣夫獨夫民賊一二人之心為物
所眩遂足以病天下則知病天下者非獨夫民賊也物也可以敵物曰心
非獨夫民賊之心能自敵也必借他人之心以敵之亦非一人之心所能敵
必合舉國之心以敵之形是心與物戰心勝物則人得勝夫精矣物勝心則
天權勝人精矣

嚴先生天演論系去英國半稅一事明計學者持之甚久然卒莫能行坐其理
太深國民抵死不悟故也後議者以理財啟蒙諸書頒令鄉塾習之至道光
間遂得易去而其令大行通國蒙其利觀是而後為法當以教民為先
二十日兩自桂林所習和文歸訪徐藩仰暨朱毓堂補詣彥復譚簿
晚至謝家過東庵是夜藩仰約飲余携天演論袖暇輒觀之
斯宥塞任天之說謂任情非任習易如其情而止不恣其或過譬飢而
食食而飽渴而飲飲而滋是情也使飽而猶食滋而猶飲所謂習也達
其情矣余謂不然蓋任天之情為無人理以為之至志有不過者非可專

以飲食為喻也好色者恣意于色無有厭期好貨者恣意于貨無有
足境其或深汨于二者之域而忽能自拔者皆以人理自止者也任天任
情必為禍害故吾仍取赫氏之論

赫氏導言十三云人居羣中不能不自營顧修于自營則相爭而羣道
息斯羣人當自營之時常有物焉以為之宰宰曰天良天良者保羣之
主所以制自營之私不使過用以敗羣者也余謂天良即人理也凡自營而
修者皆任天任情而或過者也苟能以人理自止於保羣乎何有

亞密斯丹創計學其書有大公例曰古利所存必其兩益損人利己非也損
己利人亦非斯說也余主持者二十五年自謂心得之証不謂西德有先我言者
蘇幾道曰國中生意日繁過于其食者所以使其民巧力才智与自法之能
不容不進結致之家教焉以盡物之情為事農工商樞其理以善術而
物產之出也以其益多余謂誠如是言則何憂夫人種過庶之患
二十一日雨東庵未曉往視銘船中觀天演倫

三一

蔽先生之宇宙生之物至多不備過庶一端而已人欲圖存必用其才
力心思以与妨生者為鬪負者曰退勝者曰昌勝者非也智德力三者皆
大而己三者大而後与境相副之能恢而生理之備悉謂智者知也德
者仁也力者勇也中庸演此三者為天下之達道未言其能与宇宙妨
生之物孰也今得以說而後知古今名家之論此心同此理同

區：
拿破崙入埃及時法人法生學者多挾其數十年骨董歸而聽之舉
古今人物無異可指由斯以談則天演之學其計數動逾億年邊
逾數千年數百年之間不異以見其用事也蔽先生云

赫氏導言十七五法圖之道在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必使一國之人羣
趨于善而後已如一壺之水然熱之以火而中無數莫破質點映者
自外冷者旋降回旋周流至于同溫等熱而後已又云不賢者之位
位也賢者中濁之物傳以氣膠木皮使一日者取所傳而去之則本地
者親下修歸其所也余謂二喻皆極善惟如何而能取不賢者之所

傳而去之惟有中國人之權者君主世及之壽而已夫不賢者之能有所
傳者一傳于弊法資格用人是已一傳于暗主媚其君以固寵是已平
權立而公議興則無弊法矣政及而舉賢明則無暗主矣夫於是不賢
者自退賢者自進矣一國之人可如一壺之水同溫等熱矣

導言中之格物家所用以推證者據其大要可以三言盡焉始於實測繼
以會通而終于試驗是謂實測者觀已然之跡也會通者察未然之理也實驗
者習當然之法也彼不過專為格物家言也余則以總括古今中外之學則
嚴先生曰人道以苦樂為究竟而善惡則以苦樂之廣狹為分樂者
為善惡者為惡苦樂者所視以定善惡者也余則曰縱樂之為惡知
苦之為善縱樂而不知苦其終卒歸于苦也知苦而不縱樂其終歸
于樂也足以發明嚴先生之義

二十日兩至新聞報館購得嚴王陵譯原富一書晚訪傑杏村于華英古樂夜
歸寫日記

教源論言未有文字以先謂之野蠻之字既興斯為文明之世文者言
其條理也明者異于草昧也今謂文明野蠻之等級亦無窮蓋以有
文字之世視無文字之世則無文字者野蠻矣以有文字而有理法條
教者視有文字而無理法條教者則無理法條教者野蠻矣以有理法
條教而君民平權者視有理法條教而君民不平權者則君民不
平權者又野蠻矣故文明野蠻必相比較而後見也
生存競爭之世與其好爭力也其繼多智也又進則爭仁爭愈久所爭
愈文明今日地球蓋由爭力之期漸入于爭智之期也天演論之民惟
安居樂業乃有以自富于學問思索之中前之爭也爭夫所以生後之爭
爭夫不慮其更進也則爭有以充天畀之能事而無與生俱進焉所謂爭仁
費長房撰閉室三寶錄謂佛生于魯莊公七年甲午以春秋恆星不見
夜明星隕如雨為瑞應焉佛書所謂六種震動光照十方國土者同
物此說存疑而已不敢決其不然也

二十三日晴付習初文映備蔭亭訪金月梅不過因往謝家及
花窠林家小坐哺歸寫日記

佛氏曰前因後果人所自為天無與焉而赫肯黎駁之曰天固何如是之憚煩
此所謂不對針之駁法也夫佛氏原未嘗謂天與與人因果事因果人所自為與天何
與而忽謂天之不憚煩耶既與天言與則亦無所謂為天証直也故天演佛釋論吾與取焉
婆羅門之道為我佛反之以兼愛佛之異于婆羅門者在此

嚴先生謂佛經不可思議四字乃最精微之語与石可為言不可言喻
不能思議者迥別也何謂不可思議姑指一端而論如太虛無内外
之外復有外内之內復有内焉古無始終始之始復有始終之終後有終
也此之謂不可思議也又如寂不真寂滅不真滅二語亦是不可思議
古人云日進無疆自強不息不強則弱不進則退無中主勢字宙內之
公例也國之風俗政化無論已即以學術言之師弟之相傳授淵源互
接者越數十世者為非皆勝其師而但知墨守學者亦傳愈之愈

三三

夫其本未觀於中外古今學派教派未流，得共可以知矣。
斯多噶教主樂天任運，喬答摩教主悲天問人。余謂樂天者其弊必至天
勝人悲天者其功可以人勝天。蓋既以因果爲人自主，而天無以則斷非天所能曠也。
二十四日晴，與少川叔同訪仲吳，因欲令兩弟入錢正學堂讀書也。仲吳素
頗有北清戰史一部，東人著俄故叔借外齋來，少川先行，余留午食，映至
福安店，以與銀船約，同詣月梅家，適月梅出觀，後因往謝家，潘卿郁堂
皆在，諸人留彼，手談，余坐小車，游園，遇法國人，生長亞洲者，素高，上海十
餘年，從未歸國，親亦類支那人，余曰：君籍隸西方，極樂世界，何爲勾
留穢土，答曰：不然，歐洲居大不易，若東方之有骨故，不願歸，晚復至
謝家，燕飲夜深歸。

二十三日晴，往留東，文日年在潘卿所，午食，映詣頤齋，不過見若愚，曉
歸，未至西門，過支應局，入訪後齋，知榮谷是晚招飲，榮谷汀州人，以武
進士授人，事華督師，先人門下士也。丙戌丁亥之交，南應殿試，授侍衛，居京

供職與余業師者清溪先生友善。墨谷雖武人頗好文學為先人所賞。因于余家清溪為講解粗淺文義殊獲益焉。其後先人沒世而墨谷亦游宦南方不見者十年矣。丙申秋余已居海上墨谷過此獲一握手自述音息者然於今又二年前日歸自城外見蓬頭浚齋留字云。與墨谷偕訪墨谷明日續與暫于大東門外生義街楊家有暇蚤者可暢評翻味。余素自適有事不能往賀而今日墨谷之招猶未之知也。因與浚齋約同往。余坐小車先行以至相見縱談墨谷神姿磊落指較蒼老而已。俄浚齋亦至晚間張燈奏樂款賓推余首席。余暢飲盡醉而暈夜深浚齋以肩輿送余歸。二十六日晴日中。與墨谷于一品香院齋作陪縱談。今日東西文明國政治法度之自進化無他術也能分其權于人而已。今日東西文明國學術技藝之自精無他術也能專其利于己而已。權分則人互結其團力求政之不平等而不得也。利專則人各奮其聰明求學之不造極而不得也。學知也政行也知行並進所以去野靡自遠矣。

三四

補請考復因与叔虬齋偕游張園席晚歸彥後招飲于黛語樓

二十七日晴欲往留柬文會三六橋來訪石果日中始出在藩州昨午食後詣慶軒談補至潘學會購得天文圖說地理全志萬國史記佐治語言精贈金月梅月梅者唐名女優也聰慧與閩解文義欲捨所業從事西國語言文字余謂曰汝欲通他國方言宜先明公理知宇宙大勢乃有用遂贈四種書使觀之且為補示大畧曰熟此能換凡骨月梅欣然

二十日晴往留柬文會中請考復補与彥復糾齋偕訪三郎不過因至丹桂觀其演新劇薄暮招三郎至金谷香齋飲叔亦來三郎未讀書不識一字然談吐極風雅二十九日晴終日不出寓日記觀書

禽獸之所以不及人者以其能心去殊而不相為用但能用其所受于天者以自為養而於同類則無利也惟人則不然字論學心勞力皆有相益事試觀一貧賤之家一室所有至粗極陋而其林檎衣枕刀几鼎鑪与夫飲食饋酒之類皆必有無窮之人工与為通工易事而後濟微福富貴者矣斯密亞丹

原富云

人之所以能通功易事者無非財与物交易而已定物之價曰租曰庸曰息生財之道曰地曰甲曰母蓋有地而後有租有力而後有庸有母而後有息也四月一日晴往習東文圃偕張冠霞同車游园觀打彈游人甚夥薄晚往松栢園閒步夜聽于金谷香少川寂之約也飲畢觀女優二日晴詣考復余生日者故私書扁元規塵汗人五大字多為軒齋書贈妓詩俄復至張園余先婦晚昌士來聞談即去觀傅爾雅譯佐治蜀言人、有維新性質無守舊性嗚何以言之人之志皆利是趨而害是避彼守舊者懼新之足以害己恐失其舊利故堅不肯受革使一旦知新之利害舊之害未有不談新者也故余謂無新舊之別有愚智之別野蠻人處于汙濁之地而甘心焉有人引之清潔世界則大驚退視其汙濁不可一朝居焉然則好潔者人之本性也守舊者不知新之利及聞新理退視其舊亦不可一朝居焉然則循新者亦人之本性也

三五

三日晴習東文歸訪森或恒茶棧訪藩卿不值過頤齋因借至金谷香從談昨同訪徐藩卿于公湯里林蕊香亦藩卿方子談薄晚歸觀書余嘗不解鑄與鑄之所由今讀嚴先生原富案云英法二國泉幣古皆用銀而以一磅為單位此猶古黃金之稱斤金紋銀之稱兩皆以重斤也宋嘗以一磅為造幣者造幣初制乃取銀一磅折之造二百四十枚于便士而德十二便士名先令由是二十先令為一磅曰先令曰磅皆德便士之數以市為名無專弊洎元大德四年義德華第一折一磅為二百四十三便士以征其民自茲一降代有所增至依利薩伯尚有明嘉隆間折為七百四十四枚仍名便士而二百四十便士猶號為磅實則七百四十四磅之二百四十而已弱于三分之一也迨有明之季查理第二時民往非州西部開墾者眾多挾金歸乃造或尼金幣一枚當二十先令二百四十便士猶今之金鎊磅與鎊之分自此始

四日陰坐小車詣南洋公洋規模宏敞張為生新為總理適不

字

伍

在學中見武昭高購得敬先生譯原富乙丙部歸觀書

埃及印度之俗凡民之業皆世守之不得觀異物而遷此最無理而
害人匪淺蓋人之性質為天所賦不能強同性之不近而今強為是事
未有不顛蹶者莫若各因其性而自擇其業之為愈也子何必循父業
武於是而後悟世繁之為害非特君位為然凡百事皆為可世襲也

贏利薄傭錢厚則其國必富傭錢薄贏利厚則其國必貧此亦世襲之公
例也傭錢既厚其民勤於操作則出產益多而富者益富也贏利厚其
民安于坐食坐食者多則出產寡而貧者益貧夫傭而聞子涵未晚至一品香叙契濶
五日晴請緣望里與子涵同車吊張子侯太夫人之喪日中頗齋子涵將霖及三郎攜集
于金谷香圃至張園打彈晚復至金谷香塚約少川敏士飲夜至寶來觀劇
六日微陰出日東裝送稼霖夫婦返杭晤登舟敏士同行吳舟
七日陰大雨舟中讀庾子山哀江南賦少陵詩庚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詞賦
動江關古今詞人倦于家國者前有庾子山後有杜少陵其懷才落魄悲傷

三六

身世者財馮敏通稱正平汪容甫三人而已蓋詞賦以言情為最高能哀感頑艷聲滿宇宙者古今不數人也

晚舟至拱宸橋與稼霖登岸飲于第一春夜親劇

八日陰有雨與潤如妹偕入城稼霖跨馬先行到竹竿巷猶未午也與羨瘦及姪輩相見甚歡午後與稼霖並馬出錢唐門至勸果祠小憩登樓俯視游人如織盡是日為故生日也予者持蛇與龜集與游者遂投湖中抗俗如此良久復跨馬繞山麓行約十餘里至雷隱萬木構橋下馬先至春深亭小坐俄聞步雷雷亭中聽泉怪石峭嶽壁立皆生叢樹靜坐久之遂與稼霖偕故道疎余不來騎者三四年是日兩膝酸痛甚厲

九日陰蚤往謁孀母日中至養正書塾見介石伯伺伯伺以扇索書余為作熟視不見泰山之形八字因留半飯俄至舒蓮託為三部購扇三柄遂訪星墀復至清吟巷小坐因詣青翰香幾禪晚回竹竿巷飲于已未館夫稼霖夜約飲于聚豐園

十日陰將買舟回海上至間翰香叔通凌霄錫侯咸來視余飯後出城至拱宸橋復詣第一春以飲拓歌伎將月紅者來擊鼓唱天津時調余思憶昔年卜居三里時得城隍戲語云不必養生三徑開月明先有鳳來儀何其字之有驗也奇甚補登舟即解纜觀書

昨聞翰香言當今之人明理者或不明情明情者或不明勢能明情理勢三者斯為通才余謂情生于勢理生于情理自情與勢出者斯為真理不由情與勢出者其理不足據也

康雍之間蘇格蘭始設版克送賒貸法民大便之國以日富其法出財以貸民使民勤而貧滑以為民欲貸則聯數家者為之公保至少無下二人名保誠感終計息納之其法與新養之賒會北宋之青苗錢無稍異所異者彼民自為之而養與宗則以官毫其收發而已嚴先生之斯密氏或書以來計學家後起者有三大例關於民生治亂之源甚鉅一曰理嘉圖之田租升降例一曰馬羅達之戶口蕃息例二

三七

家皆其人自其論出而計學之理益精密矣

泰東西之舊教莫不主義利為兩途自天演家計學家出而後義利相
合非義不利非利不義民樂從善而治化大進嚴先中論及此蓋以舊教
為不然吾則謂不治化大進而後義利可以合若處野蠻不平等之世界
義利不能不分者勢也蓋公法未立公權未伸君子每易得禍小人有時
蒙寐為義者不必利為利者不必義若執義利相合之說以導天下人誰
信之而慕義者愈少矣惟分為兩途而後潔然自好者有託足之地不為
世受所推移是故天下雖亂猶有獨治之人百卉雖枯猶有不彫之松
十一日晴舟中觀書

泰西工商家業聯之法禁其工不得一時細二徒是亦猶治國者懼生
苗之繁禁其民不得一人生二子業聯之設也所以固其業之物競且物
競與市價將跌市價跌則庸與贏日趨于薄矣故不得已而為約聯以
扼斷焉雖然是法也於本業皆有大利而於通國則有大損蓋利于在邑

之工商而預于在野之由農也且其事必絕外交而後可使其國已約力
不足禁外交而他人叩關求通與為互市則其術將窮何也貨之本可賤
者吾有法以使之貴矣而他國貨之賤者吾不得而禁之其勢非在國之
業掃地無餘不止前此歐洲各國知其然也於是立護商法入口皆重稅
以困之乃此法行而各國皆病泊斯密書出英人首弛海禁統曰無遠通
商而國中牟權壟斷之為不期自廢蕩然惟新平均為競以雖都有足
稱示以英之貨通于他國者故案為用也自此以還民物各任自然地產
大出國用侈富而百姓樂成而斯密氏之功偉矣

泰西今日工商家壟斷牟權之法盡廢獨其中部部農氏尚有創為田
約欲以保持利權者遂起與時之計且政府為難而計且政府亦聯通人
為會就反日約黨相持爭論至一千八百四十六年皮勒當國反日約黨大勝
而後無遠通商之法始行嚴先生云今吾後觀之是以現泰西世運
之升海矣

斯密原富曰工之良拙貨之真贗非業聯規約之所能為而規磨與用者之取舍惟其失業之憂而後爭為其善而不敢惰欺業聯三則其業其貨無論良拙勤惰欺信皆必售則何所勸而為善業乎嚴先生云斯言也適于治道國家理民之權必常使賢者得優不肖者得劣則化民成俗日進無疆設強而同之使民之收效果與賢不肖無以異人亦何所勸而勉為善人乎遂以法義二國界白山之山者為喻甚確也余謂資格用人之弊生此

是夜二鼓到滬即登岸入城宿樓下

十二日晴作寄杭州諸親族友人書。賄語亦復與叔叔縱談是晚亦復自述其生平奇遇一節可驚可愕余為記之於此亦復云余於丁亥歲過海上識一伎者曰張寶枝婉媚動人每飲必招其至時芳聲未著猶處子也友人勸余為其破衣余囊資告罄謝以寸薄一左曰吾能任之乃化出銀餅二百枚余遂得宿林家盡一夕權之何余輪帆北行供職京師逾數年

復以他故來歌浦欲尋舊好偏問無所謂張寶枝者一日至某書樓而若
偶與傭者談則云有一林寶枝者頗重不識即君意中人否乃指其未視之
異其人光豔猶昔就坐低唱數曲與余若不相識然晚余微笑者久之余不
能忘情自是離會輒邀來侍飲寶枝與余殊淡然既又置酒其家坐中
客咸曰汝二人舊交今夕不可去寶枝默然俄若散余遂留宿夜登榻並
枕寶枝衣履不辭余睡就之忽厲色曰以英雄千未奮憤可續也余大失
望翼日悞喪而歸時感其余偶值晚法散步忽遇艷者呼余曰吳
大少余驚異良久詢知其人曰金佩香貌雖不遠張而嬌艷絕世固探悉
所居由是每讌必呼金至金怒之云妾道張余亦移所以愛張者愛余其
一多送其家訪之則與張同居者始大悟因復酒款客張大譁曰必設其堂
余如其請會金欲留余宿張大怒曰汝欲宿先宿余然欲宿者以美缺千
米余私謂金曰汝何時入都能少待乎余不久必他徙汝可來彼若能待我
余諾之自是金待余情益篤暇輒與余因車出遊或置酒款余余心感

之莫解其故未幾一友告余曰汝知金佩者意乎彼志欲嫁汝曰聞歷風
塵數年可終身仰事者莫子若汝其有意乎彼擁資數萬他人近其
財色者多矣彼殊不肖而獨鍾情于子不可負也即汝無力彼能代任繁
費可無憂余嗟然曰余妻素悍必不相容奈何即異室居終非久計公
為我謝之然彼之情吾銘骨久矣客既去余忽得都中家書云妻病
重促余歸余慨然不樂乃偕教友謁金家席間謂佩者曰卿猶未遷邪吾
不能待子矣吾妻病瀕死將束裝北去園一見言未已淚落不須更席
散歸客又踵來語余曰佩者告我矣彼誓嫁汝曰矣生果天下多情人
也吾聞天生伉儷風不睦今聞其疾為猶不勝悲果天下多情人也吾
念是其美歸子善為我國之容語也果余曰佩者愛我義不可負然
余行在旦夕矣為我告佩者秋以為期客曰族諾越數日余遂行以至都
妻病已愈念心端自是無服未雨亦遂置前事逾數年有人自淇浦
來者云聞上海金佩者嫁葛蘭蘇學以入都矣余錯愕久之歎曰佩

香不負吾吾負佩者也為廢寢食者蓋日京俗永定門外舊有南鼎
之會每春李游人如織余時策馬往游觀瞥見鬻茶臺上無數女子靚
粧麗服羣坐而笑語中一麗人貌類金佩者趨視果其人也時諸女子
見余至中呼序復招于今上則皆志相識之滿洲貴族余習與滿人
往來故与若輩稔熟遂忻然下馬登臺者就其坐恣意飲啖遙睇佩
香佩香見余來若甚驚者目不轉瞬視余然始行然無一語余不覺
淒然注下微窺佩香正垂淚相對舉生莫知所以然俄頃忽見白馬銀
鞍一不年如飛而至下馬登臺就佩香坐余意度必苗蘭蕙也乃別諸女
友從容下臺去即歸或七絕三十首編示諸友一時傳誦久之忽聞者入言
一少年來謁引入則在南鼎所見者也捐余曰賤妾之志夙在君君負德
矣天假之緣与君再遇君盡未余嘗使賤妾与君叙契濶也余諾之因
問所居適曰往視佩香裝服而出余歎曰因緣離合莫非命耶豈能
相強乎我誠負卿然卿今日亦得毋負佩香然也與余作他信復話別

四〇

後事俄蘭遜出酒肴三人暢飲而別余後初六蘭孫亦純袴子弟也檀
金如土佩香所積蓄皆供其用未數年資產蕩盡甲午秋邊警日坐蘭
孫將携佩香出都無資白余貸百金余為羅掘白銀四十兩又馬一匹
贈之蘭孫乃得沽裝行遂不知所終又數年余以上書言事与刑部長
官龔懿之骸骨南歸至上海問所謂林寶枝者則已嫁湖州某富家
子矣今年之間其婿而復出一日在張園見之貌漸老而姿態猶動人間
所居則云某所問何故復出曰新聞舊耳尚何言他日復有客告余曰
寶枝今日奇窘前嘗君英軼十公能如其願乎彼或能歸也余視客
微笑不答 是晚偕身復至天仙觀孫菊
仙魚藏劍音節蒼涼壯厲

十三日晴晨起親諸報午後補寫日記

前聞王浣生言政府已主張安法所不安者惟心術耳故觀累降諭旨輒
再三注意于心術二字此何意耶余曰心術者即君權之代表也彼懼法
安而民權之說起故以心術二字壓倒之然浣生曰然

十四日晴詣松林不遇映約徐藩卿至金月梅家余至而藩卿已去
俄朱統堂來因與統堂同訪藩卿于林蕊香家晚歸觀原富

秦漢而下盜賊所以為患者以封建廢也有封建則無盜賊之慮矣觀于西國史家
謂諾曼奇美時初而分地各私其土皆率最密無所容可知東西一理也

今人勸曰非不願德居也若無買山之資余曰古之隱退者豈皆資生饒足
之富家為乎其所以能恬退不干仕進者以能耐勞苦自食其力之誠誠觀
龍德公躬耕隴上妻饑于前元延祖灌畦授薪自給今之士夫能效所為乎
使既作高士而欲坐坐而食者則亦游民而已何足貴乎

十五日晴乘廣乘午後偕出城晡游張園夜觀優

王陽明云禮樂不復作矣今日而欲陶情善俗轉移風化者其惟留意
于戲子乎生且能勉于善而不知亦可化人于惡而不覺也余謂夫那者
部之歌調凡三種曰秦腔哀怨激厲亡國之音不足尚也曰京腔則柔
曼靡麗但傳才子佳人之情緒而已惟京腔中老生所唱者雖詞涉部

俾而吾亦即悲感蒼涼能曲傳忠臣孝子仁人志士之胸懷擅其技者惟京師之諱心培孫菊仙二人余生平所最喜聽者也至西園之樂於場踴屬固治世之音也而其感人處不及焉余嘗云民樂則無詩既無詩安有樂

十六日晴補東庵復來與余偕出至福安居樓下雇馬車不得余在樓上小待乘庵一人別往覓車俄兆字促余至昌記客寓始得共坐一車游張園過林寶齋方守以晚邀其至金谷香酌飲夜至寶來觀金月梅紡棉花俄至桂仙聆寶玉書琴鼎觀畫夜與東庵宿齋至左翠玉家小坐又訪月梅歸時月明

十七日晴往習東文映歸為考復撰買笑記成即前序復自述之有過事也夜觀書西人販賣黑奴之由蓋因西班牙在秘魯濱海礦橫毀土民力作之礦過于牛馬西印紅種被其虐者戶口日稀神甫拉若沙日擊盡然謀所以救其子遺者於是議以非洲黑人代之今日則已著為律令矣

原富云畜牧之利當使與耕種之利相等使牧不及耕則國雖有至美

之田與由憲望此理余始知之

嚴先生云西國稅重中國稅輕西國物貴中國物賤當俗之情且中以此為民之樂業之據而不知中國所以貧弱之由即在此欲稅重而不堪欲物貴而未能之故乎蓋原富者去欲回境之內莫不盡竭而有充物力之所能生非物產者極其善價不可名易之理也今人但知若貴是以利農不知而物皆貴則通國勞作之人無不獲利所苦者惟游手坐食之人耳夫使民見勤之效如此而惰之害如彼則人之勉于勤地利者不盡闢或地利盡闢今饒且則耕種重何煩魯論云百姓之君熟與不熟以此之謂也

飢

國之貧歟而在金銀之多寡而在物產之豐歉余持此說亦數年矣蓋金銀既不能食其不能衣衣食所賴仍在物產物產多則雖無金銀可自他國流入物產少雖有金銀將不久流入他國故吾謂吾國之人若但注意于礦利而不謀求農桑與田牧無救于中國之貧也蓋農桑利之本也礦產利之末也如何能使民爭趨專利曰惟有開通鐵路使物產流通易消售獲

四二

利則民自爭為之矣能以化學導民使得善法而出產益多尤為本利之
方者也雖然今日欲興辦各事而無資以濟之則本利亦不能出也於是先
借助于礦利亦無不可

十八日晴觀書

西人制祿最重亦備錢厚之一端也蓋勤為富國之本所以導其勤者必
以重利而後人爭鼓舞于下官為國理事民為國殖財莫非勤也一國
之中人不能勤其國無有不日進文明者

大地日轉本軸而不息江河日注東海而不息血輪日周肢體而不息停劍
戟不用則鏽戶樞不轉則露天下百物皆以動為自存者也人處世界上
尚不動其體不運其腦欲圖自存亦難乎然備薄之職厚之國恂者能
自存勤者反不足自存於是其國遂多惰民且益貧弱矣國貧弱則
其國不能自存國不能自存人又安能自存耶

九日陰佳習秉文午歸擬工變考書未脫稿乘虛乘晚同出飲于雅叙園夜觀劇

二十日雨终日不出親書

余嘗甲午乙未之交始設憲法今越四五年矣論議益凡數定知則注意于學堂報館繼則主張民權以為非先設議院許公奉州一切法不可安定之徒滋擾矣又知偏于民權之不能無弊也遂主持立憲政體納君權民權于法之中而君民共治為數年主論之歸束至于鐵路礦務諸端視為未節不稍措意也乃今讀嚴譯原富一書始知富國之道在流通物產欲物產之流通無鐵路其望耶於是一歎鐵路之有益如此夫鐵路之益人人知之今舉其大有功于國民者有數端焉一曰便商販貨產易銷無累紅費朽之弊一曰通聲氣消息靈捷無間見傳陋之虞一曰利轉輸有無相通無水旱鐵路之憂一曰便徵調撥救既易無供億滋擾之苦蓋貨產消則農利興矣間見使則民智開矣有無通則和矣易矣接救速則寇亂不憂矣由是觀之德國利民莫大於鐵路者也固當與學堂報館議院並重而不可輕視也

四三

聞民之智莫如報館有民之才莫如學校興民之利莫如鐵路平民之權莫如議院
我國素常無民權也願有私權而無公權有強者之權而無弱者之權有少
人之權而無君子之權民非無權但不平耳議院公舉者所以平其權而
已故石白扶民權而曰平民權

二十一日晴約藩州郁堂諸人在金月梅寓手談彥復亦來俄適彥復至
其家因留晚飯夜至宵未觀劇

二十二日晴往視月梅已雇車將游張園去余因至吉澂客寓訪佩慈晤
與秉廣同車游園遇月梅在遠南樓上聽莫曲俄仲宣潘仲郁堂彥復
相繼來是日游宮雲集俄聞都下名優二麗者此年逾二十頰而長見余
猶相識也晚潘仲招飲于金石者飲畢復在仲燕約夜觀劇會梅演越約勸妻柳懿化境
二十三日晴日中邀金月梅于雅敘園坐有秉廣及文部儒部儒善京調音
節宏朗學菊仙得其神賦歸觀書

觀已盡之跡廓其間見也察未盡之理增其智識也習當然之法儲其材

能也古今中外之學問以此三界不可稍之混亂有聞見者不必有智識有智識者不必有材能必兼此三者而後其學有用

二十四日晴乘廣米午後堅仲偕銀齋至堅仲去年避李匪之難移家居汴八越月今春自汴南歸現其家居蘇州復平返抗堅仲欲東渡游學前一日到滬是日得維使咸仲宣亦至晤佑三來久之堅仲等相繼去佑三俟至夜分始行

家庭為自古戰爭之地父子之乖戾婦姑之齟齬兄弟之齟齬夫妻之反目骨肉紛爭人生莫大之苦也然而支那國中祿位官者十室而九矣欲免其害莫若異居夫婦則自擇配偶家福於患得稍行焉

父母之恩誠大矣然使于子女之既長也恣意凌虐則從前鞠育頌復之德掃地而無存矣但素子女不責父母非持平之論也

二十五日晴訪堅仲縱談見仲宣請至金日梅家仲宣亦來晚入城作書致慕韓陳安法亦宜先者三端一則礦造鐵路以開利源所以救中國

四四

多弊也一設專科取士受用人之法厚其俸祿所以開鑄中國之人材也
一重實識事所聽民公等議員參與政務又舉重之職使百構與難官
抗所以蘇中國之民困也能行斯三者謂之良法不然雖安如不寧也
國家所以貧弱情民之什食者多也良法者有情民之食以與勤民國家
所以動亂小人之得志者衆也良法者存小人之權以與君子勤民權利君子
有權國以日昌情民權利小人有權國以日亡
二十六日晴往習東文甫歸堅仲追談遂留宿余與抵掌論古今當通由澄極暢
論理常識辦事需才然自古未有不運其臆思而可以有識者未有不勞其
手足而可以有才者惟才與識動而愈出苟與動才人之成棄物矣
堅仲為述內地民風土俗蠻野榛徑不見天日之井使有人經營開闢則
田土肥美物產殷盛皆不遠不遠于文明也以此北省視清浦以南風氣差
數逾五十年以江北視之則越感之世風氣差數又逾五十年余曰地處
古荒而不治今日支那之病所以不治由坐不治也

二十七日晴儲邸仲夏月梅家小生遂去過東廣同春公陽里胡明堂晤共
馳馬東游張國岳晚作芝洞拓飲于錦谷春夜復至新大和館赴楊子道
昨見報紙知慕元馬東梅表德庭所奏保奉旨由吏部帶領引見矣
朝廷已降旨擇七月十九日回京敵兵漸撤退和局以四百五十兆賠款書議遂定
燒燬例案載汰書吏及舉行特科翰林院諸臣講法實學詔下頗有振新之意
設政務處掌文法事榮相奏派陳瑞圖郭春禎徐菊人樊雲門及蔣希元
五人為提調何潤楷奏請酌可者奉旨施行

二十八日晴律習東文諸子均留午食晴歸閱格致叢報已積四五期矣

我國之民非無權也但小人有權君子無權而已我國之民非無利也但情
民利厚勤民利薄而已是故設議會聽民公舉所以抑小人之權伸君子之
權厚儲錢許民專利所以割情民之利增勤民之利一國之中握權者皆
君子專利者皆勤民人孰不慕為君子樂為勤民哉

權歸于君子則公理出而國安利歸于勤民則公利出而國富

四五

君子議政必先其心勤民殖財必勞其力平心者靜也勞力者動也

君子自愛其身能使舍身皆保其身勤民自殖其利能使舍身皆盡其利聚數千萬君子以治國公義所由出也聚數千萬勤民以理財公利所由興也今日沮壞法者大抵小人与惰民二種之人也小人与惰民以舊法為害穴可以操權攫利一旦破壞其所擾者有不奮然相抵抗者乎雖然故何以甘為小人為惰民則亦舊法趨之使然也矧化小人為君子化惰民為勤民惟自聖法而已法壞之初小人惰民必不免有其所為亦不能顧也蓋一時之人受害實為甚一人受利多也兩害相形取其輕而利相較取其重多寡輕重之間秉耆者其有所取決乎

經濟宇宙致遠生機惟公与勤二者而已人無爭心而後能公人有爭心而後能勤故平權者所以息天下之爭也專利者所以導天下之爭也

二十九日晴終日不出乘廢未過午去誦數日記

余由月以來頗為聲色所汨沒日与妻媵乘廢婢奴親優宴會縱適

無讀書之暇此心適然泛然若隨風之蓬若無繫之舟似甚樂也其實
甚苦思欲徐收此心靜坐數日溫理舊業不知能如願否孟浩然詩云一
日不讀書我亦覺其苦且服錢財思食臘錢則思書學同智識不通一日則退一日
可無懼乎

五月一日而觀斯密氏原富

是日為金日梅書聯云尋常一
樣富而月鏡有梅花便不同

古人云積精為身之寶積財為家之寶蓋精所以養身者也工是以傳
種財所以贖家者也且是以殖利故皆宜寶視之不可妄消于每旬之地也
夫耗精耗財之事莫如耳目百體之欲是故善保其身與家者必以節
欲為先若西牛物崇家福植物或生多珠或生獨珠常分為二
類一用以益身與身中一
精家中之財無以異也
斯密氏教人崇儉儉之道在損其支費以益母財蓋母財能生利
者也支費不能生利者也

我國生利之人少不生利之人多此所以日貧也

四六

蘇格蘭人創板克之法貸財於民使民貧而勤者皆是以致富良法也顧此非專制政體之所能行行之未有不擾民者

言陰而止習東文訪藩卿會東廣亦東持函索書索讀自繕一僧坐茶杯
望雲余因爲書雲在憲俱違區字窗外而聲大作晡造音後索成訪月梅晚歸觀書
我國有愚構而無民約然而工家商家自主規則章程往人亦莫不盡善故業
士商之人每能循規蹈矩亦無我詐我與亦莫謂此即我國之民約無不可
也然則民之約勝于君之令遠矣斯密憲法云在在歐洲中在君上橫征
暴斂而無當爲民責也諸故商賈往自咸風氣亦猶我國之今日者也
二百年來新法日出政漸趨平則轉取實人之規則章程信之以爲理財
之政吾嘗謂支那將來尚欲修理財之政亦必取資于民約焉可
原富云國富而後金銀歸之非金銀多而後國富也二語與余意已合
泰西計學家謂民巧爲國富之一嚴先生謂於斯密氏所刊農工商賈四
端難定何屬國應更列一門余謂民巧二字可以括農工商賈四者有農

之巧工有工之巧商有商之巧實有實之巧是巧也者業精而熟能變化也能
變化則獲利多至于操一藝以食于其業者如醫師畫匠能優之類亦可入工
業一門

權平而後國律定焉於是其民皆依律以各保其權利專而後民巧出焉於是
其民皆依巧以各享其利耕田用奴歐洲之古俗也農業不進職志之由是
如不得私言無利可圖其謂肯書者于狀也自奴廢用考太耶法乃其
治中一大進境斯密亞丹云 當一千二百餘年時皇皇歷山大君民縱以法
不從者因無罰也故自是耕田四百餘年而後廢
三日陰日中林賢齋約飲于雅叙園坐有林孝鴻及都下名伶二麗酒後絃
歌甚樂時歸觀書

自儒家者言利於世好高自潔之士皆不屑涉富人生處而以求田問舍乃
無志不知天下未有無利可圖之國也一人自務其利與數人受其益今
者務其利一國之人交受其益而務利則相率為富民乃情民游惰之人
多其國未有不富者蓋子曰難鳴而越量之為利強之佳也余謂孟子於利

四七

二字未分別言之彼子為巧取豪奪以求利者固始之徒若致力農工
商以求利者何者非與之徒舜當耕稼陶漁之時豈非亦尊之為利者
耶故同一利也與與賜懸殊矣何也舜之利合於義或路之利不合於義
也後之不明利之如何一切薄視之誤矣

西國最隆視權利之人尤重商家蓋商人善營運折利尤精易致富
富則稅可重而自利于國故持論者每謂國中地產若盡歸諸商家
則地租與者不盡闕者蓋商人胸有經緯謀定後動非若舊日世家徇
慈出財常無所悔也斯密亞丹之生財之道無不本條理計慮精神
三者用而後利見此略家萬不及商賈者也

四曰陰謀考後及故叔孫余嘗論史分五種曰國史曰年表曰政史曰事史曰人史
故叔孫政史之下為增字史乃後於國史之上為增地史今為正史史字該備述
斯密亞丹云歐洲諸國之君之聽民訴體三制自推邑長至議曹習民也自
會長之承邑祖始歐洲諸君地豪富中德權外侵斯橫暴之勢所以日減

一書二書三書四書五書六書七書八書九書十書十一書十二書十三書十四書十五書十六書十七書十八書十九書二十書二十一書二十二書二十三書二十四書二十五書二十六書二十七書二十八書二十九書三十書三十一書三十二書三十三書三十四書三十五書三十六書三十七書三十八書三十九書四十書四十一書四十二書四十三書四十四書四十五書四十六書四十七書四十八書四十九書五十書五十一書五十二書五十三書五十四書五十五書五十六書五十七書五十八書五十九書六十書六十一書六十二書六十三書六十四書六十五書六十六書六十七書六十八書六十九書七十書七十一書七十二書七十三書七十四書七十五書七十六書七十七書七十八書七十九書八十書八十一書八十二書八十三書八十四書八十五書八十六書八十七書八十八書八十九書九十書九十一書九十二書九十三書九十四書九十五書九十六書九十七書九十八書九十九書一百書一百零一書一百零二書一百零三書一百零四書一百零五書一百零六書一百零七書一百零八書一百零九書一百一十書一百一十一書一百一十二書一百一十三書一百一十四書一百一十五書一百一十六書一百一十七書一百一十八書一百一十九書一百二十書一百二十一書一百二十二書一百二十三書一百二十四書一百二十五書一百二十六書一百二十七書一百二十八書一百二十九書一百三十書一百三十一書一百三十二書一百三十三書一百三十四書一百三十五書一百三十六書一百三十七書一百三十八書一百三十九書一百四十書一百四十一書一百四十二書一百四十三書一百四十四書一百四十五書一百四十六書一百四十七書一百四十八書一百四十九書一百五十書一百五十一書一百五十二書一百五十三書一百五十四書一百五十五書一百五十六書一百五十七書一百五十八書一百五十九書一百六十書一百六十一書一百六十二書一百六十三書一百六十四書一百六十五書一百六十六書一百六十七書一百六十八書一百六十九書一百七十書一百七十一書一百七十二書一百七十三書一百七十四書一百七十五書一百七十六書一百七十七書一百七十八書一百七十九書一百八十書一百八十一書一百八十二書一百八十三書一百八十四書一百八十五書一百八十六書一百八十七書一百八十八書一百八十九書一百九十書一百九十一書一百九十二書一百九十三書一百九十四書一百九十五書一百九十六書一百九十七書一百九十八書一百九十九書二百

也自高業工營之日進於其說詳于原富亦而中是觀之西國民權之
所以能日振者其功皆在農功商功

吾陰晦諸君之譯述法園故叔方後皆在余與叔叔在其書園之樣舍中經譯俄
雨而微下游余款也久之而止晚湯斜射平首如洗林木晴鮮景態麗絕并譯夜觀平等覺經
格致報載瑞典人赫定游歷中亞州跋涉數萬里窮險探出不辭勞瘁並
其地為英俄交鄰之界之處英俄相爭者遠矣播要害極有關係也其游
資皆其國王公大人所助者有日記一篇已譯我國文備眾覽見矣

六日雨晨睡夢侍先人坐醒而大哭起賦七絕二首誌感

人天離絕十年間回首對榻緝緝艱辛榻曉寒清夢冷依然杖屨侍溫顏其
有淚如泉流石盡終身無以奈何天小樓初息驚孤枕起讀遺書一榻然其
表自觀平等覺經終卷因緘閱解深密經及華嚴著述集

七日晴習東文讀蒲所為書七言聯十餘紙映訪月梅久待樓下月梅於
樓上嘗其養女女完轉啼號甚慘俄其母下樓余方怒謂其傷曰

八

月梅如不願見我我即去夫頃之月梅始下神情淡然余因拂衣去時都
堂招飲于金谷香坐有子未和雍問程膝是訪之不遇因詣視動甫薄
暮至德信樓遇仲宣梅仙梅仙甚晚且酒款余

以日晴起觀書得銘船書知出口局事已辭退移居錢江會館時往訪之
與俗游張國仲其考復故叔仲宣靈軒陸亭皆見晚仲與招飲于二品香飲甚美仙觀劇
九日而出城時觀國家學德國伯翁知理著日本書妻兵法譯

今日東西文明國之治也強弱者賤不相凌夫然而宗教之民必屈于多
數之民是示勢之無可如何也

伯翁氏曰國家之為物與無生氣之機器無殊蓋機器亦有諸邦當局
然無有支配五官如國家者又絕不長有唯有一定不變之動作耳非適
其心之所欲有臨機應變之才志山居士曰嘗讀管子明法篇云先王
之法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管子之意蓋欲為國
家立法使與無生氣之機器等不知國家法物也法不可執一宜隨時

宜改若與無生氣之機器等則久之未有不朽靈者也惟公舉議會主而後此機器為有生氣之機器以國家為有生氣之國家何也衆智衆力衆權何志不能適其心之所啟者臨機應變之力

世界上所以有國者皆人民互結之團體而已以太虛中之星團無以異團體既結則萬身如一萬心如一自覺自決自語鑄成隨自己意志而動作之一物體

以力服人而成國者力衰而國亡夫以德服人而成國者德衰而國替夫惟民智大開民權大伸以其智為權互結而成國者則其國可以常存無盛衰之變態也

伯希希氏曰古埃及印度人以為國家止于神造忘山居士曰非獨印度埃及為然凡世及專制國莫不如是也蓋必託于神造神授乃能去此壘據于萬民之上而使人莫敢覬覦也

十日而晡而止觀書

去晚少增拾飲于西菴者

自由之權人之所者具也惟彼此皆欲自由或至以權相爭於是不可不有所以平其權者而政府之權立矣惟此政府之權祇能施諸兩權之際而不可

四九

侵越令自由之權此政府一定之權也若權過其限礙人自由是則政府濟而與一凡民爭權矣豈非大謬于理耶

日耳曼自古分等族曰僧侶曰貴族曰市民曰農氏皆世襲也然而僧侶貴族處于逸市民農氏處于勞不平等也今也言四等族皆為營業等族不拘門閥就人之職業以分等族非世襲無貴賤而衣食其力夫日耳曼貴族皆身識非凡長於車戰騎鬥之術復能讀書作文修法律政事之學以視我國滿州貴族之一字不識一事不知者相去遠矣

十百往習東文日甲借藩所等至金吾香晡歸觀書

國家學云世襲古法政其任官或不問貴賤不論門地獨至於王位則必限一系不名者雜異姓是該政體之所以為僞也何則一以絕英雄之覬覦一以使民先爭任命之權福志山居士曰觀此可知僧侶天下受為傳子夫亦有所不得也又曰共和國維令制度得其宜要之須使政府權威足以為民之上大權足以制御國民志山曰君法世襲之國不可不扶民權共和政體之國不可不重君權

十二日昨夜雨晨止聞燕生到造其客舍已他出乃訪鍾伯詣南仲見春
卿由杭來未數日也補過謝家小坐即歸

世多謂立憲共和政體其君可以拱手無為譯也國家學曰無為素餐
非人君之道忘山居士曰君豈可無為立憲政體特存世襲君位以杜親
親事位之亂其實徒有君之名耳國中事舉聽命于相故君可以無為為
君之實已移于相也故立憲國惟以相為真君若共和國則不立相君即相
也相即君也親于立憲國之相共和國之君皆不能無為則知能無為者
實非君也

十三日晴往留東文日中訪燕生借呈新叙國維譯

政法有表法而無新舊道德有新舊而無是非余持此說久矣與燕公復
暢言之蓋施政以適于人民之最宜者為主無非謂新舊也蓋新者不皆
表存者不皆非也論理以發人所未發者為主故有新舊也至于是非有
識者自能辨之然必是者乃謂之理非者決非理也既知為理則是非可不
論矣故曰無是非

五〇

始惟知君君權之專制及讀國家學乃知復有民權之專制何謂民權
專制即亂民之橫暴蕩壞憲法恣行無忌憚也

法律者國家之筋骨脈絡也一國之人無論尊卑上下貴賤賢愚賴其
組織而合成一體是故國無法律譬之人無筋骨

甫歸觀書夜雨

十四日陰

國家學曰美國以三種法制限民權一參議院為二使互相牽制其二付大
統領以不允權其三法律能合憲法之精神存憲法之權付於法衙
是也然且不能無弊蓋即代議士之嬖選者或移以小黨之權利自
由所不免也又代議士之逐身低下蓋憲法之本旨在利中等以上之民而方
今中等之民互選為代議士上等人士却居閑地此皆余所聞者姑錄于此
又曰多蓄常備軍為共和政體所不許蓋權將帥握兵柄或至復共和政以興
君治政也其所者獨有民兵然民兵終不違常備軍訓練之精不利於實戰乃知共和

政體畢竟不適于外交與交戰獨適于平和安甯之時

人不可無權而權不可無限伯耆知理曰人類皆非可推無限之權者故無論為君為貴族為全國民必限其權誠哉是言也何以限其權曰以理限之以法律限之

十五日晴晴齋集芝洞次申少塘賦生南仲仲遜綏伯于謝家晚生招飲于黛語樓夜觀優

十六日晴觀式訓堂業書

錢澹亭與某人書論及小學謂自古字書多以形為主吾欲創一字書以聲為主者蓋語言在文字之先必有聲而後有形也可稱卓見君權者集合民權以為權也故君權與民權實有關係西儒具洛味斯之言曰人之思想屬人之全體而發露之者口也言有善惡名是非其口而是非其人故君權者其口也民權者其人也

孟的斯鳩曰國家須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不可使一人總之恐其權過重也伯耆知理曰全世分離國權使各鼎立抑又不可蓋懼其結以

五一

互爭權也歐洲邊閭氓民士丹氏欲防三權之離之禍曰惟有別置王
以統一之調和之禁其者出權限之外

歐洲中古受官制世襲之法為世界文明之一進步

十七日晴日中詣燕公與偕至維叙園也酌

為學之心貴虛論事之心貴平待人之心貴公

在三憲共和國每大統領及宰相易人則政府官吏大半見更迭以為恒
例然此事頗呈讓政事上弊實美人近稍矯正其弊方今政府及王
室之官職因內閣更迭而移動者僅不過二十名

補中道談晚澹集于望語樓坐有旭莊芝懷叔雍子年甚闊諸人月色朗然

十八日晴昨午於維叙園見黃蓋齋持新譯書一冊曰男女交合新論美人
法烏羅著詢以售此書處曰在第一樓後理文軒余志曰往購一冊遂詣
松林留東文日中詣林質齋偕至維叙園過邵香葉甫白常熟來因與維譚
道及去歲都中園遊事甚詳香英善音律能歌清嘯歸寓日記

西國古時教權威時往，教會財產免稅，教民犯法不得按律處罪，此亦世間不平事也。其後國家權力漸，恢復此弊始除。

國家學士德國詩學大家列威哥衣的，西路勒魯士氏名著書以「洗宗教」在哲學界大家看度，味喜考二氏憂古來學者拘泥宗教不能出其範圍，始起於宗教外議論，繼橫闢出於微排古說，空靈以見真理之曙光。於是天下之人初見人心自由之實，靡然歸之，由是觀之，宗教之衰由於哲學之盛也。

十九日晴，往習東文，訪次中，請諸仲，驛過頭齋，與借至松威謝家，小坐，因同入城時微雨，二人坐忘山廬，繼譚是夜頭齋留宿。

二十日晨，乘廣信，早未頭齋去，俄邵香吳退，向午去，日中詣雅叙園，過林李鴻儀黃美齋文，勸儒邵香吳皆至，教人皆知言者相與結歡，笑語樂甚，請訪琴甫共詣杖叔，晚之借至酒樓，彥復亦隨往，沈飲盡醉，夜余至春仙觀劇。

二十日微陰，觀鮑崎亭集，有極瑰麗文字，如湖語刺中九曲，諸篇皆傑作也。

謝山為明末抗節，諸自作碑誌，如錢虞孫、張煌言諸人，讀之可考見當

五二

時許多事蹟為史所未詳者

二十百兩訪邵李吳李英王金生平奇夢二則一夢冠衣負刀自午門入直
行宮禁中則見滿日荒涼殿閣殘破荆棘怒生聞無人馬未幾行至乾清
宮後有臺鎔然而為空臺燈見垣外人家遂一躍而出一夢碩亭林邀余
飲酒並見其夫與法家古輿地事孰不休說清癯頰似陳六洲先生又嘗至
保定偶行街市間瞥見一古寺林木蔭蔚遂入觀馬行至佛殿後忽覺為舊
游之地並憶及迤西有圓圓門門內一院落草堂三楹為方丈棲息之所乃
依所默識路徑入探視果與自念生平從未其地何由知之豈前身事耶
昨夕親男女交合新編美人法烏羅著論紫蓮子女之法極奇云凡交媾結
胎時其父母偶懷一不善之念則所生必凶惡之子醉後媾合者生子女為
酒狂故欲子女之聰明醇善者必其父母之心思心術有過于人而後可虞姤而不爽矣
二十三日陰觀華嚴金師子章唐沙門法藏述初明緣起二辨色空三約三
性四顯真相五說無生六論五教七勸十玄八指六相九成菩提十入涅槃

佛書多以金喻真性解者謂取其不壞也究不知真性之為何物及以
金為喻之所由然

夜譙法申仲宣叔雍芸閣梅仙旭莊竺生于松或謝家酒罷詣天仙觀
孫菊仙演法門寺

二十四日雨往留東文適松林他往因至大馬路德泰里遇李伯淵談梨園
中評語甚多伯淵自創繁華報銷售頗廣上海雜報林立然皆詳于此里掌故
於菊仙則從略焉伯淵於繁華報中首刊菊仙記事及叢談意在提倡風
氣焉日中偕至精叙樓中小飲兩聲漸瀝相對縱談頗有逸致俄行齋李鴻
相繼至酒罷與督齋同詣游戲報館遇伶人金玉琴及法國人葛祿意哺至
謝家觀路索氏約論

路索曰集合眾人之生命財產而結為團體因國民之趨向而定為輿論又
云一國之人遵守民約而外無可遵守之事崇奉公論而外無可崇奉
之人又云欲求他人保護我之生命財物必出其生命財物以保護他人今日以前

五三

所得安居樂業非彼者之所賦畀實民約之所賜若之指軀以殉者即以報民約生成之德也皆極相洽

二十五日雨觀王船山遺書

船山名夫之湖南衡陽人明舉人張獻忠陷衡州設偽官招之船山走匿南嶽賊執其父為質船山引刀自刺股體昇往易父賊見其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脫歸居石船山村門著書有易詩書春秋諸經禘疏通鑑論宗論張子正蒙注黃書垂夢等書四十餘種為國初大儒

夜讀藝定菴能令公少年行長歌大風雨

二十六日晴觀物競倫日午加藤和之著

我謂國家之進步也以人之自由為歸然則欲其臻極治必先去兵刑而後可何也兵刑二者皆以權力壓制人使不得自由也曰不然兵刑正所以保人之自由也蓋自由之性人之所以固有不能教而能者也苟無以限制之則必有自由過其量而害人之自由者所謂強凌弱眾暴寡欲求今日之自由難矣夫兵刑

之後也蓋欲使人毋侵人之自由乃且保己之自由而侵人自由則不能保己
之自由如斯而已然則被刑而不獲自由者皆欲害人自由之人害人自由
之人焉可聽其自由耶

自由而害人者固不可許其自由自由而害己者亦不可許其自由如年少
不守父母之訓而縱欲以戕身浪財以致家者所謂自由以害己者也

物競論去書身言之君主與倡自由之人民其心皆欲自由者也余謂君之
意蓋謂民自由一人乃得自由民之意蓋謂在君自由萬人乃得自由不
知君民皆不可自由者也君民之權平而國治矣

二十七日晴決申返哺偕訪毛實君縱談即歸夜隨母至春仙觀優

二十八日晴觀書

物競論之意謂民之所以居于君而聽君之號令者以君之權強不得已而
許之也君之所以居于民而俯取民之公議者亦以民權之強不得已而許
之也故天下無公理惟有強權

五四

西國古時君主雖世襲必由人民擇其子孫之賢者而立之如歐西大陸各國
至西歷九世紀之初襲位者必經人民許可蓋沿用往例也英國古時亦效
法國則加配珍之際凡王嗣之適否必詢諸人民德意志者邦選王嗣君由
人民于王族中選之金謂周官小司寇篇詢于邦三代之上似亦皆
然自是君不詢諸民民與君始疏隔矣

海島咸云曰吾欲人種古者人民皆有自由而其後則為君權壓制之世蓋
律古之自由在文明未啟之時與禽獸雜居無異當此之時苟欲以禽獸之
自由一蹴而進于開明之自由其勢有所不能故進于開明須經一番制壓
制者向明自由之光輝而不可不由之階梯也余謂此說與四年前余所持
六統之說合蓋禽獸之自由者擾亂以前太平之統也開明之自由據亂以後太平之統也
二十九日晴未日送母返杭補登舟即解纜行

三十日晴舟中觀理財學德國李士德著

此書之言貿易工業之盛皆推意大利十字軍起更增其盛官馬及意大利

衰微而通商之利為日耳曼聯盟所獨據聯盟所是據商權者三百
年至英女王依利薩伯時始漸為英人所奪繼起者有荷蘭擅製造貿易
航海業荷甚而英人始稱雄馬歐洲商業大略如此
農者能蓄育萬物者也工者能變化萬物者也商者能流通萬物者也
三民者國富之源也

晴舟至拱宸橋即登古岸乘舟與入城到竹竿巷已暝黑慕妓及六妹往游
西湖俄皆歸與母相見甚歡

六月一日晴舟與出視諸親族日中至雷臺谷家小潭晴詣星塘石遇
榜霖延一券教師劉姓者山東人自云素以保鎮為業在蘇州鎮局十五年
矣是晚與從諱始知鎮守與鹽通其能衛行旅不專恃武力也蓋習作箇
中語過鹽問答不相刺諍者望業不敢動稍違失則盜主覓其人而掠其財
蓋以是為符號也鎮守亦以此潛以分潤于盜惟不使人知耳昔者有兄弟二
人一作賊一保鎮蓋鎮與賊互倚為生者也

五五

二日陰與敵士務霖善鄉及劉教師四人偕游湖坐小舟故樓外樓飲啖醉
能遂往往高莊登岸入游觀坐讀雪堂年高竹陰森使人忘暑俄返擢至
彭祠山頭雲帶未成風而先作雷燿雷震遂避祠殿中不敢行待風稍息始
解纜歸至滬金門外而勢甚急余乘扁輿詣聚豐園茶谷飲

三日晴映別母妹出城至拱宸橋登舟即返滬也薄暮放行

四日陰暑過嘉興日及至嘉善驛而即止舟中熟讀子山哀江南賦序夜
二鼓到滬即登岸入城

今年福建浙江江西三省大水徐汝霖書言浙中之災在桐廬富陽一帶
田廬人民淹沒者不可計余有與業在富春以下幸無損毀汝霖欲集賑
郵之費向余募金余在杭作書復允以百金矣此次往返杭滬間見河
兩岸田沮水者甚多蓋久而未有為災者也

五日晴早間去而讀數日報紙知北方連莊會以抗攤派賑款故遂至與官
軍戰官軍為所敗潰勇散卒及團匪餘黨往往與之合擄取兵械甚多勢

胡盛蔓延直隸河南一帶又劉彥子在東三省倡亂俄人與戰頗不利
北省一時難靖殊可慮也

又知醇王赴德謝罪於初一日過滬中人甚禮敬之今日乘公司船放洋
矣余要起不及往視也

訪林質齋金謂上海領袖者之物有三曰妓人之庸黨人之頭質齋大笑
彷彿者復見有石印古名人畫蹟三冊過沈幼沂學其字年十二始善書也
國家不受法則保皇者志臣也革命者義士也國家受法而此輩黨人猶
不解散則皆亂民也可殺

言時約林質齋敘于昨叙園時時寫日記

魏廷深云孟子謂聖止則其博矣愛無差等而未嘗一言及于明鬼非
樂為用也攻金謂墨子之書恐孟子未之見也墨子兼愛為明云愛人不
外己己在愛之中而孟子識其摩頂放踵也與其宗旨相反不亦可異耶
然深云凡奇以新天亦命造化自我立焉人能與造化相通則可自造自化此深思自得語

五六

古語云立德立功立言余謂君子先立德欲德之及人必賴功立言也不能立功則立言以為功不能立言則立功以為言要之立功者行也立言者知也立功者火日外景也立言者金水內景也

點深謂今之治經者皆有所教名物器服教三禮樂教為鳥獸蟲魚教詩皆不深也獨訓詁音聲教小學一語則共當矣何也治小學者徐亦古義古音而外尚有何物耶吾為更一語曰小學教聲一經

又謂言如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君子之志也者無言以一善成名世學如人而未至君子之下學也者無忘山居子曰君子之志與學求無愧于己有善于人而己不為名哉今日石以一善成名曰言以一善成名則平日所反覆顛倒於胸中者為而已矣如此立志如此獨學宜其學聖人而終未達也問如何知死生之說曰知寤寐則知死生矣如何知鬼神之情狀曰知寤寐則知鬼神矣蓋寐時之夢寤時之心景也死者生之景鬼神者人之景夢中之境遊魂為受鬼神之情狀也境界心願情狀念所幻惟至人無念則真夢真

深此教語可謂洞達也明能知鬼神之情狀者

然深不云為身後名字計而不為身後性命計者好名之通蔽也忘山居士曰身後性命四字特斷見不信衆明長存者決以為迂矣

七日陰往留鬼文值松林病不能教且去將返國惟公所代購東文書三種曰茶帳然而回單至難叙園贊齋約飲並邀伶人劉姓者字永春遊人也善演色龍園故事其人樸靜善談頗明一切理且通星命學余心在年月日時八字者之從一覽即知余好禪理甚奇情歸寫日記

八日晴觀書

然深讀皇之者華之詩曰為此詩者其知治天下乎一章曰周爰諮諏二章曰周爰諮謀三章曰周爰諮度四章曰周爰諮詢世固有負蒼生之望而道德之宗教而應事望者何哉以匡居之虛理驗諸實事其教者十不三四以己之善見質諸人其合者十有五古今異宜南北異俗自非從身處地烏能適乎孟水為方圓也自非察機悉同烏能閉戶送魚出門合轍

五七

耶云：余謂此當與事實齋文史通議公言而審觀蓋晚近以來實齋愈深而先王皆明達法體而知治天下之要道不出于公議東西國所以日進于文明者百姓泰與政事故也專制獨斷未有能理天下者遠西哲學家某有言曰君權之國愛國者獨有君一人無助之者其言可謂沈痛

蓋深謂春秋以前列國與夷狄錯處後世國塞隘要盡屬王朝而長城以限華夷戎狄懷諸塞外此郡縣傳于封建之一斯言古謬蓋秦漢以前中國所以無戎狄盜賊之患者正以有封建也封建廢而盜賊橫行戎狄長驅矣何也守土之責分任于衆諸侯則各保其疆各精其兵各衛其民無往而非國塞險要也遠去地盡屬王朝天子不能獨守遂倚任官吏官吏又皆視如傳舍無肯盡力者誰有國塞險要亦不能守此所以有秦弱宗之歎也區區長城遂足限華夷乎迂哉點深之論

點深謂後世之事勝于三代者如柳子非封建與族安有舉皆三代私而後代公余謂封建與族誠私也然許天下人者私其私則私之中猶有公焉三

代以下惟天子自封建其人自世族其一家而他人則否此則私之又私者也而
親其治民則不如三代前精神之易周也觀其擇難則不如三代前藩離之易
固也所謂勝于三代者安在哉故吾謂如欲廢封建必并天子而郡縣之欲安
世族必并天子而首舉之夫而後天下可以治也何也公侯起而民權多也民
權多則民皆能佐君之治愛國之人蓋多矣

一曰之中君愈多愈強君愈少愈弱郡縣之國一君封建之國多君民權之國人皆
九月時觀書叔雅過談

求人材于山林隱遁之中此皆據亂世之惡俗也蓋人材必由朝廷設學以選
就之親然深者言曰城中曰都人華則氣華氣華斯材數焉野外曰鄙人
人遠則氣渙氣渙斯材少焉夫學問以成材也一人獨學則難成與人共學
則易成聞見之廣鄙野友之扶持在野不如在都也夫故國家之興也人材自
學校出國家之衰也人材自山林出

豈第又云人材之易下下知上易上知下難政治之得失上達下易下達上難

五八

忘山居士曰知此而後知公舉議沈之法善

十日陰符齋招飲于一品香坐有劉何二伶未幾李伯淵胡仲舉皆至

余獨淹居有三善一觀劇之苦一游會之苦一獵圍之苦萬人嗜此金鼓鉦

歌乃合律舞不應節眼枯頭眩心煩耳倦意中之人連細不出此觀劇之苦

一也學有術清此鼓一厭蠟脆腹飢欲死項直身疲笑談寡味此燕會

之苦也夜行路之苦尋此教樓空無人燈燭未闌頑姬醜婢獻茶拂茵屐人

石歸枯坐沈此獵圍之苦也

晚復約劉何二君及林質齋法冠霞于金石香夜觀劉伶演劍美茶

十一日晴觀書

默深之天下其一身与后元首相股肱靜且暖至此則孰為其鼻息夫非庶人

与九竅百骸四支之存亡視乎鼻息可以終日閉而鼻石可以一息沈

石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今天下往反者以一言而被知遇者有以一人獲

罪而所著書至燬板者默深曰古者工替曷堯皆獲進言此若以人廢言

之一證也。然志聞一言可采，即擢以當高一位，此不以言舉人之一證也。

書之有錄，板始于五代及宋，而大行唐以前所無也。
反切始于魏，祕書孫爽韻書始于晉，李登五音韻始于南齊，沈約周顒書
時為詩者稱永明體，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八字，以為作詩之病，不可犯也。
十二月晴日中，訪叔雅，與偕至金谷，看田，邀產復，叔叔及張冠霞至，以談
枚叔輩戲以石頭人名以擬當世人物，謂那拉寶世在田，寶玉唐有為林黛
玉梁啟超紫綉茶祿法之詞，王鳳姐錢柳中兒，樊增祥梁鼎芬，蔡人汪穰卿，
劉老，張百選史湘雲，趙舒趙姨，娘劉坤一，賈政黃公度，寶叔文廷式，寶
瑞楊崇伊，妙玉大阿哥，薛瑞，碧鴻，珠首寶釵，蔣國亮，香沈鵬，金梁，章炳麟
焦大，余為增，數人曰：譚嗣同時，定李鴻章，探春，湯壽潛，孫寶琦，薛寶釵，寶富
尤三姐，吳佗，初柳香，蓮宗，怒夏，增佑，孫漸空，道人
補同島東至張園，若談記者，歲在寅，記余與枚叔彥復叔雅四人同影一像，今
日四人又至一處，不易得也。晚備訪李匯東，薄暮歸，夜觀堂人碑，第三本

五九

十三日微雨向午止觀書質齋折簡招飲余謝不出

說文形書也亦足誼書也玉篇唐韻者書也六書綱領不出形聲誼三端然深說文擬雅序云漢學家之轉注字學家之格物皆至今無定解轉注有以互訓為轉注者有以部首後轉有以注為轉注者格物有以讀書窮理為格物者有以格去物欲為格物者

秦以書簡墨書帛不韋謂之筆石墨相著而研墨秦能書竹不書帛墨筆墨研古皆有之十四日晨福張讓三為履石兄電託其轉呈感系鄉登一等報以前兄貽書戒余不許再與好議揣國事人往來速遞杭甯以避禍余復電云弟近日異常福悔絕口不談時事蕭然物外交游甚稀雖在滬絕不干禍尤不必慮映歸過王旭莊諱及陳仲考已沒相對扼腕並言其喜以身殉義豈可風輔到家觀書

點深明代兵食二政錄叙云明時舉天下仕進一出于科目無他途雜乎其間與色目人分占其間與論甲乙一第未有終身不沒一祿者內而部曹外而守令未有常次十教年始補一缺者過銓選之人則輒赴廢田間旋踵錄用士自得官也復官也易則其視去官也不難又士自或進士釋褐以後則不

復以聲律點畫為重士得講求有用之學故中材之士往往磨厲奮發危言
先行無所瞻顧凡卒兵是部文武之任任之有非常者傑出乎其間雖供君
亂政屢相與維持匡救而不適之忘山居士曰明人勝于本朝之處在此
又進呈元史新編序曰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異力物力之雄靡過
于漢唐自塞外三帝中原七帝皆英武踵立無一重昏暴虐之主而又內
無宦閹奄宦之憂外無苛政強臣夷狄之擾又有四怯薛之子孫世為良
良相輔政與國同休其肅清寬厚本過于漢唐而未造一朝偶亦共取曾
未至此屬桓靈之甚遂至漁爛河清而不可救者皆由內北國而疎中國
內北人而外漢人南人也忘山居士曰本朝鑒元人之弊滿漢並重不稍
偏視故浩揚之亂猶恃漢人為之藩屏迨成以後漸以漢人為用滿人攬抑
漢人乃不旋踵禍起輦轂宗社幾至為墟噫

十五日晴寓日記

黃河宜北流不宜南流元明以來余聞胡世寧本朝之強文定表文達及胡

六〇

渭孫星衍輩皆知之顧皆無如漕舟直達之無策由其時尚未有漕法濟運之法故言改河北流世至道光間行之始為全無失也魏默深力主其說又云一人倡議眾人側目自非一旦河自北決于湖封以上國家無以挽回淤高之故道浮議亦術以阻撓廷視之新道豈能因敗為功邈此不幸中之大幸哉其後咸豐時河決銅瓦廂經由大清河入海果不出默深之所料蓋自元人斷北流後至是始復故道為古今河流一大變遷

默深云河自元愈多河事愈壞此千古不易之理也

補昌士來從談良久去

十六日晴熱仙過談即去俄首齋來日中偕至雅叙園中酌朕並坐馬車往曹家渡時溽暑烈日懸空揮汗不止俄過張園一帶綠陰葑鬱如游深山魚行復七八里質齋曰是矣須臾遙見園林一所指示余曰此郭家花園也呼門而入蘿欄花架綠蔭蔽車路有草堂三椽開敞明敞余二人下車入觀無幾几榻殊雅潔坐久之聞水聲澗澗蘇州河繞其背也時有帆楫往來檻外顧而樂之相與坐卧談笑未幾聆車聲自外來園主人至與主

人姓郭字懋之閩人留齋數友與余亦相識也因與從談良久主人解衣往
浴余二人亦登車行遂復游徐家十景十景者何曰楊柳樓臺曰梧桐庭院
曰四時春日水雲鄉曰小蘭亭曰曲水流觴曰茂林修竹曰曲徑通幽處曰
桃李園曰禪房花木深因一一往游竹木亭臺皆曲折勝薄晚歸出馳甚
疾淫風襲人

十七日晴觀書

我國饒富區首推東南其所以致此者以水道四通八達物產易流通農
商之業易興也西北無水道故地方貧瘠異常然則水道之功不亞于鐵軌也
考之史策言漕運者自古以水運為便而陸運為艱如漢鄭當時請鑿山東
漕渠後魏刁雍請造船嶂此水次以轉粟唐人之治廣運潭明人之開會通
故道是無他故皆以水運之勞費大減于陸運也凡人之性莫不好簡易而
趨便利水運既便于陸運則合陸而就水矣今鐵路更捷于水道等國者將
何以應之耶

補命僕菱竹之菱生者晚坐院中納涼待月出

十八日赴腹痛微泄詣奉願寺松林為余荐一師曰茂源者解漢文惟不諳華語余與約連二日未學因往視設齋即歸天色陰晦不定坐窗間觀書過午風起雨質齋招飲于雅敷園

十九日陰風甚觀書

西園教規有禁人拜偶像一條頗意謂野蠻人誤青木土以為神忌莫甚焉吾則謂彼教中人之為斯言其愚過于野蠻何也土木之非神人不知之野蠻人豈真奉以為神哉特因神石可見首其衣冠形貌而祀之與西人鑄銅像之意與殊蓋以徒不忘已耳西教人不容竟以凡拜偶像者真奉土木為神抑何其遠于事情耶

寫日記觀東華錄

二十日陰風不止向午至金谷者折簡邀頤齋至維禪喃借登黛語樓小坐晚復飲于一品香晤仲宣

二十百終日不出寫日記

天下之政有實為利民而施行者然行之不得其法適足以病民如順治二年敕者民間出痘者驅逐城外蓋防其傳染也而趙爾志謂有身方發熱及中病癘者概行驅逐貧苦小民移居城外無食地棄子女殊失朝廷愛民之意云云夫保衛民生而防病之傳染誠國家之職也而人亦嚴此法故凡通商埠岸遇外船進口輒有專人搜查患疾病者悉送醫院不許隨家登岸蓋與順治二年所行者同一意也然送之醫院較諸驅之城外則仁暴判焉矣

元滅宋時兵渡錢唐江湖三日不至本朝滅明兵渡錢唐江湖亦三日不至豈非天耶
本朝初入閩時漢人投元滿州部下者輒倚勢橫行鄉里抗拒官府今日支那人投充耶穌天主者亦倚勢橫行欺壓平民依傍異種自視同種此我國之古風也傷哉
二十日陰詣茂原留東文日中造嘉軒談映歸聞藝仙過浦與川如妹等以散
擲選佛圖頤有禪趣夜觀東華錄

六二

順治五年嘗自許滿漢締結婚姻之諭不知何故迄未遵行滿漢之界所以猶釐並者以不通婚姻之故

本朝創業之功當推睿親王多尔袞自入關以來理財造將用人行政西平陝蜀南下吳越皆其一人之指麾也順治帝時方六七齡耳當時天下誰知有攝政王不知有帝使於其時自踐大寶誰敢非之乃始終擁護幼主不負太宗付託之重何其忠也生平共德惟幼主妃一事然其定天下之功碩可溫卯胡以尸骨未寒遽行論罪奪爵謂其有篡竊之志所刊罪狀有二一以黃袍束珠潛置棺內一欲於永平府園房偕兩旗移駐與何洛會等密謀夫人有不譽竊于生前而篡竊于棺內不謀篡竊於京師而謀篡竊於永平者乎此明係挾仇之輩乘睿王既死欲取嫡于世祖遂恣意誣陷以快其私耳

年之篡竊二字直與岳武穆之莫須有三字同寬也雖然多尔袞可謂有功本朝矣其於中原百姓安得無罪吾但謂本朝之負德云尔

二十三日晴勢仙遊談成背齋東向干馬余借出輔有楊姓者未嘗齋家彈

錄作燕趙墨卷之曲燦亮悅耳補歸觀書

漢光武下詔不許臣下上書稱聖本朝世祖亦不許諸臣章奏稱聖其實皆
虛文耳禁臣下稱聖不能禁心之自聖抑又何益

日求直言曰黜直臣以奉朝列祖之常法也

宰相者理天下之事疆臣者理一省之事皆宜用會推法亦歐西公舉之意
也明人廷推沿皇國初猶存遺意特祇用之於督撫耳此法不知何時始廢

內外官互用良法也國初猶行之如順治十年諭吏部之旨

二十四日晴出日三秋登衣冠答拜王覺生祭酒日中訪陳省三者三丁由
難自無錫移家返滬與從僕

余信流轉生死之說故絕不好名或問何故余曰古今名大者無若孔仲尼
本朝名大者無若曾濬生子安知吾前身非孔仲尼曾濬生乎然而今日之
名仲尼濬生自享之與吾何與吾之不好名蓋有由也或曰如子之言則忠
臣孝子無人肯為矣曰不然吾信流轉生死故不好名惟既信流轉生死故

六三

不好名而無害何也吾不為身後名字計不能不為身後性命計也身後性命奈何曰吾身可死吾性不可死性存將轉易無教身受無教果一念之善惡則善樂隨之如形影聲響焉可不慎哉

二十五日晴宴王覺生于金谷香塾仙在坐縱談晡與質齋偕游張園余與質齋談因果質齋不信余曾記燕生有云凡人於因果有全信者焉有半信疑者焉有全不信者焉全信者必為君子全不信者必為小人半信疑者中人而已天下半信疑者多全信者少全不信者亦少遠近揚厲朱溫之流全不信者也惟其不信故敢于為惡而無忌憚若夫口稱不信者大都半信疑之人不肯明言者所以自高也

晚楊子堂始飲夜話在芝談

余自檢生平過悉於淫殺二字者殺淨盡未能去淫身淫不犯意淫難除今欲致力佛行必自掃蕩意淫始余前未覺也今日覺矣請自今日始

天下之人未有無所為而造國者也造惡國者為目前之快樂利益而已造

善因者最下為名中等為果報上等乃為行其心之所安吾不敢借財于上等甯居于中等
二十七日晴觀書晚訪經甫

觀于順治十五年張懸錫造疏所謂皇上嚴禁逃人而地方假借逃人之名以
詐皇上軫恤驛遞而沿河緝夫受過往人役需索凌虐至死者不計其數
云云則知專制政體雖有英明之君無益于百姓也何也愛國者惟君一人也
二十七日晴晨觀書日中訪名芝談俄訪彥得叔叔及勸甫晡游張園晚至
雜叙樓上喫蔬飯

余自來每飯時見動物之肉輒作惡念曰此死屍肉也於是不能下箸矣
二十八日留東文訪大叔晡歸寫日記

余前數年作佛之志甚極日讀內典以期薰修漸入正覺此年悟仙佛同原
之理始知枯坐單修僅煉成虛靈之體不可以入道乃置佛書石觀欲若坐
待緣遂復浮沈于濁世中忽忽一洗先逝矣而德業無進數日以來忽發
大勇猛自念此身本有未因豈可忽令其墮乃疾振厲精神收斂此心使不

六四

為北誘所奪或問余曰復新作佛乎曰佛則吾豈敢但求生世不失人身格願足矣
二九日晴大風觀書收秋身復過憚

人有肉體之快樂有精神之快樂潔飲食美衣服肉體之快樂也誦詩
讀書廣博見精神之快樂也

聞邱菽原既就陶督之極為文痛詆康黨謂其結黨營私夫康之結黨營私
豈自今日始耶何前之默之不置一辭而乃詳詆譏于兩年之後哉是明以欲
藉是避康黨之名圖富貴已耳又國聞報中諸生作論既言保皇又駁革命
語亦見許使臣奏保學生賞給舉人進士之諭因欲自表白于舊朝廷耳要
之功名利祿不為所動者天下幾人若輩不三責也惟願其既得志勿臨刑
節若在國家維新之法則亦庶乎其可也

七月一日晴習東文詣麓軒

論均貧富之弊曰凡人得自食于其羣者必其勤而有益于羣者也國中
人能勤則人不能自得食而貧富即隨其勤力之多寡以為差等使勤力均

則貧富亦均矣今欲以一人之力而強均之勢必至勤無所勸惰無所懲國
家之法未有不因是進化者也

歐西諸國有無政府黨勢甚盛其說近于堯耕之旨余謂是說一誤有斷
然者也蓋此及之君可去公舉之君不可去譬諸衡市之商必用警察吏是
亦也或曰此世運未臻極治耳極治之時人化于善德無警察可也曰不然所
以立君者欲使人各守權限不相害也既人之德善矣則有心之相害可以
免矣而無心之相害不能免也譬諸交衢之問而車互馳一自東而西一自南
而北相觸而傷也不相知也必有警察吏障其一俟一車過一車乃行而後
各不相害此雖極治又焉可廢耶

二日晴晨訪郁堂日中憇于金岩香三郎在坐晤至江南春李伯淵招飲劇
味春汪筱穰先在與笑穰談知其人旗籍於己酉年入庠出先人門下先人
時習學直隸也戊子應試北闕中式遂以候選縣官河南未幾犯姦案著覺
褫革自是無所賴甲午南游海上遂入葡新泰校以糊口又屢至姑蘇博利

六五

甚微善，不為人知。事未在天仙部排黨人碑一劇。德射時事，為新黨所推。重與之談，亦略開新理。頗能讀書者。晚游與少川叔及曾齋飲于金谷香樓。下開烹師譚復培到，此蓋就桂仙部之聘也。桂仙主人亦於是夕設醮樓上。款座培會飲者三十人。有梅五者，善奏胡琴，為南北之冠。與座培稱二絕。曾齋邀其不樓相見，遂同至歌伎高文素家。過林季鴻、李鴻善、唱青衫與梅五合奏。曲季鴻病後氣稍健，梅五則擊送強清朗，令人莫煩。德俗有王熙庵者，都下耆相識也。是晚與不期而遇。

三日晴，晨觀書夜達齋。齋余沈桂雲家，過嚴又陵丁叔雅。

聞赫德為我國籌賠款，貴欲設彩票十萬紙，每紙售銀五十兩。獲頭彩者得銀百萬兩。餘以次遞減。買票惟許外國人，不許本國人。示不願復侵削支那人也。余謂此事行之平日，所以斂財至可鄙也。而處今日困難之後，以此救急扶危，則與保險無異。嘗讀周禮，春官以禮禮哀，國敗既謂國被禍而喪失財物，則同盟之國，命合財物以歸之，金謂即歐人之保險法也。赫德此舉其

裨益我國人匪淺也

甲日晴復半來自蘇州不見者數年矣甲與偕訪少川叔遂同至龍德午
餐映往觀日本雜戲時而蚤臺空無人遂辭歸獨與履平至謝家小坐俄復
詣堂後樓遂同坐馬游張園惡園履平云去歲掃家奔走兵火之間顛相危
若不圖復者今日言之太息晚飲于金谷香三郎在坐是夕至茶樓聽歌伎
奏曲皆觀妝連禮而坐或抱琵琶或執箏管畫中人也

五日晴觀書及報紙

英人石許我國增稅之議僅允值百抽五滿其數此英人之共計也往今俄
人見好于我國耳聞俄人竭力主持增稅謂此時姑照各國之議如將來賠
款不立猶可設法增稅也

俄人在東三省東三省人深感其德

補出城訪履平值他出因待之於茶樓間薄暮履平來因共飲于吉祥春
上海一區蓋以聲色嬉娛為世界者也而出入此世界中者抵間者最多聞

六六

民約分三種一類新黨人一依西商為生者一官家子弟今者前二種人漸就衰減且多落魄不能自存者惟後二種人特盛且力能維持世界蓋有金城湯池之功也

上海閩人所屬聚之地有二畫聚之地曰味花園夜聚之地曰四馬路是故味花園之茶四馬路之酒遠之相對

上海解者待人甚稀故觀劇人雖多而視之不甚重故吾謂上海有色世界而無聲世界上海每夜所銷鴉片之費並北里中及大餐館等計之殆數萬銀餅不止若官抽其稅每銀一餅稅二角亦可成巨款也

六日晴訪藝仙不過口中語名芝徒佛

論真念妄念之別曰凡一念之起當于理者謂之真念不當于理者謂之妄念人但存其當于理者祛其不當于理者斯即學佛之功夫也使并當于理者之念而去之斯墮于枯禪家無益而有損修也人既有此心必有此心之用用則愈靈不用則愈塞用之適宜則為妙用用之不適宜則為妄用若竟廢

夜視博雅鍾培演孔明鼓琴却敵一事編中羽箭蕭灑出塵想見活寫當年

九日晴凌霄未誤

男女交合有肉體之愛有精神之愛以肉體之愛而交合者生子必愚以精神之愛而交合者生子必慧而人自擇配偶有男女為友數年而後配者有為友十餘年而始婚配者皆精神之愛也凌霄云人生有三樂一曰女之樂一曰水之樂一曰讀書之樂歐洲好名之士有慕拿破崙者有慕亞力山大者慕拿破崙者稱雄于一時猶創立良法美制以利而力山大不可言也拿破崙雖以霸力稱雄于一時猶創立良法美制以利而世今日歐洲之文明不數盡沒其功亞力山大不過以梟傑之資殺人數百萬并吞數大州有何功德且重者耶亞力山大可慕則呂政鐵木真何不可慕使世界上皆亞力山大呂政鐵木真等為君則野蠻之極境矣

眾人皆醉我獨醒眾人皆濁我獨清眾人皆病我獨康富以在之所由主也眾人視以為可樂聖人視以為可悲樂也者樂人之不如我也悲也者悲我之孤立於人中

也滿堂飲酒一人向隅舉坐且為不歡何況滿堂哭

也衆人不利未有能獨利者也好名者必望世之亂何也衆人有名將奪己之名也
六日晴觀書寫日記仲彝來

論孫翁仙諱鑿培之別余曰翁仙鐘鼓之音也鑿培簫管之音也惟注桂
芳兼兩人之少長

未有文字以前人与人相通僅賴有口耳之功自文字興而目与手之功大
于口耳蓋以目助耳以手助口也目与耳主受手与口主施

十二日晴向午出邸歸寫日記晚陳果食抗俗謂之迎祖以抗人嘗宗時皆
自汴遷來謂遠祖皆在汴故先一日迎之

人之心靜雖處擾攘之境亦靜人之心亂雖居清冷之鄉亦亂凌霄令長山
居一月看雲聽泉日暮眼昏胸中快事都消止矣既入城得句云閒行塵世
路無異在山林

十一日登購得東文書數種曰普通妊娠法渡邊光次著男女造化新論武藤忠夫
著生植器美國佛果智國著又日本新地圖萬國新地圖兩冊

海中微藻能結珊瑚島空中冰雪能成六出花紋山中頑石能自現山水人物形皆造物之奇者山頭噴火謂之火山能致地動然則地中有火無疑也今西人多火山為三種曰活火山曰睡火山曰死火山

粵制界雖有明聖之君深知下民之疾苦而卒不能挽救者勢旅于下也如康熙十八年六月之詔蓋於地方官吏之禍媚上官苛派百姓克敵諸軍之柱石子女擄取財物及水旱偏災將蠲糧賑米百姓不需實惠一一洞悉諒以若其臣下不可謂非明主矣然而未見百姓之苦自此減官吏之弊自此除也亦不得謂聖祖無故民之心而慮為愚言也愛之愛國者惟一人無助之者其何能濟耶

十四日晴詣耕餘讀日中至佑之家午餐晡歸觀書

余嘗持論以為保險一法為世界社會上人權勝天權之一可與人權專利二法並重何也人權專利二者但能禁小人与情民為一羣之害使人與人共居世界凡福利利害者有自主之權不相侵損而已然而殃咎之起有

六九

出于無心或非人力所能禁止者如火災水旱災兵災之類亦天權之一也惟保險一法蓋以救之近日西人但有保火險而無保水旱險兵險者考之我國古時周官以禮禮哀園敗保兵險者也歷朝故荒有設常平倉平糶之法保水旱險者也

十五日晴景未廣偕劉永春及于石卿范序東過日中書晴堂亦韓來訪自云甫由杭州來求是書院勉齋已辭同志議舉呈下充總理予甚有意乎余曰鄙人石才無學深懼不克擔此重任在韓曰求是書院聞浙江一有人才可憐也書院之存之在是下今日允諾与吾余曰鄙人素喜談理程未作事故不敢自信但扶持桑梓亦分內事如諸公不棄必欲某出而典領之所不敢辭姑先試辦數月如輿論不符仍當循例告退也又曰鄙人生平無他長惟虛心二字尚能自信將來事求諸公匡我不逮且天下之事斷非一人聰明才智所能理必合眾人之力而後有濟也亦韓曰然

十二日晴郁堂過談俄有蔡鶴卿劉保良二君來訪繼談久之去日甲与郁堂偕至金谷香招三部未共飯詢詣者復不談薄英仲宣來因与偕訪信濟不遇見清漪談佛

儒家之教以名動天下人釋家之教以利動天下人何也儒使人求為聖賢非名而何釋使人免墮苦海非利而何儒家之名非一世之名千百世之名也釋家之利非一生之利無量生之利也人生世間不歸名則歸利故不歸儒則歸佛

佛之去者功于學者使人知而明長在而已使人知為身後性命計而已夜与右芝觀評鑫培演討魚稅一劇碼有英雄落魄氣概

十七日晴往留東文格得冠導本集舍論唯識論述礼歸觀書

千古好學之主無有過于本朝之聖祖者非僅耽情翰墨嬉志典墳而已實有心得焉如康熙三十一年春召見屠目論算教謂律呂新書所言徑一圓三之法用之不能合蓋一人圍膏三尺四之一聲有奇若積累至于百

七〇

又所差至十四丈有奇等而下之其為舛錯可勝言耶又曰所言徑一圍
上止可算六角之數

聖祖為河工事屢採訪百姓輿論蓋事關百姓之利害必百姓自言者能親切也又
所詢諸名臣如于敏中郭琇張鵬翮等能其諸人皆好諸百姓如其留而用之可謂明主矣
十八日請作奏恭見書倫君權民權余獨言君權而無民權則君權者專制之
弊有民權而無君權則民權亦有專制之弊必以民權防君權之專制以君
權防民權之專制君民各權是謂三憲政體又三憲政體之所謂君權者有
主決國政之權有用人之權而已所謂民權者有參議國政之權有舉人之
權非有造反之權作亂之權也且其議政自然不造反其舉人自然不作亂矣
今日之歐西待國內之人則文明矣則國外之人猶野蠻也故由歐屬文明之事
不可不盡用民權外交屬野蠻之事不可不純用君權蓋凡外交涉之道如
用兵無頃刻萬安當機主決若初諸百姓近以月月則貽誤匪淺矣故外交
政策俄人處之爭先用君權者也英人處之善後用民權者也

薄莫張往甫過即去夜觀書

十九日晴往楊東文適茂源他出過回車過嘉軒小坐園在雅叙園郁堂邀飲
又過王旭莊及志仲魯吳季久之頗齋踵來過與共飯時借至徐法棧見翠玉
情坐窗間梳妝蓋甫歸自蘇州也因入坐其旁觀之與頗齋縱談余謂人生有
肉體之樂有精神之樂目覩美色耳聽麗聲鼻聞妙香舌嘗珍味體被華服
居則高堂廣廈行則怒馬輕車此肉體之樂也觀東西古今之陳跡探幽明上
下之奧理日新月異左右逢源此精神之樂也頗齋曰所謂體中別開世界故
精神之樂決非肉體之樂所能及也

爾借游味花園在半盞千里處若談過李一琴及秀德諸人

前所論人生之樂皆非凡夫所能言何也日與人于聲色酒食之間者不知男
女之樂日漁樵于江湖岩谷之間者不知山水之樂日寢饋于考證瑣碎之間
者不知讀書之樂

二十日晴信備過談

信儕胡折重法家以爲法家之法與今之主憲無異余謂不然蓋法家宗
古之誤即專爲富強其國使其君揚威名于天下其視百姓也如造物之質
料供其軀使運用而已是以不許百姓有學問不許百姓有議政權自其法
行而封建破壞壞壞數千年專制之政體焉得與主憲相提並論乎信儕不
服此理則由或見已深牢固而不可破也然而學術之偏一旦得志將誤天下
吾爲信儕危矣

夏厚菴云賭博一事我勝人則不仁人勝我則不智誠哉是言

余謂信儕云我今日不志求作佛但願生一世之佳輪迴中教化衆生使由
黑暗入光明之境此我之志也

二之日晴往習惠文訪質齋日昧至難敘園舒季英亦到值梅雨田約亦春
伯湖乘廢飲在陽屋屋中見余至咸來周旋遂皆邀其入坐須臾皆齋亦
來是日遂易余作主人而雨田一力改他日吳從談畫款時借讀金鐘塔者
李華亭爲鐘塔擊鼓者也傳八國兵入都事甚詳據云日本待我國人最善有

教民情勢掠取民物為日本人所窺知擒去嚴懲因是地亦賴以稍靖亞于日
本者惟英美而已德法俄最近晚歸觀書

自古天將用兵于外而指授方略由人主者惟在朝者非惟用兵也即治河一事

張鵬翻以才短肯聽命于聖祖之學書亦從古未見也是日閱報知此文廢去三場考
試用中外醫士醫藥法論及四書五經

二十二日晴乘廣備李英蓋齋造笑談終日始去

蓋齋精于化學電學及一切格物學嘗備辦各種儀器徵諸官驗自名所費

不下三萬金又云因試驗電學有新知之理二雷轟擊精怪之理蓋世上

最毒之物每名引雷氣者皆電機取者頗效如置其下雖甚近而頑然無覺

惟蛛知蜈蚣之類雖相離甚遠已盤旋不自安以此試驗而知也一雷擊之人

也跪而死之理自云曾發雷機自擊其身自覺一身官器茫然皆失其功用

手足拳曲竟与雷擊死人無異自謂從此以後不敢再試驗矣

二十三日晴日中梅雨田邀飲于新和園生有李英李鴻賓齋東庵示春伯

淵補村習東文晚詣者三律夜深歸

七二

二十四日晴豫州過談謂且東之大局必壞于俄人之手而地球之大局必壞于自由黨之手蓋歐洲所謂無政府黨均貧富黨及一切亂黨正多羣集焉見

之偏聽起雲合以與國家相爭勢岌岌也匪報云近來西國盛行一種會黨

俄會欲滅去君目上下善惡之分也在英法德稱通財會欲將股戶財帛分

之于衆人必殺盡天下國主大臣教長巨紳而後寸中方便故統計五十年

中該黨謀殺國君之舉共四十一次余曰無傷也我輩欲救其志惟有講學而已學何以講曰

指明世界之公理而已蓋天下之理界至微極精者一毫釐謬以千里稍不

慎焉則學術所推演將足誤蒼生故凡治是學者必先虛其心公其志精其

辨別沈其智慮如是久之則真理自躍然現于吾心而無一毫之偏然後著

諸書騰諸報使以理灼然如日月行天山河行地可為天下法可為後世師

彼持論見者不如魑魅罔兩但伏于夜胡耳晨光一動則皆潛匿而不敢露

形又如霜雪霜露見現而消矣

坐藤椅上看書時示韓鶴卿來訪晚赴永春金谷香之約

二十五日晴呈三元宮後寄致望仲書訪菊友及示韓鶴卿日中在依三家半處

仿三云我國官制有極可笑者如兩江總督名為統轄三省文武體制甚大
其實權力所到僅及四府惟沿江上下提鎮等官歸其調遣耳其餘如雲貴
總督僅管雲南一省而廣總督僅管廣東一省閩浙總督僅管福建一省惟
于武職則皆能兼管兩省

晴習東文墨坐公家花園中觀書

惜哉我朝聖祖不問立憲政體之美善也秦漢以下愛民之主自漢文光
武帝明宗宗仁宗等數君而外一人而已而用心之公體人之周好學之深
則莫能及焉若能知此身政體必歸于立憲乃可以長治久安未有不然
改其專制而散權于民者也觀其用人之法河漢之訪問百姓則固已明其理矣
聖祖之時歐洲各國非無民權而法制亦未盡善況我國乎惜也聖祖之生也
大盛矣使生于今日必奮然游學各國考政法以存原歸而受法勢不能及
華威頓必在拿破崙之上

二十二日晴走視滙東縱談

七三

今之稱人者動舉其天資學力之優佞余謂姑無論其學力也即天資亦一
種一曰高明一曰沈潛必兼有二者乃可謂完美之天資若高明而不能
沈潛或沈潛而不能高明其於天資皆不遘得幸而已海上所遇諸志士能
兼高明沈潛者滙東一人而已

學問智識心術志趣四者皆體也可合而不可分也志趣不高雖有學問成就
必小心術不正雖有智識見理必偏故無心術志趣亦無學問智識也而學問
智識又交相為用無學識將安出無識所學安在秦漢而下四者分途久矣今
其稍有會合之機乎

二十七日晴往留東之歸途訪寶齋不遇即歸

近日持民權之說者目君為公僕謹此再矯枉而過正也既云人下平等何獨
于君而僕視之且以君固所公選之一人必其學識志品十倍于人百倍于人
者也方宜尊之敬之奈何反輕賤之乎余以事專持君民共主之議編故於君
民而無所偏也

二十八日晴覽說文

欲讀書窮理講明東常令此明上下之故不可不先治辨學欲治辨學不可不先治名學欲治名學不可不先治小學蓋理託于文字而後顯故謂之文理有文而後有理也未有不能分別文字而能分別義理者也
晡詣省三晚歸觀書

居官之貪與廉不在其家之貧與富如聖祖稱張伯行家計饒足而居官甚清是也蓋以我國今日之制度惟家富而居官清者其請可信若家貧而思得清廉之名者必有曖昧不可告人之事何也官俸既薄而取斷不足自存也
庚書云一日二日萬幾以皆君權專制之世界國事無論鉅細皆君一人躬親故有此著名曰若共和立憲之時人君但總大綱安有一日萬幾之理
二十九日終日不出天色晴朗坐忘山廬觀李通玄華嚴會疏其會釋感言華嚴為摩藏之海一切法華楞伽涅槃維摩諸經皆不能及因細辨其異同之所存
前見其注言天界之男女不必交合但兩意相投即能生子必有此理

七四

長阿舍經云男女交媾必兩人皆有意乃能生子若一人有意一人無意斷不能結胎此理至精

三十日晴整仙過談云杭州求是書院勉齋又暫留美因勸余在上海上自創一學校余然其言映至純正學堂宜得章程二冊訪琴甫還訪少川叔晤歸因核算創立書堂中學為等學出入度支之數

外國辦立各種學校除武備學外從無公家貼銀之理皆取資于學生所出之費今我國設學堂以官款養學生斷不能持久者也且學生不出學金而仰給于國家之養養是且人鑄成奴隸性質皆難成大器或曰我國寒士太多安得出錢曰朝廷果修科舉使天下人皆由學校進身則有志上進者豈肯不肯出費試觀鄉會試之年徃由外縣赴者由外省赴京者遠涉數百里或數千里所耗之途費甚大豈亦國家為之供給耶余嘗核算凡設學校招學生百人每人出銀鈔十枚則每月有一千之數每年有一萬二千之數一學用費寬綽有餘此學生每年所出不過二百二十銀餅雖極貧之家能得親友月助二餅者五

家即是解此何難有

八月一日微雨至省三家中言客來甚多日中歸味往留東文訪示韓鶴卿不遇
歸途視嘉軒隱亭

嘉軒以治佛學為歸空余謂我固向未治佛學者大抵窮愁鬱抑不得志之
徒以此為排遣之計故陷於空也若真能治佛學者其慈悲熱力不知增長
若干度世之心愈切矣救世之心切則一切有益於羣之事無不慷慨担
任且能堪破生死一關如禪淵陽其人者誰謂佛學之空哉且以經濟著
名如康梁輩皆研治佛學之人如謂習佛便空則此一輩人皆皆息影空
山為方外人何必搶攘于朝堂之上以圖安法救國耶公輩既不讀佛書
不知佛學之大而妄加贊議似可不必

初二日晴觀書

故叔深于小學力持述論之議以夷狄為非人類謂說文西羌從羊南蠻從虫
北狄從犬東貉從豸而豸部以貉為在此方段氏又以為東北方究不知在何

七五

所然而來人多稱東夷西羌而鑿北狄稱東貉者殊少如以東夷而論則說文
夷從大大人也不得与羊犬虫相比又云夷信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後
漢書東夷傳云仁而好生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滿州廣東
方正為東夷則自古稱仁人稱君子豈在當道之列乎余素無種族之見因故
叔善言小學嚴種類之辨故即據小學与之爭

初三月晴亦韓鶴卿來訪小談日中至維新園約翁新永春兩田怡實諸人飲
哺訪滙東探問合肥之病愈否會伯行來云病已小愈哺游味範圍見信齋清
漪洪吾諸人問美總統考余震之喪蓋時與政府黨人所刺也余謂此一黨人
實得罪于萬國之公理天下未有無君而可以立國者也無論今日之世界即
一切進化到太平極到之時亦斷不能無君余福之於前夫今行刺之人平日
與總統略無恩怨乃忽為此事自稱豪舉所謂病狂喪心者也聞考總統之死
美利堅一國人莫不哀感為之罷市然則殺考總統一人與殺美國一國之人
無以異也烏得不重其罪

初四日晴訪亦韓鶴卿日中視頭齋頭齋將有京師之行因與維談問及德國
學校規制

頭齋云學校之制各國大略相同約分三等曰小學曰中學曰大學小學課
語言文字及算法中學課普通學因人性之所近則偏重於某學以為入大
學習專門之基大學則分教各種專門學問凡入學者皆自出學金以為學
堂經費其由小學入中學由中學入大學皆按年限以次推升在大學堂畢
業後由本學教習考驗惟須待國家給札始可任其事考法所以好學作為
問題亦令考生撰文字以對其文許在家構擬寬以期限如求助于人亦可
但繳卷後則坐其人于中試四人圍坐者取其所撰文字內與義問之若
一丁各皆與文字相符則取中給憑給憑後以兵法取者任營中充兵三年
以法律取者往衙署中充吏三年三年期滿兵可升為隊長吏可遷作法官
皆循資而進其以醫法取者往內院助人行醫三年由國家再給憑乃許聽
牌為人治病餘可類推矣余又問官制若何

七六

頭齋云官制凡三憲而亦六略相同凡畿內分設九部曰內部曰外部曰水師部曰陸軍部曰度支部曰教育部曰司法部曰郵政部曰公家工程部其外有省官府自府官縣官縣官鎮官皆簡用于朝廷惟但司承上接下之權至各本地等事除獄訟外皆本地公舉人辦理如收稅一事即由本處紳董自行收齊留五分為本地用以五分歸朝廷每季朝廷自派人來取惟司法官掌民間獄訟者首府縣鎮皆設一人亦由國家簡用余又問議院之制曰上議院下議院推設于壬歲內若省府縣鎮事一切紳董主持辦事之人即議事之人不別立議院之名也又問兵制

曰除水陸提督外每省設提督一人統制一省民兵按期操練提督以上惟遇大軍務則簡放大元帥提督受其節制平日則每節制提督之人也至其練兵陣法一切有譯書可稽毋俟贅述也

補習東文茂原師贈余日半游學指南一初夜照于金石香坐有亦韓鶴仰俄又赴萬草春有九人公餞頭齋

初五日微雨薄午至金谷香招冠霞來共飯飯罷與偕入城坐談向晚冠霞始去
昨與鶴州論佛書所謂天堂地獄余謂常見格致教云地殼自地面起計每
深三十邁當今九丈許熱增百度表上一度大約下至五十餘里已非堅質
然流動如水漿或如薄粥究竟何如地心之熱度當石下三千度說者謂地
獄即在此云云此言極可信既有地獄必有天堂天堂確在何處而難知晚
惟所見某經云星辰悉諸天宮殿余因疑星球之中時別開極樂世界為我
輩世界所不及者即悉天堂亦未可知

初六日雨詣張讓三談至宵記照像館索得桂香倚榻觀書圖貌絕麗因携
歸置案頭終日玩對夜雨甚觀東華錄

世宗憲皇帝自謂用人行政一秉大公毫無私見乃於雍正三年正月明知
蔡廷有罪因身美竟奏遂將蔡廷寬免此何說耶

允禩天性勢傲蓄異志久矣既欲令兄弟之愛當置之何處之地奈何復令
總裁勅又派其管理諸事直欲釀成其罪而已故吾謂世宗之於允禩猶鄭

七七

莊公之於其叔段也

察之為明者非帝王之度

初七日大雨寫日記夜出觀譚鑫培演庫英會活畫一尊甫

八日晴自五每日課程記學曰報曰史曰事曰書法學曰文曰字理學曰論曰記
古者君所用奄人宦家所用奴婢皆有罪人始為之可知無罪之人人、卑
等也今則奴婢奄人皆無罪之人為之所以不如古也

說文業字所以飾懸鐘鼓捷業如鋸齒註云凡程功績言事業者如板上之
刻可計數也然則無論功業事業必由積累而成

東華錄雍正五年二月諭大學士云功名富貴是有命焉不可俾而致也云
云吾不解所謂命者天命耶君命耶若謂天命則非人君所宜言何也朝廷
之賞罰黜陟既公則一切富貴貧賤皆自所自主不復聽命于天既謂聽命
于天則志人不能自主也人不能自主朝廷之賞罰黜陟亦不公也故吾謂
非人君所宜言也

世宗於是年三月忽令會試舉人公舉其同鄉素日推服之人或數人舉一人或數十人公舉一人此則頗合泰西今日公舉之例

九日晴觀書

朝廷降詔各省大書院改為大學堂府書院為中學堂縣書院為小學堂內地風氣從此大開矣又令各省督撫派人出洋游學國家要需皆資遣將來學有成就許膏給舉人進士又香港邱煒董粵中巨富為南洋之望前以漢口之役有私助唐才常等軍餉事經臣行文名捕志獲今自呈願報効朝廷奉旨賞給主事並加四品銜以為嘉道知順者初蓋國家既設法則海外會黨皆解散矣庸梁其敢乎雖然庸梁不為無功

佐治易言之歐西往各國所定法度中擇其尤合公用得一種精教學而而治民之真妙備余借格致學出其於世界國民利用厚生之道進矣

野蠻之國無良法衛生人多夭折國既文明財人壽無不增益者近時英國有人壽比較教習較百年已經增長若干此信而有徵者也

七八

十日晴前為月後撰買笑記志見別紙寫一通飯後持以示君後又答枚枏書云法果安公再談逐滿者以亂民相待身復以騎至踏車跌于路傷肱乞醫于東人未愈也補至味花園過渾不似三郎不交一言晚歸家祭先人生忌也夜後出觀優

十一日晴親書補往留東文所歸

古人飲食中有極美之品為今人所不留意者如作醃一法先膊乾其肉乃後坐之醃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甑中百日則成名曰醃余料其味必佳惜今人每有仿其法行之者也

古辨別幹辨無二義蓋必能辨別方能幹辨也二今俗作辨辨二字

古國律法皆從各國風俗斟酌而出是故凡事不可不順民情也

人与人交涉則有律法國與國交涉則有公法

十二日晴補三郎來夜觀書

雍正時陸生將通鑑論款封建之不便謂以郡縣之故至於今害深禍烈可謂特識

本朝法制之善以不建儲為第一蓋儲不立其害為我國數千年弊習
故本朝之君此其昏暴者半是故耳

人之性情與其行事有未可以常理測者如以世宗橫切之主而忽能釋
曾靜不誅大志難事

平三日陰觀書終日不出

佐治易言之英人瑪刻哈嘗釋理財兩字為辦理物料之律學此言殊不可
解然細論之凡人日用所需莫非萬物惟有財能化萬物使供我用是故以
財為物料以理財為辦理物料之律

衆人之事宜聽衆人自理之若事之用一人為之經理鮮有不敗者如歐州
史載拿破崙以五十萬衆伐俄軍中所需糧餉由拿破崙自定章程派人
搬運不准就地購取軍人雖有收人俄人磨麵人做饅頭人包人以及書辦
賬房監督短辦大小正副等皆自專司然所辦之餉終不足濟五十萬人
之用是以經過數周行軍俄軍餉即不敷不得已遂於交界處駐兵其已

七九

入俄地之數千人有因絕糧餓死者又有因餓後得糧過飽致死者亦有得肉而不能得饒頭者得饒頭而不能得肉者艱苦情形不能盡述其辦理糧餉古官因此皆受極刑有絞死者有用鎗擊死者往法雖嚴終無濟於事故入俄之軍能生還法國者十人中不過一二人而已夫以拿破翁之精神材力十倍於人百倍於人猶不能以一人兼理衆人之事況不如拿破翁者哉是故西人於民間地方諸政皆聽民自理之君不過而干預者有鑒於此也凡人從事粗工者一人能作一人之事其從事需巧工者一人能作千百人之事且粗工用力需巧工用智用力固不如用智也或曰然則子云一人必能理衆人之事何也曰非謂一人必不能理衆人之事也然所理者皆網領而已若使見瑣屑皆必衆人自理譬諸機器需巧工但能掌機器之關鍵若夫或物皆能機器之自動需巧工不能代其動也

佐治翁言曰天地間最珍貴之物書人可以公用者空氣日光而已金謂二者尚有水火二物然飲自來水用自來火而需錢買空氣日光則不用錢買也

十四日陰晚微雨訪真齋是夕借宿蕭怡雲共飲于九華樓
十五日雨琴甫過緒三部不至

余與張冠霞二人分等居自思福父子愛若兄弟情同夫婦交游往來如朋
友妻在王倫之外而能至王倫者也

余三年前移居三里時詣神卜得籤有月明先有鳳來儀之語今日始驗
蓋三部於本月初五始來忘山廬十二日又來一次皆在中秋前也
晴冒雨與琴甫至茶樓坐候晚歸夜德出觀素雲源棧內射戟

十六日晴訪省三不語因往視李中簿午飯于金谷看三部在坐晚李中邀
飲于謝蘭竹家与李中縱談李中云凡人處事接物以庸為貴余曰是則足
矣但萬事順理不可於意有意于奇固非有意于庸亦非也李中又云知
而後意誠一語聖賢所歷有得之言余深服其說是夜痛飲大醉觀素雲白門樓
十七日晴又訪省三縱談余言味花園晚入城家於夜復出素雲演岳家莊
前聞人言美恩有某山洞深約數十里不見天日洞中有地魚極多然皆無

八〇

目則以生長黑眚中無睹物之思想故不生目也申是可知天下動物之有官器皆身之思想所構造而成

凡立法必使人可行而後人莫敢犯法立法而使人不可行則法雖嚴而人不聽反致一切可行法皆不立以馭眾也如秦朝禁大小官員私交私宴及廢胥餽送此事為人情之常何能禁止以此立法宜天下人之執法也明太祖蘇松太之重稅至今日而始稍輕陳友諒南昌府之浮糧至康熙時始獲減免君權專制之世界律如此

十八日晴觀書

說文小物之微也从八一見而八分之余謂此蓋謂分至手無分言其極小者也又公字說文謂八捕省也韓非曰背私為公余謂不然夫公非背私也一己之私于天下人使人之各保其私故謂之公也造字之意蓋以八為分能分己之私以為人所謂恕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為公

余法不學信明數種義一君為甲官天下也士為推一合十公舉也公為分

私人之係自由之標也

萬物中能有益于人而形體最大者莫如牛故物從牛

釋卡 今之學志于一姓故以背私為公蓋必使天下人不致自逆其私而後謂之公

即梨州所謂以一己之私為天下之大公也小宗家徭承其說共古人造字之本意矣

十九日晴觀書

佐治翁言云凡人用力作事無論其力為筋骨所出或由腦子所出皆可稱之為

工志山居士曰工也者心所出而構構萬物以益其用者也無論其力出于筋骨

或出于腦子皆不能不用心焉但用心筋時費心筋者少用腦時費心筋較多耳

禽獸蟲類亦有知能造物以為己用如鳥之為巢窠之築以屋蜂之釀蜜然皆拘

執舊法而已惟人則能時時受新法精益求精其極也能奪天地之造化如驅水

火以駕舟車運電氣以通消息人所以靈于萬物者也

晴日乘庵借出城夜至天仙觀恬室宇宙峰

二十日微陰觀書

說文周密也忠信為周忠信之人無不周密者余謂信然蓋忠信之人其心必沈潛則接人處物無往而不細心心細有不周密者乎

晚訪季中於謝蘭卿家小坐即詣鏡伯強伯前日到海上今夜即欲返里余與白、談數語為求愚書院事遂至泥城橋金陵大旅館晚膳食物精美而價廉餽罷語及南談夜歸

二十一日而余昨夜夢為雷為擊驚恐久之既醒則安睡枕上天已明矣

佐治者言論西國有準一人或一公司專造一種貨物出售如他人違例私造準其人指控擊究者以為病民之政蓋謂貿易之道必有數家互相爭競然後物美而價不至甚貴若止有一家則必任其索重價貨雖甚劣而國人不得不往購之則買物者受累無窮矣志山居士曰由此說也則專利一法豈亦有弊乎雖然欲救其弊亦非無法也其法奈何曰凡創新法製器者除自己售賣外有他人欲仿造以博利者聽惟所得利必取五分之一於創物之人如是則創物者不失專利之益而又無一家居奇之害矣

人与人共處世界上必有相抵之權力乃不敢不盡其職分而彼此受益若
權力不能相抵則世間一切事皆將退化然抵力分二種一國家設法律以
生民之抵力者一聽民之互為抵力而國家不與聞者如通商貿易之事即
聽民互為抵力之一端也國家萬不可與聞說詳佐治易言第二十六章
同業而爭利者必爭兩敗俱傷我國人往往昧於此理
通商與製造工藝二事能消兵禍于無形實為至言

前論內政參用民權外交則純用君權然為與鄰國決戰則又非民權應許
不可何也蓋違君權之私則戰禍將未有已時而又有妨于百姓通商之業也
二十二日讀作書致介軒德伯薄午怡雲招飲于聚豐園余與曾齋共飲時入
城大雨得而安電知回壘不致期暮見於廿二先行

人之資質有所長必有所短惟性與記性佳不能兼有長于悟短于記者
有長于記短于悟者雖然長于悟者不患無記性長于記者未必有悟性也
古今疆紀之人甚多如宋何休五代朱遵度南宋陸澄皆于歷代書籍能成

八二

誦者又如唐蔣人能誦聖歷中侍臣圖贊不遺一字宋杜鎬凡有檢閱以
某事見某書第幾行告人取視無差此種人原為世界上所不可少然往
往無悟性使舉天下人皆效其所能亦無益于其學也

國中有銀行之設有賒貸之法所以濟一國之財源使國人無論貧富但能勤
于作事即可獲利

二十三音陰程陸來自蘇州過埃履半元來過午履半先吉

程陸云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即人有自主權之理又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即許人：有自由權之理又云易乾卦天行健君
子以自強不息即物競之理

又云世人多高言政治學薄視工藝農商學不知無農工商則政治何用
蓋國家必振興農工商而後人：是以自主政治也者所以使農工商各安其
業也兩者必並重才可有所偏向也

周末諸子百家各以其學競爭于國內厥後諸家皆敗獨法家之說勝為世

主所用遂既毒二千年蓋法家之術善取媚人之故能戰勝也
二十四日陰休息日

聞舊黨多以無父無君詆新黨而新黨中歐州無政黨之毒亦儼然以尊君自居議會自由平等之理法毅然以無父自居余謂舊黨固未盡知新黨所持之理而新黨亦大謬夫羣類相安賴有法律無君則誰為執法誰為行法兼愛平等固為內事然於外有恩于我如父母者尚不能愛何能愛人由是觀之則無父無君之人誠一羣內所不容者也但我國數千年来偏重于君父而無臣無子固亦有弊也今日偏重于臣子而無父無君亦大有弊必君父臣子平等而後可

所謂自由者蓋欲天下人人自由非僅我一人之自由也我自由而礙人之自由則我國數千年来何人不講自由乎蓋欲開新法新理而後知或謂平等者非破除一切爵位名分之謂平等蓋欲凡國內無偏尊卑貴賤長幼皆人人各盡其所欲各給其所求庶幾得所以謂平等乎自由道理極為完

八三

往。仍巧取于民而民之受害實大也。故余謂減稅以惠民。不如加稅以增俸。
唐崔佑甫云。非親非故。何由知其材不材。是故保舉人材者。必避親故。嫌非也。
乾隆初年。詔各省督撫題補人員。不得於同鄉。世遠。例請補。蓋未明曉此理。
國家收賦稅于民。而官吏承上接下于其間者。有平餘耗羨之利。何如明增稅以
益將藩府。存賸有奉之俸。

二十七日微陰觀書

東華錄乾隆三年諭利之一字。聖人不諱引名利。物是。以和義為証。謂後人但見
利。遂將義利。多為曲途。如劫炭水火。不相入云。此語甚合心理。
易言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所謂正辭者。即辨字。

高宗即位。詔曰。刑利不十。不受法。害不十。不易制。政有恒。財易守。法敦。字則奸
生云。此皆名精專制。之世界。不得已而創此條理也。若正害共和。政體難
年。望月。望日。望何。望。有。

西國凡地方有大工作。興利于百姓者。其費用皆由百姓攤派。此亦甚合理。

八四

之事而我回往、勅朝廷、勢不欲徇派于民亦有故也蓋西國捐輸之事
多紳董主之而我國每假手胥吏故不免于苛擾

顧亭林曰古時大官少而小官多今也大官日漸多小官日漸少故有巡檢
裁督撫添之款金則得亭林知其一未知其二也蓋共和立憲之政體小官
不可不多君權專制之政體小官不可不少何也凡居官者既非本地之人
又無公舉之制則任官愈多愈擾民也

晚遇信平季中于金陵館後借履平訪履膝夜復至謝蘭卿家見季中
二十八日雨觀書

八大人覺經云第五覺悟惡癡生凡菩薩常念廣學多聞增增智慧成就辨才
教化一切悉以大樂於此可見讀書講學亦佛家之所重

林開錄云王文公大拜元宵賜宴于相國寺觀俳優坐客情甚公作偈曰諸優
戲場中一者復一賊心者奉自同所以無欣怒此蓋喻人在世間凡尊卑貴賤
貧富與戲場無異何必欣怒耶

楞嚴經云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二語狀心體之大晚与程膝飲于雅叙樓

二十九日微雨觀書

觀于乾淳七月上臨軒試士以辦理耗羨作問題諸生無所敷陳且有不知耗羨為何事者又降旨詢問九卿翰林科道並外省督撫等以期集思廣益而諸臣所答多非所問即說到耗羨在究竟不知原委則當日朝野上下之愚蔽頑陋墮于昏闇之中不窺天日者可略見一端也專制以體不得不愚民而愚民之收效至於如此可謂慘矣

雖有形骸而無知覺其身已死雖有知覺而無智慧其靈已死人不食則餓而身死人不學則愚而靈死身死而靈不死猶可化為智慧之人身死而靈與之俱死則將化為蠢然之一物是故凡夫為學所以求名聖人為學所以保靈九月一日而詣張謙三諱讓三約飲一品香薄午先往視考復聞頤齋在都晤血而亡始聞之以為訛傳急持兩具往一品香折簡詢其家中得靈信云廿七日正午血亥刻故痛極俄其弟季細茲來相對神傷飯罷趨至其家見周金堂語及頤

八五

齋余涕淚交迸何天奪吾願齋之速耶余自己未春來海上與願齋一見如生平蓋性情志趣相契于無言也越數年願齋游學德意志余曾與書札往還聞其學日進今春始回國余往視知其抱病羸體猶尚欲調攝其後屢見之見其體稍復自云歸時外國醫生謂其病不治此在滬醫者云病漸瘳與性命憂願齋言及此頗忻然以為獲再生幸又云凡人若暴病而亡亦無所懼若於未死前有人預告之曰汝將死則心中何以堪耶余曰生死一闕余讀佛書後略能看破願齋曰在自身或可看破其如堂上親何余然其言此次入都蓋幼黨為部郎欲入外郎供職上月初五日北行初四夕上海同志十人公餞之于萬年春余亦初與不意從此永訣也哀哉

人莫不有生死如旦暮晝夜耳死者可以復生猶暮夜不復為旦晝此佛家輪轉之說余信之不疑故在願齋自身亦何所恨且今世勤學老生必復為聰慧之人學業不虛擲也惟輪轉之後則凡前生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不復相認離合聚散之間至可悲耳夫合者不能無離聚者不能無散固

宇宙之公例然既合既散則不能無情以合聚為樂不能不離散為苦余與阿
齋朋友也而一月之內合聚離散之速如夢如泡影能無傷心

杏孫余友中至密者也以去秋七月二十四沒于沂水頭齋亦友中至密者也
以今年八月二十七沒于京師西身之中喪吾密友二人能無傷心

二日早晴往視子涵表兄日中在季中亦從譚

季中云凡人于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有難言之苦者其於相得之朋友必異
常密如余深以為然蓋我國五倫之中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皆由天定惟朋
友可隨人自擇若西國則夫婦朋友皆可自擇也人擇之倫較諸天定之倫
自勝何也天定者或不相得人擇者無不相得也

凡談論之時必兩人相對則所談可至深處若有三人談則其言必浮泛矣
蓋朋友之情如夫婦白樂天長恨歌云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
朋友密談之趣近之

人生世間於功名利祿文學藝者一端異人之處而無餘乎其外未有不五

八六

而驕者器小則然也是故觀人必先器識器大者常虛器小者易盈
三日晴觀書

乾隆時諭旨有詔御史條奏往來一時風氣辦水利則競言水利辦錢
價則競言錢法飭刁民則競言刁民云云此習俗相沿數百年未改

南此更調用人始于明本朝雖未用其法而奉者人必不許任奉者官皆專
制政界內法弊之術也難也奉者人不得官于奉者猶主可也若奉者播紳
不許奉者首官員如乾隆十二年之諭者則大謬矣夫官之貴否惟奉地方
人知之親切乃反不許其舉則朝廷將以何術求賢才耶

晚唐思招飲一品希子德是夕登舟返江甯

四日晴觀書藝仙招飲江南村

內憂外患皆國家之不幸也然國無外患必有內憂惟外患可以消由憂自
秦吳六國開一統之世界外與敵國遂任意愚弱其民於此歷數千年凡一統
之君無不奉行其術國民所以頑蔽困頓以致屢更大亂也今日又一交馬外患
必與夫宜朝廷之銳

意安法固自強法
望則內憂可以弭

張華博物志曰削冰合圓峯以向日以艾於後承其影則得火此法今人
從未試過

晚經市過談及宋人之詩謂與唐人風格雖殊而詩律加細神味之厚有
耐人咀嚼者如王荆公詩云欲寫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二語
極得沈鬱蒼涼之致詩之形質曰理曰境曰情詩之精神曰神曰韻曰味

五日晴觀書

專制國界凡人君巡幸所過之地無有不騷擾百姓者雖極明聖之君亦無如之何
蓋僕從既多約束殊難是故本朝列聖每於巡幸所過州縣往往蠲免其錢糧其
所以蠲免者即所以償前日之騷擾也

觀于乾隆十三年之諭謂市井之事當聽民間自為流通一經官辦亦未有益於
民而奉行未協轉多杆格異者京師辦理錢債屢試其法迄無成效祇得以不法
治之者皆深通利弊語此則非特專制為然也佐治者當明此理去積余論之於前

八七

夜話夢中不遇是夕觀齋塔有馬

六日晴是見送即去觀書

妙言節要云此間所宗要在忠孝五行之藝天文地理醫方卜相兵法算法草木
千種皆識禽獸萬品知名於此見活佛學者不廢多能

智無形之光也仁無形之熱也勇無形之力也

佛書善言之寶接開妙麗衣服飲食及各種音樂女妓香華幡幢等物者
因衆生所重者惟在寶玉衣食聲色之間故亦以是導引之

愛与意有別愛也者慈己身之樂境也意也者悲衆生之苦境也故佛斷愛而尚慈
淨土之疑云凡夫發大慈悲心願生無量劫善家生無量處何以故惡世界
煩惱強無忍力隨境轉聲色所傳自墮三途焉能救衆生是故發心凡夫要須
求生淨土常不離佛忍力成就方堪處三界於惡世中救苦衆生是說也余猶
未見及此今始知之

大毘陀經四願第五願願我刹土中自地以上至於虛空皆有宅宇宮殿樓

則云：此不知有此理，然既發此願，當有此理。

七日晴觀書

西儒有言曰：野蠻之世，不得已尊神以取其民。故我國古時聖人亦以神道設教。說文示字，言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宜，示神事也。故過祀福禱祥等字，皆以示謂皆為神所示。人因畜德天命于神者也。遠氏智既開，講明屋宇而後知福福，皆人所自造，蓋人精強則天權衰，無天權則日無神精。

薄午凌霄過談

余曰：幸甚。願凡与我往來之朋友，雖有明知其為小人者，不忍与之絕交，何以故？曰：小人者，天下至可憐之人也。不幸陷于昏濁之中，無由自拔，能使彼常与我親近，或能化導之，漸入于光明，未可知也。今与之絕交，是我無仁心矣。

說文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為備，無所不順則福之至矣。

夜至春仙觀，為仙演劇。

八日晴，余於春末偏開側門，自後出入，而閉屋後牆門觀書。

八八

依廷玉為一朝元老乃以既老乞休之年戀于配享太廟之故求崇白屋可謂不學無術之甚者矣

九日晴沈伯剛未日中與偕至雅叙園共飲補至陸苑園至晚乘船歸余危坐寶林家坐首張汝甫八年不見矣

十日晴觀書凌霄未談余昨日購得菊花數十盞羅置世下秋色爛然晴陰凌霄去蕪英余出城留柬文晚詣石芝蔬食

余年來立願不求淨土惟欲常往輪迴救苦眾生及觀淨土十疑始知凡夫無此心力懼為縛縛不能自救安能救人因復定計欲往事淨土與石芝言及石芝固堅持淨土考也每日清晨誦大悲咒七遍能不起一念亦以是法勸余余固常誦大悲咒每誦一週心境為之清涼

旅居海上數年往來之友甚夥約分數種曰學友宗燕生章叔叔符信備曰談友張廷甫黃益齋李耕餘孫麗軒陸亭丁叔雅應季中朱琴甫邵季英劉永春曰詩友吳孝復曰道友伊浚齋朱雲卿曰佛友歐陽石芝曰情友張冠霞

此間識會者在北里之中徵歌選舞習為故事不知者以為此男女之樂也余則
曰非男女之樂朋友之樂耳斯言也能領悟者猶辨其人

十一日觀書晴晚語堪富

十二日登大霧樓窗外迷漫一色如舟行大海中俄霧斂積翳未消薄午始晴
匪東過

我國聰明英俊之士多以不信輪回因果為高即有談佛者亦視為下乘謂不
足憑信是則大謬也某無輪回因果則世界眾生之受苦樂報者皆不過數十
冥者問適然之事死則已矣佛云何必起去惡修善大悲求所以度之矣
大巧若拙大智若愚不信因果輪回者自以為智而笑信者之愚不智古今大智之
人觀其外國類乎愚也

曾滌望有言曰三家之市利析錙銖百錢通負慈及孫子通商貿易環貨山積動
逾千金百金有無不暇計較其以此破浮屠氏為善獲報之說謂小善小惡不必
有報夫謂小善惡無報猶可若大善惡無報可乎且積小善遂成方善積小惡遂

八九

或大悉者見世之富商大賈黃金百萬者其與人貿易也亦毫釐必較誠以積
微是以成鉅積小是以致大也禍福之於人也如影隨形皆人自主造物豈總
為人劫者耶嗚呼任達事不過詣仲聯晚棄孫約飲于一品者

十三日晴觀者晚留東文訪蔭亭

伯夷叔齊不食薇蕨餓死首陽山其後亦有鮑焦者飾行非世廉潔自奉種蔬充
食人謂曰子悉其君處其土食其蔬何志行之相違遂憂蔬飢死夫以土為君之
土以蔬為君之蔬抑何重視君而輕視己乎今日公理大明回視古人之行事不直而
以老菜煮龜以神木照妖諸葛元遜張茂先何由知之殆以讀古書多也然此等
格物之學不知古人於何考驗而得

十四日晴日中噴齋松欵坐有問姓者燕人去歲避秦匪之難奔陝西今年日河
南來海上託跡縣園此君與內監諸憲談及李朕英頗謹心慎微並無跋扈弄權
之事惟其屬下之人不免倚勢橫暴耳嗚呼訪者復石過過佳儂余前復故叔書云
法果受公再使逐滴當以亂民相待不意為海上新黨人所知皆譁然謂余改節

有媚朝廷今有一笑蓋生平力破毀譽二障但問心之安否德之有無不計也晚
楊學州約飲江南村遇張碩夫魏仲良

十月十日晴觀書

本朝歷聖每於天下自舉其親故者輒被譴責以為有私美之公則無私美之公
則不可也夫公私在人一念之間何由知之當以所舉之人賢否為斷而不問賢
否報責人無私美之公人不服也

政學提綱論國家之目的全謂目的有二一保衛人民之利益幸福一增長國民之
智識才能

凡國家事之緩者當從公議用民權事之急者當從專斷用君權

志山廬八景曰短垣修竹曰曲院菡萏曰菜圃鋤雲曰笠田洗硯曰遠樓斜日
曰急雨寒渠曰水閣聽琴曰高齋補佛

夜宿石芝方與客共飲客為羅純伯父子善吹笛為弄下之曲
十六日晴寫日記蔭亭過談留午食晴借游味花園晤叔翁考復

九〇

園林之幽深奧曲有饌之溫淳甘美文章之安婉周折三者我國之所獨擅于世界上也西洲之園林整齊適觀而已無入勝之境有饌腴潔養身而已無調和之味文章樸直達意而已無傳神之筆

十七日晚叔雅招飲一家春坐有考復聞叔有書復我為考復所毀不以示余是夕談及有遂滿人廿十族盡贈之鄰為聲之語皆三字句頗含愜意夜枕上思思所以答之得四字句云扶桑一姓開國至今談革命者猶所不禁宗旨不同各行其志伍員也肯不聞絕交前言戲之公母怨我叔叔王下孫漸頓首

是日酒坐中過自陝西來者曰魏盾嘗湖南人云行在政務茲在都中易辨因公卿大臣羣聚一所有事可面商者無數文書簿領之繁恐回鑿後不能若此之簡易也

云云行在諸日有津貼係仁和相同一人所主持蓋善能體恤人情

十八日陰昨得有軒復書因又作書答之介軒新喪子對伯於初八故老境殊無聊

余昨与彦復論果品分上中下曰甘蔗曰荸薺曰菱角曰蓮子曰藕曰栗子
曰石榴下品也曰平果曰鳳梨曰柿曰橙曰橘柚曰西瓜中品也曰荔枝
曰蕉果曰水蜜桃曰牛乳葡萄曰橄欖棗曰櫻桃上品也
上品之花發清香以怡人者惟三種曰蘭曰桂曰梅蘭之香清而恬桂之香
清而甘梅之香清而穠

名花之香以悅我耳異人之色以悅其目嘉肴香酒以悅我舌哀竹琴瑟以
悅我目能於一室之內一時之間使眼界耳鼻舌者得享其所樂而色聲香味
畢具焉斯樂也人生之至樂也雖然此惟豪富者居塵市中之則易致耳若夫
高士逸士惟有聞松柏之香觀雲山之色嘗瓜果之味聽林鳥之聲以娛其
眼目鼻舌四界而已

閉鐘聲使人思靜聞鼓聲使人思動

是夕出城觀孫菊仙演蘭相如完壁歸趙語之皆根據史記典雅有味
十九日晴芒生逸与僧至少以杜家賀生孫滿月午陰晴同詣其書會

九一

館晚飲于金谷香坐有叔雅子言酒罷復至一品香方守六折飲俄
与考復守六二人獵園過謝清雲家問考復言俄人不願還東二者英德
二國有欲調兵入長江之說是說如何信則必不免矣

余方悟聯英聯俄与從前之主和主戰無以異也主和之辱國聯俄之受欺
人不知之然而不敢不主和不能不聯俄者勢為之也俄人虎狼之國據我
之背兵又最强若稍一開罪則我國奔其腹中矣英日政府之用心路人皆
知豈真能助我耶是故卑辭屈禮以事俄者迫于不得已非樂為之也蓋与
主和之命意同也

二十日陰雲作大雪晴詣佑三薄暮過茂原習東文晚獨飲于九華樓詣石
竺談夜歸余於東文即習閱哲學書近所治者為西洋哲學史分上古哲學
中古哲學近古哲學上古哲學之第一期余盡知其派別矣其派維何曰迷
力多士派曰伊力阿派曰皮地廊柱士派迷力多士派三人曰他力士曰阿
拿奇西孟的羅士曰阿拿奇士梅耐士伊力阿派三人曰廊息那佛阿耐士

曰巴落梅尼揭士曰甚濃皮他廓拉派六人曰佛伊勞士曰非拉廓拉伊多
士曰伊賤皮多廓力士曰羅伊奇子波士曰揭賤廓多力士曰阿拿奇薩國
拉士以下所列哲學者人不計其數余尚未覽及也此書蓋與梨州宋元儒
學素明儒學素體例正同蓋海西之哲學家也欲講哲學者不可不知
二十一日兩局與至仲稟家弔其祖太夫人之喪時歸觀書及報馬日記

西國人民凡許其有舉議員之權者必擇身家殷實能出稅金若干磅以上
之人此載在憲法一內之而不移也或疑其於貧富猶未平等不知此正國家
鼓舞之妙術也人惟能勤方能致富既富方能有權然則欲爭此權者不能
不謀所以致富欲富財不能不勤是故使富民有權者即所以使勤民有權
也彼夫終身貧寒潦倒大半情民情民者無益于其國者也其無權宜也
專制之朝廷每以大臣擅權為禁不知其臣擅權固非其君擅權亦非專制
者即擅權之別名也天下之事必與天下人議之專擅于一二人之手者不
問存君在臣未有不敗者也

前見法固往例載有息訟官一職余謂命名之意仁至而義盡仲尼曰聽訟吾

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息訟也者即欲使無訟之意也觀其命名而我國遠懷遠

二十二日枕上聞蒸嫂已於昨晚到此却裝長發客棧急起作書致汝霖向干

趁見嫂遂邀善卿孟庚飲于雅叙圍坐有張冠霞晡入城修書致蒸免

陳子言弟復為余製忘山廬八詠詩云千挺琅玕節偏然趣獨殊山

陽開笛後愁對七賢圖短垣奇境關係天勝君莫校檜要知珍不多凌

寒九州外曲院苦蕙猛雨響虛廊疑有蛟龍泣萬古一朝昏奔流何太急

寒危樓為飛隼斜日耀岫嶷待挽羲和馭含情獨坐時遠棲荒蹊杜門

居植蔬自怡悅索寞對穠州千載有司轍某國濁世忘或名踪却龍蛇

字秦灰有子遺太息阿房事洗窗華嚴一卷經三昧無量礙人我而相

忘便為女自在為齋歷興亡話清商變徵多玉塵翰欲盡小劫竟如

何水閣聽暮

二十三日晴詣長發棧日中訪少川叔共飯于金陵閣醇王自海外歸

補入城慕使已來俄孟庚亦曾夜与抵掌談

孟庚問曰輪回因果之理庸淺人皆信之予為明之士何所見与庸淺人同日
庸淺人之信也不可惑也何也彼播亂以前之太平也亦嘗學問也亦嘗閱歷
也若稍之從事于學考知海西格物之理必翻然不信人見其已進也不知實
由太平而撥亂也果其人奮志不懈學問日精閱歷如深西又将由撥亂而入
太平其信輪回因果當与昔無異然前此之信不足恃也後此之信乃足恃
也何也學与不學之別也釋典云鑿金鑿金金情不同所以異者已煉未煉之別也
二十四日晴在城外終日晡游味純園遇魏仲良或元之晚臨少川叙及匯
東于金隆夜送慕使登舟

聞英日二國以俄新約問劉張二督以為然否劉張復力持不可查押奏太
后太后因電告合肥令拒俄請合肥開奏驚而病甚身与陸亭侯及余謂英
日不能以兵力助我拒俄但為空言以冀我之許俄不亦難乎夫以我國
積弱之勢何力以与俄抗且東三省在俄手中尚不允其約於俄人無損也

九三

彼惟有永據不還而已矣東三者猶以馬者也若列強欲俄之尤肆其瓜分
我固何以待之而官相形則取其輕許俄約而吾國欲均霑利益害之四者
也不許俄則俄人不還地而吾國將設其所以為官之六者也請問海上諸君
子甯考國水之土地乎抑願各國均霑利益乎二者必居其一陸事亦恍然其言
今日之聯俄非勝也事俄而已俄兵強馬壯形勢利便他國不能與爭我國
不得已而俯首屈節以禮教之正猶韓趙魏之事秦無可如何也能緩俄之
兵使俄不驟據我之土地則瓜分可暫免我能發奮自強猶可以圖今若與
俄啟釁俄之舉兵滅我也甚易吾國既不能助我必不許俄人獨據土地則
爭調兵以取南方而亞陸果無華學界矣不觀波斯之已乎俄人始恃善人
為助以拒俄不意善人忽變計助俄共分波斯也載在史策人所知也安
以吾國外交策皆在利己斷無不利己而利人之事東南士夫誤信英日為
可恃善感于外國報紙之議論而此輩信議者又抵英日開散之人亦不知
其政府用心所在也政府所以縱其善議者亦欲以此善信我國之人心至

其外交宗旨則正相反然必設虛詞以相鳴我政府者蓋意謂如此則許
俄約後利益均霑有以藉口也美日之腦肝吾已洞見無遺矣惜也上海
同志諸君子而夢之也

二十五日晴昂士過談

昂士備述生平游歷所至如兩廣兩湖四川等處足跡所徧及其間風土人情山川
險要皆躬親閱歷凡星相技藝一切雜術無不習學故能與江湖術士往來知其
奧蘊然當出門時囊無一錢而能身行數萬里殆蓋其所遭遇皆極奇特故也所
識之奇人偉士甚多昂士為余一言之餘勸其自撰游記必有可觀昂士奮力
甚強膽識甚壯其所以敢作遠游者蓋慕顧亭林一流人也

昂士主論必先和而官和滿漢和斯居而後可以言定法余深韙其言
又論學以爲宜由宋入漢蓋先講正心修身而後致力於文字訓詁則學有
根柢而不墮歧途余告昂士曰鄙人甲午以前未開化之時即治宋學堅持
三綱五倫名義及移家海上窮究海西政治家言始一室而爲民主今日學

九四

再進復歸於主憲政體於君天子而無所偏不墮新黨人過激之弊猶賴
前日宗漢為卒也

余謂凡人於天下之書有應涉獵者有應閱者有應讀者涉獵不厭博閱且
讀者不厭精

夜觀劇于丹桂園舊培未登臺時余於萬人叢中持一卷書觀之不異明窗
淨几時也所觀者即譯編之物競福

萬國之商業或可以隱銷戰禍此佐治爾言之說也而物競福亦有此意蓋
即利害得失存各國之民無甚異同故皆不樂戰爭而願太平也

二十六日而寫日記內婦女培卡伯眉昆仲過即去補吳虎自燕湖過談
薄晚張健甫先生來訪夜觀哲學史

希臘古代哲學第二期自以謂能辨學派謂天下有對待之理無絕對之理
其流弊甚大今日夏冰語蔣智由一流人持無是非之說即此一派人

二十七日晴熱仙過談薄午去錄州志未小談借出中門見旌旗翩翩觀者

如堵詢知為醇邸將遊南洋公學辟行人固共登茶棧少選馬車三乘飛躍
而過不知王在焉俄車因往訪虎臣與同至雅舍園樓下飲盡醉睡至周時
林家小坐余往習東文夜完臣招飲于林堂香家

未日聞傅相凶信疑為謠傳然傅相一人之身關係大局倘有他故時事必
大受故全雖在散筵舞座中而方寸已亂對酒不樂

二十八日晴見報紙始得傅相薨逝確信為之大驚因詣張讓三談日中與
秉菴共飯于飽德哺歸

以理論之東三省約我國雖允俄人列強斷不容利益均霑何以故去年各
國救使館之兵我國與八國開釁也故議和時我國當與八國立公約俄人
入據東三省之兵我國獨與俄開釁也故議和時我國自當與俄立私約者
東三省戰時與各國毫無干涉豈有訂立和約之時在國反得利益均霑之
理倘去歲東南各處亦奉偽詔與各國生釁各國入佔我地與俄據東三省
等今日允俄利益而不允各國是視中國厚于俄而薄待各國各國不服宜

九五

也無如東南去歲並不曾開罪各國有與東三省事同者是此次俄約為一國
 與一國交涉之事豈各國可援例均當耶如謂一國與一國交涉而各國可以
 援例則乙未年中日戰後賠款二萬萬對送台灣我國所以早奉利益之厚如
 此者固何不援例均當此理瞭然易明使我國辦外交大臣持此說與各國中
 辦當無辭以對俄約雖畫法無妨礙也但合肥既逝我國無從支持危局者各
 國處強橫世界又欺我國無人恐不可以理爭矣天乎

二十九日晴部署裝具將近抵迎母歸時登舟薄暮解纜夜舟中燃燭觀哲學史
 海西上古哲學之第二期首說辨學派凡三人曰伯羅他廓拉士曰廓落者阿
 士曰飛若波阿士而索格拉克之名頗亦於是時出焉其後又有小索格拉克的派
 別為四小派曰米克阿拉派其人名馮伊曰伊力士派其人名佛曰犬儒派其
 名安著斯曰奇力耐派其人名阿力繼索格拉克的熱音曰柏拉圖柏拉圖之甥
 的耐士斯波衣西黎博士又創舊阿克阿基穆衣阿學派其後起與索格拉克的柏拉圖
 並稱者曰阿力斯多的離士

三十日晴舟中觀書

轉回之說是教而不道也。當西歷紀元前四百餘年希臘名哲柏拉圖宇宙論
所論中有云人靈性自高等世界降而入於肉身如一生純粹無過則死後
復歸于高等世界若稍不純粹則或再入人身或入動物身云云其為此說固
在佛出世之後也並未援引印度學派為據可知其佳心得也景教出昌言天
界地獄而不主轉回之說此其說之終于不圓也

柏拉圖中言其師索格拉的概念論謂概念既是吾人之真正智識則所謂
智識者必以客觀之外物為證據方得謂實現之觀念此即心物交合論乃吾
意正同也乃阿力斯多的攻擊之以為觀念無運動力不能造成現象之原因
遂標明特殊性謂以為必有造化主為萬物始基不知實非對針之疑難也柏
拉圖之言專論為學之宗旨當以一心取萬物而已阿力之言則推明萬物所
由運動變化之原理與柏拉圖所說毫不相涉何得云攻擊何得云救正其師之說
在每至拱宸橋登岸一游仍歸宿舟中

九六

十月一日晴早明入城見世及任皆無恙日中詣星輝留午食明往九曲巷見春卿
余前於豫仰前辨明俄約之雷書聯俄之非共計於是上海報紙遂不敢復以
俄索抵李文忠矣聯俄之主和既皆不能咎公則公為完人奈何又咎其甲午
用人之失當以致敗名如二十九日新聞報之編者大可笑也夫海上主筆之
人亦抵新黨言受法者也甲午之敗敗于不量受法法不受人材不出安有
人用与李公何涉故既談受法即不能責公之用人不肖者公用人不肖
者必且不自受法之人也不意海上新黨主特以議乃亦染類固之積習為
是矛盾之辭陽膜之語真咄咄奇事

報紙又譚西人責文忠無廉節之風是蓋以家之貧富定人之貧廉也須知
善理財者雖廉可以富不善理財者雖富可以貧以貧富定貧廉俗人之
習見耳不足與辨

二日晴仲想來談燕生亦踵玉從福時事夜深始去
余與新舊之見惟以學問之進境為新舊何以知其學之進則以其善受

也善變者日新月新不守者謂之守舊可也上海同志諸人惟余之議論見識最善安故惟余可無愧焉新章

李希聖政務處條議明辨謂變法雖搜括無害不守法雖不搜括民不免于坐困余謂其言近是而有語病蓋外國取財于民非搜括也民自公舉一人斂令眾人之財以待官家之取故無強括之弊今謂守法則可以搜括此王安石之守法也民受其殃矣

王安石守法尚專制不取決于公議病根在此條議短之甚甚而李希聖祖安石余所不服也

杭州諸老以事俄約病余故於求是書院事肆其阻力及湯誓仙致書藍舟丈以余所約三章告之移是諸老始大悔而勞玉初已就求是無及矣三章云何一章程公議一年月出入款項貼出示衆一試辦數月如輿論不合即行步退

三日陰晴雨觀呂新吾先生呻吟語

九七

呂先生云一則見性兩則生情故知情生於對待者也

理曰理性自性宋儒謂性即理因有義理之性一有不通之論也性豈能混
理而言之乎氣質亦與性有別宋儒亦混而為一之故又有氣質之性之名
皆辨之不已也要之性無善惡其順義理而行則無不善任氣質而行不免
于惡

借古養兵十日用兵一時余謂其義十日曰義義一時

呂先生謂重心最難除凡矣熱念馳於念華美念欲速念浮薄念聲名
念嗜幸念也至論

先生甚愛為籍必聲者此一室之趣余謂其人非於靜中自得者不能
薄暮有求是書院學生二人來訪一許姓。沈姓皆出色特班生各手日記一冊示
余余且讀且與剖析在理而在議論皆精頗有與余合者

曾兩讀沈許日記許君請福之謂古今學者但有直觀與否未有橫觀世界
者故學理但有日進後人無不遠過前人今世人專教主直反小視教主也論極新開

書李將挽李文忠即前年所撰二十八字

文藝未談晚介石叔適及汪叔故皆亦痛談

世未有不通政者之卒原由能辨一小事者故往、平日談民權稍得志必

用專制其病由於政理未精不知君民合構之道而欲偏用之皆是誤事也

今日海內黨派有四曰宣法黨曰革命黨曰保皇黨曰通滿黨宣法黨者與

阻宣法者為仇無帝后滿漢之見也保皇黨者愛其祀宣法者君捨名而外皆

其仇敵也革命黨者惡其不能宣法之政府故破壞之別立政府也三黨所持

皆首理惟通滿黨專與滿人為讎雖以宣法為名宗而不在宣法也故極無理而品最下

者微陰將出門勉齋來遂引至客室坐談

以上制下謂之壓力以下抗上謂之漲力平等之人相拒謂之抵抗力一國之中三者皆

不可闕也蓋無下無漲力則君權過其限矣上無壓力則民權過其限矣平等與抵

力則自由與權限矣

編選親族家傳晚歸樹珊來談

余數年來胸中所鑄成之條理甚多故與人辨論時用之如堅甲利兵無往
不戰勝而平且組織于腦筋內有如銅牆鐵壁不可動搖

六日晴將侍母返海上日中登舟補至拱宸橋薄晚放行
夜舟中燃燭觀呂新吾呻吟語

凡人之學問及國家之治化其進也亦漸其退也亦漸呂先生之人情所易忽
莫如漸天下之大可畏莫如漸故余自名曰漸

新吾先生亦主持空法談民主其論政法教弊謂此事動為世人所訕笑不
曰天下本無事安常無故何妨則曰時勢本難為好動喜事何益至大壞極
弊瓦解土崩而後付之天命焉又曰人君與民豈可與氣不相通心不相
及又云愈上則愈昏其聖潔者愈愈下則愈聰其見聞者真故語見聞則君
之知不如相相之知不如監司監司之知不如守令守令之知不如百姓又云
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

七日晴舟中與母閒話入夜行黃浦中燭下觀書

載記所謂天下平即是非等之義也先生云平字極有意味蓋世間千種人萬般物百樣事各有分量各有差等只者安其位而無一毫拂戾不安之意此所謂中流等尊卑貴賤大小而處之也極有精理

古先生云聖人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後世乃以天下之命易一身之尊悲夫吾不知得天下將以何為也余謂教語可括盡則待訪錄原居篇錄萬潛書室語篇又云在上者世過在下者多過非在上者之世過有過而人莫敢言在下者非多過誣之而人莫敢辨余謂教語善狀法家政體內之氣象

又云夫禮也者嚴于婦人之守身而疎于男子之縱慾亦聖人之偏也先生能為此語其膽識千古矣

八日暮陰昨夜舟至滬余已既平明入城俄而乘肩輿到家行李隨至向午訪應李中于官舍晤諸君後讀微雨淫衣晚與李中共飯于金陵

余最愛前人格言者以謂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大丈夫不可無此志趣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大丈夫不可無此胸襟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

九九

可與此度帶珠藏澤日媚玉龍山金輝大丈夫不可與此蓋藉教語是日書以志之
九日晴朱雲卿過諱留午餐

虛空之中能建立世界為諸神象之所居釋典中每言此理不敢疑其必與
蓋至虛至實相依而立也

道家之術甚說已古此多為世人所不信其信者又墮入外道福薄則然也
聞西人近創有機化學能造活動之人有知覺能飲食但不壽年余在杭州
見平陽評學生日記始知之前所未聞也宇宙間理真有愈出愈奇者

薄晚訪匪東諱夜歸

十日晴後齋過談

聞都中肅王近管崇文門稅務厚增辦事人薪俸而自不取一錢曰吾有莊田
歲收至養府中人美以故崇文門稅務日益旺或此猶商務未大興之時也若
大局定後貿易往來者日多則所收何可量耶是故得材幹之人易得廉潔之
人難得廉潔之人易得廉潔而能體下情之人難使天下辦事人盡如肅王何

患不百廢俱興耶余有友人丁問樣方為甫王所賞識曾有書告我矣
十一日晴觀書仲英過談

觀格致報載外國人有睡至四十日或半年始醒者識者謂人之睡也以周身筋
脈之縮筋脈之縮則人可以久睡又云有耐飢之藥水服之可以數月不食但身
體不免消瘦耳

仲遜在湖州演說有二語云人有身則不患貧但問其身所行者何事國有民
則不患貧但問其民所辦者何事余為助一語曰惟有勤而已矣能勤則富

十一日晴詣叔雅談昨詣茂原習東文夜叔雅誦余于迎春坊余觀哲學史

哲學家所以異于宗教家者宗教以救神為主哲學以察理為主余謂即佛家止
觀二義於神上也察理觀也

古今學派之大本端不外心物知行四種問題總括之以二字曰虛實而已虛實
不可偏重余所持如此

龍舒淨土文云佛嘗謂阿難云人有今世為善死墮地獄者今世為惡死生天堂
一〇〇

者阿難問何故佛言今世為善凡墮地獄者今世之善未盡前世之惡已盡也
今世為惡死生天堂者今世之惡未盡前世之善已盡也忘山居士曰由是觀
之別人無論君子小人為欲從事習量學者不可不有懺悔始且今生雖無大惡
安知前生無重罪故占察經令人刻木為三輪日占宿世所作善惡業多少如
惡業多厚者不得以修禪定應當先修懺悔之法因宿習惡心猛利若不懺悔
令其清淨而修禪定智慧者多有障礙不能克獲此學佛者不可不知也
十五日晴終日不出觀書

律主家言經云諸佛是法界身入一切眾生心想中心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
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忘山居士曰此眾生心與佛心通故海西人
所謂以太太者即諸佛之背點也人有此背點故能與佛法界身通
又云臨命終時一心不亂稱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乃至極惡逆人臨終
獄火相現十念生淨土者蓋仗我稱佛名號滅神一際之功承佛連疾救護大願
之力如壯士正戰清園得一勇夫與之強弓銳刀良馬善策即便躡身空園而出

忘山居士曰佛家教人持淨土者猶之景教使人敬神能歸依神者雖有罪過可以滿濯死後不生天界與所謂誦佛號者身後得往生淨土無異

淨土十疑論云設令具備凡夫得生淨土邪見之毒等常起云何生彼即得不退若彼有上回緣不退一阿彌陀佛大悲願力攝持故得不退二佛光常照故菩提心常增進不退三水鳥樹林風聲樂響皆說善空聞者常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故不退四彼國純諸菩薩以為良友無惡緣境外無神鬼神魔內無三毒等煩惱畢竟不起故不退五生彼即壽命永劫共菩薩佛齊故不退也忘山居士曰嘗聞吾友居是之言謂淨土者佛家之大學校也求生淨土者求入學之校讀書也國家設立大學校不得濫許人入讀書必由小學校中考驗其材質之可造就者然後許入既入之後則其學問不患無成

十四日晴與舒甫先生飲于金谷看坐有三郎晴造宗芝棟談俄語味苑園海上人士莫不以此園為聚集之區此皆注意于安壇第而為園中無千里處佳閑無人惟好是嬉者輒遊戲于平茵之上即有一二品茗者不過世廊下而屋內殊

修雅整潔別無有過胡者余性與俗人相反往一人乘我取故每至味花園必坐其老圃之屋內覺有蕭然物外之趣是日方獨坐榻上習靜忽見叔雅自外來蓋前日與余相約改鏡至也叔雅與余談及前日所見之鏡石頑謂生平第一知己蓋石頑得曾文正遺傳觀人之法以為物年海上所遇新黨無有能成大器者惟叔雅則不可量將來必任專閫而所見一切人材皆為所用云叔雅眉宇有奇氣目光爽且全謂其言可信

晚訪邇東見其所撰挽文忠公聯云旂魔編歷瀛洲快乘風破浪歐美縱游觀昂藏天上神仙談笑一時仰丰采梁棟能支大廈痛志決身殲江山勤補綴辛若生平籌策是非千古待詳論

夜觀三郎演新安驛風姿不減當年

十音晴銘船過談觀書

美國伯蓋司政治學云人類有生之初惟能建立民族國家而已待民族國家遍播全球而後世界國家或有發現之一日忘山居士曰余生平熱心注目于世界

國家之兵能安全球各國皆為主憲政體君皆公舉民能參政有商戰而無兵戰凡居世界之人得以餘暇講治各種學問使慧力能力日增而長保和平之福是謂大同不知何日得見此世界也

日本井上毅各國國民公私權考引脫泥生鮮釋白耳義憲法之言曰凡國民不問其為何種族於外國之執國務無不悉之往古之慣習為今日憲法原之胚胎者其禁止尤嚴在同一主權之下非有特別交互之約束者甲州之住民不得任乙州官職一市一邑之吏員惟其地之住民始得選用云云志山居士曰此法本合于公理乃我國後世人主防民之權地而叛也遂不許本縣人任本縣之官並不許本省人任本省之官甚至南北更調用人卒致居官者多不諳地方情形而假其權于胥吏為害百姓良可悲也

晴窗東文歸訪謹齋于旅舍晚共飲于九華樓維談夜觀優
十字晴勤甫來談晴叔雅過晚觀書

英國有一良法凡平民之有才識資財或勳功者皆得列入貴族而貴族之

一〇二

子弟則以次降入民籍蓋如是則人民有入貴族之望必爭自濯磨以圖榮貴而貴族子弟既降入民籍亦必有所執業不至于游惰素餐事見德國李士德理財學余謂深得鼓舞國民之法

余前論辦理外交不可悉以民權回矣然近見日本島谷部銳政治學概綱有云締結條約固為君主之大權而條約之細目有不可不待議會之參贊者蓋因執行條約之故或不能不增損法律法律為不為議會承諾則條約即歸無效云云余於是又增一識

十七日晴日中詣叔雅見鏡君石頑石頑與余譚良久即顧叔雅曰此君家境必優于是下余先試下此新語聽叔雅與余皆大笑石頑遂謂余曰君心術正大將來可由部曹至兩司督撫則不敢許然必能做事且富貴福澤享之終身因相與作他語復論及爭俄約事余謂頑石曰當日雖為此事慷慨登壇名震海外然及今思之非但無益尚懼有損蓋前因不明時勢今瞭然矣故深悔所為石頑始不謂然余為辯析種種石頑無以答既而曰君之悔也何所畏

乎曰余不畏禍也惟懼瓜分耳在頤極言決不瓜分余終不敢信因曰余非悔
演說悔認錯題旨耳蓋余生平立身行事但問吾心之安否不顧天下之禍福毀
譽也在頤默然良久曰余誤矣此君非寄人籬下者豈兩司所能容耶願謂叔
雅曰與君抗衡矣但君任邊疆此人則腹地也將未必可有善于國有益于民
為地之所愛戴者余曰君既許我做事則我國除督撫外無有做事之權矣若
我官僅止兩司則甯高卧忘山廬不出相顧一笑遂辭歸

十八日晴親書待謹齋石室兩行習東文薄暮訪琴甫繼譚

生平所交之友皆有專長以雄于世蓋生以詩雄卓如以文雄枚叔以記誦雄考
復以氣節雄惟余以義理雄考証淵博章叔文雅縱橫宗蓋生才非英舒梁
卓如理想沈虛孫仲思志行卓犖吳序復

夜與琴甫觀劇于丹桂三郎未出臺時余靜坐觀書

古代哲學之第三期曰斯訖何學派曰伊亞他儒士學派曰懷疑學派曰混
合學派其第四期曰新虛他廓拉士學派曰皮他廓拉士化柏拉圖學派曰

一〇三

猶太希臘派曰新柏拉圖學派

中世哲學分二期曰教父哲學期曰煩瑣哲學期教父期分二種一尼羅衣
阿字教以希廓那基士派復教派正教派二尼羅衣阿字教會議以後之教父
哲學煩瑣期內有創主時期實在論名目論之爭論有全盛時期中古亞利比
亞哲學及猶太哲學又有衰減時期

中世及近世之過渡時代曰古代哲學派之再興曰伊大新之自然哲學派曰政
涉及法律學派曰佛蘭西之懷疑論派曰獨逸之神學派曰自然科學之創立

十九日晴晴至外館館與穰仰維詳晚在房是馬飽食夜詣丹桂觀書

海中西近世哲學過渡期中所謂伊大新之自然哲學派者有基羅拉磨克
阿蒂他那氏建自然哲學之二原理一動原理物質是也一能動原理世界
精神是也運動之原因曰引力曰拒力所謂引力拒力者即不外愛憎二力志
山居士曰此說與余三年前所發之理正合余謂世界之成必有對待有對
待則有愛力拒力愛之極而淫起拒之極而殺起

政治法律學派靡羅奇獨之分法律為三種一人為法一自然法一人為法者即
歷史中凡民任意所定之契約自然法者以人性為基礎永遠不變化者也志
山居士曰人為法者所謂者制政體皆族政體立憲政體之區分也自然法者
即君臣父子君盡職分仁義禮信確守範圍是也

西國亦有懷疑學派其論理之目的常列為二無一定之是非然未嘗不講
躬行實踐故其學派猶可以立如過渡時期佛蘭中人未由私羅及孟定之
公是也今之持學是邪論者多薄視修身學其弊尤大

二十日晴寫日記訪伯則于長發客棧晚僅齋招飲于小普慶居思
于東卷房伯則叙于清和之室設酒款余是晚見仲英不在湖州學堂
演說而余中有我國以病為身以債為家以弊為政三語余曰不知衛生
之學故人多病不知理財之學故家多債不知強民之學故政多弊

二十一日大風陰晴雨甚而借其後來即去余冒雨訪匯東

余與人言不出四種曰有理曰有情曰有趣曰有交涉外是則不發一言

一〇四

前論上海有三苦是晚與滬東談及又得之樂一道路平坦之樂一消息靈通之樂一避亂免禍之樂前論人生有三樂若又得三苦一聽俗人談論之苦一性急於中之苦一瞻顧禍福毀譽之苦前自題獨立圖一聯鍛鍊字句越三四年任世教令商政令始政聯云書中七萬里圖浮此身非小眼底五十年史傳我壽何長

滬東嘗為燈船中撰一聯極佳聯云每管啟門誰料今宵任管嗷嗷應有魚龍潛總會心在遠看此際波濤盪漾試念水月前身因

滬東今年完要命擬贈喜聯云翻一濁世佳公子落一清閑女丈夫

二十一日晴風冷張子虞太守過談見中樓仰招飲于杏花樓坐有念如蓋齋藝心萌生又湘潭羅君明臣相與痛談謂甲書文已廢誠無用之物也然我國數百年間今精神皆聚於此不可不擇其中宏深粹美之作存之以為將來之紀念補屏觀書

杜氏通典載匈奴單于以女為娘妻產子遂成為高車國後漢書南庭傳高

車氏以少女嫁梁敏負入南山生六男六女遂為今長沙武陵蠻如此類事載
于史者不少由是後人遂確信外夷皆非人種不知此等說皆我國人臆遂以
示輕視彼種之意蓋於本國之帝王則往尊為神種如高生高米果星祥
之類於他國之人則目為獸種如狼生犬生之類皆與種不可信乃通人學士
公出撰據以構成種族之見抑何陋耶且既信外夷為獸種則於本國皇室亦
信為神種耶言之可發一哂

二十三日晴觀書寫日記

金甲千箭作絕詩理境極高惜有聲壞習氣今乃改良其白語錄下

摩羅塔為劫末之時洲點鎮風雷恒河水發朝見了覺吾心非死灰一
卷釋嚴嵩幻夢三千世界破虛空雲時大海浮起誰信靈光萬里通讀釋嚴
磨磚難為鏡枯坐不成佛靈山龍女珠光照大千國讀法華
張綰甫先生為題忘山廬六詠

教竿便作渭川思風雨滿靜對宜莫放橋高遮望眼丹山仙有鳳來係短

一〇五

竹似徑橫庭數丈延難花疎處種在聯涼陰便可移牀坐誰信紅塵有
絲天曲院小沼天曲院統廬最宜樓外雨來初潛魚一爭起當新水勝辰

南華樂事圖誰家傑閣直蒼冥碧樹丹霞鳥背明何西登樓羨王

梁斜陽為我綴待情遠樓城居端事苦難語何幸開軒圖在南漢史殷

勤餉新菜四時先獻北堂甘菜圃元精賦洗逾潔去塊文章飽眼中

硯之已者有活志故臨池輕瀆星祇慈得水便成龍洗硯窗塵綠露露電淡

相忘多奈瘡痍觸日傷吾道已窮天未厭欲將悲憫證空王高齋年來

不故軒投子舍為都因一著差誰料池邊擺袖者熱腸更比局中加水閣聽暮

二十甲日晴筠青過日中出城訪陸醇伯俄至阜豐公司午飯留坐觀書

近世哲學之第一期即康多以前諸名人之經驗論合理論二派斜行驗

論者曰畢孔繼紹其說者曰陸芝廓曰吳伊漢曰巴廓離創合理論者祁

克阿庇鐸祖述其說者曰施群那渣曰末薄尼華曰倭六佛

陸芝廓之哲學分認識為二種一真覺之認識一證明之認識所謂真覺

者即樸實說理是也所謂證明者即援引經驗之事物以為證是也

二十五日晴觀書

冠服之制自漢及明數千年相沿無甚改定雖遠金元初循其國俗其後仍用漢唐儀式蓋至本朝而後大改前制考古者不可不知也

佛為衆生有八萬四千煩惱故設八萬四千律儀蓋與國家之律同其繁密矣

觀佛三昧海經中祇物雜妻真金之聲令人發深省

說見十卷十頁

晚與居士偕赴羅浮伯父吹笛度曲倚飲者饒豐潔

二十七日晴觀書

所謂平等者在精神而不在此象若欲辨跡象而平等之勢必至無貴賤無貧富於是國民與所執動無所故辨則流于怠惰而學問智能皆將退化大有礙于文明之運

既有迹象即萬不能平等如一身之中耳目在上手臂在中脛足在下一屋之中棟樑在上戶牖在旁砌礎在下焉清其次序則不致為身與屋而況國家反無尊

一〇六

卑者賤皆享自由平等之福者則謂為無尊卑貴賤則人不能享自由平等之福何也
天下之大庶民之中必有苦力者有治人者必有被治者有德者其德者必
有引領其目者而後一國之事可以理善一概破除之則人与人不相維繫不相但微
欲國無亂得乎國亂則無非強凌弱家無室而已民安得享自由平等之福乎

二十七首 晴社習東文既飲于金谷香坐有三郎及穠柳夜歸觀書

自由二字與易乾卦元亨利貞之利字同義而謂利者以美利利天下公利也非
私利也所謂自由者欲使天下人之自由非從一人自由也利一人而不利天下
則利可恥一人自由而礙天下自由則自由亦可恥

二十八首 晴余偶成七律一首曰城關

獨立湖階觀城關 忽傳雲海動旌旗 九洲狼虎雄風在 一局樽蒲冷眼窺國
勢縱橫難豫測 天心殘酷不勝悲 請看用九羣龍日 便盡人權戰勝時

二十九首 晴觀書

有明風氣重文輕武本朝雖文武並重惟於有勳勞之武臣則重視之若
注由科目進者仍為人所蔑視此風不能改也聞諸海外歸者云西人
亦有此風蓋武臣除兵略外律一無所知宜其見輕于人

滿州舊稱滿珠三韓者三汗之謠唐時所稱難林即今吉林見東華錄乾隆
甲午二年諭旨

本朝高宗德然自比漢武故於北史文苑傳頗斥漢武名者大以為非

弓刀石馬武科進身之階當乾隆時已知其無用然而不能不以武取士者蓋
與文科用八比之意同也觀於乾隆甲午年之諭以為烏槍難制勝要器而
民間斷不宜流傳山東王倫之妄言屢賊不請放槍易於剿滅此頭而易見者
然則朝廷之用心亦顯而易見矣

晴冠霞迨借出街閒步俄登城樓一望萬家煙火暮色蒼蒼因北行至大境樓
小坐晚歸夜徐錫臣約飲于花文寶家與楊采南痛談

前於極聯業話中見有某戲臺聯云竟并生湯武淨五霸七雄丑毒年一具

一〇七

餘拜相封侯不過執旗呼擁稱奴婢四書白五經唱諸子百家雜說也此外
咬文嚼字大都沿街乞食鬪蓮花

錫臣云人不可明白但可糊塗糊塗樂明白苦余曰人不可不明白明白之
後能不問已過未過但知有現在亦未嘗不樂

三十日晴觀書

路歸氏約論云法律雖可保護利益而無寸奪之權然則予奪之權不屬
君而誰屬乎既有君則不能無尊卑上下矣蓋君不專則無權不能執取全
國故專也者權之所集也或曰人君之權眾人授之君安能獨尊曰常人之
權止于一身一家而君則兼握萬身萬家之權其權自重于常人權愈重則
身愈尊也疑也惟人君能尊不自尊雖執予奪之權而仍聽命于輿論之趨
向此易乾用九居龍應者之旨然過勤大難定大疑而當排眾論以獨斷者
君固有此權也不然何貴有君哉

日中仲巽招飲于聚豐園坐有孝履私雅念幼信儒穠卿

補請惠東過楊宋南觀惠東為余題忘山廬八詠詩

風舞縹衣瘦露凝翠袖寒隔牆何處是日招平安短垣竹窗紗窗積綠古徑

碧天出覆虎休尋夢孤燈聽雨秋曲院素蕉萬本靜無聲波涵星月胡忽驚風而

未溪流作泉響忘而冥梁夕陽度西嶺輪奐抱遙輝吾亦吾廬愛開窗天外歸遠

斜燈越巖行陌首姓甲生土香溪水碧帶月一肩輕菜園日光開疎影春

冰玉全新石古痕微瘦磨穿絕巖塵竹窗洗硯淨心持妙法斗室梵聲開世界因

緣轉精靈天地間高齋臨流觀逝水靜裡玩閒聲黑白了記江山一白身水閣

光明与淺露相似深沈与陰險相似精明与刻薄相似渾厚与糊塗相似素爽

与浮腫相似謹慎与畏葸相似是故光明而能深沈者自無淺露之病深沈而

能光明者自無陰險之病精明而能渾厚者自無刻薄之病渾厚而能精明者

自無糊塗之病素爽而能謹慎者自無浮腫之病謹慎而能素爽者自無畏葸

之病

惠東之學者，尋理猶磁師，尋五金蓋磁金自在地中真理自在眼前

一〇八

十一月一日晴觀書

東華錄乾隆四十二年論立儲一論可謂明白痛快如云漢文帝最賢並非嫡子使高帝令其嗣位何至有呂氏之禍又如唐太宗為羣雄所爭明承樂亦勇略著則使唐高祖不立建成而立太宗則太祖不立建文而立永樂則元武門之變金帛財之難皆無自而起何至骨肉傷殘忠良慘戮此立嫡立長之貽害不大彰明較著乎由是觀之則本朝之立賢不立長已有官天下之意矣

又云億萬年後或有拘沈者說復立太子者必不能安然無恙及禍患既生而始歎不悟朕言悔當晚矣今日我知國之安果應高宗之言

宋趙彥彬為貴溪令書座右曰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名言也

二日晴寫日記終日

余生乎自負有三絕一作學黨字一唱詩一說理

人居世界上仰給日之光熱以遂其生存者也入夜則日沒而無光於是然

燭以代日之光入冬則日遠而無熱於是則燭以代日之熱
西廂石頭二書皆小說中著名者也西廂之詞以寫境勝石頭之文以言情勝
金聖歎善批小說世稱其才之大然余觀其語多枝葉正如長林豐草有天
行而無人治

三日晴觀書

我國古說謂天積氣所成彼國不知離地面二十五里以外已無氣矣如執
氣為天則人日游天中而二十五里以上出空氣外名曰太虛而非天矣然
則太虛中凡一世界即一天地世界如恆河沙數天地亦如恆河沙數古人
言天地大之極矣今人言天地小之極矣今人之眼界胸襟較之古人蓋大
至無量倍不亦奇耶人於晝間居此世界不能見別世界惟於夜晴時則三
千大千世界皆在目中是入夜間之眼界大于晝間也余嘗賦太虛歌有
云明星大如眼世界多如沙

呂新吾先生云勢之所在天地聖人不能違也而聖人每与勢忤而不肯甘

一〇九

心位之者人事宜然也忘山居言曰勢即是天行與勢忤即是人睛天

又云秦以後是一截世道其法如此而已愚之而已又云漢以後是勢利世界皆千古傷心人語

四日晴觀書

曰教宗教多因爭教而開我禍獨儒教行于我國從不聞與別教爭戰者人少為儒家有教理而無教權余則以為儒教實未行我國所行者法家之教也周末諸子競爭法家獨戰勝為人主所崇尚數千年来無不法其意以馭天下若夫儒墨二家特為法家所驅使耳世治則用儒之禮樂詩書世亂則用墨之赴湯蹈火皆如隸于法家者何足以言行教更何能因爭教而與人戰

佛家之旨非淨非穢非實非虛非空非不空非有非無非有我非無我故宗鏡錄云二乘雖斷人我常被無我之所謂外道謬認神恆為妄我之所謂轉在秉燭寫日記忽成一聯聯云黑在雲間忽見三千大千世界苦海茫茫不忘德如萬

初輪回

五日晴見中外報載美國某報館論李文忠與余所見不侔而合即為白其聯
俄之苦衷也美國人最能持公論其心平其氣遠文忠喪時都中各國使館無
下旗者惟美國下旗余謂美國下旗文忠可瞑目矣何也美國世界上最公正之國也
文忠於古人無可訾者惟春秋時鄭之子產可與頡頏蓋以弱國處列強之中
能安內和外主持數十年為敵時之相古今祇此二人

美國人稱文忠法國之才不下傅士魯克信然

六日陰風余前錄日記中曰說一無父無君辨一自由平等辨一福修身以子一福
君精民權此說詞句略改達中外相館達至今日始為全出新黨人見之氣缺必
為稍挫然於此輩人固大有益也達近日倫激之論風起雲湧中于後生小子腦
中流毒無窮余此編出或冀稍有挽救

自由于一人權限之內不礙人之自由固可許其自由矣此一人權限之內亦有時
不可自由者譬如未成丁以前不聽父母之教不受師長約束必至曠廢時日荒其

一一〇

學業一無成就既死之後不守名背遺訓不納朋友箴規必至縱欲敗度自戕其身自破其家二者皆自由一人權限之內無害于人者也然而足以自害矣害人固非自害亦非他則必如何而後可自由乎以合理與否為斷合理者可自由不合理者不可自由

七日晴訪叔雅維談晚飲于雅叙園

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孔子言今有自主之權也已欲主而主人已欲達而達人孔子言平等之義也從心所欲孔子言自由也不論如何自由而不背于理不礙人之權限也凡海西大儒所發公理與孔子之言若合符契可見道理本來一致何有新舊之別今日我同志中往往高談新說而鄙薄孔孟不知其所以言實不能出孔孟範圍古人可輕視耶

法國當君權橫暴之後民日受壓制凌虐焦然不能自由故路騷創自由之說以蘇民困我國今日之君非若法國之虐者也其民非若法國之受壓力者也但朝廷政體未變上下之情隔絕不通國日以弱民日以貧而已其民

固未嘗不自由也何也盜賊橫行于路土豪武斷于鄉納賄以行私者滿朝
無智以欺人者盈帝皆我國之自由民也自由之效亦可觀矣我華所以
欲改公法扶公權者正懼其自由太甚而思所以防止之豈可復易言自
由以助其焰耶是知自由之說在法國當日為瘡疾之良方在我國今日
為毒病之毒藥或曰我國向之肆然自由者皆小人也今日談自由者
皆君子也小人不可自由曰吾未見無君無父之人可
以號稱君子也吾未見不治脩身學者可以自居君子也夫自由之說為
人而言非為己而言也故君子之待人也唯恐人之不自由其律己也唯
恐其自由使先以自由自待必多不顧人之不自由非小人而何

八日晴蔭身過談浦去觀書寓日記

本朝一祖二宗與漢之文景武三帝方略相似而才識遠過之使生於今日不
能安法則立憲政體者蓋難而寬而嚴唐世用寬嚴並用吾異其趣而宗旨皆
在愛民也惜也專制政界內愛國者惟一人無助之者為可悲耳

一一一

今日之談自由者往往欲借此二字破除一切範圍約束任意妄為遂其所欲以為快也夫夫人之身世界上雖不當受人之鈞制而不能不受公理之鈞制公理之為物也千條萬緒有物者日星者有細入毫芒者凡人一舉一動一頓一笑莫非公理之所貫注人而欲自由也必自審在公理界內則可若出乎公理界是為妄行何得託名自由

九日晴郊李英過談為言都中情形甚悉日中去館後觀書

朝廷既許去疆臣任主作負謂所以通上下之情即斷不能禁疆臣受州縣之餽道如乾隆甲申七年御史鄭汝之奏所謂自相矛盾也吾嘗讀後漢書而知卓太傅之識過人遠矣

晚詣琴甫見查德子現傳作四辨歌意本余日記擬列入譯社編中晚在惠東處談前在張讓三案頭見李文忠致威官保書蓋錄孔壇中語也文忠自去鞫躬盡瘁死而後已而孰知竟亦已也此事人皆謂不可信而余深信之

在復訪琴甫談論平素余謂可平素者精神不能平素者跡象跡象之不

平等所以保精神之平等此理至為深細今日之說稱新黨者莫能解也
與琴甫偕至春仙觀後

十日晴觀書

或謂人之自由不可越公理界既得聞命矣至於舉動嘲笑胡適有公
理防閑不得自由之說而持母乃造乎曰此說至易明也譬諸有人揖
我而我傲慢不若此舉動自由之越公理者也見袁麻笑注之人對之大
笑此嘲笑自由之越公理者也何在而無公理乎何在可越公理以自由乎
自由而不顧公理而謂任天而動任天則天有權而人無矣以公理防閑自
由者所謂以人理與天欲爭戰奪天權以與人而公理本乎人心之自然
故人理可許其自由而天欲不可許其自由

要而言之二國之中苟智者許其自由愚不肖者禁其自由一人之身為善
許其自由為不善禁其自由苟智者為善之所以許其自由者以能有益于其
身及其身也愚不肖者為不善之所以禁其自由者以能有害于其身及其身也

一一二

夜詣右臺視優

六日徵信問錫侯來談

談新舊不論是非今日浮浪子一大弊也夫是非之所在公理之所在也無
是非則無公理既無公理則此世界成何世界我輩所以痛心疾首于今日
世界者謂其有勢利而無公理也請明公理尚不足敵勢利之跋扈不論公理乎
一切平等有何種族之分故知凡講種族者皆我列平日自尊自大之惡習也
錫侯云調和滿漢可乎余曰言調和則猶有滿漢之見存莫如無滿漢

余今日曰無黨曰無新舊無滿漢無片后無君權氏權惟善惡是非則不能無耳
觀書我國三綱之說所以大謬者欲使人子軒輕其父母夫父母平等豈可判尊
卑且母之恩尤重于父尚不較恩之重輕則可乃反欲尊父而卑母大悖于理也
如本朝乾隆五十二年諭稱為人子者遇其父設母至死事自當容隱不言若父
被毆死經官審訊應據實訴出此綱常大義也云云余謂人子處此當一切容
隱無以父母方為正理豈得于生我之愛護生分別高宗之為此諭亦誤隔于三

綱目評說也

夜魏誦梁招飲于迎春三街

十二日星期誦梁來訪同出城曠于金谷香待冠霞不意晴借至陸素娟家
獵園見垂髫女名金蘭者紫秀可愛夜曠于洪蘭生家飽食即歸

十三日晴觀書

漢馬少游願乘下澤車騎款段馬出入鄉里稱善人唐杜佑願致仕後買小
駟飽食跨之著粗布衣入市看盤飧傀儡此皆不愧為宇宙內高人

人居官無驕肯氣誦書無過酸氣為將無橫悍氣甚商無市井氣是皆能有餘乎其外者也
凡老年須有少壯氣女子須有丈夫氣傷俗須有貴介氣倡伎須有閨秀氣

天下凡民中之最可貴者無過于學高福衆勤儉致富之人最可賤者莫過于
飽食嬉遊無所用心之執袴子弟

石頭記兒女史也水滸英雄史也西游記妖怪史也聊齋狐鬼使也四史皆於不悅
中各開一境界

一一三

晚訪李英偕至維新園俄有復報雖詳至留飲夜觀優

十曾微陰語少雨前歸自京師云在大沽舟欄淺者十餘日甚苦映歸魚市
至白：持素齋見一書詢志行在情形云上海報紙所傳大都的確

夜與偕出城觀信是日買冷金餅及珊瑚成欲書以贈張冠霞冠霞於下月四日完
娶婦崔氏余贈聯云月圓如海開笙鼓曲譜西廂引鳳凰並日君瑞變文故事也
十五日而孟廣赴杭州是日上海到導郵君來訪與談佛理即去補寫日記

是非者公理所在也小人行事往往不顧是非不顧公理固矣而君子亦有時不
論是非不問公理與小人同者雖然君子與小人有辨小人之不論是非不問公
理者為勢所奪也君子之不論是非不問公理者為情所奪也尼山所謂父為子
隱子為父隱子與所謂竊負而逃連海濱而居皆君子之不論是非不問公理處
恩怨分明者常人之情也上等之人有恩而無怨下等之人有怨而無恩或問無
怨者未之知有恩無恩者未之知有怨上下二等之強皆無恩無怨者也曰不然
上等之人非不知有怨但不計較耳其於無恩者尚不忍薄待况有恩者乎下等

人非不知有恩但不感動耳其於無怨者猶忌于殘害况有怨者乎

十六日陰觀書

一家之中父母有惑子之孝者一家之不孝也一國之中百姓有感君之仁者一國之不孝也何也家運衰使父母有所患苦而後見子之孝國運衰使百姓有所患苦而後見君之仁
德國萊佛學派之經驗學派以為精神物質之精他者物質精神之粗雜者二語似有見
智慧為人生最大之福且有智慧者必有度量必有胸襟故能處貧富貴
賤福禍毀譽之中夷然無所動其心樂何如也西國哲學家康多嘗有以
嘗知為幸福之說余因是悟入

康多云所謂純粹理性者必由有制約之智識起入無制約之智識也
之品行起入無制約之品行也居士曰所謂有制約者不自由也所謂無制
約者自由也智識而至于自由品行而至于自由高矣美矣莫以加矣然必以
不自由為基礎而後可達于自由則亦自然之階級也康氏之論猶矣
不平等而後可以平等不平等者進家平等者精神也不自由而後可以自由不

一一四

自由者不德之始自由者成德之終也

康氏之倫理學亦持嚴肅主義所謂欲自由不自由如

十七日晴觀書覽格致報

人主故爭赴他鄉往，不服水土不能久居即棄不食歎亦此西人考德而得者
大千世界中既有無窮之天地則億劫輪回中亦有無窮之父母故佛報恩作之一切
眾生亦曾為如來父母如來亦曾為一切眾生父母

余嘗論唯心唯物二學派不可偏重蓋心與物交相為用者也然必以心為主觀
以物為客觀若反用之則有不生樂害者此康多門人佛不厭塵土說也

我自由而今理者即以己之自由擅奪人之自由權無不可譬諸朝廷過犯罪
之人加之刑在執法者自由而犯罪之人不自由矣然而不得議執法者自由
之論者也何也合理之自由雖侵人自由無害其為合理之自由

十八日陰觀書

高宗晚年由龍和坤北任畢沈瀛或以其之遊歷受而謂滿洲漢也若夫能

傳位仁宗當不至此乃必遲至十年則年逾二十老矣而精神不周亦其怪耶
高宗自云欲舉行慶典之一念近才滿假而不知所謂滿假不在此也余觀高
宗上滿假在誤認天下為太平百姓疾苦茫然不知且累於諭旨中宜布臨御
以來希免天下錢糧若干次若唯恐人忘其恩德者又自以為是於曹錕寶尹
壯固二人之言不虛如聽細語則可指為滿假之證

十九日醒時望窗外白光輝耀曰晴屋瓦皆積雪至三寸遂披衣起奇冷
時雪已止矣向午出城買物至金谷香與冠霞共飯哺詣房復譚

余新構成春中八景之名曰味花園登高曰大坑接眺晚曰龍華寺桃花
楊柳曰四馬路燈火樓臺曰皇宮家澆修竹茂林曰忘山廬清流平野曰黃
浦灘雪後玉宇瓊樓曰王家庫晚行疎林寒月游味花園等：無幾人過
林質齋黃蓋齋晚約冠霞至金陵飽食夜至天仙劇場借盞齋至紫語樓
閒譚論道釋相通之處且有所得復至天仙觀鐘塔演王佐斷臂極有神采
二十日晴觀書

一一五

東華錄仁宗稱稱紀的讀書多而不明理此言深中漢學家之弊紀文達
似尚不至此

明世宗時蘇高當國往往羣臣參劾之奏為其私人所聞歷此在明時每有
此弊不意以本朝高宗之英聖而和坤亦膽敢延閣奏報此亦非常之變也
仁宗聞故匪泚事皆以官偏民反為詞遂惻然將擒獲之賊首王三槐斬
得正法誠不愧為仁矣蓋我國數千年百姓造反者大都迫於饑寒不得
已之故不有官吏之失於撫循而惟若民之叛上豈理也哉仁宗能知官
吏層層剝削之弊歸咎于和坤一人可謂仁而且明
夜出詣天仙觀劇過寶齋

二十一日晴觀書

仁宗四年諭云自古惟開用兵於敵國不開用兵于吾民自相攻擊屠戮生
靈朕日夜哀憐幾至寢食俱廢此等詔書至今不忍卒讀

仁宗善能通下情願採與論如奏請優師監良人楊道純所遞策表四

九月及四日舉人某所上書古有聖祖之風

川楚陝教匪之可以累年不得平者始誤于和珅之延擱軍報繼誤于福
甯之誦誅降人

禽獸鳴相和必有言語以互通意見于古書者甚多如周禮所謂寧與鳥言
寧與獸言者左傳介葛盧解牛鳴論衡為雀解鳥語又譯書古教匪番中
亦有辨鳥獸語言之理

唐劉晏之妻見李裋清介自持屨中簾數是令人潛度屨以粗竹織成不
加飾飾將以贈之裋者曰不敢受言而去其清而令人生畏如此吾友宗
燕生前旅居海上教年家未與胡仲英惻之嘗于除夕懷白金送其廬間徒
將以贈之亦竟席不敢受言而去古今人往來有相類者

二十二日晴詣陸亭不過捕訪勤甫誤及香中八景又增二景曰律師踏綠
溪馳白回泥城橋曉日觀兵舍成十景

石芝日來自撰一聯閣舍佛理及此像者余為之致正聯云圓鏡放光明照
一一六

見本末而目的身親自在長留不壞金剛

二十三日晴蔭亭過談

蔭亭論我國欲增長百姓之權必先培養百姓之實力所謂實力者何農工商賈之業成而民富富而後有實力則民權在其中矣今但聚三五貧寒書生徒愛國談保種而棄無文錢手與寸帛何補于天下哉

錫侯前與余談亦悟強權之說在我國尚且蓋百姓何由得強權以與上爭哉
晴章華生過談備談國事皆極暢

我國今日不患無異常人患無平常人所以此者以國無普通學也東西文明政界內幾全通普通學雖不至如婦孺莫不識字能閱報紙故人人知愛國明公理以我國平常人較之相去幾霄壤焉然而國家之興也苟但恃二三異常人無益也必平常人皆識普通學皆明公理近政理而後可以號稱文明
晚與蔭亭偕至萬福居小酌

二十四日晴觀書

財之在天下也分之則甚少合之則甚多故善理財者每分取衆人之財以合辦國家之事法至善也然而君主憲國內君民相通故有事而斂于民民樂輸焉何也與官吏藉端漁利之弊也在專制國內君民不相通故有事斂于民民不樂輸焉何也君取其一官吏將取其十民不勝擾也是故欲治國者必先理財欲理財者必先改政體政體不改而言理財未有不病民者也

晚往程合局家督新屋落成主人以酒款賓夜深歸
觀海西哲學史終卷

歐洲近古以來折衷于經聽合理之家而獨持偉論者甲原多德原多起者有
四家曰佛衣摩音曰飛羅巴德多曰西不爾陸國曰飛衣非奇羅

飛衣非奇羅論倫理學有家族社交國家三階級全謂家族即父子兄弟
夫婦社交即朋友國家即君臣

二十五日晴觀書

本朝列相列宗重德會吏所以恤民也而會吏仍不絕于人則者非人不畏法也蓋天下之貪而獲免者良多其事覺而獲罪者百中之一二年於天下視獲罪之人不以其犯會而動心但憐其人之不幸而獲罪是故雖以重刑治貪吏而貪者不畏也或曰然則如何而後可使之畏乎曰必犯者無弗覺覺者無弗懲不使天下有漏網者則罪雖輕而人莫敢犯雖然此非專制政界內所可中者也上下望實會吏易于藏身其若縱極明聖而常激之易也惟至憲典和之固絕無此慮可以行吾言矣

晚語名至以不音
素琴軒三字界之

廿六日晴補請味純園過叔雅晚遊于雅叙園夜觀劇

叔雅自製一聯會為之署改聯云百園寶書供我祖福一時賢士願結友朋

廿七日晴親書都堂過南甸金華老略談去晴而叔雅書八言對即日對天心

風來水面玉在石間鶴立雞羣十六字

國家欲選人材必令文士皆能講武武將皆能知文文武不分而後人皆有用材國可以強東西文明國大都如此若本朝入關以來則以文事委漢

人以武備奇或滿人甚至滿人自習漢文者屢加訓飭以為荒疏故身沾染漢習風氣將日趨于弱於是滿人雖不讀書而流于愚漢人雖讀書不習武而流于弱以愚弱之國民與東西智強之國民無處于物競生存之世界其日敗也宜矣

晚飯畢無事代陳東第撰一聯聯云亦東海上作閒人飽看舞榭歌樓名園陸水難迷胸中不平事且去蒹葭種竹聽酒敲詩

廿八日晴衣冠往有並香惡婦途過廣平頭婦觀榕致報

天下江河考云古人謂天下水皆東流不知水之惟東西南北無一定厄羅河自南而北密士失必自此而南揚子江自西而東流且自東而西余謂水性就下揚子江之所以東流者以而高而卑耳若執是以為天下水之通例豈論此何足異辨

晚過叔雅房後子言履平于雅叙園夜觀劇

廿九日晴詣惠東留午餐映輝觀書

朝堂吹篳而諸恙未降劉琨清嘯而胡人解圍肩王感人也深矣

余自問妙諦於一切理豁然有通遂自謂欲成佛果必待外緣而靜以俟之可矣然自見石之貴乎于淨土亦頗涉獵淨土書以知淨土一門為崇佛者下手功夫能于平日行住坐卧以弥陀之念敵一切妄念待臨終片刻遂一切放下念佛而去其說似極有把握切實可行因主願今生如未能成道必當以淨土為結果遂亦廣為朋友及家中人共持此法

余因淨土一說不覺起疑恐係佛家權設淨土一法引導不愚者法華所謂以鹿車羊車誘羣小兒使脫離猛兇蛇獸之厄也然又不敢決其必不然蓋覽古時記載見有多人持淨土者臨終頭在種種靈異一若淨土實有其境雖此使淨土之境果可信則於所聞妙諦不免背道而馳何也佛言死歸淨土者親近諸佛壽命無量永不退轉則似不復入輪迴受人身既不受人身則所謂金剛不壞身者於何處鑄成耶蓋故既信淨土則於妙諦不能無疑既信妙諦則於淨土不能無疑

晚出城夜還覽淨土家著作

三十日晴終日不出訪書如常課

載記孔子云負悉其棄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悉其不出于身不必為己四語包括今日東西文明之業蓋負棄于地則農礦不興失天地自然之利矣力不出于身則工商不振失人生自然之利矣負藏于己非公道力必為己非保身之義精矣美矣

淨土家教人念佛者蓋以正念制妄念如以毒攻毒用無止矣

孟子所以闡揚墨者即是昌明人己兩利之說與西儒暗合蓋楊氏學派利己而不利人墨氏學派利人而不利己矣利己不利人固非利人不利己亦非惟人己兩利然後謂之公利孟氏之宗旨也

十二月一日晴觀書

讀諸葛生談佛余與論淨土之有無蓋生曰昔者彭大木云余深信淨土之必有唯知修淨土而已即使如來降人間則以方便法教余成佛而余亦不信唯

一一九

知修淨土而已余曰或輩既不能決淨土之有無惟有效法於尺木而已

之日補寫日記

三日晴休息日映諸考復使

余前所登中外報之忘山廬日記四段痛詆新黨者核以為善理甚正而不免張舊黨之說余曰天下祇有是非無所謂新舊既知理正則新舊所黨皆宜各悟其偏而趨于中道何得曰張舊黨之說耶且無臣與子一語祇舊黨亦無餘地張於何有今以徒理之正者即目為助舊黨是則新黨自居于理之偏而以理之正者歸之舊黨夫不亦大可笑耶

余以為是說者有二故一以故新舊兩黨之弊一以平舊黨之心見新黨之禍然其苦心而諸浮浪輩輒不以為然蓋其人以破壞為宗旨謂天下不大亂則不大治徒忘山日記之說以為破壞之阻力故心甚恨抑知今日我國之民受廢已久庫力疲散車跡無勢不尚列疆並峙大器成行之時欲鼓動而後破壞大局難乎其難蓋朝廷所練之兵禦外敵不足平內亂有餘即官軍力不勝外

人懼相其高利必助朝廷以除禍亂雖欲破壞烏得而破壞此限于勢無可如何考也苟若守保全之義因朝廷受法之機證明公理徐開民智數十年後全國之人皆通此治本原則政憲平上下之權必有此一曰伸危之欲達則不達天下之事必以漸進從此輩之志小且以害其身家大且以爲新機之阻則害在天下奈何迷而不悟猶欲僥倖一試耶

四日晴介石先生來自杭州返談俄卓厚齋過介石先去因與厚齋談會信齋來書作臥室在後信齋書而厚齋亦去哺訪于見于容舍俄銘躬亦來因偕至橋香館坐談于其晚飲于一品香夜歸觀書

養生家謂人宜寧睡多睡則氣皆非而以調攝精神也佛家亦以耽著睡眠爲戒謂如人覺悟便能修德造主善本耽著睡眠便失此法故謂愚惑忘山居士曰世間愚癡之人由於不用心不用心由於懶惰耽著眠者即是懶惰之病

俗謂修德在積善而積善必過善緣爲無緣何由積善德乎夫不知所

一二〇

謂善者不必與人交接始謂之善凡人平居動靜坐卧于一日十二時中時存善念不起邪念則所積之善已不可勝計善者謂存善念夜間得善夢皆善也出雖經云夫人欲立德日夜中宜日夜速如電人命速如露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話一言一頓一笑能求有益于人莫非善也故人能行善則無地而無緣但欲行大善也待大緣耳然不善所積可成大善若輕小善勿為者大善之緣亦恐無由遇也

五日晴觀書快訪介石與同坐馬車至味花園痛談

仲尼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是故以言舉人不可也雖然心術不正者識解必偏而常流露于不經意處則即其言亦略足窺其德也但必兼考其善行而後可以為據耳

觀人之行非其無心能人之言亦非其無心而後知其人

論善名介石謂介甫以學術偏誤天下窮其源之心術不正使然也介石曰介甫學術則偏矣正謂其心術不正未敢知也觀其於敗事之後大有悔意

亦姑願不及此余曰然分甫雖非心術名正好名之病則不能免好名即一念之私也夫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者為中人言之耳若自居中人以上者不以好名為戒可乎有好名一念之私遂不虛心因不虛心則致學術之偏因學術之偏遂謬天下今甫能諳其苦乎夫東辨奸論以其因首垢而談詩書為甚此則言之過也好名之一端耳充好名之種豈以謬天下則好名豈小過也哉

哲學家所分唯心唯物二大派至今相持無定論唯心家言心母物子先有心後有物唯物家物母心子先有物後有心而說皆有精理不能相破余與今存同車自伴花園歸車中偶然悟得以為本末無一物精者名心靈者名物年不能別乃二何中宜先後譬人行一善事謂事善耶謂心善耶謂心善者若無有事何心見心得事善者若無有心何以成事譬人出一善言謂言善耶乃心善耶謂心善者若無有言何以見心謂言善者若無有心何以成言夫言與事即所謂物也或曰必先有善心而後有善言善事則心仍在物前曰當其起念之初事雖未行而事之形模已成三言雖未發而言之條理已構皆不得執可見可測者謂事與言而

一一一

而人不可見之事非事人不可聞之言非言也是故心與物同時而有非一非二亦有先後

晚與介石偕入城至梅嶺書院經甫約飲縱談

六日觀書

明人王叔所得之書世疑即今人所食生木根上新鮮磨茹之類

古今人單字姓多雙字姓少又有三字姓如宋史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以侯莫陳三字為姓古今不多見也若蒙古滿洲人之姓不在此例

漢書卜式狀羊對武帝曰惡者斬去母今敗屏即天演論所謂擇種留良義我國言屋學以下式乃始

出離經云不寐夜不寐倦殆長惡生死長莫知自法其所以不知法者以其惡也悲夫
七日陰觀書

人有命必有離有命之樂必有離之苦故出離經佛說人有六苦曰生苦曰老苦曰病苦曰愁憎會苦曰思愛別離苦

佛云婚火熾或便能焚燒諸善之本忘山居士曰吾於此法悟善果之所由成

余前持福以乃善惡家樂愛惡欲之下當如一息字乃欲友對今親出曜經所謂

愛欲生憂愛欲生畏無所愛欲何愛何畏則愛畏識與愛欲對待又云世間妙色

不名為欲而欲深固與神相染心為福皆殃及身口是理甚細

德云云智慧厭足者不復親愛欲忘山曰欲愛也者後天之靈氣相感應也

有智慧之人觸見後天靈質所凝結者有形有相粗濁不淨之物故斷其相

感之根使塵濁之質不能相感

補諸考復談晚同飲于九華樓又至春仙觀劇

八月廿九觀書偶然掩卷凝思忽悟淨土者佛出其身中一質而化而成象

生念佛生淨土如人投胎親為佛子分得佛之一體故亦能享無量壽但神

通變化不及佛耳是以佛云生淨土者尚待修持

補有與至求志書院訪益齋以所得皆之益齋云有此理但能生淨土為佛

子何必功行圓熟始自此一日常用道家亦有所謂服化人之九藥而飛昇

一二二

不指正法多力與此說同也

景教聖人死于十字架第七日復活請問十字架作何理念忽然有悟
蓋即受道之時其象如此

蓋齋云仲尼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一死字即耶穌死于十字架之死也蓋以
死者後天之形元神入混沌其卦周曰七日而混沌死混沌死則天閉于地開
于且人生于寅故耶穌亦七日復活從此我命不由天矣古易曰七日未復其見
天地之心何強能往者若有眾生持佛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
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即得往生淨土皆以七日為節候意者其有相通之旨乎
蓋齋又云世間稱小兒手出精謂之非法出精其說見于佛經

余聞凡人受道必有器以載道載道之器豈生而具者乎蓋齋云道家所謂
黃庭即載道之器也煉而後成

蓋齋又云世傳有所謂教其佛家皆作天地因緣狀不知造世何故
九日晴觀出曜經無放逸品首言戒為甘露道放逸為死徑不放逸人雖死

而不死始悟蓋齋昨日所鮮之乳字祇不謬也

佛經所謂暖法頂法忍法疑皆有妙意

如來成道日不肯受天上飲食精氣而服食人間之食於是梵志二女供餽
五百牛乳牛乳之蓋人大矣哉近見西人養身者每食牛乳蓋其功用實能補人
家以蒸戰沒在深坑而智人復推鐘鳴鼓佛如戰鬥家聞鼓聲遂自拔出此喻
亦佳見出羅經

十日晴休息日詣考復日中造渭東廬與徒道者以所未知者渭東曠然大悟
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為上

為渭東書五言聯云居高聲自遠悟因風所宗

晴至味花園游人衆多遇邵李英晚偕至雅叙園李英歌聲朗、俄蓋齋
諸人咸來暢飲席散與蓋齋至茶樓間談

余昨讀中庸一卷始知令却宗者於待其人而後行而非至德至道不凝焉三語有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味字處人能解余謂即溥博淵泉之味

一二三

君子之道四惟有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不及夫婦者何理

父母其順矣乎與易繫辭夫易逆數也一語相呼應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字作何解

僧家誦經數教本魚俗傳三藏取經還渡河失經所在蓋為河魚所吞故

本魚者欲令吐經此何意

十一日陰寫日記補蓋齋季英借過維談

蓋齋精于格致或言電學之功用謂電化為水火不能乾之電化為火水不

能滅之蓋其言乃真陰真陽所謂太極非凡火凡水可例也非惟能化水火一切

萬物皆有其主宰有其功用今人於此學甚淺但知傳電通靈于數萬里外運靈

力以動機器等教事而已

雷火落磁器上與燈火落紙上無以異蓋凡火所不能化者雷火皆能之

天下有大殺者必有大生如人賴吸養氣以生及其死也養氣入則屍壞吐霜水銀

服之則中毒止然於死屍中清液霜水銀則死久而不腐此何理也火遇水則滅水

水能制火也而沸其原質則水者輕者而火遇輕氣則熾增以養氣火熾愈烈依然輕表二質也何以水能滅火此又何理方皆蓋齊所言記之於此

蓋齊之言都中首滿人善黃白之術能化銅為銀者有實驗據云獲秘訣不傳其心鍊之藥有二曰先天汞曰出山鉛非凡鉛也不知自何得之皆聞所未聞

十二日丙季英昨宿余齋中午前始去林質齋招飲新太和館生有芝標菊心香英翼齋晚歸寫日記

智慧固為人生之福而不虛心者必無智慧六祖受道時先懸四語曰若操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其心虛之極矣故受大道而能擔荷人睡時心中所幻之景亦夢也人死後心中所幻之景亦夢也睡夢時忽見有人擊我或示覺痛此固心所構結而在夢中則為實境死後初作地獄相受種種苦雖亦心所構造而在受者亦未嘗境人於醒時不為惡則睡中無惡夢生前不為惡則死後無惡夢或曰人不可不信佛以地獄之說印為惡死

一二四

後心中亦未必幻作地獄相曰不然為惡之人死後其心迷離顛倒即生前不知有地獄亦不現種。昔相如出羅經云罪人生劍樹地獄中者見劍樹上有端正婦女顏貌殊特心懷意樂欲與情通相率上劍樹枝下垂刺壞身體毒痛難計欲至不至諸端正女忽然在地罪人遙見諸女在地復懷情喜復歸樹下劍枝逆刺破碎身體肉盡骨存高聲嗙呼求死不得罪苦未畢復還生肉云。似此情形縱罪人雖在地獄猶不自知尚貪淫欲何嘗肯信自地獄之故耶。佛言罪人在地獄受苦每經億萬歲然夢中之光陰無定可縮萬年于一時中觀于黃梁一夢可以悟矣。

景教聖人為道受難所謂受難者即得道後七日之難也過此則萬化生身造物在手矣。回教聖人教其徒戰死則登天國所謂戰者即拔象出於泥也。戰鬥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相授之新傳也可以悟矣。子音陰觀書。

國家用人而懼其專擅必多設官以牽掣之。若是凡遇公家事則互相推諉。

此忘玩疲懈之習所由來也嘉慶二十年以官地畝積業久近諭責諸臣
不盡力謂若係官吏私產孰肯聽其荒廢因歎先公後私之良臣少不知非
官吏不盡力實因權不專于一人遂致此觀望亦何足怪

覽景教書其詳稱上帝命教之稱曰神物神物者何佛家所謂金剛不
壞身儒家所謂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道家所謂竈之真其中心有精

景教狀神物曰無形無象又曰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其言與佛家
之狀道體同

又謂神物能造天地萬物即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之在神先
造者至光者智慧也佛書為慧為人甯神後造者一男一女男曰亞當女曰
夏娃大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此二人違犯神禁令為神所逐罰其受老死病
苦於此所生子孫皆有老死病苦所謂犯禁令者在神謂之逆在人間則謂之
順所謂順者即中庸父母其順矣乎之順又謂神造人之始用土此土即佛家
所謂淨土道家云祇因彼地壞真土遂使金丹得返還道家云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一二五

景教聖人愛幼童曾言宥幼童未就我不必禁止之因凡入天國者皆與此幼童無異所謂幼童者即道德行之嬰兒也

又謂神物一體之中分為三曰神曰子曰神子曰神而此即佛書中所謂三寶也

基督教其徒祈禱之言有云願神賜我所需之糧所謂糧者佛家之牛乳儒家之淵泉道家之金丹也

孔子未成道之佛也釋迦好成道之佛也耶穌已成道之佛也
十曾陰觀書

本朝高宗自初音獨天下錢糧數次以為至德余竊疑致以整法救匪之亂者即以此為福階何也善獨之惠百姓不盡沾恩往往使官之類其囊橐且恃上時有獨免之詔遂於平日百姓所納錢糧敢於侵沒以供其驕奢淫侈之資而陽稱施只在民萬一上之權過稍嚴則百姓搜括于民以自卸罪故以禁之亂百姓皆以官逼民反為辭此錢糧也嘉慶以來雖善獨

稍希而官吏以此習氣故態依然觀于仁宗累次之諭可知矣願後洪揚之亂亦必不由於此

晚蓋齋招飲于維叙園夜與蓋齋偕至浩所共談

大學物格而後致知所格者何物即佛祖所稱吾有一物無頭無面無首無尾之物也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身修錄已之功也身修而後家齊錄已之功也家齊而後國治還丹之功也國治而後天下平則丹成拔宅虛空粉碎之時

景教書云劍未法世界時耶穌再來掌審判大權凡在夢中者聞其聲皆出為善入天國復亦生為惡者入地獄受永苦其理余素所不鮮五夕與蓋齋談忽有悟蓋所謂末法者即出曜經所云如來最後所說乳糜是極危險之地善則成佛惡則墮地獄之慎之慎之

十五日陰詣李中甲中曾叔官家為冠裳之誼會時請琴南晚飲于維叙園夜蓋齋隨余至志山廬作密談

一二六

聖人制為親遠；禮德為妙義道德經所謂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也

變理陰陽調和鼎鼎外黃之功能也故因之宰相每以此為喻

蓋齋云間有人能造珠蓋置藥于生蚌之中養以一年之功珠可成大

顆惟不知用何法其法自何而傳

佛說三界曰欲界天曰色界天曰無色界天不越此三界終不得作佛

或問起三界之功用奈何曰是在鍊己築基之中

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其氣塞于天地之間即是道家溫養工夫

莊周云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能起三界所謂相忘

十二百除親書

出曜經云善求出要者疾求方便善求伴侶蓋與道家之伴侶同意

佛家有謂命財非命財命財者家馬牛羊奴僮僕使去謂命財非命財

若金錢七寶穀食田業養生之具去謂非命財凡欲成道者求法更須求

財而財之來也必以正乃為道清故華嚴經未復有善財童子徧歷五十三刹

佛家所謂乞食亦大有微意

仲尼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所謂時者即出曜行所謂當自防護時不再
遇時逸生憂遂墮地獄

晚誦春招飲雅叙園蓋齋叔雅彥復俱在坐蓋齋為嬉談云嘗見某經
載佛入室時有魔登伽於佛前現身欲試佛之法力佛乃出其勢繞堯
嵩山三匝欲求能容此物者不可得一坐大笑

李中拓飲于謝蘭鄉家坐客十餘人諸伎嗣然來集余喚僮語樓不至坐
者一五齡女孩海上所謂代局者也客皆大驚蓋余軀幹甚偉而而幼女
坐其側故以為奇

十七日晴詣省三昧訪曾齋補同遊味花園薄暮德國團練兵備至以明
日德皇生辰於女凱第演劇相慶華人旁立而觀劇臺左右紫竹林中
為僻靜垂光有人出立宣讀祝辭俄捲幙放電光現人物樹石德兵皆起
五歡呼雷動良久帳下遂止未幾又捲則演戲人飲酒狀且歌且語不解

一二七

爲何事余遂出金車詣渭東留晚食夜至丹桂觀後復詣天仙三鼓聲
即就寢與德純談

仙人每言騎鯨魚又云鯨魚躍過龍門則化爲龍此皆形容道妙
尋常所食淡菜其狀酷似女人乳戶即蚌蛤之肉也蚌蛤育水中產明月
珠珠有大小方者價值數萬金爲人間至寶商人探得之可致富故佛
家即取以喻天上無價之寶

十八日陰雨觀書中甲李英招飲補訪和雲晚入城

富陽山中宋濟顛祖師臨壇金嘗執禮爲壇弟子去年春間託人代問此間
科名祖師降筆有金花插扇帶露回之句又云金花二字仔細猜教道前村
酒旗至始以爲臆唱之兆也乃飲間聞民聲初集與西狩天下皆罷試遂以
爲祖師之言無驗及今思之金花二字及酒旗之酒字女育妙意悟真篇上
陽字注云家園自有金花種子自可栽培不須爐火吹嘘功成丹熟脫胎又
悟真七絕詩云長男乍飲西方酒少女初開北地花意者仙師指示在此乎

十九日陰候雨為其家婦設奠余往甲留午食晴出城詣英晚歸覺悟真
成道之法雖知藥物不明火候亦徒然而所謂火候者工夫細微余無真
師傳授故不能知然觀丹經所云六十日移一年之氣候于一月中復移一月
氣候于一日中又移一日之氣候于一時中其進火退符有一定時刻不可
毫錯亂蓋法天地消息盈虛之理也若罔契注中言之較詳然無師傳授終
是隔膜

月之圓存乎一決子之時妙在心傳所謂活子時已悟得惟月圓終不能
解細請丹經有釋月滿之說謂龍虎二強之氣若以半輪之月相合則月
滿矣所謂月圓恐即指此不知是否

請金丹真傳知道之節次自九一築基之得藥三結丹四煉己五還丹六溫養
七脫胎八得玄珠九赴瑤池前三節可謂人仙中三節可謂地仙後三節可為
天仙余初意以還丹為最後之功今始知還丹之後尚須得玄珠方成正覺難哉
二十日陰觀書晴寫日記夜觀圓覺經

佛喻圓覺之性未成道時如金在鑛金非銷有既已成金不有為鑛忘山居士曰金何以不重為鑛以受鍛煉故也夫以道家曰修道曰修煉

道之難成有二障為害一者事障續諸生死凡夫之命著者是也二者理障礙正知見堅持孤修者是也勤斷二障方能悟入見圓覺經又云一切眾生皆證圓覺達善知識依彼所作因地法行不知何所作何地何法果遇善知識必能指授又注云理障者由不達一法界義所謂一法界者何佛云無明真如無異境界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悉梵行盡入大乘者所謂不可思議境界也

又云正知見人心不住相不著聲聞緣覺境界難現塵勞心恆清淨乃至示現種種過患况復博財妻子眷屬善男子於彼善友不起惡念即得究竟成就正覺佛圓明之言是也

又以四病示人一者作病二者任病三者止病四者滅病所謂止者即永息一切妄念所謂滅者即永斷一切煩惱而佛皆以為病然則所謂不病者安在

二十一日陰雨觀法界無差別論

衆生界不異法身法身不異衆生界衆生界即是法身法身即是衆生界
佛家此等語甚多

道在乾屎橛如金在糞中如此等語皆不知作何解

一粟米中藏三千世界所謂一粟米者何金丹也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屠刀者何之舉之流日以殺人為事孟子曰不嗜殺人
者能一之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

出城買金丹大要不得時與石芝後晚借宿廣守六欲于雅叙園夜觀優
二十一日雨作家書寫日記

余始悟佛家戒殺之義蓋天下不殺人者往之殺己不殺己者往之殺人惟
不殺己者又不殺人此所以為聖人

犯淫行無倫理者禽獸之行也殺人以肥己者禽獸中之虎狼也

二十三日冷甚起視白光遍野初夜作雪向午夜冠乘車出先詣渭東

一二九

途遇余晉冊出殯儀從續給見涓東詢知新吾昨夜對入室相見猶坐牀
上未起略談教語即至三三徑為向岷作冰人女媒徐燕改對良久因坐
談日中借至吳家蓋柱是日行聘也俄頃采幣亦至李英設饌款待哺燕
罷復至舅家候吳處回幣未始散余仍詣涓東則畫堂上燈燭輝映冠裳
踴躍陳肴果將款賓蓋涓東亦於是日行聘暮歸夜祀寤

二十四日晴晨間有人來自稱吳健師嗣子者春榮字松卿由固始來途為土
匪劫去白銀三四百兩雖報官而案未結到此下榻柱板橋對家以其姊為有
三三媳現欲就京職到即明春北行可余作書致意友為之地又言今夕乘輜
至卑東視子頭其姊送途資銀十餘餅尚缺五六枚向余商借余遂呼僕取銀
如數與之徑容而去映出城至柱板橋訪所得對姓者惟一家南潯人非首三
家屬心知受欺因憶其人云與吳彥復舊相識乃詣彥復問有吳松卿者公知
其人否彥復茫然良久曰秋間曾有人自稱吳子健嗣子來拜向余假錢未應
遂去不復來問此人作何狀曰矇目短面身不滿五尺余曰是其人矣惟與

余談頗能悉其處家事一符令世情詭詐百端可畏或晡訪新吾夜
留匪東家晚食匪東岳家姓陳余戲匪東云佛經有言我看玉體橫陳
猶如燭蛾相与大笑

二十五日晴書春聯晡詣中外報館俄訪蔭亭晚造名芝因過曾齋与
共飯于書樓中夜至丹桂觀劇演梁山柏祝英台故事冠霞於英台色
妙處不減當年易男服游學三年与山柏同卧起不知其為女子比英台
歸家山柏訪之則觀妝出見山柏銷魂余為軒倒蓋冠霞居然一大家
閨閫也余自歎何幸享是豔福

二十日晴整法書案晡換春聯夜祀神讀金剛經

經云不住相布施不住也聲香味觸法布施不知而住者何相而施者何物
又云所以者何一切皆聖智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注以禪師曰毫釐有差天
地懸隔增曰正人說邪法邪法悉歸正邪人說正法正法亦歸邪江北成相
江南楠耆耆都放一般花此作何解又云斯陀舍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又
一三〇

云不應住也生心不應住贊者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彌東已聞道近日詩中有維摩花影空三界龍女珠光燭大千之句

二十七首靖觀冥心詩皆隱妙道無能解者

觀金仙證福及慧命經雖知修命之法而堅執孤修所謂理障未破

佛云布施云曰乞食皆有妙義所謂未復一白之白字乞食之乞字送

主文字者皆有深心金剛經云飯未開口睡時合眼開口之時即十字

街前受道也合眼之時即七日混沌也

佛家所謂合十即是景教之十字架

補諸子英俄訪石芝又造彙復談晚飯于金徑拍冠霞未共食夜到少

叔家小坐遂入城

昨見諭旨遣宗室出洋游學又禁漢人婦女纏足許滿漢通婚個惟朝

廷選秀女不及漢人余窺此意蓋欲融化滿漢

二十八日晴晨用嘉過與偕詣大勝洋行日中歸映陳者三未談補復

出薄著在孫著憲家以徒晚詣用嘉弟以俗事交涉夜入城新寺在余家
晚食淡至夜深去

前聞涇東言李文忠公易箴時直隸藩司周馥來見公已昏迷不省人
事周文英公忽張目謂周曰我國將來如長此貧弱惟有聯俄備能富
強則宜拒俄言已氣絕周哭倒于地

余今年於三絕圖中人物一、有以報之在合肥則贈挽聯云與五洲萬
國締交從古英豪誰可匹為宗社生靈受謗此中心事世人知於燕生財
為薦壽春歲書樓教習月備白銀五十兩初燕生辭求呈抗人皆嗤薄之
以為生計自此絕矣聞余此舉皆為奪氣於冠霞則飽餽餅二百枚冠霞
得於月之四日完娶有室家之樂此三事如不在一時不更奇也而奇者
今者西月內並了此三事則尤天造地設莫非緣也

二十九日晴極日記已積七年蓋自乙未起至今未嘗間斷也晚懸先代遺
像陳酒肴衣冠設拜

夜讀周易繫辭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韓虛伯注引道德經
常无欲以觀其妙一句甚奇豈虛伯亦聞道之人乎

壬寅 光緒二十八年
一千九百二年

正月一日清晨衣冠出賀歲日中詣省三留午食映借出城至丹桂觀優游
張園李氏兄弟皆在晚歸及倦早眠枕上為渭東樵洞房喜詞兼涉調侃詞云
太極兩儀生甲冑春宵一刻值千金吉日良辰洞房花燭新是聰明富貴人
英雄兒女好婚姻莫辜負錦標香衾祝他日期滿偕老百子千孫又戲向岷詞
云銀河駕鶴揚牛節會織女並恨張園茶飯盛一水間脈不敢往還今日
佳節長展陽臺不雪而羞渭東向岷同於初六日完妾向岷妻吳姓累借其母
姊至張園律與其夫家人相遇恬不忌怪是日元旦去婿期五日耳猶重園
品茶向岷兄弟輩亦往聚而觀之母女三人熟視若無親者咄咄奇事

二日晴島東出賀歲晚銘船招飲于高文秀家夜歸

初三日晴待三郎不至補至味花園徘徊久之遂歸詣寶齋談留晚食夜入城
寶齋為余言曰我國目下官民之空國有友不可終日之勢如何如何余曰
蓋自甲日一戰義和團一變支那元氣剝喪極矣挽回補瘡者肉盡而骨見奈

壬寅

一

何獨澤而漁者魚將盡奈何凡前日之言張排外係種之宗旨者適足以自困
其生自滅其種而已或曰尚不大亂朝廷安有定法之意事曰定法亦何可易
言耶試問朝廷今日除廢之設學堂外所設者何法任定法之事者何人恐
日後仍不免泄之弊之有在無實也夫以數千年弊壞之法而欲挽回于一日非
有大手段大見識者不能盡功而今之當軸者半皆不學無識之徒所謂力心
而任重鮮不覆也悲夫

初甲日晴衣冠茗拜毛甯君日中至金谷香呼三郎表小使賦詩叔雅晴美李
英家送函至李處余與徐顯民作冰人夜宴于叔雲家

初音微陰觀西游記

西游記一書為吾人作蓋指明金丹要路使世人知所嚮往觀于觀音現身
書中留簡帖亦唐君臣之西方有妙文可以悟真玄甚所取者無字真經也試思無
字真經是何物若作浮屠所誦之經解何得云無字一人能了悟無字之經可稱開道矣
篇中若互錯綜種種皆譬喻無非形容妙道惟大候工夫則不能解必得師訣

而後可細辨認也

晚詣江南村燕飲坐有石芝麓軒之陰亭之約麓軒有弟字少侯亦喜談佛嘗謂觀
三年釋典涉瑞殊多游白下見楊仁山維談數日知其涉之功成就以為當代罕與匹者是日亦在坐
初六日晴臨東向岷兄弟二人皆於是日迎娶同時禮成新婦皆美而匪東婦尤有富
首福澤多相及紅燭烏燒鼓吹雜奏余先送匪東入洞房然後至三三徑觀向岷夫婦
食食團圓飯

是夕聞曹君和談及都中拳匪之亂自云於太后召見時力言國民不可恃端王
怒請斬曹某以謝天下曹曾上為之緩頰獲免此退直家人報云宅中被匪人搶劫
一空亦夫人避至城外夫人已傷斃矣並端王陰使人維匪力之言之痛心君知之
正公之痛孫督侯爵者也

見張子厚先生詩稿皆軒妙麗秀之筆是詞家神韻非詩家體格

初七日晴聞芝生兄來詣春介訪之已於矣日中約仲遊琴前及三郎于九華樓
飲罷仲遊琴前散去朕與三郎同車遊愚園循廊繞榭登山穿道忽見西東寺宇

二

三極因坐而茶話開箒鼓聲出小閣中嗚呼張國觀游人試足踏車薄暮歸飲于惟飲園復赴袁孫之約夜觀劇于天仙譚鍾岳演寄子

初十日晴觀書

西游記謂江流和尚在極樂中降來佛子見十二所謂極樂者淨土也而經又云凡生淨土者不再入輪迴則玄奘又自何處來者

俗畫門神每圖秦瓌敬德二像今乃知出于西游記又俗門上書神荼鬱壘四字今乃知出風俗通

薄暮詣匯東晚飯夜送石之與談久之而仲吳至邀余三人往圓明園結觀外國劇西人劇男女合演其裳服之華潔景物之奇麗歌詠舞藝合律而應節人問其佳處何在余曰無他難而已矣我國藝園半皆俗樂西人則不愧為雅奏

初九日晴初殺過談自云去歲臘底始由京師來此道及都中情形謂從前旗幟中富戶頗多積蓄於壁中或石板下藏白銀黃金銀萬蓋朝廷不許其蓄田營生不得已出此計自團民之變外兵入以奸民為耳目故所藏者皆被掘無遺而財貨一可見者

無福矣。於此宙者驟變焉。未嘗與前大異。余又詢及黃石孫。何如曰。石孫為人者。氣骨雄氣未除。為御史未一年。中外官被其劾去者不少。無事時輒以罵人自遣。而性儉樸。能刻苦。故雖薄猶能度日。

補諸君復聞劉漢有難。蓋因前結怨于某公。故必欲致死事。為督日電奏有密旨嚴捕。立決以天下之才。仇一匹夫。雖此劉漢固自有取死之道也。

余謂君復曰。我輩平日不以神界之說為然。設此時以劉漢之故。波及于我。亦不悔也。劉漢所著書。出頗鼓動一世。造孽無窮。

初十日晴。與甫先生過小談即去。

觀西游記今日方悟古代傳悟女媧氏煉石補天。說即妙道之寓言。

余自讀關於聖相傳之秘密。於此凡東西古書。荒堂不經汗漫。無稽之說。前所不能解者。今皆一一解之。夫然後知古人凡立一說。必有五說。以徵存。斷非無所為而發也。即西游記中離奇妖怪之事。不一而足。若非悟一子之語。何由知其為道書。然而能解者。鮮其人也。惟封神演義一書。余尚未見。不知其宗旨所在。暇日當

三

小呂

取觀之

孔子答子路之言曰未知生焉知死其意蓋謂能知生自能知死也生我之門死我尸也來從何處來去從何處去也

括黑主集禪家之說謂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所謂殺人者七日混沌也活人者七日復生也

明鏡止水皓月禪心古人講道者引為筏助却都不知皓月二字譬況何物或以為喻心地之光明淨潔也請觀西遊記三十六回臂破傍門見月明一節便知

晚詣江南村何氏昆仲招飲蔭亭與余辨死後靈魂之有無余力言其有蔭亭始終以為無據余曰未嘗無據凡古書之而記載左明之所傳聞靈奇受怪之說甚夥若執一己之耳目不及遂一切目為偽造則天下可信之事少矣時在坐有叔

聖向岷芷香等始皆不信吾言良久相繼述鬼幻事不已且皆指為確實蔭亭亦開談數則余笑曰亦等既欺吾言何又為我作證是夕經雨

十日微陰至九和訪程陸履陸以道員至廣東候補將於今夕登舟南下日中燠

程勝於九華樓縱談

程勝謂今日人多言受法矣然須先求受法之人与受法之法而後可以受法無人無法於何受余以名聖言蓋法之審如何受與何法之審受海內士夫幾人不能言矣而受法之人何在受法之法何出學有能言者但曰說于眾曰受法受法其能有蓋於國家耶凡舉天下之大事必藉三者而行一曰人二曰法三曰財得受法之人與受法之法而不得受法之財亦不足以舉事故理財亦要道也雖世得人与法而後可以理財蓋理財必有理財之人與理財之法焉非其人非其法惟有叢橫殃民而已嘻其難哉

晚耕館過談夜坐觀書

十二日陰午食時忽聞西友鉛甯化去驚異不止鉛甯英國人遊支那有年始標丹為業年三十許要意大利之醜之婦為妻婦生長我國能操粵語嘗往來余家自妙製心術通上海鉛甯與我年人商設大勝洋行于滬滬前年津京之亂沿留單身北行乘亂頭獲奇利積資南旋遂置產道途幸余與甯家為一性誠樸接人

藹然可親余慮造其家與其飯甚愛之會去冬大雪一時多患喉者死人無數余
當於月之七日得是病醫藥失法以十一日之夜沒于虹口病院中痛哉

映觀書

西游記評云佛性之戒以陰陽言之天為一戒地為一戒鬼為一戒鬼二氣之良
能盈天地間皆是也中庸注云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不言神而單言鬼者言鬼不
神在其中矣能收天地之精氣與其神合體則為仙為佛為聖離天地之精氣者
即能孤修其性不過為陰神為宵鬼而已此必然者也

晚詣石芝寺飯後予勸余持淨土以待外緣之至余深以為然夜觀劇將往天仙選新書
十二日晴觀書

西游記中每至水窮山盡輒有觀音大士現身所謂觀者以心內觀也合心与善成
意字亦謂真意也

第二回孫悟空自稱當年親過東洋大海行至南贛齊洲學成人像並討猿猴演
變成人之說仙師回已言之善人之能演變而為佛猶猿猴之演變而為人也將

自有官器之生物之化以東皆由順生惟人佛之異則以逆生一逆即止為天演之絕境矣

世稱盤古開闢天地何以稱曰盤古無能曉解者余讀西游記始悟得觀音二回評語云善提祖師役為盤古之謎示以秘處密侍悟空打破盤古長跪信受此則盤古之盤字取意盤之謎也古字十日之意也十字者十字街頭也口者口口相傳也

余從未親西人喪儀聞其於死尸棺斂竟必昇至天主堂神甫為之誦懺悔詞然後葬去日補余以鉛甯之長住天主堂石室偕其二子先在須臾而歸至門昇其棺而入者皆其朋友也余古人執紼之美歷階至中堂便于木籠內侍者五六人白衣執燭繞棺而行神甫戴冠博索出喃誦經久之復昇出至車中鼓樂前導往墓所是日送殯者男女甚眾幸時我國人余亦隨往葬所在南泥水橋之南開闢洞開古廣數十畝皆西人汲我國者之墓石而築種花樹雜生鉛甯棺至迤南垣下有多人掘坎以待坎列橫木棺陳其上神父復持小冊誦經水奠焉

五

乃下榻朋友亦相助澀水其妻離眾中掩面哭甚悲

晚歸家祭月明忽聞叩門聲急表兄子涵至挈余出城齋于一品香夜觀劇演萬壽山人參果亦西遊記故事

十四日晴觀書日中至金谷香頰之子涵及石惠合堂成未須臾有三女至飲罷子涵登舟往蘇臺余與省三訪劉詠春詠春扶病出見與省三甚相識十餘年不見矣談久之遂款余詣匯東薄暮與新吾散步至三板廠觀李翠所造新堂觀此高峻惜無樹木弱衛也夕在匯東家晚飯

余得一絕對無能對者曰海內三琪花裏二梅萃玉

花也名姓徐名琪二梅姓胡名翠萃玉姓汪名琪 這觀劇

十五日晴風起觀書

西游記評云儒本於黃帝之製字發三才化生之妙道黃帝寔為儒本孔子特宣明其教奈何後世以黃帝為異於儒哉此語有識蓋嘗類為黃帝史官其造字隱寓妙道相傳天雨粟鬼夜哭其後孔子問禮于老聃則黃帝與儒本一家後世妄生分別以不知殊途同歸之旨

又五十六回評云物未至而有近物之心物既至而有滯物之心物已去而有迹物之心志即如來所說諸心皆為非心忘山居士曰於此可明練心之法
三藏取經必道由女兒國得其通問信實忘山居士曰說破不直半文錢

西游記文章之妙不必言矣而其筆力雄奇之處無過五十八回二心攪亂大乾坤一節如來對大眾云汝等俱是一心且有二心競鬥而來也石破天驚令人猛省

日中出城至雅叙樓上獨酌成詣源豐潤晴回車至棋盤街買筆即歸藉暮新喜
至夜家祭月明茶畢乃新喜對飲書醉飲罷新喜倒卧榻上飽噴唾與果煙醒酒夜
深去金簪樓往視母見川如妹與女僕若持竹筐上上簪花紫女帽下插竹箸於
米盤中畫圓燃香燒燭若甚恭敬余問何故曰請三姊妹念金指點與扶杖相似因
與妹三人扶之問仙能作字否仙忽書何仙姑三字又作篆文道字余不覺大驚
以為信有神至俄又作去字遂不動乃三揖送之屋以為奇

十一日登晴日中風起揚塵晦陰微雨是日入小東門謁劉乙夫俄至寶善街買棗
詣石芝游味花園中成七絕二首為渭東題紅且相思圖詩如下

六

雲煙深處萬樓臺綽約仙姑海上米千鍾相思託紅豆幾人從此換凡胎人見肌膚若冰雪我觀色相出風塵眼前直指蓬萊境去向笙歌隊裡舞

晚觀三部演青塔花夜飲于錦谷春歸時而雪衣

十七日陰而未止補作半月來日記將觀書所得之理及友朋所談之法耳目所見之事一一錄出以備忘夜觀書

西游記七十九回孫行者潛作唐僧割股出其心示眾都是紅心白心黃心橙心
心利名心嫉妬心計短心好勝心望高心戒懼心殺害心根毒心恐怖心謹慎心
邪妄心卑名陰暗之心種種不善之心無端於此處寫出眾生心相令人悚然警
覺何異善教晨鐘

此人見丹經所言每談會為御女採戰之術此大謬也惟御女採戰亦能驅毒
保人過身元後必墮地獄其法術若何亦有秘傳金志記方求其法使能盡知亦
於學問有益何也聖人与小人形迹不相入然聖人必洞悉小人之一切作為而
後不為小人所欺此聖人多所以為聖人

十六日晴觀書時詣禪師訪陸亭

周少侯談一輪回事甚奇云某地有寺僧甲與相隔數里寺僧乙友善一夕僧甲夜寢忽覺振衣起出戶徘徊中庭月色清亮因啟訪僧乙榻談遂散步而往途見一車載美女數人前行甲心動尾一少女視甲微笑福與共載甲欣然上其中俄行近僧乙寺門外偽轉念曰倘有人見余何即有人推墮之覺天地皆暗一身綿軟無才良久之忽見燭光閃爍聞有人語似僧乙聲曰大生五子矣甲自顧亦一丈也之驚悲涕不欲生因投入大母身下被壓而死一夢驚覺猶眠已榻上也冀訪僧乙問其寺大果生五子乃往視祀四而壯一壯者不動常視死矣僧甲曰此即我也昔以昨夜之夢相與悚然

晚語石芝石芝於修命一說猶多疑惑余多方譬解終不能堅持謂但修一心可矣余曰修性不修命死為齋鬼不能出輪回也且佛成道後果有心而無身何必稱金剛不壞身甚金剛二字作何解石芝不能答夜雨東約觀劇于桂仙
十九日陰觀書時詣新吾陸亭亦在坐

七

農軒產亭兄弟二人素不信仙佛鬼幻之事聞人談及必以爲虛語謂人生不過
無端而有我無端而無我而魂靈能離人身體而存者日東陸亭頭有三分疑惑
思者得實據余與匪東再四曉解之陸亭似略有信意

本朝禮記之典宗廟社稷外又有所謂堂子者祀以太牢每祭上必親臨然其
如其所祀何神新吾於元宵在余家談及謂堂子之祭疑即旗人所謂祭竿子相
傳滿州古時有家如蒸相雜去中有一節乃家所如恨難引兵與戰而戰敗兵消
手持旗竿而逃伏于道旁草樹之間見進兵駭驛過乃登竿暗祝神祇佑我會
軍禍三五繞竿飛鳴進兵見禍在上以爲其下必無藏匿者遂趨去不顧由是獲
免遂爲本朝之始祖此旗人祭竿子所由者也堂子中必祭者恐不過一竿而已
與日今人祭
神鏡無異

匪東告陸亭云五年前在合肥應院試大病或不夜夫姬持白紙示我書以字一
行云上帝因尔念母情殺錫以進於俾得侍奉下猶有字模糊不可辨遂覺病自此愈
晚譙新吾介眉子金陵夜觀劇

二十日晴風觀書

西游記九十一回金平府元夜觀燈僧到金燈橋上觀看原來是三盞金燈塔
一字評云三盞金燈正水中金平滿之候宜看得明白急早下手云、在他人
見此數語極平常而金則以為大奇蓋張冠霞何以名此名何以与我相遇何以
暗合道妙豈非預兆

布金禪寺四字蓋明欲行此法非財不辦

非假不成真却西游記曰假合形骸紅樓夢曰假語村言

映至一品而見子誣誦與因事至版古既處購名人書畫俄至張國遇考復

昨見叔雅知太矣於十四日到海上在因唐家宿一夜次日日舟東渡會首滿

人乘君道處探太矣消息其僕悉舉以告君遂其危哉

晚遊于九華樓夜與子誣觀劇香仙

二十一日登晴午陰大風微雨作日記湯誓仙送晚李英招飲于一品香夜觀冠霞

漁錯中錯前在都見田際雲漢此劇頗佳後無續增者冠霞此時雖未米減前而聞

八

問風度日若也故演此劇猶不俗

二十二日晴余觀西游記於昨日終卷記去歲正月曾觀石頭記一遍蓋与西游相
為表裡者也石頭記之書通寶玉即是西游化中傲來國花果山所產之石卵二書
著眼處在此雖然讀西游者猶有知其為通書者讀石頭者則皆夢

余於己亥重陽後一日与冠霞合影一圖庚子冬後二日与玉巖閣主人合影一
圖此為生平快事時各印數紙編贈友人其葉水玻璃貯黑匣內携歸置書架上
不故視者一年餘至是偶取視之則匣中空玻璃不知何往豈寶物不能久留於
世耶

二十三日向午藝仙招飲一品香私雅言復談三諸人皆在坐又有汪子淵者嘉興
人在或居蘇侍郎處嘗詳外國語余始與晤談

子淵論及德相俾士麥克之始當國也受謗与李文忠等蓋因削平民与貴族之
權歸諸朝廷故百姓莫不恨之迨勝法國復仇後又漸散權于民其操縱之間
有微意存焉國人至今始悟而感其德

文云俾相嘗向國家索黃金數十萬曰吾取此有大用國主予之而疑焉議院亦
疑之以為俾相家貧肥己而已俾亦不辯陰送國中男女銀幣數十人使日相配
合往居法國生男即入法籍長入法學校讀書所有費用皆俾相供給之其後德
與法戰軍士所據法地國皆上等精細膠地情形德人無不深知俾相之功也
補請滬東談既顯于江南村

二十甲日陰雨晴間作痛生樓上終日閒觀品花寶鑑是書摹寫都下梨園中人物
筆墨尚清雅惜無甚宗旨余謂石頭一書寫女子多美品花一書寫男子多美皆
非其佳處古今奇觀一書每一事自成一卷不相聯屬其筆蹟曲折亦頗悅目

二十五日晴前為川如妹延一師即琴甫之弟昌甫在杭州新娶婦須臾自始
竟來海上琴甫乃攝其事是日到館日中蔭亭修其弟少侯來談

憲法未改民約未立而勸言自由者必為其一厚之害何也縱我自由則足礙
人之自由也或曰彼言自由者有權限之自由也自由不踰權限何足為害曰
權限五何可易言或權平而後有限不平則無限屢我國專制政界內凡民交

九

際在一富一貴一賤之間者其權必不能平權不平而猶知守夫限者必人皆聖賢而後可否則必縱其自由而不復知有限自由而無限則依然一自勢利無公理之國氏云耳何足以語文明

釋家之學有所謂觀法所謂觀文六金身法觀白骨法皆如想所結恍惚有此境界二十七日晴日中乃三郎共飯于金谷香昧往視劉詠春補歸

觀天名不止觀終卷此書說止觀種法門甚細並言修正觀功候既深身心明淨自有種種善根開發心眼所見種種異相復言其後有種種魔事皆可以正念却之其治病篇言以心治病法謂臍下一寸名憂陀那此云丹田者能止心守此不散即無所不治有師言常止心足下莫問行止坐卧即能治病又云善用假想觀成形氣能治眾病如人患冷想身中火氣起患熱想冰成冰皆有效驗不知有人試其法否

證果一篇論謂修正觀者了知一切法畢竟空寂名從假入空觀能於空中脩種種行者名從空入假觀此二種觀名方便觀非正觀然因是二觀得入中道第一義

觀云：何謂中道第一義觀？此上乘之法，千聖不傳，即法華所謂止、不須復語，則天人鬼神皆當驚疑也。

從假入空觀亦名二諦觀，亦名慧眼，亦名一切智。若住此觀，即墮聲聞辟支佛地。從空入假觀亦名平等觀，亦名法眼，亦名為道種智。若住此觀，智慧力多，難見，泯泯而不明了，故此二觀皆名方便觀，非正觀。

夜詣經甫談

二十七日晴，與友人約同舟北行，檢行李裝束，匯乘及芷香偕來，遂行。曉出城詣陸亭，途過陸齋，俄至寶記，與張冠霞同影一相，晚與後齋會于江南看。

陸齋論道書中雌劍雄劍之別，曰：剛者謂之雄，柔者謂之雌。其出游也以雄劍，將之其歸舍也以雌劍，迎之雖劍不鏽，則無雌雄之用。

又云：採桑在赤龍，將至一候，與生人生物之理殊。

二云：進陽火言其動也，退陰符言其靜也。

禮尚往來，小往而大來，而不往非禮也。彼以偽亂真者，輒有來而無往，有取而

一〇

無身有進而無退此所以去道日遠也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二十八日陰微雨出城至棋盤街香通書室等處購得新譯書十餘種既歸
飲于雅叙園

飲冰室主人為李文忠撰一書名曰李鴻章又稱中國四十年大事記蓋於文忠一
生事蹟備載而加以論斷有褒有貶其意也鄭重其詞其旨也則游移其詞吾逆知
著者蓋深服文忠之為人其於文忠生平辦事不得已之苦衷皆洞若觀火然於書
中仍不免委曲其詞而不敢直言者深以目前海內人之腦筋不易感動必如是至
論庶幾文忠之冤可以少雪耶

二十九日晴詣匯東與同里張園過其宅度薄晚及匯東同映一相是日在匯東家晚餐
三十日晴晨後乘馮過所去作日記

前讀中國四十年大事記飲冰主人謂李文忠為廿世紀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
雄也蓋德然以造時勢之英雄自許余則謂天下非無造時勢之英雄然其功業之
結果往往在數百年數百年後其及身而能立奇勳者皆時勢所造之英雄也如華

或類如拿破崙如俾士麥雖云能造時勢不知實為時勢所造何也三人之出現于世界上也其國中之文明點已編布國民腦中而奮筆于三人之身故仍不免為時勢所造若如法國福祿特士路索一流乃可謂造時勢之英雄日本之井伊直弼以欲斷歐美所長為國人所殺與日有維新之進志以漢洋務受重信亦聞中國之風氣今日亦無不頌井伊直弼之功也中國將來不頌李李文忠之功由是觀之雖謂李文忠亦造時勢之英雄可也

晚袁孫松齡于一品香又至迎春四塾陸齋之約夜觀劇

二月一日晴自中毛會君松齡坐有袁孫及劉君葆良

古人無坐具皆席地而居故人与人相見行跪拜稽首之禮以示恭敬觀于日本之風俗而知之矣今我國之無席地之法而獨留跪拜之禮何也

劉君葆良曰人之被折者動云自由吾不知其為文明之自由乎為野蠻之自由乎一語破的蓋近日持自由之名義者半皆野蠻之自由也其被折者遂欲放縱自恣不守範圍大為人心風俗之害

一地球之小等語為今日談佛與格致者所斤斤樂道而余不敢決其不然
蓋大虛中之物質既業列而難居其小大以比較知之有大世界自有小世界固
也然而小大之間必有等差有至大者必有至小者有不可見之小者必有可見
之小者微塵中既有小地球為目所不能辨必有稍大之地球為目所能辨者如
地球之於月若不信日又去於地若干倍大小既殊豈能概舉目所不辨由是而
觀微塵中有山河有地球者不致信也吾但信其有微塵物有動植物耳
或曰世界之在空際相離不相聚如月之去地甚遠地之去日又甚遠安知無可
見之微塵世界小大相去遠因之去人甚遠故又不能見耶曰不然凡物之去者
其相離之界大物之小者其相離之界亦小故物與物相離之遠近與其形之大小
小有正比例蓋小大有相吸之力若太遠則吸力不能到矣微塵之地球既小而
至乎目不能見則尺許之遠可作數十萬里數百萬里觀一若月之於地之於日
日也豈有去人甚遠而人不能見者哉 佛說業果中藏十世界
別有所指非人所能知
仁慈惠者名詞也託說而已仁慈為君父之尊名則忠孝名曰君子之尊名其不

三日晴晴大霧舟在里中洋須史需散而而觀衛生學問者終卷

紐約格致報論其功用甚多其一條云已摘之花以插水者之令花解蘊暇時
嘗試其驗否

飲冰主人為李文忠作傳篇中着眼處即寓其所以文所以忠蓋當攻圍金陵
時有詔會勦公託言感暑不欲多嘗因奉之功其德量過人所以為文為國議
和時雖被刺創甚而猶不敢服這懼讓國事且和約定後疾大漸口不及
家事惟痛恨姚黃誤國至此長吁曰兩字不肯回鑿而謂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不愧為忠

下三十三日吉生七

口口步

四日晴舟折而西望見泰山樓翠海濤作綠色觀日本維新兒女英雄奇遇記排闥
俗云英雄肝膽兒女情腸余謂英雄不可無兒女之情腸兒女不可無英雄之肝膽
蓋英雄有直理兒女有真情有性而無情者非性之至者也有情而無性者非情之
至者也故英雄與兒女可合而不可離

余於兒女英雄四字不覺悟道蓋試問天下之真英雄實何等入其功業之成

一二

補詣者復證別薄晚入城夜為商指餘一品者將於明日北行衣物行具皆入船
夜下往視之尚希而自北來

二日晴晨希尚來小坐即登樓別世登舟如雅來據則舟於食時解纜向午出吳
淞口同行者為王鎮伯舟中觀衛生學問答無錫丁君福任所著

西人近來考得脾胃不相連脾胃消食之事絕不相干惟主生白血輪之功用能
殺各種微生物藥生物能害人白血輪與微生物互相吞噬其
身與身體之強弱自相關此亦新理

讀書有記事有思想記事屬于文字學思想屬于格致學文字每流于浮泛於台
人所遺之事不問在理否只一味順受而已格致學須步步思索步步進并
能舉耳熟見而別錄一境故格致家謂之文字學所練之心思不若格致學所練者
雖然記事與思想不可偏廢必互為用而後可

我國人謂疫有神故設法以驅之西人謂疫有蟲故設法以防之神不可見而蟲可見
微生物乃天地間一大種類終日與人爭戰蟲敗則人生惡勝則人死

聞前數日蔣御史上書請躬行節儉蓋內務府曾而戶部索每年借慈聖之費十餘萬因請停止其事上大怒斥其昏謬蓋欲得母后之歡心不能若如是也然乃太后計宜勸皇上當中不致有保令令名之一端也

七日晴白午出城至北火廟老時幸佑三留午餐遂詣厚庵談俄訪黃君孫補至長椿寺門宇堂殿如故惟窗櫺多乃西人毀去僅持淨波漆修補未竣工也清蓮師樞猶未與余晤拜其前不勝悽惋與淨波晤談即歸入順法門過化石橋舊屋入視間無人馬閉兵部將假此為公所日暮辭夜向棧過談

凡當大事者其先首能知人既知人其者能任人既任人其者能取人蓋明辨其心之邪正精審其才之短長謂之能知人授人以職當其所能任人以事稱其所能謂之能任人厚福以善之使人懷恩蔽刑以防之使人畏威懷恩畏威則莫不奉法謂之能取人蓋斯三者法固如示諸掌矣

居上位者不可無容人之量尤不可無容言之量自矜者不能容人自是者不能容言故無往而不孤立以天下之大庶民之衆未有孤立而能治者也

一三

能容人者則能用人，才能容言者則能用人，謀能用人，才者吾服其量，大能用人，謀者吾服其心，虛。

八日晴晨出城訪趙仲言復話厚暮日中歸乘蒼過晒出門謁諸親友至賢良寺晤楊道甫俄詣總部胡同拜于李文忠樞前晤李舉又至慶相家見稚姪晚歸

道路之平潔無過于上海居屋之爽塏無過于京師二者不可得兼奈何

上海馳車最樂京師馳馬最樂蓋馳車必待路之平馳馬不必路之平也而飛騰奔放縱控如意則馳馬之樂過于馳車惟塵起眯目且污及口鼻微覺苦耳

夜暑萬州過誤

九日晴向午到工部銷假工部署已為外人圍入使館雲四暫假化右橋寺新寺舊宅為辦事之所表兄仲宣先在命雜科儀銷假呈回漢堂官無到者遂至望雲樓至其私宅謁見晤往拜沈蘭秋師亦五年不見矣已生鬚面猶白增俄言甘石橋訪陸孟章孟章館于百揆先生宅其屋乃我寓十四年前常舍自戊子年遷至化右橋余後未入其門既見孟章遂導余周視諸處亦無大改變惟先人書齋院中藤蘿架易

而為低且小者又丁香樹一枚伐去前者屋三椽余先弟謹者所庭中棗樹依然
追憶前日事如夢如幻不勝感慨徘徊久之始出登車去時予教湯玉傑胡同賡朱
古徽王信仲其不遇遂繞半載胡同南橫街等處而歸夜向棗東談
向棗謂定法時新舊兩種人皆不可不用蓋新政之利新黨知其候理舊政之弊舊
黨處其情形然不能互相知也必使二種人相與辯論而當軸者執兩以用中則
得矣余以此深于閱歷之言

十日而終日不出補作日記晚為兄與雜愛齋集賓友于慶山園中蓋先所嘗即
小山屋園在屋東樓廊樹石頗出勝工燭時諸客坐室有倫君子那琴軒清階平及
汪頌年於城外夜至備飲彈琵琶鼓吹曲坐客歡甚

倫君子為宣宗嫡長曾孫人極伉爽與予素先相契蔣仲仁師直上書房時課其讀
書故與兄為同門

十一日陰觀禱莊飛仁學

仁學古凡物也玉于目前不能辨之一塵其中莫不有山河動植如吾所處之地乃

一四

就自何而來是不足為怪人道也

夜間舟停出視燈火燭已至十法乃安眠

五日晨起視水作黃色猶未覩岸汽舟十餘艘牽泊離海中不能入口乃先雇漁舟
運衣物筭篋至塘沽余與德伯二人緩行眺望見西北烟起有汽舟于上而未知
若來迎者蓋德伯自上海行時曾實達天津招商局也久之始漸近俄界我舟泊馬
時風起波浪洶湧以舟初遠不止余與德伯坐馬遂駛入河薄暮入十法口砲臺皆
剝削盡盡惟餘殘壘在馬頭史至塘沽相與登岸去夕宿客舍中與德伯等談笑甚樂
六日晴晨登汽車向天津進發一路民屋多殘毀者俄軍對津以駐招商局周壽
臣來車中以談即去久之復展輪過楊村廊房董村董臺諸處皆稍一停頓到
京師穿外城缺而入繞東便門過崇文門至正陽門始停車乃易驛車入城暫見
城闕巍巍乘高車者駢肥馬者出入高俊氣象甚雄久之至椿樹胡同慕兒宅兄
已他出見嫂及姪女輩皆無恙下榻于西廂房薄晚先歸相見甚歡夜高仲英招
飲往赴宴楊連甫在坐後談

以此反之君父者以君父与臣子不平權也若權平雖忠者為臣子專名亦無不可也

西人謂請東門之楊其柔肺之體物象形最為工緻此亦訓詁之奇而確者一夢之短能容數十年月一醒之不能容無量世界

好古二字在進化世界為非在退化世界為是必執於文往古皆非佳義亦近字聲壯心飛識者辨以空論謂其殺地球全人類不知孔子亦有此意論語曰奢則不進儉則固与甚不遜也富固孔子亦尚儉要之奢儉二字皆非中道善理財者富用者用之似善非善者富者有之似儉非儉者財者所以善其用則蓋節無用以納于有用雖大富之家豈得不量入為出乎即東西各國其於每年度支亦有預算表未開味世濫用其財也若一味崇奢而不顧其後其弊与崇儉善其崇儉則人不必知其惠其實在人崇善至財財不耗其害在己也己受其害則不能復有餘利及人亦害又在人也或曰不見壯飛之說乎財用不足但可耐源不可節流曰耐源是也然不節流則源有時竭奈何不可不慮也壯飛以是矯崇儉之弊

一五

則可直以崇倫為天地之常經不可也

荀曰性惡孟曰性善余曰性無善無惡無善無惡謂之無性可也

十二日大雪讀孝長書請觀仁學終卷

壯飛謂通商者相仁之道也而利之道也大壯蓋萬國通商所以使金流之血脈相灌注也否則此有所壅彼有所缺不相交通譬諸人身精血偏枯壅滯則疾作矣故乃閉關絕市之說者何其不仁也

仁學曰眾生之業識無好而有終業識轉為智慧是識之終也忘山居士曰眾生之業識既有終無好則佛之智慧有始無終矣

謂孔子之徒皆拘素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以就朋友之倫然孔子二聖人皆未嘗不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職分為教也使世界果無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則人神何由來果可無君臣之倫則羣類果能相安吾恐四倫無朋友之倫亦無也要之三綱可去五倫必不可廢何也五倫者人生自並之秩序也本無弊害害五倫者三綱也今以惡三綱之故並欲破壞五倫是因噎而廢食也

英士韋廉目著古教索參偏識屏教獨于佛教則歎曰真聖人也

善士阿亦格嘗糾同志創佛學于印度不數年歐美各國皆立分會凡甲餘處
法國信者尤衆

壯飛先生自云每於靜中自觀見腦氣之動其色純白其光燦爛其微如然其
體行曲行繞其動法長短多寡有無屢定不定而疾速不可名言如雲中電首
其萬念澄澈靜伏不可見偶萌一念電氣即呈念之不息其動不止易為他念
動亦大異愈愈愈異積之至繁即又清濁不復成象矣

壯飛謂人日趨于霄必集眾霄人之霄而化為純用智純用靈魂之人可以住水
可以住火可以住風可以住空可以下地行往來諸星諸日雖地球全毀一無所
損害云云忘山曰斯言也先生意擬之詞非有所據也余則以為佛果圓成之日
化然此果亦也

余昔年在海上與同志諸人論乾卦自謂頗有精理壯飛先生竟載其說于仁學中
十三日雪霽日出檢書觀日本制度提要

我國之談國政者動曰欲振作自強非上下一心實事求是不可然苟不改政體何由而能上下一心實事求是蓋專制政界內上下之情隔絕不通一欺蒙混之天下也惟善不通所以不能一心惟欺蒙混所以不能實事求是今欲通之惟有改專制為立憲設上下議院萬機決于公攝庶我朝野君民之間無壅阻隔閡之患人人自能實力奉公矣

日中佑三過談云我國雖備列強銀數百兆而西人仍用之于我國界內其或携出海外者必易金以去何也我國銀色劣下携至歐洲多所虧耗故不得不然是以賠款雖多而銀貨無慮其出洋也此為余所未聞姑記于此

十四日晴隨蕭兄入東華門至政務處開坐俄往工部朝房見本部長官食時歸日便服出城至楊梅竹斜街購朝珠及眼鏡訪吳石虛日中偕至萬福居小酌章霖伯在座

天下怪事奇事無何不有石虛談直省一案以親生子與親生母為夫婦復生二子余叩其詳曰其人立富家之婦年十四未歸其夫數月而寢遺腹生一子婦不安其室欲再醮族人相議請其坐產擇夫乃閱十數年無當意者而所生子漸長大

母子相依猶書同食夜同衾無頃刻離也其後不知如何故相携逃去族人立聽
之會婦之母家族弟某甲以流涕無賴為族甲所逐遂為丐行乞度日越數年行
至順德縣城內見一人家屋宇整潔門首立一婦約三十許貌與其母相似諦視
果喜物也乃前相認婦怒叱之甲堅不肯去婦呼債僕持杖逐之甲大恚因探詢
鄰舍有知者曰此家中遠地逃來之時惟去婦二人今生之子矣云未已聞車聲
響一四視門外一少年下車入往佛其甥者曰此人即其家之主人也甲大
疑然漸悟其物所為因返車鄉播告其事逾月復來佛其甥索錢曰尔母子以偷
我事知之不與將發尔罪如恐憐而答之以惡乃遂官甲大恨遂盡以如事白諸
堂上情懇官為我衙人張子純先之問而大驚訪知此家門戶甚大不敢拘訊乃
誘其男子至溫有慰之次問其父何名其人答曰長懸注下自云年幼無識事
母命是送罪大乞死而已乃移其母來佛其甥少之撿首其妻見懸官真供不諱曰
敵疑人許我坐產招夫此十餘年無當志者不得已以乞為之會自多懼為人知
因携微資借遁至此經營十餘載年未敢顯致饒富今事覺天也官曰爾母已生

一七

二子安在遂傳其子未一歲一四歲貌酷秀惟髮皆逆生如承毛然官以苦情
市人上聞則官長皆坐罪遂逐母子二人極刑並殺其二子以其逆種故也

哺借由林伯所處至松鳳堂遂得一雛故名嘗如者澤文語秀聞其家有父母者
若曰如有父母何至臨此中余乃之心動抵者乃去

十五日晴訪杭州館宿樓致同儀侍石康借飲于萬福居幼珊亦至館後視劇于
天樂園戲之佳妙無過于京師雖平常之脚色皆有精神最後演駱馬湖其扮黃
天霸者真雄儒雅兼而有之

是日佑三談及駱文忠之得民心于蜀中也可設夫馬貴其後丁文誠之失民心也以
裁去馬費何謂夫馬貴凡官長過境例應民間出丁充差徭駱在蜀擬派平民出錢自
官自募人充之於是窮民頗需其利而富民免擾累故百姓皆感其德丁不知民間情
形以為夫馬費進逐加賦逐一切裁去貴州縣自捐廉俸人乃之然提廉之事有名無
實遂復舊例百姓仍被差徭之苦丁公不知也以此人威怒之嗔夫居官而不達民情
雖其心出于愛民反足以病民者類此甚多

十六日晴仲宣簡齋達侯石虛相繼至觀書薄暮霜華甫及向棧過

觀止視輔行弟四卷有云九傳凡夫不覺不知如大言言兒坐寶藏中却無所見動
轉星礙為寶以湯二乘執病謂諸珍寶是鬼虎龍蛇拿捨馳之鈴騎辛若五十餘年
雖縛脫之珠俱自如來無上珍寶忘山居士以此教語已將大乘示人人自不悟耳

晚至吳相家未得見詣向棧欲上書憂相言醫察候理余力阻之曰此非專制政
事內之事夜與同訪高君于日亭使館携新民業教二冊歸

十七日晴詣方晴霞又訪花叟自中視石虛借餘于致美齋飲罷復往松風

初余見寧如即嘗其有志貌亦可人石虛無端問其願從良否寧如答曰甚願余笑
曰我頗有他妾之意石虛曰此人可要作戲談也而寧如自思與余懇懇甚至余亦
愛之適日晴石虛因今晚間往視寧如密探其家中細情見其志寧如一下方之
且云欲我出甚為但贈白銀二百兩與我大母足矣拔我于地獄中厚德不敢忘也
石虛以告余余謂遂與石虛復往石虛因詢其所答曰不知神情與前日大異石
虛大疑以力何寧如遂道有他故耶余曰此兒女情情以善語可於人前問之即宜

一八

其不食因囑石虛明晚再往探詢遂告散歸

十八日晴復出城晤林蓮孫伯約郭春金時三同堂高子毅吳香松欽坐客甚多晚見禹卿送之
十九日陰拜客薄午至杭州館玩人於是日園拜冠裳臨見石虛始知昨夜之事竟不實

石虛於昨夜至北風聞其所晚妓素雲曰雲如家中尚有何人素雲指昔曰不必
問矣彼已為君等罪若矣公等之意我豈不知顧以此個羅甲欲振翅飛去良難
宵如難於去及到妓院時歸宿而復出令其留客決意不從至令猶處子也然
受難逢非一日矣前夕鴛母知其有婦志倒惠而告之責其不潔好公等欲赦之
非不善持之過意適以害之不然我豈不願嫁人其如無自主權何言未已雲如
至旁坐石虛係素雲出從問之雲如不肯言既而曰我事公已知之何問焉又曰
孫君何不來良久歎曰我孽報猶未滿痛哭而去石虛喏然若失俄披衣行徑為
出送搖石虛手曰為我告孫君有暇常過我勿因是而來也是日石虛一語余
余聞之為酸鼻詢遂偕石虛復往第仰亦至三人共談若無前事實如佳歡笑時
楊枕金勝神視滿目皆淚痕

晚与石庵赴方晴霞宅夜深入城

二十日晴觀書

梁卓如改清議報為新民叢報誠極較前尤持平蓋年來學識之進步也其新民
說謂國家之日就衰弱由民德之智民力之未充不得專責一二君相可稱至言
又云古之強其國者由於一人之雄心今之強其國者由於民族之漲力一人之
雄心不過振其國威於一時民族之漲力可以伸其國脈於永久今日欲與東西
人馳逐於物競之場者莫如於一二英雄壯士不可也吾不知之意如是忘山居士曰
觀於此言則古所謂造時勢之英雄功業每成于百年之後不能及身而見者豈
虛語耶雖然不望諸君相而望諸國民不望諸一二人而望諸億萬人則受政之
難從可知矣外國之受政也無不由百姓自奮智士之朝廷相爭事之久而後得
之無其真百姓自奮之也今我國之民愚而昏下者皆不知有憲法之事藉智者
屑墮于官途陷穴于弊政中而不欲實其舉起談空法者不過二三書生然皆志
負無聊非如希由來傑傑士等倒逆德者往一富于貴產可以聚其權力以與政

一九

府相抗也。是故我國之受法望，于上固難望，于下尤難望。此之為是也。也。蓋亦知天下之不可為矣。

晚余悔若過誤，見李頭傷書慨然曰：身世茫茫，不可知矣。惟有從事于此，聊以自安。工日少時，擁書萬卷，上下千載，俯仰自適，令類矣。無復前日之襟期矣。讀書亦不記憶，腦力其將退乎？夜与茗兒及陳瑞園汪頌年余悔若諸人宴于慶小山園中。

二十一日晴，乘車在宣武門以北拜客，見沈小沂胡梅仙，捕歸感前日宴如之事，賦絕句三首。

誰家嬌女玉丰神，化作茫茫夢海身。我亦多情游色界，可憐飛鳥欲依人。簾幙深重夜初長，悲仰耿耿涼如霜。桃花笑度經春雨，紅淚潸沱濕我裳。含情欲訴復藏羞，花落隨風不自留。搔首青天更誰怨，三生因果說從頭。

二十二日晴，晨朱筠青過談出世語甚樂，錄其語如下。可謂進者動也，所謂退者靜也。所謂沐浴者，溫春也。

洪水姓王，慕流混濁，漁人不可以取魚，數日之後，將涸，魚漸空，空中有鱗，鱗出

現然後結綑

凡入官用功者一月之內用一〇一〇之內用一騎

余奉欲至天津訪筠書乃無端自來亦奇緣也

二十三日晴郁堂來日中世城晤筠書因福壽州年飯有二伶在坐晤借郁堂主松風晚歸

筠書為言張三年有聯云八百大牛耕夜月三千美女哭春風

凡國事不患與異常人患與平常人外國平常人無不通普通學此其所以盛

也今我國非無二三異常人情通普通學與平常人寧以我國平常人與外

國平常人相較而之野之程度相去霄壤矣請以觀劇福之上海戲平時遠

遊于京師而近因義和團亂後頗有三五著名伶人南下入道謂新中戲

移于上海矣及余至京流連劇場之次竟戲也精神終什信于上海何也以平

常之好角多也上海雖有三二異常之名伶其戲之者如故猶我國雖有三二

異常之管人固野蠻如故其理一也

二十三日晴觀書

二〇

無任行去貪欲即是道若人離貪欲而更求菩提譬如天與地佛既教人戒貪欲即是道如此等語甚多皆不知作何解

慈山女士請云玄關路無消息亦去道人某浪傳似慈山亦問道者

觀慈山年譜終卷自述生平一替甚奇之替文殊召往令其赴浴池百女人在焉俄化為男有一人捉點髮慈山取其髮還慈山之其如鏡最後飲血水味甘露皆不可解

清議報累責我國北方之人於聯軍駐京時送萬民傘德政牌及自稱順民者以為與那人之大辱蓋生或如魏性實甘心服人者也余以為不然夫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古之常理何足為恥且當時力既屈矣使猶不服惟有盡受西人之屠割而已未聞不忍其為奴隸者反思其受鋒刃也人誰不愛其死世固尚以死拒人者而其後源仍出于救死之心禁律未必死耳若絕無可守而始終不屈以為高者此禁州所議宦官官妻之節乃自稱不可何況于民吾不意海外新之而猶守此陋見殊可惜也

二十五日晴初音送從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故信為人間之至寶昔人詩云早知潮有信始與弄潮兒老子曰吾上與
甚真其日中詣德澤堂赴仲寧約晤至平介觀觀受時時管下其亦有信不

二十七日晴觀管日記

從無入有謂之後天生人生物是也從有入無謂之先天成仙成佛是也

佛云萬法歸一老子曰得一萬事畢仲尼曰吾道一以貫之所謂一者何物之中又

也人能知一則宇宙在乎手人若得一則萬化生身矣止觀類行云意若一者何

一則此則得一不至于終乃不至于老

元六教得一則度世惟此為快

乾其其一而實為離坤得其一而實為坎此不能入為真一也故必取一于乾然然後其

造字始於丹後月生水象坎卦日月為易意至深遠

補丁向接過執詣從自送外

二十七日微陰溽午許唐招飲乘車往所居即恭慎公舊宅庭院靜深海棠花

未發也補出城訪石虛馬僧在松鳳門首一車一人抱被枕以出車中坐少女諱

三一

視寶如也問何故曰以病將歸去見余未遂下隨余入石崖曰今日可謂巧極若米
進一步行其處不見其人矣寧如信余生復時一枕余膝上呻吟作病苦狀兩月余
淚問亦不答石崖為許肺則古皆肝鬱也余因語意悲之便善自調攝如過慈惠
安命持時寶如吾命意去晚歸夜兩觀書無與早晚

二十八日晴筠青過後道

丹書云濟其美者賞之救其害者罰之賞之權須自我操而罰之權宜假之于土也
地天泰天地否水火未濟大水既濟故必陽下于陰男下于女君下于臣而後天下可治
昧詣季為知仲彭於今晨病沒哺歸

觀止觀輔行書中所發揮之中道第一義即金丹大道也釋家不敢明言但云意思
路絕不可思議而已

中庸之庸字筠青言篆書作庸用二字相合大有微意

二十九日早晴得川如佳書知家中被盜去書物什無算

向午出城至葛鎮所宿其夫入之晝日中在長橋寺與淨波談時至同樂堂赴禱子

敏之幼子敏和之恪公第三子余前見其人尚垂髫今則岸然成人矣余因慨自己
未春移家海上至今僅閱八年而幼者一變而為少壯者漸老而為老者漸衰
而乃老使再閱八年吾不知所言之持何如也

晚歸夜觀書

天地間好景惟詩與畫能寫其真如照相留影然願畫家但能繪死景詩亦能描
活景如李長吉詩小而歸去飛涼雲此非為筆所能到也

梁任父清議報所全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議論精闢如我中心所欲言是徵其學識進其結
論之知有人群之獨立則獨立而不軋軋知有制裁之自由則自由而不亂暴知有虛心之自信則
自信而不驕盈知有愛他之利己則利己而不偏私知有成立之破壞則破壞而不危險皆名言也

三月一日晴觀書

止觀輔行第十五卷云愛是養業之本如水潤種因愛有是因愛有畏此佛家所以
令人斷愛蓋愛涉私私若公其愛則名惡不名愛是故佛有慈無愛
有愛則有憎佛無憎有悲憎與愛相反而悲則與慈互用

二二

道家本外復佛家亦本外復其所以本外復者不解其何故

白午方晴霞暎映出城至琉璃廠購書晚歸夜作書寄南中諸友

二日晴風起出城車中觀書

佛家深呵于色其所謂到色彼岸見色中道此八字只鄭重出之蓋別有微意

凡人腦中皆有喜新惡舊二種質點喜新者人之性也惡舊者人之情也不喜新則無變動力不惡舊則無固結力無變動力則世界不能進化無固結力則群類不能生存

要而言之喜新者離心力也惡舊者向心力也二力交相為用故諸星能繞地球而終古循軌道也

近日持進步主義與持保守主義者兩家儼分兩派蓋進步者以善變為宗旨保守者以不變為宗旨若相反也而我則二者適以相成何也天下有不可不變者弊法是也陋習是也有不可不變者熱心是也愛力是也故必有不可不變者而後可以善其變也亦離心力向心力互相為用之意

日中謁十八年前受業師秦幼衡先生先生館余家時余尚垂髫今又五年不見矣

日中至江蘇館赴仲英之約晴歸徐藩州朱都堂陳善卿成選

三日晴觀書

佛呵惡五蓋謂貪欲嗔恚睡眠掉悔疑也此為凡夫說也若夫依空能起蓋依中亦能起蓋此為二乘及菩薩說能食善睡者命終墮于餓鬼野狐墮地獄五百萬歲常處黑暗不樂光明此言可以警貪睡之人

止觀家言入定時調道令不寬不怠調息令不澀不滑調心令不沈不浮此法蓋用之于溫養休息之時即道家內火候也又云善調三事令託聖胎而與道家養胎之說相合見止觀輔行又云不精進欲界難過寂坐孤修者何有欲界有何難過此不可解豈別有所指耶又云用邪相入止相無漏心修還取法本乃巧慧何名邪相何名止相書中亦未明言

徐孟翔來談留午飯映仲宣過即去余至工部堂閒無人焉遂出城訪雲卿談補至同堂堂蒲柳邀小酌俄詣松風晚入城

觀飲米字自由書所謂煙士辟裏純者功用甚大入雜此質不能成家傑世界難此不能進於文明
甲日晴范桐士過相士高也子來自杭州是日飯罷同車出城觀劇

二三

夜觀書止觀轉行第十九云因緣有逆順順生死者有漏業為因愛取等為緣逆生死者以無漏正慧為因行；為緣所謂逆順與道家所謂逆順之理同

戴記云知止而後有定何謂知止必聞道而後知止不聞道則浮沈苦海中無止期也釋家之言動輒言法者以為佛所說法即道理而已不知道理自道理法自法不可混視止觀云若念不住如汗出鼻透即當以止對治馳為善靜然此與睡相息即當靜觀破諸昏塞故止觀互為用即不求佛亦可作為善心之法

五日晴觀支那文明史論日本中西牛部著

西人謂我國之長城為地球一大工事其長千二百五十英里高二十英尺乃至二十五英尺以巨石與煉瓦築成六馬可並地于壁上若取其巨石與煉瓦作六英尺廣二英尺濶之壁可得環繞此地球二重云

我國人口繁殖甲于地球之故由男女配偶不能自擇皆為父母所強定故男子無妻者甚少且相傳古訓有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因重嗣續於夫男子既無不娶之人此生齒所以日見其繁也若西人則匹偶能自擇不能強女子嫁人故男

子有終身不得妻者殊不以為怪且嗣續之見輕不要妻亦無責其不孝者是以人口不及我國之多雖然余又聞之西儒云種類進化用腦筋多者生育亦自然能養生者雖寡而所生人其質性必皆聰明強健反是而生育雖多其人性質必粗濁而賦性愚以觀則人種固不貴多而貴精也

夫邦文明論以郵玄馬融孔安國之徒歸諸注釋之文學家誠為不謂焉專以訓詁解釋古字古義為重謂之文學實也雖然漢儒於三代之名物象數典章制度未嘗不博稽而深究則置之文學考古家亦不愧也

我國哲學發源于周未諸子而大成于宋元明諸儒本朝又尚文學考古而哲學稍衰至今日哲學又稍衰發的焉然而今日之談學者其間見廣博其胸臆博大無一不通東西古今學術源流與政治之沿革者以是而講哲學宜其新理日發精微與美決非宋元諸儒所可擬而及之也

謂作辭條文體為束縛思想之自由誠哉是言也

曾請觀書約者過談味至王部公所請諸官書局待者亦不至在杭州館與談談話向往度歸

二四

七月晴暑作家書時作日記時觀書時並呈過談

存今日世界上為身權以為國謀為民謀惟有為身謀為家謀復社身家之外乃親族故舊謀能救得一人自蓋于一人皆無係生經倫

凡為道之人著法而中愛謂之貪執法而妄想謂之癡見壞阻其法者則生嗔見不得其法者則生慢四者皆所當破

佛家用功之階梯自乾慧地起有所謂性地歡喜地薄地離欲地已轉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此皆於今中修性之功候次第故止觀輔行云此樂深妙聖人能捨凡夫捨為難法云凡夫於諸地生愛故捨為難輔行云云女者之欲謂色欲形貌欲威儀姿態欲言語聲欲細滑欲人相欲忘山居士曰孝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寂坐始修者所易為也惟此欲在前而湛然不為所動方具大英雄大丈夫佛者果言亦有漏亦無漏不知所謂漏者何物

又云我人眾生如龜毛兔角不可得惟有實法透此實法透起見思見思無常念生滅觀空可知所謂法與理有別理不過見思而已別有法妙非人所知又

云若不取著皆能通入若取著者即有所燒是故禪宗家言此藥能殺人亦能
活人也又引大行云空者即是外道解脫者即是不空即是真善妙色又云
諸見皆依色此色非污穢非不污穢皆不害任何解

八日晴觀黑奴朝天錄辰出城訪少絲與借飲于廣和居

房徒云公等投崇良法也而我國今日不能行者戶口未清故也蓋投崇崇人以
崇教之多實為斷若我國今日行投崇法則崇主皆不必實有其人庸可據乎又
云欲行投崇法必一街一市一人無貴賤貧富莫不可去一法而後可一人一奉
法若法行于賤且貧者不能行于富且貴者則設投崇奈何至余皆深服其言蓋石
孫閱歷人情必宜最熟故所著皆心得者

映與同車游江亭登眺空廓山色如畫水閣蘆葦搖新綠橋邊青草景物也臨
至龍泉寺與僧人閒談清碧一層使人於熱照中耳目涼潤臟腑澄澈補至虎坊
橋官書局晤簡齋仲宣善歸

九日晴桐士及漢甫返補詣工部館與陳明道出正陽門拜亭入崇文門至右坊園

二五

皆粹其是日錄見茶頭二林唐集一部知為曾經堂書實送來者也閱之有文而無詩

十一日晴觀黑奴翻天錄此書寫黑奴受虐情狀慘無天日而黑奴中亦有聖賢素
傑其志之堅用心之平怨如湯姆之為人百世而下聞風興起矣

此書於慈悲悲苦之中寫出義夫貞婦孝子仁人無涯際之情潮時而排惻纏綿
時而激昂壯厲能令人悲能令人喜於未知此書之不可不讀而不忍平讀也

全書此書蓋感實如一事我國富奴有禁故男子罪是苦者鮮惟女子或樂身為
婢或墮于勾欄中其苦不減于美國之黑奴

我國最苦之人無過犯罪而入牢獄者蓋視之直不以人類手足桎梏與多人聯繫
黑間土牢中動轉不得自由過獄吏之酷者頻施笞捶且向其索賈不得則益虐苦
之此過苦良獄吏亦可獲寬假惟視罪人之所遭者即美國黑奴雖多受凌虐然遇
主人慈厚者待之未嘗無恩使黑奴所遭者如鮮而培黎培黎夜娃之流則為奴亦
何苦之有故天下事未可一律觀也

補注止觀輔行

意不能吸鐵佛以大慈故能吸眾生使念佛求淨土極樂

十二日晴觀星奴額天錄終卷晚向棧過談

咸約已畫仍与李文忠第次改奉之約所減較者無幾然必遲一又久俟英日聯盟德
意與聯盟或法再聯盟之後而後畫此約一若數國仍務外國事始了此事果何益耶
世但知青曾胡左李佐異種以自殘同種不知洪楊得志于天下豈能定法以救民
邪依然專制政體擁據十八行省渣壓四百兆人而已或若李少荃何不自李曰李
當時豈知共和立憲之善者耶就令知之而稍有異志則海內討賊之師儻起勢將
竭全勇以圖人事戰流血千里即幸而勝也非十數年不能底定精神智力耗其大
半夫復何能經營國家耶且以全國皆開明時之人不知有學實不知有政而欲安
革而補助之者誰乎其善者又為誰繼李之業識登極項亦不能以一人而獨存之
況李之識才固猶有未對者耶吾恐戰勝功成之後仍不免繫二十四朝之舊軌為
億萬年之孫金城湯池之業但於政治中略安其而貌效法歐西耳而賊將中之巧
壞依然不動也則亦何者其能自帝乎是故支那之不與天為一也天行之以力橫豈

數千年矣非人力旦夕所能回也

十三日晴晨親日本國史略逾午至工部公所與同寅十餘人詣葛振卿家公祭其夫人補至同堂堂赴座卷之約即解觀止觀輔行

第二十七卷云真法名無漏道品是有漏有漏能作無漏方便方便生所真理難會忘山曰此數語內藏秘訣法佛學者莫能悟入

凡男女媾精中有微生物曰精蟲此近日全羅學士謂為人所恆言而佛書中已先有之夫論三身內欲盡人和合時言曰精如淚而出女惡赤精如吐而出骨髓膏流今此二惡吐而出余請釋典向不辭隨喜二字今始知之蓋隨喜名為慶彼佛既三轉法輪眾生得三世利益我助彼喜故名隨喜又佛書所謂燦法項法似皆有微意

夜讀杜詩杜於詩律極細凡於律詩八句之中其每聯上句結尾之一字各曰為聲不任與上下流十四日晴觀書

日本德川氏末代尊王之美大明于天下難以將軍慶喜執位之尊亦迫於公論所不容遂因山內豐信之請自上書辭職歸政朝廷可謂順人心而知天命矣乃其下

二七

將吏不忍王之失權復以警說搖惑之始擁之犯關軍敗東歸又為之負國放死直
至出館之從方東月歸而何其愚也雖然日本國權屬于將軍之家其規制綱紀部
分所組織者千百年矣一旦欲破壞之豈不血刃而能奏功耶猶幸當時善府成德
日就衰微國中人心皆嚮往于皇家故兩年之中削平大難而國勢一變遂與
文明諸國抗衡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

明治三年有薩藩橫山正太郎投書集議院自屠腹未殊人問其故曰朝廷開集議
院下情壅塞有名無實故建議十事以死諫耳蓋當時雖名集議院尚無民選之人
故下情猶不上通其後遂有副島種臣後藤象二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連署上
表請起民選議院事在明治七年朝廷雖未允行而輿論紛紛已分而黨各條陳其
意旨揭之新聞誌公布天下議院之說一時動朝野至八年遂置元老院大審院又
召集地方官以通民情圖公益欲漸次立國家立憲之政體

哺偕暮見諸汪頌年居慶山園中亭石池臨極幽麗楊柳垂新綠落花滿階三人方圍石桌
坐而悔若至稱日須往游西山碧雲寺約明年並馬去余亦欣然願往

十五日微陰晦若頌年跨馬先行余始亦乘馬苦其顛遂易車出西直門經御河水
浴碧通昆明湖玉泉山水所灌注也河堤垂柳籠行十餘里至藍店場小憩酌茗
啖餅餠良久復行一路疎林遠村如畫亂山雄峭漸逼人山下多寺觀梵宇絕麗不
知何名俄繞山坡行碎石聲礫聲又逾數里始至寺門既入則每厝一殿層累而
高蓋其寺倚山建之為明宮監于其所造禪房靜深杉柏蒼翠老僧獻茶心境然與
山泉共清良久與晦若頌年游殿後歷階而至最高石塔上俯視寥闊晦若云晴
明時可望天津海舟惜此時微風塵障都城猶蒙隱不可辨塔左右山巒環抱其後
懸崖萬仞下皆白皮松蔥籠蟠拿清聲震耳時日加午相与下塔間頌年云寺左有
佳境余因振衣獨游蓋悔頃先余游其地故不隨往穿殿旁小扉至一院落頗坦敗屋老樹罅隙
石峭峭石隙中泉流冷作響余倚石坐聽久之不忍去會一僕來促余行曰將往
卧佛矣遂偕出過五百羅漢堂復入觀之殆与西湖寶隱寺無異觀竟隨晦若頌年
徐步至山門外里許皆跨馬并卧佛寺在碧雲堂北門外松篁夾路樓殿亦闕整
花木業茂入殿見一佛横卧始知名卧佛之故其西有庭院多高樹幽石廊宇靜爽

惟簾榻殘破間無人居時相隨一童子年十五六警秀可愛自云蒙古人與言笑頗
解事因導余等登山盤曲而上至山巔亦能勝遠然不及碧雲寺塔之高會日晡遊
下尋寺僧所居解衣憩息淪茗共談良久三人從容出寺各上馬揚鞭而歸余馬行
遲至藍店場仍易車薄暮入城蓋余前居京師十餘年於西山未一往游西山自今
始故不可以無記

十日而久不騎馬昨偶馳行十餘里歸時尚無大苦及眠息一宵今晨膝痛楚坐起皆嬌弱不如
意觀書

日本景行白土時有皇子小碓以征東夷歸卒于伊勢葬能褒野忽有白鳥從墓飛出
發墓視之惟空棺耳此事甚奇蓋仙去乎

晡頌年追諡余謂今之時世有三無曰無事可為無人可責無議論可發

彥復於元旦試筆擬一請太后歸政書余入都白日開其書始郵寄以稿後無人敢為
代奏而彥復揭諸新聞紙此等舉動余視為人生莫大之恥蓋東南名士之陋習也而
彥復猶甘蹈之自鳴得意故前日貽書責之

大論第七載有二比丘一者喜根一名勝意勝意讚說持戒喜根不讚說持戒語弟
子言淫怒癡即是實相無所礙勝意聞而皆毀之謂此人教他入於邪見厥後勝
意以大瞋惡業所覆入于地獄無量劫中不聞佛名可知佛法難測豈可輕謗
法之罪重於謗佛

十七日晴觀音

佛法入日本蓋在我國梁武帝時由百濟國獻佛金像及經論于欽明天皇其後
大臣蘇我馬子與皇子聖聰首入教造塔殿者觀佛教自是大興然馬子親行邪
逆而僧徒往往倚勢橫暴為世患若孝德帝時又有女僧道鏡毀亂國家移是論
者歸咎佛法抑知佛固不任咎也嗚呼佛者之過耳夫飲食所以養生也然無節度
足以傷生不能以傷生也廢飲食也男女所以傳種也然無節度則致淫亂不能
以淫亂而廢男女也佛教於人持戒平等清淨寧欲宣誘惑眾生為惡者耶彼假佛
之名而不循佛之理者雖佛亦無如之何也因其子孫之不肯並誣其祖父可乎
時與桐士出城觀侯曉時夜觀音

二九

十八日陰觀國史略

日本上古史事紀載甚略蓋因物部蘇我二家被難後典籍焚滅殆盡故無可考
當身武皇時嘗遣下道真備等使于唐觀唐家典禮其後真備歸國至高野皇
時遂斟酌古今以定儀制故日本制度多沿我國唐時

補作十五日遊山日記夜觀止觀輔行

佛家初言淨不淨之言非淨非不淨蓋欲人知無所謂淨無所謂不淨也若以不淨
觀則肉而身中五臟六腑外而宅宇錢財穀米衣服飲食山河園林江淮池沼悉皆
不淨若以淨觀雖世人目為極穢汚之物亦可云淨要之淨不淨皆人圓于耳目習
俗妄生分別以佛眼觀之何少淨穢

十九日晴觀書筠青逸昭自天津來以此館罷借訪向糕味至琉璃廠書肆得弄丸
子悟真篇圖注此書早有寬處筠青言後齋有抄本從未見有木板者弄丸于平叔
每詩一首冠以圖而闡其妙義尤為明透可寶之至又神仙通鑑呂祖全書二部亦
購定補到松鳳小坐薄暮歸

宋太宗時有日本僧裔然來朝太宗引見問其國中世紀裔然對以皇統一系萬
世名草草輔以不諸臣亦皆世家太宗歎息不已蓋日本之能如此實為地球萬國所無
佛書明言空見偏僻即是邪見而學佛者執空以為正宗悲夫

注止觀輔行者明言金丹圓法也初發心時成佛大仙準龍樹法飛金為丹故名金丹夫金丹
既即圓法則釋道可判為二家耶智者大師未深研老莊之言故動加駁斥耳

二十日晴觀書晡雜愛幼飲于福全館五日裏孫過美甫自上海來

夜觀弄丸子悟真圖注解周易中言四生義甚微妙曰周從用從口易從日從月中
從一從口扁從京從用又言朱考身亦開道蓋純陽所傳授陽明子少年時頗毀張
伯端所著書晚年始開道

二十一日小雨適暮先至榮相家賀喜蓋榮相以其姪女嫁倫君子是日過愈夜宴余
與榮相素未覩面始拜見人極和霽溫雅薄午余先歸晡復詣倫君子賀喜甚多皆
不相識因相隨入洞房觀之陳設豐麗時天色清明早聞之雨所以洗塵也余即還
晚詣頌年談

夜觀飲冰主人所撰南海傳謂凡聖皆稟性之教也性善如龍如蛇

又云人生世界上種之苦惱約有三端一曰天生二曰人為三曰自作天生之苦惱人智日開執術日精則可以勝之人為之苦惱公德日進政事日修則可以勝之自作之苦惱理想日高智慧日大則可以勝之然哉

南海以為各國對立各謀私益互爭雄長最為文明進步之害此大不然蓋強國對立各謀私益互爭雄長大為文明進步之利也我國風氣之所以遲閉欲變法而不能果於成者正坐自元至今日一統之而大久矣蓋自元以來外既而亦不思於是不得不視其民若仇敵唯恐其有智識學問唯恐其有才能而束縛之閉塞之摻抑之不遺餘力也使皆如土偶如傀儡如死人我亦得長保子孫萬世之業而無虞噫人之自用此法以取我四萬之人或四萬之人遂入其牢籠橫城之日顛倒迷昏數百年不能出更不覺其文明進步乎夫東西國所以文明進步如此之速者正以其善為封建割據之國各君其土各子其民時有敵國外患不能不倚恃其民為心腹手足以存杆難之用而民之學識因之易開民之材藝因之易進蓋處生存

競爭之大劇場其苦常有而恐懼于外遂足造成國民之幸福也若夫世界大同地球之上無一國不富強無一民不智慧夫此後可去國界消其互爭雄長之心今尚非其時也

南海欲設胎教院使凡子女皆受養育于國不欲養父母之恩雖近者育雖遠諸國家我身自何而來生我之恩無能逃也惟有國家能創立胎教院使人受生不由父母而後育

又云朔年以來工價倍增時刻屢減實世界進化之一大現象也哉

又云凡男女二十歲卒業學校後必須充當養老院善病院之看護人一年如現

世各國民皆須有當兵之義務者仁哉是言

佛說今世界外無法界之差別有無意南海不知因欲造世界中之法界其心良苦

佛敎人出家南海謂大同一人無家射人、出家

南海亦主張早開我國地方議會惜僅在此說而於戊戌年未見諸施行

二十一日晴觀書日加午乘車至西城拜客歸是日暮見生日晚飲于福壽堂

夜觀神仙通鑑此書為國朝康熙時人湯明徐道乃纂集錄之流入於世書中多闕

一境其中有寓去者實事不可拘泥其文字之迹也雖然間道者觀之則連融
徹不聞道者則目為荒唐之說無稽之言而已

二十三日晴觀書時至工部公所遂往帶高尚書夫人之喪請居卷小坐厚幕
遷新室在後區胡同極宇高爽

今日改科舉法以策論取人於是頭一場考生皆抄背其所對之帝國政治外國史事千手
雷筒於是不以書法工拙定甲乙者取勢使然也夫故化廢而鄉會試考字矣
下晡繞道崇文門而歸夜觀仙史

我國古書禁書古時其其治民使男女自擇偶一男止配一女不許淫亂為合九區道
行如一蓋與今日歐西風俗無異特彼為擾亂世以前之太平耳

二十四日陰終日不出觀書

仙史云凡至蓬萊之境必過於水三千蓋弱水最難過雖鵝毛必沈世人無有知弱水為何地
者余今為指出弱水即是欲界色界無色界能超三界入佛境矣

洪崖了道後常竦入雲霄無翅而不飛潛行入海無鱗而沒或駕龍馭鶴上造天階

或隨心變化下遊塵世出入人間而莫之識隱遁其身而莫之見每遇清風皓月
靜夜良辰想得道之趣拍手大笑聲達四遠此亦見諸仙史

西人體操即我國古時之舞儀也帝伏羲時河濱歲久不流陰凝陽竭人之氣脉
亦鬱于內血為不行手足拘攣土龍氏陰康知是坐卧濕地又感風寒三氣雜而
為痺因想通血脉之道乃制舞儀教人引舞或持竿持輪轉或以肢體轉舒以利
導關節是為大舞痿痺之病遂去舞儀始於此

世傳陝西慶陽府城三鹽池甯夏亦有大小二池山丹衛有紅鹽池皆蚩尤血所化
因為亂害民故令萬世食其血此善法德自上古殆無稽也

古史云龍與鳥精造化而為靈然則靈可名曰龍鳥精

二十五日晴向午詣厚蒼賀為其子幼采見噴霞子教

履平云今日國民進身之四途曰文章由科場進也曰電報由保舉進也曰捐納由
銅臭進也曰翻譯由外國語言文字進也余思之良久果不出此四途

映與筠青同入成筠青往謁青邱余歸家待之良久筠青始來與談適俄少川叔來蓋於前日到京

三二

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戶字作何解世無知者所謂戶者天地根生死門也

俗傳月中有兔又有嫦娥搗藥又云曹牛於七夕會織女銀河駕鸞橋而渡皆非正道

筠青云聞道之後即不能了道亦無墮落之理轉輪回而不迷共故夫聖人聞道皆不始於地

又云聞道之人鬼神欽敬直不以人類等視

二十一日晴與妓氏談仙佛之學因果之理極暢薄午履平桐士過映與履平同車

出城先至松鳳小坐哺視劇晚歸夜向桂來談

西國政治家持論莫不以哲學為無用且有害于國家謂希臘羅馬之亡坐其因

人捷于思想家名理家太多而無治實事者故也志山居士曰斯言近是而非蓋西人

之腦性有大日外景金水內景之別古因性之所近不能推天下人而一律之也偏

于事學曰大日外景偏于理學者曰金水內景國家興盛兩種學人並行不悖且其

相背何也理明而事益治事治則理念明觀于今日東西文明因皆是也若國家衰

亂於此其士夫無治事學者非不願治事學也固事學須賴朝廷以政法維持之而

後人材出焉政法既頹事學荒矣惟理學可以不藉王家之戶閉戶而專修羣居而

深譚權在我也且世愈亂其學人愈不得不求其所以然之故而名理愈出是故哲
學之盛每在國家衰亡之時今乃以國家衰亡歸咎于哲學抑何其不察之甚耶
二十七日晴詣西河沿客舍視少叔日中相對痛飲飽啖即歸睡往渴索鄰未見而返
早衣象緯流水落花天地之六文章

是日与少叔戲談謂南方居非但尺地寸金尺天亦寸金也樓高院小呼為天井坐
井觀天安得不謂之寸金天

昔伏羲取史倉棺中無遺之金煉成之鑑鑒明潤澈照之能洞見人之藏府其後南
北朝時佛圖澄亦能以法見人藏府此不過見于古書人皆以為悠謬之說不意近
日歐西人煉光學照骨之法竟實有其事

黃帝訪道廣成子從音學而起余之過黃蓋齋結為道友亦從音樂而起
伶倫受音律之學于洪崖以陽律陰呂配十二支冬至黃鐘子月以律管橫埋于
淺土鋪灰于管孔之端氣自下升吹其灰動則知一陽復生以此候氣之應人但知
其以往占通四時消息而已而藏妙道無有知者

三三

黃帝曰神欲靜而心血朝弗治將為大鬱矣視是可知欲斯故者必求道

二十八日微陰筠青迨同車出城筠青至官署為下車余往是鳴居是日方勉甫之約多人游崇欽寺看牡丹先集於此薄午遂與厚老雜處著七八人至崇欽寺牡丹果盛開絢麗若靨又有白黑綠三色者殿宇亦蒼古花樹盤繞迴廊迴廊之懸靜觀二大字道勁有神為本朝高僧某所書俄寺僧復出訓難圖觀之曰畫一老僧坐蒲團誦經懷中一雜僧名德安乾隆時人後有題跋詩詞甚多

余默成一絕句云雜僧被禁三更夜此是天心東復時萬古禪家談寂滅真經消息幾人知
補至同聖堂赴李亦原之約亦原即著政務處條議明辦者也

聞湘中于戊戌春間設保衛局去收功效幾至夜不閉戶道不拾遺詢其辦法則曰凡司警衛之人由地方官民公舉余曰得之矣治道必始于此也

為治不可無君權蓋無君權則辦事不能盡一也必先有民權公舉一可以任事之君而受其統率焉若其人不足為君則斷不能握權焉無君何以異

二十九日微陰詣工部公署晤中李仲朋家晤伯行見耕餘耕餘甫自上海來也不坐即還晤若

過談佛言無下手處余昔以道家之嬰兒即是佛家之文以金剛身夜觀者

凡學佛者須以信論曰因鬼神為初階此雖是佛家下乘然確有其理並非妄言不可不先
知猶讀書博學必先識字也信識字而不復博學是誠陋矣其末有不識字而能講學者也

三十日陰晨觀書逾午乘車出風起揚塵至虎坊橋見仲宣俄詣朱桂卿談晤送厚
卷俄子毅來相與縱談久之始歸

凡言之出諸口而不能密合于事實者謂之空言若其言皆由閱歷考證鑄而成之條理所
經緯貫注者安得謂之空言但言中分二種一曰條綱挈領之言一曰條分縷析之言世人不
條分縷析者則以為實開括綱挈領者則以為空不知此非空實之別細大之別耳蓋條分縷
析者言具細括綱挈領者言其大以細為實以大为空可乎

四月一日晴觀書作日記夜續觀書

神仙史載周穆王駕八駿馬造父為御西游崑崙乘車馳馬驟迅疾如鸞帆飛鳥光眩如匹練流星
耳畔惟聞呼風響一息數里過目萬山並有今日外國氣蒸車行鐵路之神速

昔周王命秦伯逐西戎盡以豎岐地賜秦猶近日李文忠徵俄俄退各國兵即山東

三四

三尚根本地利益增成人莫非天意也

後世嘗卜者以錢代著之法始於春秋晉平公時山後人王相嘗設筮于中此以三錢代著法三才之理圖包方外象天地四布象之著人事王相即鬼谷子

二日晴寂坐無事執筆戲擬改專制為立憲之詔書成二千餘字

三日詣工部公所補出城訪學卷不遇晤郁堂偕至松風小坐薄晚又詣百順胡同選得後聰明而聖學端莊而流麗難得之才也郁堂又約余小酌曛黑始入城及觀書

梁母傳歐治鑄劍之法以必用人祭其後于將鑄劍其妻某邪自投于鑪不知者誤謂鑄神劍必先殺人非也而謂用人之術利有妙傳與余數言所悟者殆相彷彿

近日多別談時務者凡有數派其中有所謂製造派或輩學道一人亦其製造派中人物蓋天地間一大製造也

昔魯班造車後作木人為御機則一發自能曲旋退謂之任意車其巧思雖今泰西製造家不過也

范蠡作顯微神目鏡以讀度人經蓋因其字小以鏡觀之則能放大此造鏡之法不傳竟為

西人所得

陶朱公池中聚石為九島以蓄鯉神仙舉動不凡

治天下者必集眾人之心思以議一政合眾人之材力以成一事學道者何獨不然
豈靜脩孤煉能成佛耶夫治天下之術不道通之士直入禁法耳尚非此不可何
況出世之人事業哉

四日晨出城途遇筠青與僧坊少川叔日甲飲于萬福居

余前論山有三苦三樂而京師則苦少而樂多蓋除中層道路之外別無所苦
也其樂者六曰山林之雄奇曰宮闈之壯麗曰林下之蔥鬱曰寺觀之蒼古曰街
衢之廣闊曰房宇之軒爽其他如酒樓禪道齋肆收書妓館禪禪劇臺聽樂會前
為中樂皆南方所不能勝或有為他處所絕無者

甫往觀劇奏技極佳末演蝴蝶夢即神仙史莊周鼓盆故事有伶曰福才子艷粧作莊子之妻絕處
反歸觀書

五日觀國史時補覽仙史

釋迦牟尼佛即是老子化身今始知之蓋老子騎青牛過函谷關而去世傳其化胡所謂胡者即印度也

孔仲尼即水精子化身孟子與是柏皇化身孔孟改道久矣偶出遊戲人間又漢留侯是風后化身漢武是周穆化身東方朔是莊周化身老子即廣成子周武即殷湯周公即伊尹至漢末又為孔明余嘗謂本朝三帝聖祖似漢之世宗似漢景高宗似漢武紀曉嵐似東方朔李善竟似周亞夫田文鏡似張湯李紱似汲黯思元皆其後身也

徐福奉始皇命以日無穀童男女三千人及財帛糧食入海求長生藥余今始恍然于徐福之自思蓋自在海外求藥服之仙去不為始皇求也始皇受其愚而不知徐福即隨老子出關之徐甲

老子居陝河關化梅河上公行漢之世度人無數其功甚偉

六百觀書相士過逾千余至李仲彭家真即還厚卷至相士尚未去時與相士偕出城先至松鳳山坐俄訪筠青即與同至百順胡同携悟真篇圖注一書因問道筠青下書之余又有進境

問何謂法輪常轉曰始于地天泰終于天地否終始如一若轉輪然故曰轉法輪

退陰符時宜靜何云用武大武則非靜而動矣曰其動在刑其靜在心防危慮險在此時也

何謂外而沐浴曰凡一月之內三日庚之前二十八乙之後皆當沐浴休息

悟真圖所畫月之盈虧

晚与筠青至酒肆小酌飽食復至百順胡同夜留宿焉未眠之前余正襟危坐

朗誦道經聲出金石此中人皆驚異問所讀何書曰天書也此書所在處有神

兵擁護能鎮邪魅時風起寒窗戶作響

戰罷心不甯一夜無眠

七日早明重整旗鼓進門九十合始小休勝牖若睡非睡叩門人至矣筠青大言于窗外曰尚

未起耶自鳴鐘過九點矣城內車來待良久余急披衣繫鞵下榻啓扉與相見筠青贈余律詩

二首題為夜与忘山居士花街福道心，相印極天上人間，樂歸來得二律

踏破紅塵覓仙侶未逢誰者是知者春江密語肩頻拍夜月勤耕藥待尋長嘯一聲雲外鶴

細研八兩水中金知君亦未逢萊客故授黃庭一卷經

三六

畔道離經總是狂，予子細覓他方雲笈，動前意龍髓，日桂飄香，味虎漿，一黍米中藏世界，兩指蘆內混陰陽，何時攜手登雲路，共住逍遙不死鄉。

時天作黃金色，與筠青共食，罷因詣其旅舍中，向午同車游長春寺，松柏蒼翠，禪房清幽，寂坐閒談，啖蔬，飲素酒，聊食車去，仍行過西珠市，口筠青下，余遂歸，見署中有人報知奉長官諭，庶衡司行走時天色愈黃而暗，室秉燭彷彿，庚子三月初十在上海時光景，蓋風沙蔽空也，俄小而更漸朗，是晚余兄弟在什錦花園，瑞鶴莊家，燕客鶴遊，庶衡司掌印，余之獲庶司其人之力也，屋宇疎朗，有奇石，嘉樹，夜感設飲，饌痛飲。

我國變野法，制有至怪，至奇，不可思議者，蓋防人之淫，則制其勢，防人之盜，則裸其體，如官中之官，寺中之丁，從是也。

八日晴晏，起訪新吾新吾先君門下士也，人極風雅，精於法藏，名書畫，頗多，近日出著古罕所畫山水冊，觀之，渾厚超逸，洵神品也，有一冊其墨光紙色若新書，一者不知為誰藏，三百年之物，午歸，哺筠青過，久之始去，晚于晦，若未夜，燕於慶小山園中。

二鼓始散月色清妙

九日作日記觀書

是日簡
清過

今日世園博物家每于一切動物植物皆能識其名知其用則必有博物院供人考察故也而我國竟亦往能如孔子之辨洋實商羊鬼谷識養神芝如此類者甚多不知自何考得者也代張良坦擊秦始皇者其名滄海公後飛身走脫入東海島中立業為琉球國王今始知之秦始皇書而易以卜筮之書獨免豈天不絕道耶

十日晴薄午至工部公所虞衡司掌印瑞鶴莊已先在囑余上堂畫稿是日長官松鶴齡到任因隨僚屬參見補出城至林梅珍家賀喜遇李鴻俄至杭州館見仲宣簡齋晚過筠青談即歸觀書是日余問筠青凡成道者聞可以益升九祖一家同去化為仙者何以歟既不能自度其母曰仙家之能度其祖宗家屬者必成道之後再修功德功德盛大始許造天元大丹以度其家屬非人之所能也

漢武帝為李少君立宅第賜遺無數金錢甚廣少君黃金充足乃密自作神丹作丹必用黃金是也故耶蓋欲求天上寶必借世間財

三七

十一日晴謂順天府詣陳雨石不值蓋雨者昨有咨之至工部謂未盡修而後俄謁工部長官松鶴齡復造瑞鶴并小談歸逾午出城拜客捕至江蘇館赴姚挹堂張少秋之約見吳虎臣王稚豐吸鴉粟二十餘年忽欲斷絕不食勇哉至杭州館見朱柳堂晚復詣筠青

筠青云近日過一專心訪道之人詢其所嚮則云欲求劍術此小道也

夜觀書梓匠家曹班之下宜置正夾一席正夾西漢時涪川人少為郡小吏心齋慧志存叔人忽患病過公輸子傳以妙道病隨愈由是木工精巧舉手能成器械因欲飲岑山上神泉為峻無路可上命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數日作大舍四間梯道而上其顛可謂奇思矣其後武帝聞其名召而問道答曰誠知此道為真善皆百姓日用之事臣所難言又行之皆逆人情樂此者少故不敢以聞帝留于邸卑拜叩之失恐獲其法之息隱去其所傳何法究為外人所不知也噫曹班正夾二人亦天地間之大梓匠

十二日晴名虛過談及虛宗之亂自云知其顛末因告余曰虛宗鄉間有所謂景廷

宥者武舉人也家有田二百頃自擬派賠款議起廷賓者蓋責其田產代鄉人納捐于官府百姓咸感其德會勸捐委負阮貞元安徽人性貪鄙知廷賓曾為義和團且家素豐因而其索白銀三千兩廷賓不與則拘之于縣中曰不納此款必治尔罪廷賓曰可也然我田已盡必釋我，更謀諸里人或有心報命貞元令寫呈牒遂放還而里中紳董皆大不悅曰諸捐已盡納矣復獻以三千兩為入彼私囊之物誰肯承認耶因其公稟控于省中大吏大吏斥其越控且因阮為同省人遂右袒焉不問其罪事為貞元所聞大怒復遠繫廷賓以極刑掠治百姓於是時動公憤眾擊鼓噪欲毀縣署以救廷賓貞元大懼請兵于大吏不許遂益懼而釋廷賓歸百姓執犇洵一與貞元不相下貞元遂再請兵直督許之發兵數營往彈壓兵之初至其地也百姓猶安堵如故會軍士有入鄉滋擾者鄉人縛而送諸官署乃苦中深出百姓大怒乃伺兵勇有再擾其村者悉掩殺如埋，其官聞之大怒乃舉兵建屠殺村人以首級歸獻功曰皆國匪也皆為逆者也百姓愈憤逆所導廷賓而起事其原固如此

捕至松鳳待石崖俄石崖至見寶如言動與前大異若已別有所屬者殊駭然也

三八

余日來大動慈悲有欲拯救之意但志不在自愛之欲為擇配耳彼竟先自絕我大奇我亦可以告無罪矣時與石虛偕至白順胡同薄晚在翠紅家對飲石虛曰昔梁皇海所儼都中一妓亦名翠紅臨別贈一聯曰修竹可憐翠夕陽無限紅是夕與石虛談至夜深石虛與余復留宿焉

十三日晨余披衣起小遣見天尚早仍掩扉翠紅猶熟睡乃據榻再戰俄日高遂並起盥沐忽見襟隅猩紅數點揭視則袴間血污狼藉大驚不解翠紅與女娘並皆掩面而笑問其故始知翠紅月潮於今晨適來乃急取水至為余澣滌翠紅曰僕為家中人所見奈何余曰無傷也未午入城日中衣冠至東陵工程處在帽子胡同梓潼廟中時歸筠青過七談者晚與蕊兒爭論遂至亂事相持不下會頗年來始解圍是夕早眠

十四日晴晨詣晴霞見先人所畫團扇皆山水墨蹟蓋為勉甫文及晴霞二人畫也先人山水雄厚超逸不下戴文而家中無復藏者於友朋家屢見之然皆三四十年前前物蓋自庚辰年由閩中歸遂不復畫又摺篋一柄漂金畫老梅蒼勁由頭題語並叙與勉甫訂交之原同情致惺惺猶先人未達時旅京師以會試下第歸而繪此留

別也。南齊以其園角贈余使歸而藏之。日中在厚。蒼家午食俄詣石孫談石孫謂今日士夫不必為談政治但講求製造足矣余因而擬改立志論一帖而示之石孫頗首肯。時歸時詣愛相以有疾未見

夜觀書

漢時廣漢人析象素好黃老術家世豈賤自謂多藏必厚亡乃散千金以賑貧苦或見其濫于用財戒之象曰我之施財乃逃福非避罪若夫子孫果自為計何必與之籌畫惟方寸一片心田使其耕食不盡

漢武帝仙去世罕知者蓋棺殮時所入梓宮之物有玉箱玉杖及道書五十餘卷其後不知何故皆在民間為人而獻而後寢無恙也

俗所稱三尸神其實非神乃蟲也神仙更云欲作地上真人必先服藥除去三尸殺滅殺蟲三尸一名青姑伐人眼令人目暗面皴口臭齒落二曰白姑伐人五臟令人心耗氣少善忘荒惚三曰血尸伐人胃管令人腸輪煩滿骨枯肉焦志意不明所思不得若不去三尸而服藥殺食雖斷蟲猶不死

三九

余於客冬參悟景教及天方教與仙佛之宗旨無殊今仙史果將耶穌釋聖點
德二人叙入可知所見略同

十五日晴彤士過為我抄錄改正憲論一篇補少以叙之俄去余復擬議院駁難十餘條是晚
唐少以招飲散酒精美是日保和殿考差策題悉加稅免檢得失論題為明于其利達于其害
十六日晴趨署日中出城訪朱古微俄詣處者復往徐藩州家質其母壽遂至陶然亭
綠華高二尺許一望無際風動如波浪山色深翠是日大譟賓友三十餘人晚各散歸
余復過訪者始入城詣向接心談與中獨賢察事並有邸奉命講理京師贊語也
夜觀書

昔日李豐巨秀者臨沒謂德川家索曰吾今日以天下託卿之為我努力者輒或長首
三與不可立一在卿之心此與蜀漢昭烈託孤孔明之言如出一轍雖似仍辭亦未實
情美矣一情與其才必相副與其才而格其難者有不願越者也然而千古英雄每於
此理不能勘破遂使子孫無辜而受房毒則私不孫一念遂足以害其子孫秀者卒
怒于石田三誠之言不能決然以天下託於家康致其後者揆等辱舉兵與德川比事

衡自取滅之而豈自絕後哀哉

德川家康疾篤召諸侯伯論曰吾老病且夕將入地吾既平治天下將軍執大政有日吾不復以後事為憂雖然吾死而將軍或失政則侯伯當其器者宜代執天下之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吾何恨哉志山居士曰日本今日之獲政至宜憲政體必將軍相蓋伏于家康當日之一言也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何善得識為我國素漢以後帝王所罕能為者

十七日作日記

十八日晴晨在東城拜客日中歸飯後讀書過

余聞道者神仙修煉而稱爐鼎者甚多譬喻之辭何以仙史中輒言某之煉丹服之飛昇而爐中尚有餘丹為人所竊食者此不可解約言曰煉丹自服者人元丹也煉丹而留遺為人所食者天元丹也地元丹也天元地元非已成之神仙功德高者亦不能煉

楊雄若胡女之學道想其亂一日有道人乘鶴下自稱胡女雄拜而師之常降塵講究名理三年學成安瀾曰能達吾意義宜進道之域也二語大有妙諦與余所聞諸約者合

四〇

漢韓伯休以婦人女子知其名遂深遁入山蓋有人之德也不特不欲人識其面亦不欲人知其名此之謂真隱後世之隱者唯恐人不知我名此則欲以隱為顯者也可恥哉

西國人每新造一物輒以其人之名名其物我國古時亦有之如漢延陵杜康造酒甘美

世雖呼酒為杜康

子持其野造劍即呼其劍曰干將矣

十九日赴署日中訪內姪東廣留午飯

東廣曰昔有某君嘗挈其妻出游東南在勝頤自得其樂時其妻年逾三十色衰或謂曰子何不覓婦好之女子與子同游乃以三十許之老妻為伴有何樂耶若曰吾妻今日雖老且醜吾猶及見其嬌且好也忘山居士曰余與法冠霄之有情所以姑行不渝者即此意

東廣愛馬因呼僕牽其所新得名馬三庭中觀之氣骨雄健毛澤秀潤曰不必騎也雖撫摩之猶覺快意

昨出宣武門詣厚菴試訪筠青于西珠市口因同至百順胡同晚歸夜讀書

漢末名士申屠蟠夏後三人皆成地仙晉稽康實未死臨刑時為綠登王烈引去學仙今始知之

漢張衡生女名玉蘭幼而潔素不如華血年十七替赤光自天而下光中人金字篆文繞繞數十尺光隨入其口覺不自安遂有孕母氏貴之女終不言所夢一夕無疾而終思有一物如蓮花自腹而出開其中得金書本際經十卷素長一丈許幅六七尺文明甚妙將非人功乃傳寫其經而葬此書甚奇

昨聞筠青言論語首節學而時習之時字中有妙理後儒無能解者

二十日形士過為余改寫條陳補石屋遺邀余至德昌西菜館小酌夜觀書

余善歌詠友人詩章音節調屬人多以此誇登長情余謂非僅嘯詠似公和即為人亦似之蓋公和智深行隱性無恙或投之水中欲觀其悲公和既出使大笑余生平亦覺天下無可怨之事亦無可怨之人蓋其人君子而愛我者我還生愛於之心其乃小人而害我者我但見其自雲而已更起憐憫之心安用怨

劉淵養子劉曜走蜀先主嫡孫其後復稱帝建魏于長安但後忽改國號曰趙不免忘本耳王子順自號管城子造神筆出自每枝一金初學者用之書能成字素醜者忽化而妍

晉時越鳥里老張更誕生一子身常有光即俗所謂林潼君也其後化去屢顯應人世

四一

有降筆身在閩中祥漳縣廟中亭內以金索懸一五色飛鸞口銜筆用金花箋數百番留筆下其後筆皆到世文今俗所傳者是也扶鸞蓋始于此

于甯感其文婢殉葬十餘年不死之間其鬼魂因信鬼神之足徵作搜神記蓋平

日固不信鬼者也

二十一日晴風起拜客車中觀書

日本創程朱之學者曰藤原素創姚江之學者曰中江原

殉葬之惡習我國廢革久矣而日本猶相沿千百年至德川時代始漸廢去

日本自足利氏之京武臣多不識字今僧徒掌文墨及海內既半儒者承其弊風皆不識文字

亦待之以方外之徒至德川光園始有儒臣皆蓄髮而場之士位此亦日本一奇聞

凡人不患不能為人師但患不能為人徒蓋師者善益人者也徒者善受人之益者也吾視天

下人無論貴賤之幼愚者苟有一行一可取片言一足錄皆我之師而我受其益樂莫大也

俗稱曰才學才學必有學者不必有才有才者不必有學蓋所謂學者求之于平日

者也日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能所未能斯之謂學而謂才者施之于臨時者也隨機

應變而輕重緩急皆符其宜斯之謂才學可以人力勉之而才必由天授

二十二日晴彤士過為余騰寫而擬條陳後致難十條而往獨南王一人極贊樸厚禮下甚謙與余略談在坐有五六橋其餘二三人皆不相識也晚歸夜觀書

晉書成帝時蘇峻為亂帝夢游鍾山神人迎謂曰都中將侯也峻為逆吾當相助遣步象牽蹶其馬則成擒矣明日峻果馬蹶而誅帝遂勅侯為大相國立廟時祭至齊梁時晉封為帝東晉應修六朝時代與今之崇奉閩壯俗相同

二十四日晴作日記晚詣德布胡同姜李文志之柩于明日出都由潞河赴天津乘海舟南去聞天津士民鑄萬金設茶棚以待之忠齋每至焚香拜奠者殆過萬人又忠督直前後二十餘年又鎮大亂之後百姓追思感其德故欲以此報謝焉是夜早眠

二十五日黎明起與慕先偕至德布胡同送李文志之殯儀甚盛觀者如堵沿途絡繹甚夥余送至朝陽門外即歸晴霞來談逾半話長精寺蓋金方外師者達和尚是日法喪薄晚入城觀書日本惡幣之行始于萩原重秀獻媚德川綱吉清金以銀銅清銀以銅錫欲增多海內金幣以供網吉之用夫民間私造惡幣在我國紀者有禁乃日本竟由官家自造之我國所未聞也

四二

綱言信浮屠之言愛及拘馬不許斃傷犯者至死百姓以是罹罪者甚眾仁于禽獸不惜百姓之命亦可異也

柳澤言保以詐謀說術惑綱言欲效李固不幸之所為事未成否則德氏之祚絕矣
二十七日趙畧中觀書

日本西學之始祖為新井君美及青木敷書二人蓋新井君美始開荷蘭學而世未之知敷書欲倡西和乃如長崎使家督學洋文謾蘭書近世泰西學之成二人之力云

德川氏時以循吏稱者前有板倉氏父子後有七田忠相石河政武皆獄訟廉平能雪冤中枉者也

日中齋集傳衡西司同僚五十人於聚寶堂明始散往百順胡同視率紅病久之石產亦至余暮入城
二十七日晏起日中出正陽門至西珠市口訪病者尋詣江蘇館為司湖州沈君招飲明散復訪病者與偕視率紅病猶未愈勉強出見晚歸夜觀書

仙史載晉人王義之似亦登仙者謂至吳西過張道陵授以丹訣因隨道陵飛昇

余杭州城湧金門內有金華將軍廟不知始于何時今無恙考得蓋在晉成和七年水驟發湧進錢塘西門有金色牛奔入水退復隨出至北山不見眾因金華將軍廟祀之門名湧金

高隱寺在金牛寺為晉僧慧理所建即感金牛入門事

二十八日親書作日記晚過

志孝為立身之大節今之諱於者多以父母之過而非迂腐也蓋所謂孝者非但施于父母凡待我有恩之人而我固所以報之皆孝道也所謂忠者非但施于君上凡我之事而我須心殫力竭求無負所託皆忠道也

以新眼讀舊書舊書皆新書也以其眼讀新書新書亦舊書也

人之記憶秉于天賦決非可學而得古之學人其過見或誦者指不勝屈姑無論矣亦有不必過目模之於手而即能記憶者如某有某化人忘其姓名夜宿古廟觸石碑始以手拍其字其口寫之于紙毫不差誤亦有聞之于耳即能言者如日本德川時代有替僧場保己一石能自讀其書使人讀而傾聽之久亦能暗誦不謬一字後以而聽多逆或博學能言者古今

唐王官者仇其良日本德川氏之老中田沼意次皆不願其君讀其親近儒生知古今之得失得失其用心如出一轍也

二十九日起署日中訪石孫見所著拳匪紀事詩二十四首皆詠寫唐子年危城中
怪亦可笑事觀其所注皆可噴飯後之考言家不可不讀也補訪百順胡同視翠
紅病已愈矣乃訪菊香館談暮歸夜聞管學大臣張治老派余編書局分纂

五月一日晴晨起向棧過日中赴書局是日開局同派編書者德纂二人曰李希聖

曰張鶴齡字南曰桂沾字南曰姚大榮曰王儀通字南曰葉鎮藩曰韓樸存曰

羅惇融及余其章程蓋分經史子集及修身倫理教門欲每門各責承二人編修前

明之書以為學堂課本余晤張之國即之鶴略談以史學自任昨古徵招飲遂赴約

見示元曉序散入城夜觀書

魏書古弼族子元之妙游和神圖其天時地利風俗比之華胥史勝蓋傲然神仙也

南北史云當時乘棋戲于江左瑯琊王抗為第一品吳都諸思莊余謂其志以為二品蓋亦松

思連善於大行取勢思莊思連巧於門子攻堅惟抗蓋二人所長同時錢唐五經中褚胤亦善奕

魏崔浩好道而識佛劫魏主盡誅沙門不知佛考存是一宗奈何以偏執見我及無

事也厥後受劫油灌頂之難宜矣

仙史載有人噴墨于紙能自成文義者有人見情障屏風畫人物音樂以手拂之皆能飛走歌舞者此等事在人以為奇在神仙家則小術耳不足為奇

二日詣編書局薄午亦元至與談編史法余謂讀史所最重者曰地理曰職官不通地理則於其戰守攻伐之形勢懵然隨堂需中不通職官則於其人物之賢否優劣不能論斷蓋凡人必有所居之官必有所司之事能盡職則為官為優不能盡職為官為劣前不明其官所職掌則何由知之故余意每編一代之史必先以地圖職官表冠其首使學者先明此而後可以讀史又云史有二類曰事史曰表史也曰政史典章制度也事史詳于通鑑政史詳于通典皆學者所當知也然二書之所以不能合一者以通鑑編年紀月通典類別部居以通歷朝為一書也今欲合之莫如用斷代法每一代為一書或合數代為一書而於一書之中首以編年紀月敘事繼以類別部居紀政事地理職官則為圖表冠于編年紀月之前如前所說亦先極其全言

午後編拜編書同事諸友請蒲州談時往謁管學大臣未得見遂歸

四四

三日晨赴署開奉長官諭派余幫主官行走日中至官書局見亦元復談編史法
余謂也固職官表之前復宜增一帝王年表即仿紀元編例專列紀元及甲子使後
者醒日亦元謂此是日韓君力映到局力映湖南湘潭人精史學尤與余同編史
時訪筠青筠青遷居春元棧在官書局對門屋較寬而費者余與亦元談即歸觀書
余素慕陶弘景之為人今讀史始知弘景其後亦仙去

三國時華陀稱神醫丹藥時徐文伯亦可稱神醫

嚴光足加漢光武曰腹何點手持梁武帝曰請夢是二派人物

張果娶揚州曹梅章怒之女因隨之作神仙者謂此女亦是非常人

德士趙述晉武時人多記舊事至梁武帝時常謂人云永嘉末二百餘年述國者
十有六君吾皆游其都都日曆其事滅後觀其史書皆非常錄莫不推過于人引
善自向符生雖好嗜酒其治典無失凶暴符生賦君取位妄書生惡史官皆此
類也觀此可知史書多不足信

四日晨往達官家賀節午歸補達齋過夜觀書

金陵雨花臺蓋造于梁武帝時因雷光法師講經于南天龍寺感天鑽紛雨花散集
雨花臺紀蹟

紀易學射于北衛王霸智學射于晉君侯

五日桐士來少川叔至日中飲雄黃酒應節景也晴出城至天樂園觀劇薄晚歸
周易哲學也尚書三禮春秋史記也論語孝經修身倫理學也毛詩美術學也爾雅
博物學也故我國十三經可稱三代以前普通學

經學為三代以前普通學音訓詁為三代以前語言文字學
余數年來專以新理新法治舊學故能破除舊時一切科臼障礙

旨指工部公所工部長官如楊銜有志整飭新政欲令書場習練文簿以漸收舊吏
之權日中訪書局見韓力朕議編史凡例余而創新法力朕深以為然時入城夜遂草
擬定章程數百字即書與余先所編之宗旨

是日余又與余元誤及余等書謂非重編善本不可專用日本文典法名詞代名詞動詞自
動詞也動詞受動詞助動詞以類別我國名種之字每一字必標明作武據教以標音述其分
四五

古文遷、源流及六者造字之微，有使學者瞭然，日不必復窮究，此其諸方矣。

七日陰微雨，詣古局，眼光在，以粗定章程，予之暇，心固嘗首肯，俄而大雨滂沱，遂名之，亦九五維祺。余謂孔仲尼能求新之人也，非頑固者比，何以知之？其言曰：過則弗憚改，人的不憚改，過皆不愧為新黨。補訪筠青，暢談即入城，路泥濘難行，夜觀書而聲復息。

日本不能崇革以新其國者，外激于強敵之交通，而內倚虛士之勸，其意無敵國外患則慮士之不，不能鼓動而全國精神安習，其振作無故，攘夷之論雖深，妄然因攘夷而討論，因討論而尊皇，因尊皇而立法，法定而民智開，攘夷之福不期破而自破矣。是故我國甲午言戰，諸臣及廣子排外，羣民皆日本攘夷之流風也。然而日本固是而驟強我國，因是而愈不排外，所以日本國民有權力能鼓其攘夷之氣，以改革本國政體，我國民無權力不能運其言戰排外之烈性，以助朝廷立法也。是故人謂立法非君權不可，我謂立法非民權不可。

八日微晴晨，詣官書局，亦先議編史法，其議定，午後訪筠青，不過遂至百順胡同，須臾筠青亦至，坐談至晚始入城，夜觀日本國史略終卷。

日本之安法也原存于人不能講忠孝夫前惟其忠孝故皆有情有情故真能愛國
愛同種而一舉一動咸出于公合衆人之心故法易守也我國所以不能安法者
以朝野上下人心素以忠孝爲過濶加之新黨人高談無君無父推波而助濶既
無君父則其人無情無情則所謂愛國愛同種者皆偽也故有平日談公理一得志
即逞私欲以敗公者有平日談民權偶任事即因事制以壓衆人者此其然也夫以
一人之身而所行與所言前後不侔者以其人當出言時非發于真情也其所以不
發真情者以其人本無情故也執無情之人而責其愛國愛同種數無情之人
而責其舍身以安法吾亦知其難矣

九日晴赴署薄午出城訪力朕談編史法力朕以典章制度自任余遂任清亂與哀力
朕自云病弱凡不能至與余遊至青雲堂盡日衡司掌印瑞鶴齡等七八人乃主席
以議者，到者多十餘人其地頗闊敞有亭榭竹石酒半余先行訪仲英而賃屋十
餘榻樓野有湖致密座懸一聯云奇香古鼎良朋百年相伴皓月明珠美酒四季皆
春映筆書句暗亦允

四六

十日午刻終日在家作日記

余謂窮日奉法之原因依世出于孔孟之學此言為近日新室所聞不自為通達則以為怪誕而皆非也蓋孔孟之學在我國為法家而孔凡之夫談孔孟之書而心乎孔孟者其鮮惟日奉法受法以前其人心風俗若不敦為氣節廉潔道義孔孟之道教也亦能一受其道

晚簡齋過即去

十一日奉詣書白時已掃除淨室一間設榻其中架上列羣書以備檢閱過午訪厚者厚者荐書手陳君繼賢回車訪之不過因至麻肆購書即歸雲雲四合俄大雨

觀仙史唐程乾祐名法言岳州雲台人其地有雲峯井自大江汜別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如鏡舟楫無不真道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于沿涉乾祐念商旅之勞於漢城上結壇考古星龍凡十四處皆化為老人而告諭以灘波之險害物聒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間風雷震蕩法界平川唯一灘以存龍而不至乾祐後嚴勅押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馬因責甚不伏應召之故女曰甚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且富商大賈力皆有餘而傭力負運者皆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至

近井碑以給衣食者甚衆今若程舟利涉平江無虞邑之貧民無備自之所純衣
食之結矣余當險灘波以贖僑貧不欲利母賴以安富商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諸
龍者復其故塗

十二日晴詣書局是日管學張治到而余亦力陳善進見晦至百順胡同觀書

仙史載唐陸川民譚叔子者年二十餘忽失所在遠近以爲神鄉里五廟祀之大曆元年
忽還白父母曰兒爲仙官不宿久在人世然不宜作此祠廟恐爲物所惑妄作感福以害人請
毀之忘山居士曰觀此祠世間廟祀之神著靈驗者其多爲他物所假託者可知矣
晚入城慕兒譚雅愛于東四牌樓福金館余亦赴飲

十三日赴署日中在書局薄晚始散夜在百順胡同蒲柳軒堂來談遂宿焉

十四日未午到局跡赴丁校南多松樓前所居有樹二株頗涼爽噴霞及家少川叔皆
在相與閒談補香中之兒叔富來叔富新納貫以微官聽鼓于直隸者余前聞吳李英
者婦遊之信以爲不確至是問叔富果然日暮余先入城夜觀書

仙史云道是道術是術相需而行術以濟世道以延長知道而不知術如欲適萬

四七

里而足不行術者雖萬端定化未除死籍固當樓心妙哉注念丹華五功助于外
鍊魄存于內、外齊一可以通道

十五日晴詣書白舍莊編史中任事跡一門擬分十期自伏羲起迄秦為第一期兩
漢為第二期三國為第三期西晉為第四期南北朝至隋為第五期唐一代為第六
期後五代為第七期宋遼金為第八期元為第九期明為第十期
晴百頃視書

每見歷史記載凡積善之家其子孫往往昌大然而祖父之骨則已朽矣其鬼已不知輪轉何
所矣子孫之盛衰與祖父何所增損耶若僅留此因果以使人知所觀感吾恐未必然也
吾志子孫與祖父一脈相連屬者也其子孫昌大其祖父於冥中必有受益之處但不可身
月斜鐘響良夜早道人苦隋場事之言也凡世間甜酸富貴中者聞此皆宜於深省

隋人金元起曰聖人愛精重施則精滿而骨堅此即金丹之旨夫曰重施則非不施可知矣易
曰雲行雨施品物流行金剛曰不住于相布施不住色聲香味有施之時義大矣哉

十六日晴晴白書為歸在頤年齋中縱談薄晚石佳折簡招至餘園夜飲園舊為

懷塔布所築懷沒其第以家計窮迫遂設酒館其中繼人入遊而收其利余至園已昏
黑惟見燈火映射林樹間不辨方向成登一高樓晤石虛遂相與飲笑告石虛曰余在
書局中所編者史也日不過數頁課畢即歸時同人必曰明日早來王君書衡亦
向友也戲成一聯曰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來石虛大笑余又云昨擬
贈翠紅一聯曰翠竹倚風笑紅芍當階翻

十七日晴觀書

杜子春為黃冠史守爐中歷試以尊神惡鬼猛獸地獄之變狀皆不能動其心最後
以不能忘愛故而上升不成甚矣愛之難祛也

薛寧謂李升曰繁華易易盡回頭獨早無使山中白雲久待
仙製十三卷九前三余讀書此公等懸諸壁中

唐裴君倫與盧照清往見孫思邈與語竟日莫測其居止退謂盧曰猶龍之歎茲復見矣
晦石虛過談久之復同游餘園老樹蕭蕭樹頭曲折登酒樓對酌夜深送石虛至
順天府歸時月明

十八日晴書局事畢詣百順街石虛成石虛至志談至暮遂歸

四八

唐武儀緒晚年日光盡見星月李泌身輕能于房風上行黃龍上立筭尚正直性無忌憚太極真人積累若山之言也謂仙家尤重此行蓋世間原有筭者正真下人而性不免忌憚亦有性無忌憚之人而未必筭尚正直者方鮮其人也故乃仙家所重

十九日晴赴署日中到書局補入城是日少以叔移居城內廟余往視小談即還時姪忠候延醫來治謂病勢甚重急用鎮攝之藥消之夜視者

人主博古不及仙家之博古蓋人僅據古書為斷而不知古人之欺者多矣惟仙家則上下千百年能以身歷而目觀其所見固尤確于人心也如前所編越遠能知史書符生之非真則乃古人難証尤有功于人世他如陸果識漢上林仙鹿野類事甚多不且奇也

紅線白云兩生奪男子以點術無心殺人陰律律為女職醫者可不慎哉或曰過快出于無心其情可原不當受罰曰人命至重若無心殺人于死可以免罪別行醫者蓋視人命如兒戲矣且天下過誤之事強半出于不慎無心之過可恕不慎之謀不可恕也

余謂世間有二種人最重一曰醫者一曰術者皆能出入于生死中也

二十日晴姪喉未愈作日記飯後至書局閱鈔書未晡與偕至百順談夜宿焉

二十一日晴在書局終日編書三暇仍觀仙史

唐韓滉進仲由後身韓愈是果程後身皆素所不聞又章梲是諸葛後身亦著績於西蜀而名不甚顯

顏魯公為李希烈所害歸葬日棺朽敗而屍形儼然徧身金色其後有僧人打羅浮見二道士奕棋樹下一道士託其寄書至偃師顏家三人於書知乃公親至問客言道士容貌皆酷肖公乃卜日開殮棺已空矣遂知神仙皆忠孝之人所成就忠孝之人入仙者古來甚多第世人不知耳

晚涼甚衣衾坐庭中是夜早眠

二十二日晴書局事已晡謁秦幼衡師俄至殿香閣小坐遂入城夜觀報

天津日新聞著一編其意曰西國教主耶穌天帝以爲專無與二也謂天帝曰惟實足以統制萬民使人莫敢不從之命也其與我國古時稱天而治者何異也非蓋

四九

我國非不侮上帝也非不侮天命可畏也。且其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仍以天權歸諸民權而天之一字不啻公法公理。別名西人則異於此。雖然不得以是咎西教之不善也。蓋西教侮天者所以戒其民為民而言也。我國古經稱天者所以警其君為君而言也。

二十三日晴自署散直遊至高靈草堂公懋合署同僚晴對書局編書晚與筠書詣徽香談及復歸局中觀書大雨雷電

燈燭散馬鳴生以吾教傷生消世可知証天道有罪

是夕聞筠書述鬼事甚詳云有人以陽魂在冥中為官者嘗告人以陰界情形云陰界城府宮室與陽間無異其城中亦有衢市羅列百備人聲喧闐其交易用銀楮云陽世所焚化之錢以手摺者為上等銀若田新漿粘合者非純色矣其天氣常似濛濛作細雨狀不觀日光官府斷獄皆因其功過了輕重而處置焉毫不能假以情私所謂刀山劍樹油鑊皆實有不足為異又云陰界亦有妓館客來作狎邪游者甚多蓋凡陽世人死而無功無過者則生前執何業死後亦執何業也

聞粵西匪勢有原囑之說又聞天津有不公還之說皆不知可信否

法使將易人政府有遣某先出使之意聞法人許可惟以年終官卑為嫌

林桂生家有姬年四十餘素清高之曲悠揚涼暖響徹雲漢坐客為之傾聽

二十七日晨詣書局與書衡力腴等雜談

天下事有趣味者佳無用有用者佳無趣味如我同輩人所治之經學詞章至有趣味然而無用人生至有用者莫如錢帛而錢帛竟無趣味欲求有趣味而兼有用者其惟能令男女才力股等皆大笑

書衡云凡詞章必發源于經小學者始有根柢余曰然我蓋亦西人文學所以能發源於
滕丁文者為其時語百順胡同夜宿焉記其橋在滄時入城訪余于三里里云屢訪不識途
徑而之橋名曰三多因出聯云三多不識三里里余今始得對語曰百順胡同百順班
二十八日晴到局已命書手鈔通鑑而漢事跡保其成卷然後句乙

書衡謂人所成名聯並自撰者甚多錄其佳者于時若代劉健之挽書文忠云已看萬
相雲霄待寫老龍諱儘多軼事我愧王郎天壤為謝公一慟仍屬蒼生又書衡挽黃鉉

卿夫人云回思擇牧三年方韶淑東歸。○○○憐季子最恨斷恩處。地正懸鸞西去後。堂何處拜宣文。又代人挽其妹云錦瑟綺年空。○涼月虛憐夫婿瘳。情侯環珮品簾。○影瘦。○重陽若雨閨人病。鬢減。○素錢。○解。○且。○世。○云。○冠。○興。○慶。○班。○行。○唐。○宮。○禮。○重。○向。○平。○反。○幾。○許。○為。○母。○賴。○開。○余。○又。○記。○突。○已。○年。○婚。○時。○黃。○漱。○蘭。○贈。○聯。○云。○府。○莊。○為。○女。○國。○次。○男。○如。○有。○文。○才。○先。○比。○慧。○明。○復。○取。○資。○政。○貴。○女。○家。○傳。○禮。○法。○婦。○能。○賢。

補入城使早晚

二十九日晴。赴署日中。歸。哺。道。訪。十。川。叔。留。午。食。為。家。戲。哺。還。會。希。尚。未。自。流。詢。及。家。中。知。憶。苑。回。揚。州。

六月一日到局。開。供。役。之。儀。名。何。順。者。於。前。夕。染。時。疫。化。去。乃。一。怪。狀。一。

諸仙史始知宋儒多孔門弟子降生者。二程即公治南宮。邵雍即仲弓。王安石即宰吾。

塵世間數十寒暑。在仙家不過數日。夢寐中如過一生。及醒。又不過頃刻。問始知光陰之長短。無定皆由心境。自造也。

袁盎殺龍錯在西漢時。而冤仇之團結。直至唐宋猶未解也。唐懿宗時。所奉國師。

五一

有知玄膝上忽生人面瘡眉目盡俱備每饑以飲食則開口吞咬痛不勝言其後
往西蜀遇一僧指岩下泉令洗之知玄如所教意忽大呼未可洗我有宿因公曾讀
西漢書公曰曾讀瘡曰當不知表盡殺龜錯乎公即盡我即錯也我累世求報于
公而公十世乃高僧戒律精嚴不得其便令受人主龍遇於德有損故能報而害之
蒙迦諾迦尊者洗我以三昧法水自往不復乃寃矣師凜然魂不附體忙掬水洗之
其痛徹髓絕而復甦其意不見

二日清晨詣什錦花園在瑞鶴莊字為其檢書

北方人於夏天每以冰塊置熱茶內待其凍而飲余是日在鶴莊家試嘗之覺入口殊不甚
熱余謂凡遇酷熱之時譬如飲沸茶既能解渴又可却暑否則直飲冰水使齒中間凜冽清
厲惟夫不熱不寒者到腹金使人頓悶不舒

三日起暑日中到乃晴歸觀書

神仙有隱于屠市者大奇如唐僧悟玄所訪之我眉洞主其人姓張在嘉州市門
屠肉命妻烹肉与玄為熊謂悟玄曰游山不食肉何由得道但所食之肉非指凡

問之肉則有隱語非俗人所知潘郎云一塊爛蹄一壺好酒若安作神仙酒肉好酒有

寒山拾得為文殊普隨化身有人問佛理止答以隨時二字隨時二字作何解世
罕有知者嗟乎時在天地間最可寶可重者也凡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有時女
子及時而嫁英雄乘時而起草木及時而生魯論曰山梁雌雉時成時成人若惜
得時字造化生身宇宙在手矣

寒山子謂空禪曰先人後己知柔守謙所以安身也善推于人不善歸諸身所以
積德也功不在大主之無意過不在小去而不貳所以積功也可稱名言

甲曰甚不可耐飲茶甚多者觀者謂出城夜與小園番實翠坐書為徒院中問談
諸人所談絕妙燈謎數條銘之信袖珍本取便舟車詩經一句縮板以載重圍紅一
曲罕為一詞推慈之心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四者一句未可與權周公執掌
東主飲者太王王季文王西伯一句說哥一病久又談佳對筆面而對上耳其字類
者如仙對荷蘭水香仁水對空王以山簷水無魚珠結網對房山有雀蠟彈珠斜風細
雨對正月繁霜針破紙窗風送梅花香一保無人能當對者人淡如菊亦於雅對

五二

有對后来其蘇者有對詩正而葩者皆不甚工蓋字面易對而意義難對也
時涼風襲懷袖從理時莫忘暑夜三鼓乃各就眠

五日晨驅車出彰儀門至南河泡其地在京城西南角有荷池數十畝水終年不
涸築堂會教植園以林樹夏間遊人甚多記於前在歲隨先人入都時居西城十
半載曾隨母姊及戚友來游一次余方七八歲今逾二十年矣出口乃方勉甫
身伯父子所邀若未頃野半皆同里人雜坐談笑會評述新舊至述爾述其專人
官以當時所理獄案有可記者

有督者控所役工人殺其妻工人備受拷掠不肯以是三年未結案公抵任傳
兩造嚴訊工人始呼冤既而曰余不復能忍刑惟有伏罪而已公視工人體殘傷黑
瘦骨立然貌姪善似非殺人者因問督者何由知為彼所殺督者曰是日也余挈幼
童遊市中買魚肉付童令先歸使妻治早餐余以倩輩聚譁于肆俄童子哭奔而來
曰家中殺人夫余偕眾友趨至而則妻死于地血痕藉衣物翻騰盈室檢視失去金
銀髮飾數種他無所遺時室中別無他丁惟植在門外泣曰非其人而誰公曰保無一

有他賊來乎曰余家山居出入惟通一徑而外人至余在市必見之檢悉不能飛越也公打盡大疑命請者追釋之入刑具問馬曰汝服從替者家幾年矣曰五六年曰替者夫婦平日睦睦曰不睦曰何故不睦曰其妻憎其夫替其夫病其妻有德疾問德疾曰溺管表鼻達於戶外人莫肯娶之故嫁替者然也甚美替者不能見也遂相嫌時問話詳詳非一日矣公又問其家復有何人曰有性惡尚幼公忽悟替者所言幼童也其人也不德諭二人使退密傳其姓陳未令替者知越日重引入內室見之貌絕者問其齒曰生十四年矣計替者妻死時方十歲非能殺人者問腹肌否兒曰猶未飯也命左右具飲食餉之兒飽嘆既餐公溫言慰之曰尔母懼尔叔祖母之所以死尔盡知之我亦盡知之今日尔來欲使尔為證如盡言与我所聞合則已否則尔不獲免焉兒神色頓黑目四顧汗慄不敢言公曰汝畏何人兒無語再問曰畏我叔祖也公曰有我汝叔祖奈何且彼先我矣尔如不言將与彼同受刑于市兒色懼乃盡以替者自殺其妻狀吐露蓋替者持包中腐切一刀乘妻不備自後提其髮而斷其吭時陳孫在側大哭替者亦持其髮叱曰尔如盡言亦猶是也遂取妻釵環物並己身

五三

血汚衣瘞院中大樹下陽罕免出贖物使先歸而已與隣舍地保等飲酒劇譁也
至家則佯驚笑未報於妻諸人隨往視果然無有疑其自殺者遂坐罪于工人用
心抑險且毒矣公既得其情乃坐堂上傳替者來替者長聽長然曰願明公為我
妻伸冤公笑曰尔妻之冤今日仲矣替者曰嘻有此事乎先手安在公厲聲曰在
堂上遂呼其姪孫出使旁立依所言之兒始捕不敢公曰有我從尔何兒輔
發替者聞之毛髮怵張據臂起撲兒賴役卒拘挽之力大如牛哉不可制良久
免言果替者太息曰吾當日悔不并殺之也公曰毋多言尔妻之冤仲矣遂以替
者抵罪分所遺田十餘畝賜工人即命其姪孫奉替者祀席其餘產使工人佐治
之兼斂替者屍葬焉

是日適午始設饌以天暑陳瓜果冰水從人飲啖晚涼時始散歸

六日赴署哺詣徽香閣夜復宿局中晚飯後偕上橋散步于石頭胡同徧游諸妓館所見者皆
狀類牛鬼蛇神余歎曰此地故言相也興盡而歸是夜聞小圃述舊製詩鐘二聯極佳錄之
鴉片煙与林黛玉集上一丸灰萬劫癡情雙淚石三生合婚与臂唐殿秋星金作楚鄧州夜月玉生寒

七日晨復至南河沿家少川寂之如也余到時寂靜無一人舟池吐清香獨坐寂憺
遂斜眠榻上俄聞呼仲思聲謂少川寂者也須臾嘉客駉驛至有某君者貌絕美優
伶中無其選向午予見其至遂羣坐譁笑或為家戚或賭骨牌俄陳酒肴雜嬉娛竟日
八日晨起先詣官書局與六橋談

前聞人述及昔時有一女子行橋上忽得由云獨至六橋人影不隨緣水去苦思爲
數不可得因至病死無行人舟泊橋畔者夜聞橋間有人吟此句蓋女子之魂也其
後有客過此知其事遂為對面孤眠。艇夢魂曾自故鄉來自是其聲逆絕而所對
殊不佳余愛其出句若欲對以佳聯十餘年矣而所成皆似不達前夕在書句偶與
仲宣講及仲宣云欲對此者必攝一眼前實物如電線如德律風且類然後可以造
句余因是忽悟及六七年近在西湖孤山放鶴亭間吟得應聲自對岸山中洲下亦
出與余聲無異亦一妙境也遂成句云放歌空谷語聲如應隔山來

薄午至管學張治秋而書室是日諸後備大會蓋擬定大學堂規制將出奏也故延
諸人公議余謂果欲行公議之宜必先以章程使諸君與議者傳聞限一月之久使諸

五四

人者事所見黏貼章程內然後由管學招集會議折衷審定若今日者何名公
議仍三三人主其事無所謂集思而廣益也

開創居已簡元駐法使臣乃遠歸成少川叔過談余連日渴後刺痛知為白濁將
至是補果未少川叔教以飲沙斯白朮及果子薑

九日微雨詣少川叔乃戲贈親書

南北朝時所崇奉之符帝至室初南唐時忽自六其廟自去遂不復著符應

華山陳搏士言今日候尔火輪煎地脉符然神漢漢涌涌山椒二語不知作何解

呂師自遇黃龍禪師後題詩云棄却靈樞秘符金丹非獨水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嗚呼凡流
着意弄金丹此殊有所惑金丹既非獨水中金而是何物須訪明師方能知之

十日晴詣書局補至南橫街訪著御前堂著御為余診脈謂余白濁由受寒非外毒也

京師數日內疫疾甚感死人無算皆因霍亂有頃刻死者有半日亡者西人考驗傳染
之故蓋有蟲在空氣中故能波及于人

人有病而善醫則病不為患人有過而善改則過不為患所懼者復疾而忘藥從過

而憚以人然而吾見人之能醫病者矣未見人之能改過者也

俗云痛癢痛癢令視痛与癢若相及者余謂不然蓋余嘗憶眠有蚊飛余肩上噀余覺而痛甚余竊怪蚊噬人牙他處皆癢何以肩上獨痛因悟他處膚皆厚而肩肉皮獨薄故覺其痛厚故覺其癢也然則癢者小痛也非与痛相反也

十一日至書局悟建齋知古學堂交應之羞已撤其撤羞之故因与局中人意見不合時詣薇香閣坐至晚始歸觀書

程道明去人心虛明自能前知恐有是理蓋古聖禪家有深功者往往能之不可免夫受呂道人訣獲尸解此見于仙史

東坡在惠州初寓松風亭有倉松三十餘株長及忘畧余最愛之蓋生平最愛松其次則竹也東坡及全趾羅浮諸山中夜子時見太陽出海霞彩萬丈大是奇觀

程伊川渡漢江風急可折覆岸舟相觸呼統獨危生已而反岸眾中一父夫問曰當時君坐甚莊何也顧曰存心誠者曰又不若無心也顧方欲与言忽不見此殆亦仙人善存心誠獨志強制之功故特述一節

五五

十二日陰往中工部同司于梓生母喪歸喪贈徽香主人又為題徽香詞三字
自稱夢為蝴蝶生又稱偶游色界之象倏天忽久而達者至小徒去晚觀者

張珍如呂師所度之位也嘗曰自念入此門中意施於世以微為真福歌觀曲以
悲為樂可謂道盡此中之況味

宋秦少霞夢虎情人在去使書名碑所刻秦龍溪新宮銘為紫陽真人山巨源所
撰醒而記其文銘之文果然虎可誦見仙史卷十九第七節三百

宋汴京被攻時右丞孫傳素郭京能施六甲法破虜軍命合六田者七千七百七
十人不問技能自為調度朝廷信之蓋與今之義和神團無以異也

十三日晴詣署時已散直遂出城至書局映往賀錢幹且母壽在嵩雲堂堂題詞款
賓時席觀書仙史空同會福王禮經法行而見極奇妙趣一人名晃迴者語曰處世
之人不知晝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為常而性如故吾試言乎

馬宜甫夢遇仙人送之食瓜送帶起怪問之曰香徑異神得甜向苦中來
觀於唐僧世能前知能示寂而尚輪回于苦海中以名得丈六金丹之故

宋王中孚受道後立願普化三洲乃設一榜隨所在慧之中有語曰心忘念慮即
超欲界心忘境緣即超色界心不着空即超無色界

陸本梓潼神君蓋唐玄宗時始

十四日詣書局見五光亦元云凡人不但讀書博物謂之學問即至身處世接物皆
學問也又云孔子曰以直報怨蓋無事以曲報怨者也以直報怨者君子以曲報怨
者小人余以為名言

補歸作日記

余到京以來數月不見都中百無一之素惟正陽門外廊房胡同一帶略見斯瓦幾垣然已
陸續起新蓋亦忘其為亂後也惟月之初八日余在管學家開講法筭後信先歸繞道西門
內經車至地安門一踏以見荒涼滿目其房屋皆遭焚毀如從前坊人煙稠密之區也
十五日詣書局觀書

春秋三丁釋奠孔子始於元至六年間

觀于陸君曹之事都會城池乃在身中神心真無奇不有

五六

張良是風后轉世劉基乃容成降生帝王佐命固不凡也

聞公在元文宗時始加封王號

仙史云陳致虛自號上陽子自長春若仙慶會之後真仙聖師不許降遊百有餘年世之欲問

道者攀躋無路工陽乃願累行積功用是求諸仙位搜奇探粹作金丹大要十卷

十六日赴京日中即歸作日記

十七日晴樓氏生白借希而垂書尚希尚往視藩州過午大而雨而止余詣藩州希

尚亡去因與郁堂著作石頭城游晚歸觀書

漢張子房明劉青田皆以神仙中人降為代佐命其後子房從赤松子游人不知之青田之

伴死潛遁人不知也

佛氏所謂因果曰阿陀迦曰斯陀舍曰阿羅漢曰阿那含即是道家所謂投胎奪舍轉居靈性

明太祖命劉基誦經答基吟曰一對湘江玉細攢舜妃曾渡淚痕班太祖曰秀才氣基曰未

也續吟曰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問太祖大悅曰先生吾子房也

十八日詣局補歸觀書

宋末王魯齋為其師何北山制服明初倪元鎮璣為其師王仁輔制服

求道之志惟患不堅如沈萬三於張三平千古能有幾人以漁為職致巨富外丹成由

丹自易為矣人亦中可鐵質則丹中有金質抑何足怪

徐天明胡日星滿得郭景純之傳其被殺于明太祖也亦與郭璞之死于王敦無異

明人遇元代子孫頗有恩禮而本朝於明朝陵寢不加毀掘且春秋劫祭示天道也

十九日赴署時奉命官命凡書檄須習練文字親自擬稿庶可熟諳吏事是日余試擬馬與同

僚張君石想商榷

日中至書局與書衡等商榷

今日之政府所謂以權作為敷衍者也昔有再醮之婦嫁後娶之夫人贈以一財云云是

一番新氣象依然兩件舊東西可以為今日政府寫照

明太祖因吳子草莽寇讎之說欲去其祀而以刑書為書錢唐乃陳道猷其議史文紀太祖嘗

命僕官其文凡不以尊者為主者去之不知其事完實行否

二十日詣瑞福莊家晤蘇蒸東過午話及句時至金浙館訪番御不遇歸

五七

未和動趣安喻材功震澤小兒之言也確有生理

金陵城有能寶門蓋明初沈萬三所築太祖忌萬三年命相同而大官多謂曰亦亦有能能乘寶亦能乘去梁門才萬三不敢辨必命然梁也其化明者亦三無余以丹金和時投藥始成其蓋証也
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時而直支干推人富貴貧賤壽夭始于唐袁天綱及御史大夫李淳中

二十一日訪為編書日過干希尚主余福江蘇館赴越仲宣之約歸與希尚偕至百源微香以
有夢故遊去二人生其室中問談晚宜早將入城過伶人魏芳招余入則若生問所陳設皆西
式極精美

二十二日至局中觀仙史終卷晴雨

徐人瑞程完璞二公仙史中之班馬也以教十年仙人雖與與人爭貴命為一疑有神助
佛兜身父遺乘駕之物名舟車上設碧幢油蓋下具轉轆四輪在陸則牽御遇水則捨棹其間
凡乘錯定葉具其無一不備宜可稱古今奇創

二十三日大雨詣鶴莊為其籤架上書薄午歸作日記觀書時至庚午自上海
探及近世史云埃及之祖視卡米以尼羅河水量之溢涸定其增減水量達于二十尺

以上者乃為大聖之化故也蓋神州為一國最大之祭禮

二十四日雨冒雨出城請宿於蕭家夜雨聲不絕蕭家堂奉為家供之
二十五日終日在乃與書衡談

人動以及史所載危險之情狀類余言支那余曰不然支那何故望埃及耶埃
及之君曾有英明奮發如阿梨者埃及之民有慷慨壯烈如亞刺飛者以阿梨之
苦心經營師法歐美改革庶政乃一再傳而後國權仍不免墮外人之手以亞刺
飛之能鼓動民氣糾合羣力圖保種排外而加佐志廣一役依然為英軍所敗東
手被擄況以支那之求如阿梨為之君亞刺飛為之民尚不可得者耶故觀夫埃
及之已事而益歎我支那休矣

昔平陽先生云我國事而不能定法不固自強故猶可為安使果能定法固自強
歐州人必速存多之斯言也余始聞之疑信參半今觀埃及史益信先言之不
謬請觀阿梨將入為王身其宰相英人大懼施計以離間二國一事則知歐州人
之用心矣我黃種自日本崛起東方白人已久震恐肯許我神州四百兆民之復

五八

強武故天子一役聯軍盤踞京畿而和約十二款不問歸咎之說雖我國今日情勢而論即天子自操大柄亦不能新其國家然而外人不知也彼之不請歸政者固存不願支那自強之心于言外也支那而自強於彼必有正不利也今之談新者衆矣知此理者蓋鮮

二十六日微晴時仲輝自日本是日來局後

望仲云東人飲食極簡之等學生尤苦非不知衛生也國宜物力不能贖也然而野無曠土國無游民決非我國所及又云梁任公新氏言新理最爲累痛我國人讀之每每驚心而自日人觀之皆唾餘也其程友相甚懸遠又云日本官室甚卑街衢頗遜掃除則甚潔淨

補入域

二十七日晴借夢庚詣局觀書

西人嘗有見他國有義戰挺身往助不避險難者如美利堅之拒英自立也法人多往助之希脫之拒土自立也瑞典自耳曼人多捐身赴義者此皆言豪俠之風

是日見中外報有論漸居出使事痛加詆斥云一確言之語余既歸作書致樸卿責之並報館

者主持天下之公論者也。必訪察明確，然後為善者有所勸，為惡者有所懲。今其所指適者皆不根，使與實事相反，不知其所謂公論者安在。其所以有裨懲勸者安在也。據外國報律，凡報館以無憑之語誣人，為人所獲，按律官判，斷屬實者，少者罰金數百，多則數千。數萬如此，其嚴也。故報館不敢輕毀人，苟有所毀，必獲其罪狀，實証而後可也。報館之毀譽，問人一生之名節，在而報館將終身不齒于人類，故人之視報館，亦如自視也。今我國報館，效西法，報館多，堂林立，而事一與人相及，人之視報館，亦如自視也。其主筆者，皆無賴之徒，或藉是詐人錢財，如中外報館，而其稍傑出者，亦我國政事之樞機，亦有更議論之權，操于無端也。

二十日晴，與替履往視聖仲，日中至，向曉應叔，來訪俄使，偕聖仲至，談至暮，各散，夜觀書。歐洲列國政府，於一千八百甲午年，有既被埃及化治之叙利亞，還之土國，不許埃及獨占此事，大為世會議。我國北方政府，為俄人所藉，東南士民為英日所惑，卒之英日與俄等，耳彼真助我支那耶。聖仲游日本，歸與余言，相符合，以為官論矣。雖然，政府之受制于俄，不得已也。東南士民之受惑于英日，何不得已之有。

五九

二十九日晴請向觀書

阿梨王之法埃及也最留意于農事其業所栽植樹木過三十萬年又購菓苗二十萬
本植于各處其他于百工技藝政其勵可謂勤矣又埃及之富源在觀察水利以
何謀于富家後其食者縱橫而壅塞河通其源也人或議其出于壅制不知阿梨王收
永遠之利益不得尔又于富家忍有功之士數十人與之意大未開之地迫背而使
開墾之至今稱埃及之富農多當時被墾劑而與土地者云阿梨又以議院未能通
問遂括集國中自功及富于學識問歷者大開會議名為評議院以諮詢眾議又欲矯
官吏之不正以伸下民之冤苦哀訴請求聽其自由從信箱投書躬親檢閱忘山居士
曰阿梨王之為埃及改革政治經營計畫可謂至矣然猶有今日之禍何也則以不能
及身以正憲使國民善於相代已為政死而妻權于子孫子孫不肯而同事休矣故
欲保家天下之向勢惟有宰相公舉善人以政

晴望仲來與修善徵香閣閒談

三十日早晴晴望過飯後偕香尚出城至殿詳過連步徑俄請徵香閣

七月一日若卿來為余訪解即去余詣白編書與書衡談

笑罵中他好官我自為中人以下者能之為罵由他好人我自為中人以上者能之

書衡談及王荆公與秦檜有怨辭全謂王荆公之新法未為善也其所言者皆學且

若秦檜者以管理責之則有罪無功以新理衡之則有功無罪何以言之蓋天下者

非一家之天下豈必全趙氏獨據始為善耶就令中原恢復金人破滅宋家復歸於

而秦檜居毒已不堪矣不如和兩家而使南北之百姓相安也但秦檜未見以此耳

二日詣白編與仲道同飲于致美齋後晚歸默寫日記

埃及史云阿黎下孫亞馬斯以減政費太急使先王於達之事業中絕此矣了儉矣

而濟度咸明斯統二人又皆優游於歐洲文明之勝者中視金錢如糞土逆隨外人

術中而國民脂膏耗竭此又失之者矣然使埃及世為善者皆如亞馬斯則埃及

尚不至有今日之慘狀仲道曰與其者也當儉信然

三日在白與亦園談

編書至春秋時某國某公平某公立某國伐某國或侵某國取某地外紀皆依春秋

六〇

詳書之始以為皆開文無間繫者盡刪去及後叙至諸侯中有絕大事業如禹桓晉文者雖亦略其前系而獻于前此於襄獻社文不叙其卒五則襄獻二人不知從何而來為世根矣楚王謂隨人曰今周室諸侯皆相殺或相殺我有報中欲以記中國之政今刪去國侵伐事則楚王語又無據矣其始則易知錯亂以綴著書之陋正在此今欲矯其弊惟百存此等雜文萬不可刪

四日仲聿招飲于高廟高廟者如南河泡亦一清池避暑地也仲聿携眷居其間是日約宗圍等七八人適集余以服藥不暇往仍詣局外作句乙於卷

劉氏外紀所採者極博且多今近日新理以千百年前者儘自此特識甚奇如武王克桀都大野山及武王不自肯為王繫襪按之新理必須採入而外紀皆有之可知讀書者

者究与凡陋不同外紀所搜之事皆出于國語諸子于左氏傳或不鋪一字

補註前香問晚語諸高子數家觀女債子款昨日三十初序也

五日微雨与孟庚借筆局

仲尼稱伯也叔齊求仁得仁其能兄弟讓國也雖誠死首陽而不悔乃後世要領具

諫武王不當伐紂因恥食周粟故餓死於州亦為無稽之說耳是

周宣王不藉千畝世傳以為大失德事誠思藉曰典禮不過國家一虛文耳王
不行此虛文何名失德故余所編史中刪去

六日自局歸作日記是日晴

七日晴詣高廟訪仲英逢與之遇仲英方珍馬欲詣劉襄孫見余來遂馳而先
返余車行遠以是日薄午矣其地為明李未陽故宅而城荷池十餘畝楊柳拂
堤有小樓可眺既歷闕右士題詩甚多為甯甯有佳句云花在葉中成綠海寺
從波底見紅樓余與仲英坐而從談

仲英性豪逸舉動輒不與人同其居高廟也携二馬一姬以往可謂清福又兼艷福
八日至書局見宋國示圖與余商酌編書法謂三代以前車馬多採諸子書又稱銀與非注亦加注
夜視新氏叢報梁卓如有新史學一篇其論我國舊史之弊如云知有朝廷而不知有
國家知有箇人而不知有厚體知有陳述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又
云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作皆非書所見而余亦心思之終覺其有未

六一

安之處一時亦無以難之也惟所推史家有創作之才者古人則頌允甫古人者何一

曰太史公二曰杜若卿三曰鄭漁仲四曰司馬溫公五曰袁樞六曰黃梨州

九日詣署日中到局訪陸仲談伯玉亦在伯玉又陵先生長子游學歐西有異操

英吉利文字乃人溫而善言

伯玉名法人虛極而著之民勿極極肯黎曾增其善述條款之少乃余所未聞蓋虛極

身處君權壓制之下境世嫉俗發言滿不免矯枉過正施諸法國當日猶之可也若

猶乃萬世不易之公理則必有許多空礙不可通處極肯黎所談語雖未見亦可臆度而知矣

精神不可不平等跡象萬不能平等今虛極並欲跡象而平等之宜其說之何能立而非真能

立也且虛極所自者方有自相矛盾之處如以國家比之人身謂主權者元首也法律及習俗

胚胎也諸職官意欲及威福之器也若工商賈之及腸胃所以養養全身者也財政血液也出

納之職心臟也國人身全體之支序也由此言之則人民在國家之中不過如皮肉血液

為身中之小部耳以跡象論之豈能與元首之主權者平等耶梁任公知其說之不可通曲

為掩護姑針不能圖其說也

十日詣白親日本政黨史

日本政黨分三期第一期為淺學西學者所創造不有主張不外民權民主然而黨中之組織無秩序無節制集散離合無常故謂之幼稚政黨其政黨之名則曰愛國公黨曰立志社曰愛國社乃板垣退助等諸人所創至第二期則自明治十四年開國會起至二十三年國會第一回開會止黨派稍進化於是有所謂自由黨立憲改進黨立憲自由黨等見在起雖講自由而仍尊崇皇室雖主張民權而不願志進退激至第三期則各政黨別為三大派即自由進步憲政三黨互相戰鬪雖其間或合或離或定形易名而卒此然不相下以至於今其中人物如板垣大隈伊東男松方山縣諸人運動力甚大而黨會之組織大有秩序節制非可與前之幼稚政黨比也

十一日晴余頗欲略編史法因紀事本末體例似較編年為善而亦原不以為然

十二日到局編寫親任公中國魂

以飲水主人之開故其發見以新學新理灌其腦中者而吾端筆下猶時不離中國二字試問中國之稱其自乎士之辭耶抑以是為國之名詞耶國而名中何所取義若據地勢而

曰中則不過亞洲東部之片土非中也若對外人而曰中則是以德夷視東亞之謂國抑何不自量耶故余之學識開見雖遠不遠任公然而吾端望不久無中國二字必以救國代之或紀我事耶

今日幸我曰清國清字實稱名而非國名也又呼曰支那此名卻甚古然亦外國之呼我非我以此乃國名也我人民素罕知地球之上更有他洲他國如此之多自謂天之下惟有我而居一統之世界外此皆蠻夷耳故自稱曰天下與古有無或時其國民之心事正同幸無所謂國何不必

立名令也知天下非僅我一種人民其他種人民在海外各處或各異其國名者不可勝計且時文明漸成非蠻夷者此而我人民於是不得不列我為一國矣既列我為一國不可無國名舊名既無不可不創新名創名憚人不知則莫如即因外國所呼我之名以自名曰支那

補借印仲觀劇蕩若重席者聞先是主人以他故避去是晚甫歸遂留余宿焉
十二日黎明至局日暮不冠履者薄午詣東廣佛出城飲于萬福店味仍至片觀書

若有人論演劇者曰凡劇中有人演劇演人之別全曰豈獨劇為然耶凡演者皆有人演書之讀人之別凡演書者有人演書之為人之別也一有精神一無精神也推之天下一切事莫不皆然

梁任公曰我國自古統稱英雄霸權千古者皆一姓一家奴走狗也然或然或

十甲日陰雨星期日無事拜客歸而希而等閒談是日既承俊來

十五日晴到局觀書

飲水責為胡左李諸賢能為國民守志不能為國民圖治或解以當時與歐洲交通
未盛故諸公不知西法不鮮維新而任公又以為國法維新不必拘西法既知官
場之積弊去風之頑壞民力之瘡痍即當為政經更張之志公曰任公之說近是然
其法不自設議院改憲法始則言如不更而議院憲法我國當無此名焉不知西法
者斷不鮮也胡左李既不聞歐人政法本原其不能更法為國民圖治情有可恕
任公猶責其世乃多事

歐洲大家又論曰競爭者進化之母也戰爭者文明之母也競爭特動于一己之貪欲忿怒而戰死其百姓其見
血流盈野其積山邱何有文明進化之望

歸時已昏暮則屋中圖書枕筆一空詢之皆云已遷至錫拉胡同北洋公署中飯後

六三

與本尚俗往遂宿其間御宇閱數窗几明潔片香甚適

十日晴趨署到局觀書

歐洲自古有分國民為教等階級之風以亞里士特德之為識猶為奴隸之制為天然公理以希臘羅馬之文明而其下級社會之民動被虐待至若合眾國者十九世紀時代猶多實如興于七佛國之共和政體首種之權尚不特推之亞洲古國印度今乃四等之俗至今未改日本維新以前猶有穢多非人稱號由是以觀階級之風可稱萬國之公俗直至今世紀以來此風始漸衰息獨我國民則向來平等無所謂階級試觀兩漢以來白衣致仰相者不可勝計雖晉時行九品中正法積弊而亦有寒門貴族之分亦非立法本意行之不久亦遂有假造隋唐以降投科取士平地青雲更無論矣近世雖有免親奴才禁登仕板其數甚微不能目為一種階級故我國可謂之無貴族之國其民可謂無階級之民乃我國之體與外國一大異點志山居士曰以外形觀之則無階級之國民似較勝于有階級之國民不知此正我國歷代民賊愚民之術巧于誣人者也梁任公之論當亦欲求其理可觀中國魂

十七日晚自局歸中中觀飲冰室自由書

而平等者相遇無所謂權力道理即權力也而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即道理也此教語蓋近日物競爭界中萬國交涉之公例

日學中村正直所著立志編第六序云泰西人所以有剛毅之行者由於有剛毅之原質何謂剛毅之原質曰慈也信也名也

立于亞洲發明公理洞見本原切中世弊者兼有我國黃宗州之明黃待訪錄後有曰本深山虎太郎之草莽危言梨州之原君南原且篇原法篇深山之民權篇其法篇君權篇禮例亦相近

十八日晴映與希尚開遊晚入城夜觀書

孟的斯鳩與盧騷並以法國士儒見稱余謂孟氏尤有功其以立法行法司法之同權乃之使互相牽制使居民工者不能假藉以害民政治上一大進步也又禁奴隸廢族訊今日歐洲文明國一經其言可稱地球上轉變政界之一偉人

自由書論慈觀云因男女之戀愛而看取人情之大動機惟有一慈士不亞因無名之野花而

六四

者吾弗屑從也笛卡兒之學以為無論大聖鴻博誰某之而說為非反諸本心而慮安
者吾不致信也忘山居士曰笛卡兒之學與我國王陽明先生宗旨無二陽明亦云為
反諸心而不妄雖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而信根頓似朱子身者身素以即於窮
理為主聞其言登為案之上見群山如波濤如大地初起時必是流質不知何時結成
山嶺又見山石中有螺蛤形知今日陸地從前或為海洋皆其始物之有故者也
二十一日休息獨清王未見訪出柱屋不過觀書

外國凡碩學大儒能著書者明公理者其書出版世界身日乃以改定未幾即
實行其說而於世大有益如有孟德斯鳩而歐洲人廢拷訊禁以標有斯密亞丹
而美國行乎稅法高格日威也向人皆以立言之立功者也我國之人何以難有學
術思想雖能著書如柏而於世界者無裨補人心者不為動也奈何也則一處
共和政法界民智未開之時一處多制政法界民智未開之時也故不可同事而語也
二十二日 諸君清曉與望仲至徽香閣是夜宿城外觀任父現今世界大勢論
平權一變而為強權民族主義一變而為帝國主義者之視物肉強食為強野之惡

六五

風令財以為天經地義之公德蓋自鴉片後之達亦又而君出發明人滿之患及
物競天擇之理則其母界之今日為之大害也

今日海內之通商口岸其大勢其強其富其家與勢力者之開創也分而階級也者日
富貧者日貧自操業製造之業與有限之公司制力而時言之留一手藝設一屋
拜得以致中人之產者殆絕跡于西方矣自托辣斯特之風行自公司開辦以來而
不若遠廠小公司亦無以自立矣自今以往其美洲物產人力之著美將為最
數之大皆本家所吸集至此外之多數者亦非必迫之使為餓殍而要非極危殆
伏于大滑車家之膝下則決不能自存志士曰物競強權之說既行則不但
國與國競爭有強權而家與家競爭亦有強權無且怪也

任其力為大地之物力全為少數之大資本家所占而其餘多數盡驅而入勞力
者一途也東萊之黑暗世界也余謂夫思當循原富而倫備錢之既利厚薄之關係
而勞力者與坐擁資本者孰為可貴者必取勞力者矣蓋凡項本家往不費腦思
不用筋力僅遊坐享其財民與民者最無益于其業者也無益于其業者而食其

利使其人占多數必為羣靈而世界退化今能自趨于少蓋莫大之幸福也
富少則苦日者日多於地球上或于人下以己之心與力日養而更無生食
之問民此世進化之機何得曰未來之黑暗

二十三日兩話若通值日無長官復歸為觀斯民書報載有蔡公使要來日考察物學生始末
此事蔡使與學生當分其過蓋學生視公使太輕而公使視學生太重也

二十四日賄到局編書晚與堅仲共飯于玉樓香瑞已昏暮燈下共談

外國學校中所重之德青智育體育三大端不出儒書知仁勇三字德青以仁教
也智青以知教也體育以勇教也

國家者政府與人民相待而立也皆不可偏重偏于人民者使人長之權無限偏于無
政府者偏于政府者使政府之權無限偏于專制政體皆非也梁任父今始見及此故
其論政府人民之權限於此理三致意焉然任父猶稍偏重于人民全則兩無所偏
二十七日編書事畢即歸車中觀書

德皇維廉第三演說于柏林之學校曰凡吾國民若不注重體育則男子不能負

六六

常兵之義務女子不能勝子魁傑雄健之嬰兒忘山居士曰非止此也人一身體壯健則能操作一切有益于屏之事且壽考常甯享莫大之幸福

是晚以望仲等飯于德昌夜返於洋公所

二十六日赴署日中至內編書作日記觀者

奧大利政府倚其國權凌壓由牙利禁止外人輸入他國之貨專用奧國製造之貨而荷蘇士竟能聯合山人反抗政府不許國民買奧國之貨物以致奧國工商反大受損害政府亦無如何忘山居士聞此事以為快

樂事如福令不但新其學術新其政法而已尤必新其道德以為我國古聖鴻儒所提倡者詳于私德略于公德惟無公德故不能合屏此今日之若惘然也忘山居士曰孔子教人實重公德私德無偏重如仁義二字仁公德也義私德也忠孝者私德也忠公德也 板人曰恩曰孝盡已自儒學為法家亂歷朝君相恃其術以行專制以保一家而天下者亦遂迷習問惑認賊作子不知儒術之真誤視公德為私德而有稍知明公理者以迫脇于專制政體下不能行其志也此也今任文啟易明公德以

求合羣進化之的其識甚高其心良苦余心許之矣
時常伯啟剪幼石約飲同堂堂略坐即入城

二十七日到內作日記觀書

任父新民報議論甚多其中失當者有之矣如論道德所以利羣而無定理謂古代野蠻中自有婦女公有為道德或以奴隸非人為道德後世哲學家猶不敢謂非道德志山居士曰此野蠻之習俗耳何關於道德若果係道德今日何必改定之耶或曰道德即條理也條理有宜于古不宜于今者故雷云曰以等之條理亦不合于道德之條理也今而政者合于道德之條理也

奈端因洋軍陸地而悟吸力瓦特因沸水蒸騰而悟汽機皆在條根會經學後故條根古有功于世界

梁任父曰凡欲為善德者其始當為與福之敵其繼當為與福之友其終當為與福之健者言
二十八日休息日午與世仲同至意大利館辭飽啖而歸去日幸符曾在此洋公所聽集諸人
二十九日福向入見蕭又陸略談即出編者已作日記觀書與書衡等談

六七

孟德斯鳩言租稅之基本分國入財產為三一曰國入不可一日無者二曰國入有
得藉此以圖利者三曰即國入有之亦不必有益于國入者第一等政府決不得稅之
第二等則不妨稅之第三等則稅之不妨稍重蓋使租稅之額有輕重以求官于平等
要之使百姓財產之厚薄及有餘否否以爲租稅之輕重是今日泰西征稅之法似已
悟於此意忘山居士曰今日我國因事甚矣民力竭矣日後爲縣計其苛歛于民未
自己也使當官者能奉此志以爲理財之法則造福無量

孟德斯鳩又曰治民之法不善反致民于惡痛之治病以藥不善反因藥生病
梁欽冰學理闡述彼亦知自由之義謂今之以放縱爲自由者名爲自由實情慾之奴隸
而非真自由也其說與余數年前宗旨頗合余嘗謂人之爲惡非生乎心也生乎六根六
塵人苟無困知勉行萬志克己之功則此性不昧者終其身乃六根六塵所驅使無所
不爲是情慾之自由非心之自由也劉向有云聖人以心役身目察人以耳目役心心役
于耳目乃耳目之奴隸也得云自由乎

戰國策有云堯儒三年歸而名其母今之談新理講自由者大半躬行實踐於此二語

八月一日到局与王陵谈

今日支那有三奇人其一曰袁世凱袁以天津之練兵不特授山東巡撫忽於庚子之歲勤孝保境為中流砥柱東南半壁賴以安全孝文志沒雖任北洋大臣其威望氣概固凌政府外壓劉張一舉一動皆中外人所注目非奇人而何其一日盛宣懷為孝文之腹心之物矣矣初不過一附生稍候補道以善理財能營幹見賞于孝不意數十年後奉命編制電綫而有財政之權歸其掌中非奇人而何其一日梁君詒梁一臣、書生甫甲午乙未之交不過原門小校耳自充時務報主筆議論風行名震大江南北以成政宣康梁並出走朝廷降懸賞名捕之誦我于通國之民皆聞其名莫不震動而望視焉然梁自是匿跡銷聲絕伏海外梁則棲身東島為樹一城日積其怨氣熱腸化為詞旨俾論騰播于董海外外亞東三國之湖也滿其心言為精為銳為正為偏而凡居亞州者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君詒非奇人而何

梁能於我國文字中胡無窮新世界全故胎

佛耶回所以有教權者以言天界地獄言輪迴使信其教者皆清自于身後一切

六八

齊和害故堅守其教規不敢違犯也孔子所以無教權者以不言天界地獄不言輪迴使信其教者僅注目于汲世無間痛瘡之毀譽故智之既久漸視力逆自莫肯聽德或陽奉而陰違也此孔子所闢之惑也

二日作日記諸微香閣薄晚將入城大風驟起俄而雷雨交作而漸大

三日晴作日記觀書

理者理也經緯整齊曰理與亂對亂者條段錯紊是也故凡事謂之有理者必其秩序井然齊而不紊錯者也彼凡執偏說之論亂曲之說者不得蓋理之名自居何也其而言之必皆錯紊而不整齊

晴歸晚與堅仲希而及鄰居同飲于意大利飯肆甚夜眠述

四日訪何頌臣于興城屯胡同頌臣余六年前舊交也人極磊落有情工詩

今日居官者必不能看為也混之一字是了之今日講學者必不能有用也消遣之二字是了之

世界雖紊亂我腦界中不可無條理世界雖野蠻我腦界中不可不文明
此世界二字專指此而言

康門之學說謂三代以前封建井田官禮制度皆孔子一人捏造以為古時皆野蠻土
番安有此等文明故六七年前梁任父與余反覆辯論非一次時堅持此說余終不謂
然今觀其論我國學術思想之遺失大勢亦自安其說謂周初為胚胎時代學術精神
條理粗備之時遂大書周心兼三王作官禮且加注云近儒多攻周官為偽書蓋由逸
崇故之視孔子以前之文明為無物焉是早如竟自破其前說是徵其學識之進
西籍有言凡人羣進化之例必由行國進而為居國由漁獵進而為畜牧由畜牧進而耕
梁任父固是執殷之五遠其都去既行國之風孟子頌周公曰魚食於水而歌詩美宣王
以牛羊蓄息以為殷周以前尚未盡成居國或果因此論不為
史記秋刑術著書十餘萬言其法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近世奈端瓦特
第蘭克令皆恃此術而悟新理創新物也飲冰云

四日晴在局補寫前十餘日記畢觀書

梁任父之我國古學白而派北孔而南者謂其重實踐而重理想其說頗同又謂北
之有思而南之有揚皆走于兩端之極然而立于正反對之地位又謂北方政論主干涉主

六九

義南方政論之放任主義 此兩主義在歐洲近世互相競爭互相磨折有如虛設放任主義伯倫知理干涉主義格爾斯頓放任主義此斯麥干涉主義
皆近理

又云學術與國家不同國家分爭而遂之學術分爭而益其同出一師而者明一義者如醫學之解剖乃能盡其體而無遺也忘山存士曰凡學術之流派多聚互其門戶與政黨之意見多歧各樹黨援無以異也天下之人誰能無事於學中政較之手務爭利者其程度相去何如耶故國家分爭而出乎公者愈爭而其國愈盛男女居室精氣交換也朋友講學智識交換也商賈運輸往來財貨交換也五日對局觀報

秦相呂不韋集諸侯游者作《覽古編》十二紀兼儒墨名法綜道德齊兵農飲水稱為千古類書之先河一代思想之淵海誠然

秦西之政治常隨學術思想乃轉移而我國之政治足以轉移學術思想皆由西國之勝天我國天勝人之故

外國頒布法律初載之官報繼而各書店應刊之以最賤之價售于全國中令婦

儒貴賤皆得而聞之而我國又与之相反宜其不識不知而多陷于法網也馮邦幹云

又云學法律則可以明自己應行之義務及應有之權利而諸國民之富于權利思想者以人多知法律之故又云吾人之不可不知法律猶不可不知衛生也衛生學之細理應盡之專門醫者其大則應人之知之法理之精奧可盡之專門法家其要領應人之學之皆精也

孟子與曰人有事不為而後可以自為而儒謂為日積極的義務謂不為日消極的義務晚詣雜藝觀劇忽大雨密友為散罷演夜深而止乃復張燈奏技

少日晴趨署訪觀章氏之學說例與與仲談

章太炎余莫逆友也學費古今尤精經學為當代鴻儒其文章取法因素諸子然余痛其詞勝今覽新民報而登文學說例一篇知太炎於文學新有進步其言曰文蓋雜質則表章益多而病亦益甚如近世臺牘閩移中葉一事也不云纖悉畢呈而去功落石出樞一難也不云初胎可絕而去釜底抽薪皆表章之病也即史記漢書之文官皆則曰吹毛求疵喻猶則曰鷹擊毛鷲其病曰同太

七〇

矣見及此可謂能自知其病所在矣忘山居士曰文章所以用表表者欲以達難顯
之情也善為文者不得已而用之非不可也善為文者以用此等語為文詞之工則太
矣若雅之學我國文字之根原也本朝精治此學者休言之戴高郵之王諸家皆大有
功而近人多以破碎識之太夫為之說寬中西方論理要在解制使之破碎而後能
完其全之出什必樵沙玉之在璞必銜石鍊錐攻斷必更數周而後為黃流之勺終
在養之太夫如是則不先以破碎必不能完具也破碎而後完具斯真完具也忘山居
士曰太夫以新理言者學精矣全則謂破碎與完具相為用也若人多專法破碎之
學今人多專法完具之學完具不由破碎而來非真完具破碎不進以完具適成其
為破碎之學而已

昔在為塾既歸南橫街訪善何偕至徽香閣薄晚冠帶入城習雜變生日觀劇
八日晴赴署擬稿逾午至總捕胡同訪岳君柱石乃播然一老者頗研究格致化
學及機器製造諸學曾隨醇王重辦軍政建鑛炮學校造就學生甚多前並與米
書稱善善黃白樹余故訪之夜偕坐中甚飲之意大和飲肆

九日到馬觀書作日記

凡天下樂事有肉體之精神之別即以觀劇論之袍甲雄艷儀采光麗所以悅目也
絲竹壯逸歌詠和婉所以悅耳也然皆肉體之快樂也故善觀劇者必求其精神之
化動令自然音韻流溢發於天機而後滿意所欲何也不如愚不足為精神之快樂
求天下之理者二術一曰解剖一曰比較解剖一曰比較解剖一曰比較解剖一曰比較解剖
理無不得矣比較之術多者合之也如想夫東萊長短考差無不見矣
人不可不涉文學然好文太過則其講學也每多穿鑿傳會之病最是害理

十日雨到馬作日記觀書

兼愛之說一云而為保種則愛不能無差等可知矣平等之說一云而為強權
則人類之不能平權可知矣天下之理有沒想極高而時不可見語實者此類是也
美利堅人字樣為公共事業凡一國之史書皆有受教者於國家之精神凡一
國之文見皆有為國家精神者史書之義務宜其與也
任公曰現在所行之實跡即為前此所懷理想之發表而現在所懷之理想又

乃將來實跡之券符故實跡者理想之子孫也信然

者康翁以幼子七歲狂風雷雨出見稱而西史載英國名將神遊五歲時常獨游野遇迅雷風烈入夜不歸其家遣人覓得之則危坐于山巔一破屋也其祖母省之曰異哉何物怪事以可怖之現象竟不能驅汝歸家耶神則答曰吾未見而皆可畏者吾不識畏之為何物也以五歲幼童而膽力如此迨于七歲遠矣晚頃適至徽香閣即入城

而甚入夜不止與中侍等從談至曉峰主曰海上余因其未安兀如天外飛來呼曰飛來峰

十一日夜未明起盥漱畢冠帶登車至西華門外僕持燈籠引余步行穿闕左門出午門見燈火雜出皆執役人王暗中不辨多少又有冠裳擁腫者屏立而語蓋天子於坐夜祭社稷壇余亦奉長官命隨班迎送久之鐘鳴衆紛去各就位整肅以待俄內侍五等首黃蓋前導望見多人執燈燭火光中擁一杏黃輿冉冉而至時余與諸人皆跪候上過即起立以待徐聞壇內奏樂了奏約半小時御駕還宮余等復跪送禮畢各散歸時天色微明到家仍就榻眠

食時出城詣馬車中觀書

梁任父論我國萬事不進惟專制政治日有進化誠哉是言蓋君相愚民之術取
下之法其工且巧至今日乃極矣安得不謂之進化

又考論唐虞以前政體甚確當曰君位傳繼以禪讓為名實由貴族擇賢而立曰貴族擇賢與
君主相去不遠君主稱元后諸家族稱皇后曰任用官吏以厚后之為而用之曰執行政法諮詢羣
議而後行

謂周亡于幽厲齊桓晉之宣朝諸侯有天下之君主論亦極是

唐子一役東南督撫有敢抗朝旨擅與他國立約者東南浮淺之大逆認為中央地方兩權消
長之證其實不然也飲冰所見竟與余同謂此有特別原因決不可與漢牧唐鎮為比例

十二日繞道北城賀節晴刻局作日記

歐洲日本封建滅而民權興我國封建滅而君權強者歐洲有市府而我國無有也
日本有士族而我國無有也市府之制一市一村民皆自治近世歐洲諸新造國未
有不憑藉市府以分者日本各藩國中有所謂藩士帶貴族之資格與共和國所謂

七二

市公民相類明治初年討幕集皇開維新之業其主勳力皆在於藩士夫藩士與市
府皆民也以民之權力破壞封建較諸專以君權破壞封建者蓋有別矣此我國與
東西各國之所由升降也

十三日晴往督工部去官松壽泉壽岳日開議於行館實映歸時至餘園少叙把飲
晚在公所中庭與鍾望叔及仲著七八人圍坐夜話

十四日到南簿午詣叔家戲遊方勉丈之約兩歸飯于德昌以先一日飲食不調腹瀉
故我國危人所治之能不敢入口

十五日腹疾少痊與希尚諸人談

余生平有三愛一愛早起晴生二愛春日之中結陰之下三愛夜月細涼四愛花香五
愛鐘聲六愛同心好友從生對彈

希尚亦云有四愛春愛游山看柳夏愛槐陰中聽鐘聲秋愛月下聞笛冬愛雪夜圍爐共話
前聞何炳直言近日凡新生小兒以其生年月日時而直主于推之上等人多官熱甚重
者下等人多凶險將死于非命者由是可見未來之時勢

十六日到為日記

歐西古時學書者為螺絲形雖平實為化強皆一線所引我國周秦諸子學果為無
數牙行線形雖同題筆多子佳為諸書引而進之者中西學之不能制賊
逾千趨者若過米店談

十七日晨在內與書術者辨精有法補與考來書術諸人小飲于萬福居

僑人朱桂秋者乳名山八余丁而在都時偶遇者多未備酒今五年不見矣是日考
東折閣招其至與余或不相識而桂秋而說二致無多余亦不能記桂秋善談
吐瀉風雅情沈溺萬案年已二十有五

余未嘗不遊戲色界然取人則以貌不以色與色美而貌醜實色惡而貌美

十八日午前訪清州俄訪厚者談

京書洋人所賴以養者印結崇而已稍細修廢則印結之原涸且加稅免弊下凡
已報捐者多癯弱不前而此起月之清輸亦無望矣不知禁下數萬人之浮沈即若
市何以為生者某君者以御土拜外有知府之職自台潮出都時欲上一疏請增加

七三

京官保清學堂云

我國民自此之後日並困窮中戶降而為下戶富戶降而為中戶僅而強者僅足保其生者而弱者死之而已其所以死自二年壯不則者死于槍斃老羸殘廢者死于溝壑或日哺則以薄暮歸而聲呼從使聞絃管謳歌之聲

贊者之道亦動人之心移人之情無拘何善襟懷何善抱負何善感慨何善情思皆一一傳寫而出與聞者之腦筋通相合

十九日晨微陰懣同徐子為雲草堂、樹明庵樹石出晴桂香飄散遠聞鄰居赴陶和園詰訓余與陸冲希尚等相議悉日往送此其皆運至西直門外矣余德罷天欲雨憚途遠不能歸宿遂往視病者俄大而遂留不去

二十日晴薄午入城屋局閉惟雲孫在家須臾亦他往余命危人治養飽喫後駕車詣車霖伯書館中靜談林聲滿樹俄方均叔聞語均叔愛相孫也足有殘疾人極精核有條貫言談識明透過人二十一日晴詣方觀書

歐洲自西羅馬之亡所謂黑暗時代也當時存一線光明則耶穌教我國自秦漢以

後亦所謂黑暗時代也昔以時存一錢光明則孔子教

飲冰論世界人士爭自由分四時代曰宗教自由時代曰政治自由時代曰市民
在自由時代曰青年生計自由時代其所謂僑僑會並刊表示人見新民報第七號

歐洲中世之始奴隸制度一變而為封建制度其後而歐市府並罷農廢之於是興業
家與學方家始有平等之涉此乃生計自由史上一新紀元飲冰云

補往福張野秋將送燕輯至滬乞假兩月既歸聞燕輯自頤和園回且請訓召對兩宮垂問極詳
二十首祝府同人於陶然亭設宴公餞鄰舍余亦幸而為成佳酒後流連景物晴嵐如畫

夜觀李提摩者生利之利上利論者云天下不外二種人一用心者一用力者然用心之
者當不稍用力以助其心用力之人亦當不稍用心以助其力

二十三日詣什錦花園訪瑞鶴莊又往福陳兩蒼亭歸館後至以晚飲于華東
連日歸寓余著錦衣不覺燥風起翻居擇二十九日出都故僚友送錢外

念五年前在論謂性無善惡善惡生于苦樂知天下自有樂境欲從其樂而惡生
焉知天下自有苦境欲其苦而善生焉今觀新民報十五號任文所敘樂利主義
七四

秦斗邊証之學說亦以若樂為善惡之標準但其說與余小異彼謂使人增長其幸福者謂之善使人減障其幸福者謂之惡雖然彼所編者為一岸而言余則專為箇人而言夫減障一岸之幸福其源由于箇人遂獲樂之志增長一岸之幸福其源由于箇人懷故若之心則邊証說與余不侔而合也

二十四日詣局與力陳東原諸人談

東原云吾粵有陳姓者名啓沆生有異稟目力過人尋常遠鏡所不能及常以字典中九千餘字悉書于指筆上其字極細非用顯微鏡則筆畫難辨西人亦聽其時人子與常人殊

午後詣傅匠胡同視夏地山自日本歸來昨晚甫到白晝談即冠帶赴頤和園杜見愛相時陳仲寬約飲于福州館酒半辭居先行余亦去遂入城

官書局東鄰有屋為阮文達故宅余始欲賃居是日探知為人購去

自瑤兒校者明人滿之患於世界上人皆竊之然善之不知人滿之所以為患者因土地所產貨物恐不足供人之食用也然今日化器與機器日興月盛凡耕與織皆用新法使所以獲而製造者皆什倍於既往何懼不能贖給邪古人云耕者一人食者十人

織者一人衣者十人今者西一人之力實足以抵百人之物無志不物多則價廉無志不能養也

二十五日晴檢書室似欲于同樂室時語書局與書衡借呈南京截胡同看座即徐壽

衡者古故宅餘宇整淨有古槐一株高數十丈綠陰蔽日余生平愛樹有奇癖故凡遇房

屋雖極麗大輪奐而無樹者必不取也人謂凡植物能吐養氣收炭氣故林樹最于人有益

蓋不謬也余謂人之得樹猶魚之得水且樹之顏色尤能養目

二十日晨詣子殿時望見東頭有新世界學報甚中法稿多繁華飲水之餘餘惟陳介石文章尚

有身觀且待細讀

凡文章不可過為只取不簡繁達理而已若有為文欲臻深妙之境文則佳矣其於我理必
有妨礙

補歸見外務部姚某其人籍江南而游官於黃河流域者頗習北方情愛自言居汴梁久余

問以黃河情形其人云河之堤岸高于開封者城故居城內者甚危險若不幸決口則皆為

魚蟹矣沿河無善法難以朝廷所養費金盡數用于河防竟無奇效者亦不能禁河之不決

口且全猶不敢信也

七五

詒

夜飲曾啟治家坐有沈仲禮是時都中有外國馬戲新到往觀者甚多仲禮因談馬戲謂從前在歐洲亦見有極神妙者一人途中衣單覺其馬能解家為人取衣取至又為人披著復衝板刷而去其聲又馬能解算學人告以三五則以蹄觸地者八告以九七則觸地者十六人或以銀餅數十枚亂擲其前彼暗語視即觸地數十次適符其數

履初收拾見也善以銅箭音韻清遠可聽

二十七日晨訪仲真見陳德甫日中詣王書衡不遇至嚴拜購書數種曰歐洲財政史曰本法學士小林且三郎著曰憲法精理湘鄉周達編譯曰萬國憲法志同上曰政治學德國博士那特理著馮白由譯曰名學無錫楊蔭杭譯曰中國最新度支名氏著曰財政四綱錢洵著

二十八日乘廢過與同至德捕胡同李文志舊宅蓋擬十月間入都先借住其屋又鄰居行後所遺木器新貯彼處送午歸覽財政四綱
課稅之法分三種曰配賦稅法曰定率稅法配賦稅者無一定稅率惟政府豫算支

給之所需而以具數額既賦于全國人民者定率稅法者先定稅品一例之價格人
民當何事業得若干之利即納若干稅政府不能豫定收入之金額志士曰行
此賦稅法則便政府行定率稅法則便人民然政府之立為人民所公許者也政府
所辦之事求人民之公益者也但便政府不便人民因非但便人民不便政府亦非
欲求而便必奉用之法調五清庶使政府無財用不足之虞而百姓無強派之苦則
得矣

歐洲二百年來賦稅社會形態凡三變其修也貴賤之階級亦別太嚴全國租稅
專課于下等人民而貴族僧侶富有財產不納稅租出民間積怨日深而比例稅
之學說或起欲使一國人無論貴賤以財產之所得平均比例定為稅格自法國民
眾之後遂以此種主義而貴族平民之階級已消矣乃自十九世紀以還萬民同
等之說漸起智而強者占先愚而弱者退後於是貴賤之階級轉而為貧富之階
級占先者得利而愈富退後者失利而愈貧而相競即而相激富者挾資本而競霸
貧者結徒抗於同盟罷工社會之變動之漸起識者爰之利出調停稅法以為上

七六

今租稅宜應何稅者財富之度不異其稅率乃得實富之平因改比例稅法乃遞加稅法此法創于十八世紀法儒孟德斯鳩曾涉諸人蓋原存於希臘古時梭倫氏之法典至于近世場園信行路過

二十九日都各學春赴天津送登汽車者多人皆衣冠楚楚全過午歸有販估衣曹姓者未索值待布亦不至時余無事遂與閒談先問其同業中必議之規則若何答云無甚規則惟同業之夥侶如有虧負錢財逃遁至累其主者凡同業中不許收用而已又問凡初習是業者其階級若何曰首須能分別貨之各色能辨其真贗高下某貨能得若干價然價亦無定以供求之多寡而漲落要在隨時判定期不虧失又得之贏利而已又須習裁度布帛知其長短能配合製成之用又須習酬對買賣之法凡言動語默隨機善惡使人忻悅甘心買我之貨雖需餘利不使彼知余又問其人籍某地曰冀州因詳問冀州風土人情告曰吾余不嘗讀一部冀州志也晚希尚歸而尚書歲隨講舍作秦中遊全問以秦中情形答之西安之城雖其廣廓不及北京而生為相若亦有外郭如梅花式作

四州

惟皆土垣獨內城以石砌街衢房

屋与都中彷彿城南有大雁塔旁石碑林立凡歷科中武者皆錫名其上由來
久矣東有溫泉依山築亭廊水自山灌注成大池入浴者不寒又有八仙觀在城
西旁有古碑說碑林皆其地名勝出西安城至渭南中有灞橋長數里即古灞橋也
以石為之上下皆平沙土人云黃河內泛時始有水余又問秦中險要曰凡入秦者道
經二關曰函谷關曰潼關進函谷行三日始至潼關皆結如羊腸兩山壁立潼關以
內乃見平原曠野

三十日詣瑞鶴莊不遇歸檢行李過午訪估三復至書局書衡約飲于慶和居

每于街市見人家門壁下多立石碑刻泰山不敢當五大字不解其故力問諸人去不
敢當古勇士之名者學慶年記曹方據其事甚詳

補至阮車棧見行具皆自城中運至晚晴霞招飲于葛福居夜宿厚養家與夜談

人莫不曰學問學問者學于古人問者問于今人問之功尤大于學也故人善學必善
問助之乃完全學問二字余曰未得十二字秘訣曰有書必讀逢人必問學不厭博問不厭精
論人與勸人善為人不妨從寬勸人不妨從嚴

七七

九月一日黎明至汽棧校即與董同登車俄少以叔直主遂共乘馬俄車行如電甚未
午到天津開都居駐北洋醫學堂因往視則已他出遂訪翁青不遇歸良久翁青踵至遂
共設脯與翁青偕作北里之游夜宿于外

天津交還日後凡外人所辦地方之事皆由華人接辦而一切悉照外國規制並未廢
弛與京城交還後大異是見袁慰帥之能力

天津市面極空虛故外人
所運入貨物擁積不銷

二日捕房著乘汽車赴塘沽晚登安平船同行者嚴伯玉劉芝生及希尚雲孫少川叔諸人
三日睡醒時舟已出渤海風起微數舟中人皆臥或嘔不能起惟余及堅仲等起坐飲
食如常時登船樓與嫖娼者談其人籍台州問以台州情狀答曰民間貧富相等而風
氣大開一市人中必有七十人讀書識字者官紳所設學校數所學校極多外間各種
報紙銷入者數萬若嘗閱諸生云吾浙民智之開不溫古右最合果然矣

四日風靜舟平行里小洋

五更薄午望見吳淞日映舟抵金利源棧閣林立又見海上景象地方官軍道差弁登
舟相送並備錄與為齋居乘坐云行轅設在福興棧余先以車至西門入見母及家人

此等事意補刻居亦至夜与母閒談

六日訪居是日申往視渭東別七月夫渭東自云於色界中實感大有進步觀其
日記頗見心得渭東喜作詩多警幻補至泥城橋見王繩伯經仙方乃鄰居於
僧為大樓宅在橋之西鈴運集木器鄰居即欲移入也晚入城知叔雅未訪留
簡去田母病中夜乘舟南返舟明日解纜不審能一見否余急出城訪其蹤跡至
雖叙園遇之在坐皆熟人有種所為後之言小徑等因坐而暢談聞劉峴
七日晨飯于九華樓飲叔雅日中詣敬子均

莊楚述

八日訪蓋齋晤丹房大候晤傅公兩談及都中余所見岳君柱臣善黃白術
從前朝以糊口然不能致富日中歸別鄰居及茄軒渭東咸至聞朝廷降諭獎厲游學
出洋生徒蓋因日本學生公使相問一策故以此慰安之也余謂學生公使乃政府皆
可憐蓋憐學生者憐其無才憐公使者憐其無能憐政府者憐其無知

我國從前雖羸弱不能自振然猶有知道運動則以魂未去也魂何在曰在李文忠公
文忠与儿人交涉乃一切作為雖不能振國威伸國權然猶有條理界限乃一足宗旨

七八

殺不可犯故外國人以事遇者莫不驚悼伏不敢略施欺侮之術又忠死而我國真為頑蠢之物所謂魂者並前之知覺運動而亦無矣於此任外人之愚弄齊對而果此固覺矣

補注視簡壽問齋赴江西將到任即聞喪歸未竟無修石儲珠可悲夜仲宣相飲

九月五日齋過談若余以所得之理云我國素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括宇宙之原質而佛書及西人格致家皆言五行曰土水火氣也周易八卦實具五行如乾為天天氣也坤為地土也震為雷，其氣也艮為山，亦土屬也離為火坎為水而先為澤，亦水也巽為風，亦氣與乾同也總八卦所指仍不出五行可知五行為宇宙原質之公例不云古人造字風往盡竟乃格物家考驗空氣中皆微生物之說暗合蓋造字之始已有此見即余曰思字從腦從心，與腦合則為思較西人專主腦學者尤勝古人，不可乃如此

日中與蓋鼎以餘子推叙圖同彷彿索余授以周易甲盾，言謂東大悟因解得無上上乘四字
補注齋與余至味花園登亭是日重九

十日飯後詣小東門外善濟公司成子源豐潤福與茹居游園遇孔齋彥復夜宴諸友
于翠雲閣夜平來自姑蘇

十一日薄午蓋舟過借山城至萬年春樓中燕客補詣貽德里訪春仲培為生

菊生云此所以誠而為種與外人利益而自絕華商之計當局者猶沾自得以為此鈔

亦豈我國珠未受虧不知百姓之受虧即國家之受虧彼視民與國離而為二亦豈怪其然矣

印花稅之病民將來更甚于釐捐釐捐不過病商耳而印花稅仍取價于買主則其病民猶剛

接也若印花稅行官府日有人入民家搜查其病民為直接而民不勝其苦矣是晚五時未作夜談而

十二日晚聽集信備錄仰浩意徐諸人于金谷香

亦徐欲以釋家相宗之理推開哲學故與信備斷乎福所謂者即原知推知此亦現象之別其

實無可事也原知即現象推知即此亦原知為直接之覺推知為間接之覺道理顯然於何處五異

凡為學者必先操練其腦思使之條理井然然後以明然此足以研考一切學問故名學性學

皆按學之五也若人專治名學辨學而不復究他學則亦等于專治其學之原者之無用矣

十三日潤東為其妹納采余往賀即為款賓

七九

渭東讀維摩經至者誦餘處大有微悟余在渭東家晚餐畢乘車至鏡樓樓諸琴遊
飲也覽報見所聞皆夏履平中第八名俄酒者羅列諸位嗣得來夜半歸

十四日張叔和于味花園設醮請德昆由余兄弟偕往赴宴

詞曲以荒劇為最雅劇然可讀而不可聽蓋其音節繁促轉折太多無延長之韻故
對耳即過未能深感腦筋此其病也

晚與鄰舍偕至杜坂橋李宅觀女倩夜深始歸月明

十五日出城中觀書

西人以立法司法行政三部組織而成國家使互相牽制此與我國設官外使總督巡撫布政
使及將軍等互相牽制內使軍機大臣六部滿漢尚書侍郎等互相牽制用意正同皆所以杜
絕專權也然而我國則因不能擅權者遂不能行權西國則雖不能擅權而可以行權

立憲之國共和與專制同時而並用立法用共和行法用專制共和民權也專制君權也

留一專權不可犯之君使為一國之代表而陰制其確歸之于相故相自責任而君不自責任也
予立法所以監制權予司法所以委任權予行政所以尊嚴不可犯之權所謂不可犯者君也

君亦在行法一部中也

晚在剡后行棘因嫂病有侯姓一醫生來診視余為款接醫生初足与右手時離廢不能舉動以左手作字、隨完整夜使舫招飲

十六日出城歸訪孟衡与談道

丹經所稱進陽火退陰符大与符究竟何物人不能言而以余猜擬必實有所指非空言也大出真火却是真水但其果屬何物我不敢明說耳

仇謙悟真篇言卯酉沐浴甚精細謂卯酉指門戶地位不可誤作時句

蓋齋新考聽理化學得一法製染料能經兩日晒而顏色不變其法不傳一人將來可以專利

日前在蓋齋處見傅公兩公而公曾見一人有志求道其於釋典讀之爛熟而究不解從何入手

公兩戲之曰任色入手其人悟也公兩曰色即是空蓋齋問其悟大喜無染法成就不染法非從色入手耶
夜与孟衡同來忘山虛痛談

十七日赴后入城日映侍赴菊生、約明与銘舫至味花園夜飲于金谷看觀女劇

十八日蓋齋過与偕出城飲于雅叙園惟使

八〇

昔乃純陽曾有黃梁之夢蓋神仙點悟之也而孟魯自云曾有奇夢彷彿黃梁一日
在友家坐談日午厨人進膳飯甑已陳羹者未至在榻上恍一惚一覺已身在舟
中孟欲赴省應大比也行數日始至遂入場試竣待月餘榜出無名遂憤然歸里自
盡絕意科第越數年有奉命使西洋者因隨往游歷入其學校讀書十年才學
大進復隻身回五洲行至緬甸道羅諾國遂留居焉越數年朝廷聞余名召返國任
以海陸陳兵大臣余殫盡心力經營訓練又十年我國武備遂方駕泰西會英法諸
國以事與我相釁天子大怒稽余大元帥統戰艦與列國爭雄海上一戰挫其鋒再
戰破其軍三戰而進奪遼北直搗其國英法爭遣使請和我國責其賤貴割地皆唯
唯聽命始振旅歸天子大悅封余一等侯爵進位宰相使整理國政余悉引海內名
名之士分列六部及十八行省改革憲法變易官制興學勸農通商惠工又三十年
國內大治於朝野上下莫不感余之德頌余之功屈指自秋試報罷時至今六十
年矣耄耋將退休朝廷命刻紀功碑余請其文與鹿適皇歎曰黃其不意有今日也
忽有人自書相金曰速醒用先膳張目見案上有酒難列飯甑中熱氣猶蓬勃則一

幼夢茲那開耳而夢中歷有六十年之久天下事皆可作如是觀

蓋齋云余嘗考求音韻之學以今音證古音有妄者不字者即如昔人所謂天語與今之天語迥異甚觀世說新語載有某人作吳語以手拊案曰何其闕也皆不知闕字作何解今聞姑蘇人呼天寒曰問始恍然矣又齊東野語載一天人童謠而曰之尾皆有能字二字亦不解今聽人謂如何曰那字始能字即那字之轉音補同訪涇東見新吾維談俄至佳花園晚涇東釣飲于金陵

蓋齋論或曰拳棒之學絕于地球莫能及者蓋一人能者千人之物實出西人重學理界外十九日抵清來自杭州過硤浦詣鄭君晚與飲盡成爲陳白山先生後人与余兄弟交游十餘年矣近年在溧州營辦礦務以與外人有交涉事故來海上小別力六年積髮盡白人極和年魁款有馬字仲考以素成病沒入亦幹練可惜其在生有古信誠生及鄭君希光

聞范昌士言仙方自謂早並未清古惟得子于二書一康法平時一大清律例

二十日余與鄰舍及舍家人至羅華館以次爲影戲分或合用玻璃四五片

人之形態而愈老令人之語過而不留且必同在二處用在一時而後可聞其聲見其

八一

形也自有為替西影之法而人與人雖相傷教為里相去教百年亦能觀其面貌
其音聲豈非奇事雖此不足奇也宇宙內原有此理為人所偶得耳

新氏蒙報西利歐洲古賢之像如信眼笛卡兒盧駱孟德斯鳩斯賓塞諸人皆古今
或教十年或數百年無為影法後世何由曉仰

都中昔有名伶曰陳長庚者人呼為戲中聖人其音調洋字流傳獨步古今凡後來
之秀如心悟藝諸人亦分其一五派而各自成家者如顧柳齋諸皆分有軍之體
也近惟自同仁堂藥店周子衡能得長庚之約獲聞其韻味者矣謂與長庚無毫髮殊
自而人為聲機悉輸入於心凡精此技者皆以長庚為奇業時長亦不可不折然而長庚
死矣故子衡每得長庚與福李葉述子衡之語以告余一笑曰長庚未嘗與福子衡
即長庚之為聲機悉也吾莫曰然

二十一日而詣都后湖新吾乘兩車訪之新吾以知府在浙江候補今身甫引見即首談
及浙中課吏事甚詳為人溫雅能文章精醫之術賦藏書甚多此次奉差赴溫州查辦東
件過此尚為數日都后湖小談即同往觀西成園借游味花園

味純園有全高屋南見龍華東望海關每有九日游人攀而上者極影而似塔非塔
在龍華堂東北隅如角樓外去中與西或新吾鄰居修登見雲脚四垂煙樹濛
濛水景烘染之輝而園饒有樂趣

二十一日雨晴不止渭東同母女弟出日將晴乃直趨市使周洪之字少翰由姑乘
輿入山鼓樂送登樓結禱晚設醮款飲盡歡入夜賓友皆散惟余及胡之梅等遂入洞房
竹簾深懸之例蓋當練色裏素衣之類謂之喜果取以布散障幕間且須誦真詞使余任
其事余枯窘不知作何語新吾教余宋人澆悟之飲使適記詩澆時遂唱曰澆帳東兼著淡
圍燭影紅佳氣蔥籠去不散直當日醉春風澆帳西錦帶流蘇四面低龍尾榜中標第一
爲意請裡樓樓澆帳南琴瑟和鳴樂且耽碧月團圓人似玉雙雙縷帶佩宜男澆帳北新
添喜氣眉向蹙夫若華本未便虛寒仙字蠟宮空澆帳一紅雲裡玉芙蓉錦象洗就湘
波綠綵執持琉璃紅澆帳畢諸位親朋盡請出夫婿一室有家子孫一樂無極

二十三日微晴詣鄰居日中與尹新吾及孟成等共飲于金陵補都居登舟返杭余偕伴姓古至
味純園過地齋起齋甫自杭州來將赴都者携幼兒詣園徘徊良久即去晚訪石愚石愚錢朱

八二

古微子家中念往陪飲古微新簡史學使將廢作也在生有沈德傳用合唐諸人石志貯藏

碑帖甚多有宋元拓漢魏十餘種筆畫精勁為後世多書楷者之所從出

作字之法皆首多子因不可因多子骨字之精神魄力皆在骨中

由隸書法作楷者不知始于何代何人待考

篆書心字作也形令心字作斜月三筆大有意趣始于漢魏吾謂篆書心字者五已開道

二十四日孟齋遊從孟齋精于天算及理化學此乃得此法以助成軒天蓋地事業如百神

物前問孟齋云莊子曰萬物皆入于域皆出于域所謂域者誠不化物如人及植物動物亦有

生死而其傳種一物固不死其不死者即所謂域也

俗呼女子乳不毛者謂之白虎一固能噬人者也可不望而生畏

昔入北洋醫學堂視蠟人剖解七人子宮中有所謂精珠圓顆二者不可勝數云凡天癸盡時以

珠易墜出與男子精道即成胎惟一物強美不然則非是物也問係甚大生人生物皆換焉

孟齋平日喜與由靈態入手余則由理想入手孟齋是信根未考亭一流人物余則主陽明而卡

免一流人物皆不為文字障在若法所蒙蔽故能入理精深後聞至道

与盖斋出城五里行视稼穡余谓渭水夜德好者约欲于吉祥寺余新购日本新译李鸿章
论李之为人颇得真谛谓是或国政累中希有之人物是言为故人胡碧堂所見撰之去
二十五日盖斋未饭後与偕访渭水

余所居之屋朝轩而场圃下照以集余常於其中研求道妙故曰志山庵取见道忘山之
意有年以至今将北行则此屋易主然亦都俗人与此胜地不相称也去日盖斋与吾议将徙
居焉余大悦曰尔居于此则吾留志山庵横额不去使此屋亦忘山庵何如盖斋亦去
盖斋善音律又通小学能以古音输入曲中竟韵味特沈厚不同凡响

渭东又新得一人曰某少山人亦端厚翁者是以续前

二十六日作日记终日汤药仙道谈晚与少川叔公谈古微夜雨
二十七日雨访盖斋谈

盖斋称尝遇一朝鲜人自云能以果饼诱雀作指以某言其人不必闻真但闻言然念
良久即背袖如流不差一字试之屡验谓其人曰尔持此术则欲为博字人易矣盖斋曰
七世三印志

二梅傳公而考得一理凡人于其職務上某處某用則其處可水久不壞如與夫
之兩肩肯允後堪土中水不腐爛也

色聲香味觸五者惟味與觸每相連如人食魚肉及一切植物皆取其新且嫩者食也

二十日晴舟中觀書或游日兩岸風景晴遊嘉興

二十九日晴舟中觀書或游日兩岸風景晴遊嘉興

越中山水最為明秀雖岸上所有野樹湖花其枝幹皆低而皆自有姿態如老畫家筆意

道德者法律之母也法律生于道德而法律之用所以維持道德一室有法律則一室人

悉入于道德一國有法律則一國人悉入于道德萬國有公法律則萬國人悉入于道德法

學非日中當語一人云我國無道德意何其人曰某國無法律法律政而後道德生焉謹將

以為名言

天下有勞力勞心之三種人勞力之功用小勞心之功用大使驅天下之人盡歸于勞力

則勞必至勞力之人更無勞心之人何也凡勞心者必其不從事于勞力作而閒樂多

暇然後能運其智慧以謀微鉤深使均者遠宜富則天下人皆必勞力而後足以自善

更何暇用其心勞心之人遂絕于世界上矣

無差別謂之平等有差別謂之不平等然世界第一次進化由不平等入于平等第二次進化

又由平等入于不平等何以故蓋人之權力幸福愈進化而愈無差別此由不平等入于平等

者也人之智慧能力愈進化而愈有差別此由平等入于不平等也

十月一日早明舟抵松家橋即登岸隨舟肩輿入城會晤到竹竿巷巷巷先捕未出門

哺諸樹珊樹珊新蔡湖夏孫氏宗譜或孫氏祖籍富者遷徽州再由徽遷杭越自七代

祖楚耕公以上名字無考蓋先業農謀生結樞無暇為志譜牒故數傳而後子孫遂

不能遠溯焉樹珊等就此譜祇得以耕公為第一代次尚仰公次譜牒公次匡公

匡公以下分二支一為篤唐公一為子孫猶多舍余嫡往堂兄弟共八人

皆至堂公一脈也篤唐公以下皆單傳今惟存子香然父子二人樹珊此稿雖不得為

定本大略具矣

我家故宅在湖墅日輝湖先人及先叔父先方姑母皆生其中亂後居無存地墓二

畝屋之西北有桂樹二株為先人讀書之所今其地被族人侵去然二樹猶無恙焉過

八四

百尺蔚然成陰故我家可自翫其堂曰雙桂堂

我家始祖楚輝公葬孫家井其地澗河有古樹一株而仰公英碩家牌樓在山麓何與
墓碑宜竹補法贈公區公公有安公威英水東地補管公英符家塢以堪輿家言論
諸地脈皆擅佳城之最勝處

二日晴借乘居樹洞諸人出城首墓與中觀者

歐洲大陸所以能致立立憲政體者以行濟社會聯於若達中下之民多致巨富故有
權力漸能未與政治以其大原因也

國家之機關有二大部曰司法曰行法司法之靜行法之動蓋司法專理國家物事
之保護行法專司國家精神之運行

昨自楊家牌樓歸過勤果公祠登高樓於地甚樂湖光照人樓後倚平岡亂石磊
何間將起樓進高第學堂于此

三日補詳新修南第公遺刻石及余于花園中園石修南第所刻池竹亭謝清風秋
菊盛開

甲游湖上曰叔及蓋洲文諸人族舟以待余與刻居登舟先往至半湖秋月過舍舟
散步岸上入陸宣公祠觀之因繞道至孤山見匠作甚夥方為林迪日太守造墓故鶴
亭故址改為太守祠孤山首有林處士高隱元埋首焉發賊札時杭城陷有林典史小
巖洞難與處士卷側其誰叔聖製聯云大元正開公取謹改仁者之徒今尊縣尉忠
魂依處士補梅柏鶴孤山終古為林家今又有林太守墓其地孤山果終古為林家
去歲返舟解纜過行宮後停柩入觀全之湖間野軍庫全書及圖書集以此湖難
後重修猶往南規模也補形舟亭岳墳因往游孝公祠並新建者猶未完工文忠於
吾浙有無復嘉興之功也與左祠鄰近因易舟直放於學館回望紅葉滿山秋色
入畫舟中有陳蓋洲潘鳳洲諸人未幾暮色蒼然遂復回原舟後歸是日因舟中
賓朋盡歡夜至數輩圍看竹約
吾往獨在泉師噴道訪介軒過履平因至佑聖觀是拜別僧廿又詣中學堂晤潘鳳洲及
陳仲慈鳳洲嘗游歐州人極精於此以絕傷會漁遊學堂隨龍慈治學政人或服之
昨聞著玉初言新民叢報中談滿近頗改定歸于平實甚有益于後生小子志山居士

八五

曰凡立言果能出于中正自無人之佩誦何者新舊之別耶

六日隨都居出城者視遠祖墓如六飲蕩掉南村孫家并水車池皆徇時人講說
至拱宸橋送者官至并放行時已曉黑

七日舟中與稼而林五原若尚等閒談

人之言語皆有根原余生長燕京所操語皆京語也然與勿城旗籍人語微異即城外
人語亦不相類惟聆家中所用北方女媵言談則宛肖姑恍然知己之言語往往彼等
薰習而來蓋幼時寢銷長養于此輩人中宜習其言語而不自覺也

夜半到滬妻病甚重

八日坊主齋和香菜未飯後訪匯東談

今人動稱人曰忠厚外似猶美辭實則憐其無用也無用之人被忠厚之名則有用
人其不忠厚可知故余嘗曰智者不仁；者不智我國所以不振也

世間善談諧者或欲其劇臺上丑角抑知生旦淨丑世間原有四種人演劇時以
假此以形容此四類人非人似丑，似人也

九日遊東少山倚素薄午盡街過飯後復遊少山去亭其室雖設夜共飲于雅叙園

摩孺以需問天下頭顱幾許及錢而試者若夫手段何如祿難頭聯也連林倒醉非因

酒滿座生香不盡危鴉片煙醉也亦有醫士為馬射於不離著書中語如遊暑最宜深

竹院射傷軍須用此紫胡井桂香飄瀾瀾三千界對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九尚有數科

余不能記憶步極佳蓋齋云孝善善騎五騎車雖在局磨穀擊中能游刃自如熟則生巧矣

十日日中與隨東少山琴商蓋齋五人共飲于雅叙園皆道友也漸見板壁懸一聯作古

家有萬年如意草五十字款中又有復法二字皆暗合道妙觀龍傳至寶記共映一圓即

題曰如意園補至味花園蓋齋隨東少山亦至

味花園有大樓聽名安壇第規制宏敞有人云彷彿美總統官殿每禮拜日子女宴

集几座茶盤皆極精緻凡天下四方人過上海者莫不游宴其間故其地非但為上

海閩邑人之聚遊實為我國全國人之聚點也

夜旭莊子室公譙謝居及余在子室家香英亦至香英自易新名曰邵我號曰二我願

念曰今日可成乃完全與缺了我者余曰未也亦不過二我耳尚非一我欲求一我必

一六

在常樂或清時李英領馬金因初李英求志李英曰或志已定問志安在曰利而已矣
和之後將若何曰吾利金曰此不為志也為者曰利是李英曰我今日無志天下
余曰能君有志天下能安政體富其國強其民或或頃之偉業以我輩觀之不直
一也李英大駭曰然則志在何求並指示我金因告以三種書常讀曰中庸曰孝子曰
金剛經

十一日東庵來自都蓋梓隨梁震東至美州金嘗問東庵之志東庵曰惟願普救十
萬之財於京師中起造萬善廣慶院中養花木既喜肥健之馬也則東騎或觀劇或登
酒樓酌沈醉為歡樂陶然也陽月竟一二佳友清談終年如此於願足矣志山居士
甲人之志趣相越豈不遠哉考諸諸國道遠游二而有感矣

日中飲于金溪酒肆作日記晚至諸名園李英隨東上山蓋商末庵同來燕醉五番唱
歌成都金勤送李英行李英將北上也

十二日聞寇震自蘇臺移與德信生有汪敏士傳晚詣李英詳道

凡人心不可學善觀善所好之物即知其心之所寄也其所好不過名利而已不好名則好利

不好利則好名然好名之人較好利之人勝一籌矣高出于右者惟有道人之可知道
之可好且淡然于名何況利耶

宋常亦震驚聖人之道之大然不知其道為何物誤以理混道不知道自道理自理
不容位分也積佛家之所謂法亦與理有別讀佛書又誤解法為理皆非也

以理混道故人視聖人之道亦不過空言而已抑知道真實事非空言能了此事也
此事為何事即佛為大事因緣出世之事也

十三日晚夢滄洲別墅新晉滌東景張公德和居及余坐有子辰子梅竹樓諸人
滌東題如意圖或一絕云供養香花三界天欲從大底覓金蓮祇恐夢醒黃梁後注酒
業無阮籍錢余前六戲題石頭記或一絕云請看觀海鏡看秋勝友相招最上頭從此
華嚴別處界黃梁不夢紅樓

十四送別居出吳淞口登法公司海樓送者如郵船居此行帶赤贊二人潘譯二人隨及
二人外學生及自備費者計十人餘男女上不下二十餘人的行三十一日早至巴黎著
人視行大海東風被浪為極險令則如履平地忘山居士曰古今人道化相越豈不速哉

八七

歸時已暮明月在空間是夜有霜恐海艦不能長輪

昔人觀飛蓬以爲車蓋惟造輪之法今汽舟亦用輪蓋舟同于車矣尋常之事不足載數人而止今汽車可載數十百人且存車上飲食坐卧如居室也是車又同于舟矣自有汽蒸舟車而地方之縮自有留聲留影機器而時方之縮

十五日雨濛濛室宜伯昌士健齋請人于金谷香坐多冠履

聞室伯言蓋揣考得日光留影之法能攝人物之顏色留紙上余尚未之知也然此法西人亦考得與蓋術不侔而合

人但能動因其心思何理不能明何法不能精何事不能成歐洲人能開五今日之新世界何一非從人下心思中發現者耶

十六日與雲珠寬帶尚于姑人張雲蘭家時訪滙東晚室伯招飲一品香也錢博慶稱介眉皆于侯家置酒譙客余時赴馬上海傷侯不下數千家沈迷其中者不下數萬人竟列任職一世界此世界中亦自有條理都多權限善此世界者亦自有經濟學問近人有著海上花列傳一書即此世界之表裏也文善閱慶惜余未寓日

一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四三六

淫欲者人皆視為至樂之境，莫不視為至惡之事，然用之不得其宜，至樂亦成至惡，至惡亦成至樂。至善者人皆視為至善之境，莫不視為至惡之事，然用之不得其宜，至善亦成至惡，至惡亦成至善。至善者人皆視為至善之境，莫不視為至惡之事，然用之不得其宜，至善亦成至惡，至惡亦成至善。至善者人皆視為至善之境，莫不視為至惡之事，然用之不得其宜，至善亦成至惡，至惡亦成至善。

十七日晨出城，日中進城，訪道齋。

出世大道高切難聞，而不信與不聞同聞，而無事以辨與不聞同音道，中有蓋齋蓋天。

生之大後法也，彼積二十年之窮思渺慮，以成高善之理化，學不怠心為今日之用神矣哉。

補復出城而往，視方復見無教人皆禮衣西裝，問女禮時日相集，體操此輩人皆聰慧才敏。

士也，皆慕為歐美新世界之人，愛自由又愛特立，皆實不外名利二字自由也，獨立者也。

以我輩視之，誠可哂矣，雖然，使彼等不此之愛，更愛何物不此之慕，更慕何事，人苟有所愛，

莫不愛成，橋木死於耶我輩所以能不受慕也者，以別有所愛，慕道也，萬一也，安得以此責

彼哉，吾但見其可憐而已。是夜燃集介眉博養雲，誦諸人于王引鳳家。

十八日雨，命僕人先運行李北行，乘協和船去，與蓋齋訪道，乘運東道，他往乃共游于園。

為學人平某所送，維有樓臺池榭而殊少，近心菊苑甚肥，與蓋齋坐於亭中，共談。

八八

和而漸博學，本非可度，法蓋齋僧史中，上後唐太宗處，其種族強盛，乃視此法以限之，蓋齋云。

本朝冠服之制如履屐條絰釋冕盛帽變演而未朝珠則因年尼珠而起本朝可謂崇佛之國矣

佛家所謂自利也又所謂自力他力他字作人也即道不遠今之意

輔與孟指同一城晚行甫過談及南洋公學之生敢言蓋因總辦以學生犯過黜退而閩堂學生不服則然要請更換總辦以固近日使民權自由之禁而辦理不善過仍在上而不在下也蓋凡辦學堂之先即宜與家公議規制嚴主考人之權派使閩堂之人相與承認違守有犯規者必後議罰大過大罰以過小罰則人自知懼而不敢犯今一切規制未與學生約定迨臨時極以總辦一人之意進退之宜不能服眾也

身利局極也共和民權也余每主君民之權兼用者蓋立法須用共和行法須用身利萬古不易之理令人於二權之界不能劃清於是主民權者并行法亦欲用共和主君權者并立法亦欲用專制此大悖也

十九日晴送少帥叔行日中飽于雅叙園跌歸作日記晚行書拾飲一家者

後尚雖不能西語頗通西文能說覺亦必說新謂其文章之佳妙如我國石頭記者不少

今觀時人以漢文譯者往往減色可見譯才之難今人長于譯學者有二人一嚴又陵
一林勤南嚴長于論理林長于敘事皆馳名海內者也

二十日不出城晚訪益齋

今日於天下萬理皆可勘透惟先知之理不能明其故先知有二種一曰有心一曰無心
身常夢中所謂所見者往後首亦驗之或一言一動出于無意而為他日之語此皆
無心之先知也有心之先知則如山中習靜者能覺三日未來事樹上鳥雀能察一
年之風人類物類皆具此能力果何理耶若夫識緯家能預推千百年後事相傳之相皆
罔燒餅歌皆甚奇不可解

崇禎帝亡國時登遠閣視遺傳之鐵冠固竟縉紳之像被髮跣足作縶死狀且圖
表而大書崇禎若干年開身統甲子皆符一若事後造者

相傳推背圖出于孔子祕房記李淳風見此記因繪為圖並書云

二十一日到上海以美行日稀無暇讀書惟與益齋集共談說然益齋近以染料
頗暢銷故日夜製造貨物無暇晷亦不能多見而余之日記已半日每集字與頗奇

八九

君乃連日補記並不讀書則無新理透現幾無可記也幸孟齋時奉其所得者
錄余故教日所記尚不寂寞

在都時得朱筠書書謂有日者推余生年月日以爲今春秋之間尚有大得意事
至今不解爲何事查者中孟齋料製成之事即此非僅余一人之幸福凡嘉禾
派中同志皆當類乎相慶也

二十一日而觀歐洲財政文補出訪黃石孫君歸夜觀財政史終卷

歐洲中世都市勃興市民獨立當因十字軍戰後所獲之功效且戰後中以貨物交
易大不方便遂漸覺使用貨幣之益而兌換銀票之一切制度亦漸發達

歐洲財政至近世公債制度租稅制度皆有進步然核各國之度支出入皆足相抵
而無不足之患

歐洲十八世紀中葉對於君主專制則有孟德斯鳩盧騷等創自由平等主義對於
商業保護政策則有俄國波邦亞丹斯密等創自由放任主義我在政治學界財政
學界放一光明現象者也自是以後國家政治及工業商業果皆有進步遂造成世

界之文明然攝財政史云晚近三四年各國又皆有以勸之力蓋因自由平等放
任著主義行之既久復有流弊故不得不復歸于國家社會主義以干涉保護限制
為用要之治世之法因時而定寬極相濟古有明訓以世界中歲月之綿長而謂執
一主義可以久行者豈是理也

二十二日雨止消渴東談訪州商信備考復晚与考復及祁子放偕詣雙清館以歸
常夜作日記

前聞孟爾云近日歐洲人發明透骨光學法其光照人肉如水晶而見其骨脊以此為
極奇余嘗見宋人說部中載有人忽患目疾其視人皆骷髏也意者其目因病而改變
斗帶之能力適有此等光學法耶

已過莫察察未莫察將迎送人語也蓋其意謂察察將迎而無送者不知其已也然
天下有一種人竟於已過不知察察於未未不知將迎者其人又直謂一不成人可
奈何也已過不知察察是無記性也未來不知將迎是無悟性也無記性悟性則胸
中亮與謀畫新度如禽獸如嬰孩而已矣得曰成人

九〇

二十日陰日申欽應憲伯于雅和園時在味花園乃主宴伯及嘉軒陸亭等皆談
晚歸觀劇幸所著西學探源頗有精理

韃靼王帖木爾蘭及蘇圖王藩理命斯皆因見蜘蛛張網遂敢不屈而悟人不可無忍耐之性蓋
天下事非申忍耐不能成功也荀子曰錢而不舍金不可錢忍耐之意也

剛卒曰慙慙拒絕勝于簡慢後乃斯言至矣蓋雖拒絕而能慙慙則人自諒我而不
怪如此義氣處世之道得矣

凡人能沈默者為聰明之睡眠也歐人伯公語

二十五日晴肩輿往視城內諸親族補出城見石道

般情字紙惟我國有此風氣若西人則直用之杖試毫不為怪余故未能斷其是非也今
乃恍然于我國字紙不可不敬惜之故蓋外國文字記號而已我國文字能載道豈可輕視
晤新吾新吾素山水合意能畫人物逼真宋元新吾嘗云善畫人不能與上帝爭萬物隨意可造也
晚歸船後有博託爾城入都後所以制奴稼稼之法極細如一野馬野性不易受羈絆也

聞道舟進東前數日夜間舟行進中地白如畫渭東果頭喝日月繞天際半輪明

應曰早有龍吟虎嘯聲相与吞一太笑

二十一日觀筵宴等筵行具覽西晉採漁採理一篇我亦西古人者悖之行及嘉言甚多歸之索格杜德謂其子曰汝若不感父母之恩則汝後乃汝親友者矣無他人知其效忠謀之無益也富拉董曰父母生我育我其恩如此不可不當力報之事父母不可毫釐不敬之言父母若怒勿逆其意為其相王亞歷山大之母于濟政權廢乃王累王遠征東方女獲數貨報獻之當贈高車駟馬大臣母后大怒蓋辭成福大臣告王王曰卿六百道者為母后一滴淚女歸無效法高車駟馬事母致其尊敬每晨夕起時時謁母問必母欲云之者奉親而不敢違臣僕

昔羅馬人某從軍有功會其父在敵軍見屠王屋大維將殺之某苦請臣父敵王罪固當死然臣為王竭力願王歸且功殺臣代父王感其精誠遂赦之又法國女子路昂年二十逝之病失明百方自療不離左右以父樂為己果父或行步身乃杖遇女伴宴會招集則辭以侍養無人久之匪懈人皆感其孝志美國博士俄留亞之女亦勒沙母病卧褥不能就學而天資伶俐年甫四歲讀老又書動物題詩父母喜

九一

其才欲使就學無茶消日不給十二時有一青紳見其詩深賞之與金二十元以充學
資不給初欲買書一念及母不能自禁獻金于父以供母養有姑其才者皆父廢讀書
不給其親也姑察知而不言身服家事數月心竊愁苦體示哀德母聞之知所以廢書
大驚若父從事于學身體復舊知識日進遂為世所稱賞此皆養于天性之自然不待
矯飾者也

補與震伯同坐滋味花園晚酒東社飲一品香

二十七日觀書

曾學探源識耶穌教之愛重其事情逾父子余於斯約書亦曾過目不聞此說使果有
之則別有深意存焉非凡夫俗子所能知也

聞泰順編船到忽令人定船位嗣聞早八鐘開行乃改坐海晏

二十八日詣匪東又至石商局日甲坊陸身購匪東設議于江南村余與孟齋皆在坐晚陪
游身圍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卸席帶詩也中言道意誰則知之卻至寶閣道
人惟了道与否則此身耳史稱其出處一空冬不懼夏不扇揚此觀之似道力不淺也

蜂能釀蜜猿能釀酒天賦之能力也

大業垂天九萬里長城拔地三千年並藉撰此聯贈余

天下好境界不日有味則日有趣味於何生於深層深厚故有味若淺薄則不
耐人尋繹而意味矣趣於何生於新奇新奇故可喜若陳腐則易起厭惡無趣矣
二十九日申蔭亭著松飲金陵晚之饌實及于一品香

三十日補請中外報館與稷仰候

財之於人猶水之於魚不能一刻出於水之界外而生活人不能一刻出於財之界外而生活
今日海內說福利化之人但明新理而已未解新法何也如近日南洋公學之生教堂事凡
祖學生者皆謂自教習以上須由學生公舉則地球無論何國不聞有此法也

夜視劇忽厭倦遂閒步至第一樓而茶室有二三日吾妻鏡曰男女合無上之快樂

吾妻鏡通州楊凌霄著凌霄與余舊相識也其論人生三樂與余不侔而合五謂凡
歐洲自古大人物強半野合而生蓋野合者必兩情相適故其種性精良造而人
行不凡我國男女禁自擇配偶其交合皆屬勉强故種性不精良而人才罕觀國

九二

之不振非一原因也

男女交會無上之快樂日本入著與公合新編略同其中有云男子精液乃山中之金銀女子精卵為海底之珠玉皆至可寶者固有悟境

十一月一日薄午與孟衡偕出城飲于雅叙園石芝台坐時話消寒觀其作家戲時游味花園既仍至渭東虛縱談

渭東得句云寒薄山田鋪破袖連江雨俄兼金夕又出曰云海底龍珠光眩夜合渭東孟衡二人屬對皆良久不能對孟其的渾成雄渾難得銖兩志初也

二日馬車出別諸友輔在中外報館談晚晚至杏花樓石芝樓飲坐久之孟衡來談甚苦曰昨日對上屬成其詞何曰苦曰鼎中神効力回天余款帶不止

三日連日為北行料檢瑣細乘車東馳西突輔在右其時坐談余前年自照一僧服像即與玉蟾閣主合影之散花園也今為石芝精舍一人像放大作半身極端嚴整自題曰忘山居士前身

晚柳甫少翰渭東孟衡四人公錢余于江南春官友滿座諸位翩然來集一時明眸

皓齒鬢影花香檀笛恁爭豈有重酒色香聲味俱備也

去夕余又置酒于公陽里胡謁雲家任坐有夏地山王宮伯孫振叔周葵一汪穰卿
汪繼巖諸人地山於前數日適美使梁憲東到海上

四日向午乘車至高昌廟觀海晏船請源豐潤取辨途曾覽渭東西會者
張五賢家渭東自述其近作有孤負瑤臺十二層雲燕未飲已成冰已向金極讚道
夜在渭東家與蘇齋渭東三人共譚

張道陵子孫世居龍虎山其山所以名龍虎者因其進路數十里左山皆蜿蜒如龍右
山皆雄踞如虎直上清宮有二山作最鉅龍完形勢擁衛左右其宮殿雄展無比有
法官十餘人居焉天所別有法所亦不道一凡人並無神通者所以能役鬼神除妖邪
者特其相傳之說耳

我國堪輿家言以西流水為最勝利曲阜孔氏墓處有水西流龍虎山德氏所告亦有
水西流故其子孫皆世不絕也蓋我國萬水皆東去乃順西流則為逆矣易逆數也逆
未最吉

九三

是夜余宿渭東家憶范管舟行其苦運至舟矣

五日向午新雪渭東甚高少輪船南皆送余登舟映解纜出吳淞日晚過南茶山風起舟逆夜風大作波濤洶湧

六日風浪不止舟震極甚屬終日卧不起亦不食因憶渭東所述某人詩有詩魂亂打浪花中之句極佳其臨別時孟齋云願君乘長風破萬里浪果遇風浪

七日聞僕人言昨日非但風浪且風雨交作是日晴風勢亦稍息起吹粥飯觀書

高訪或能使吾國中之人民財貨互相流通如血脈互相灌輸將為一體自然彼此不關爭戰何也戰鬪一開則西國百姓之財產彼時互有損傷無論勝負皆於國人不便是故商戰以銷兵戰確非不易也彼頑固之徒斤斤以閉關絕市為上策者何哉

日中散步後艙始知昨夜風浪甚危險船尾被擊破米艙亦被水害人行具亦沒淫舟不沈者幸希八日晴風止舟中作日記行緝水洋面並入渤海矣見遠山夜四鼓舟停泊抵大沽外

九日無小輪未濟午風又起艙僕人曾董等來迎仍不能進口在舟中一日與穉穉立約規此次以風浪故舟中所携食物皆為浪捲去故飲食簡薄

十日風息携隨身行具十餘束穿字屬易坐汽舟薄午進口映中塘沽入旅舍宿焉
尚有筍筴木器百數十束命僕監運適日入口


十一日黎明坐汽車入都薄午過安寧黃村一帶白光皓吓人家林樹餘雪未銷一幅圖畫俄入
城至正陽門外下車僕任備車與來近遂詣德輔胡同李文忠故居馬夜幼珊過譚

十二日陰詣瑞鶴莊鶴莊新聞園庭極闊散有花果雜樹隆冬葉盡脫齋中熾炭奇
溫几上紅梅花含蕊未放坐小談即行復過鐘萃叔譚久之歸時日已暮矣是晚行
具感到余居上海八年今始來都下設立門戶矣

十三日晤少川叔招飲同堂堂晤至琉璃廠購書晚至義善源戴日入城

十四日二我先生過談晤始去是日授我小入道門徑二我快然有悟

周蓮環愛蓮之為物入污泥而不染者也佛之稱蓮胎同此意

太極圖  中一陰一陽形狀彷彿二蟲盤互

父母未生前誰是我本來面目自古禪宗教人參悟多道此二語惜人多游心于空
虛寂寂不從會處涉想故始終不能悟入

九四

俗以事問人知否類曰汝知道否若曰知道或曰不知道又凡事說破謂之道破奇

二我云聞人言佛當日乘大車行街衢中有小兒被佛車輪壓傷而死其父母號哭而
來佛云毋悲此兒往我西天作佛矣於此語者而人俟佛出時才以小兒置
佛車下由是以觀方知道之不可輕言輕言則害人

十五日浦出謁城內訪友薄晚到大學堂視操胡峻見後若心之履初不許伴室上橋
諸人問將於十八日開學設茶先師光一日演禮晚歸家祭及觀書

世稱印書法自東方傳來而蒸汽法則西方所自創加以郵便電信之力而世界上人智
識聞見雖曠日下考英國人口三千一百萬若英新報雜誌一千二百九十二種每日發

見一百四十種甚或者至日第二十四萬紙運搬用蒸汽車甚速者往來郵政以往復

亦極繁數一千八百六十七年郵書之數七億八千萬餘八年後至九億六千七百萬皆

主辰寓思想言行所以推擴聞見之極智識者無一息不傳德法雖不及英而開道之勢

日甚一日要之創印郵便之業大起而蒸汽電信助之也蒸汽電報創印郵便四者為

萬國開化根源功亦偉哉

歐人得見婦德如其國文野，度察其母品行知其子，善惡家為婦人貶園小
兒為其屬比母品行銘不克心中者雖極微不消廢及後世為天下公指
如小木彫子隨長蓋廣大也語云刻鵠播刀大於政府信然阿奉云

德人誘云經驗者愚者之是道理者智者之言也信然蓋天下愚人非其事經
驗于耳目則不信自此理智者不然雖非經驗而據道理亦可斷其必有此事

人不可世學又不可學世間美國人教育子弟先令其耕織然後為其使其專心
保護佃農及牛免產卵乃衛一得利托之母以借學習百般，因得利愈多乃牧牛
羊豕等使息之以供婚嫁之資使自樹立以成一家是學與業相併也銘此未聞

十一日晨出拜南城諸聖文見張少秋郭春榆左右吳曉入室武門至甘名橋諸管學
大臣張整秋復與小沂方東輝若歸月明夜觀書

時之可寶非出世道法已固然矣即入世道理凡處已得人尋常日用問亦處不可
後時夫欲不後時也他法惟有勤而已矣惟勤則辦事迅速毫不耽延於是吾刻無虛
擲有五子已有濟於人皆不淺也若英人斯格的常謂每日須費若干時間于事務事

九五

清猶行軍前隊見沮其常度則後隊必法亂故他人為主即作書不敢稍違
法者拿破崙辦理細務無不同意常語人曰凡事不可以睡眠或贈書其將有曰凡事
省神速不可停頓致誤機宜又英古王亞也勒三分一日二十四小時初八時聽政次
八時為學終八時休整時未有白鳴鐘用燭三條逐次燃之官制格今日時前即黃金
欲得黃金不得不藉時用為何然得曰今日之一時者於明日之一時以上皆由國家保
之若言懿行可為法守者也蓋自東坑電機發明而時之愈可察矣盡人而知依懶惰者
時者英諺謂為百惡之巢窟不其然哉
十七日終日不出視書

服官與為學二者不相妨也如同李所述某人斯枯的為詩文鉅匠而終身服吏務已呈
斯敦博爾強識及老勤勉過于壯時嘗曰官吏繁劇者增進我康強也又如近日真粹仰
官祁門三年而算學大進故人但患無志有志則何事足妨之
貞潔者婦女之美德也然而男子能清靜寡慾不羈邪徑者亦可以自潔目之美人
富蘭格令克己之目為中之德中有貞潔二字指空淫慾而言也

伯克還家響之數日遂乃創題之以據德義以格人非心者也可為後世法矣

歐洲均貧富之學說計于法人倉志門在美人獨立時代其說余蒙日頗以為然近知其非西語云財猶菜圃之肥壯不散則無功時與戴記所謂財散財民聚正相反也蓋財者家之公用之物須散布流通若壅滯于一處未有不為災者故雖大富家其財必置諸都市銀行中以供眾人之用若私藏諸家者久之必遭盜竊即置于壁間屋下亦必被盜掘而後出矣和國之亂都中王公貴冑常被外人掘去金銀無慮千百萬可舉也

十九日逾午趨署補出城晚歸夜觀書

浪費之戒言之最懇切者莫如電學始祖之富蘭精令其言曰人為買不忌之物旋

至則有用之物信然煙灰別名煙葉

罔存誤而人主利以存即仲尼所謂放於利而行抑知不然平民自務事業營利者曰私利國家振勵工商為眾人興利者曰公利私利公利皆理之宜然也惟執法以求利害人以圖利者乃所謂放于利而行者也

商賈能斷誠世之所大禁也。良工之造新器，頗信之者，新書不可無專利之權，甚專利，雖近能斷，而不可與能斷同日語也。何也？無專利之法，則學術工藝難期進化也。

二十日午均有昨來自天津薄午過訪同車出城至同豐堂是日德集泰巨子毅諸人晚詣愛相詢見略談數語。愛相明日生辰有多人來頌祝者，夜歸觀書。

德國人黎斯篤言經濟學 凡商工商間之用人 主保護主自由應隨時適宜。蓋謂社會者達者一宜以序第一曰漁獵時代第二曰畜牧時代第三曰耕作時代第四曰

農工時代第五曰農工商時代。凡邦國在第三時代者宜從自由貿易以智農業進其達第四時代農業既進工業亦將大起。宜從保護法以保其國生產業工商

既進能達第五時代則宜從自由貿易大開門戶與外諸國競爭無禁也。國家命脈與天地無窮不可與一人百歲之計相比擬。故自由保護法隨時而變，此所謂本

歷史之觀察以為行滯者也。其識律矣。

泰西人多好儲蓄以圖異日之快樂，故貸金于人取利甚微，蓋其志在儲蓄不在取利也。東方人富家貸金于人每圖厚利，其志在厚利不在儲蓄也。性情相反如此。

九七

二十一日晨詣愛相祝壽晤子修日中歸晤聖大學堂晤張初三楊藩室性文油宣統歸夜觀
英國人視憲法甚重雖有弊害不敢輒改曰改而有益不能備憲法之害故以習慣法
為國憲大本難改憲法亦與習慣法斟酌而行憲法之難如此是故英國至今猶有守
舊黨與維新黨對峙者也

余謂凡國家憲法之不可不留一字守舊黨人使以新黨相敵蓋舊黨但知憲法之
害不知憲法之利新黨但知改法之利不知憲法之害當兩者各用其所知使互敵
其前不知移是法可改矣

岡本曰法律之進後人文之進凡世界上需用新法愈感法律之不完志山居士曰文字
亦世說文序曰字者華乳而蓋多也凡世界上需用新法亦愈感文字之不完法律者所
以保持天下一切事物也文字者所以配合天下一切事物也

私德公德之界何由分曰一人有德萬人被德謂之私德人各有德互被其德謂之公
德凡私德與文明而消公德與文明而進是故人君不可但施小惠以行己之私德當
興教育設憲法使國民有公德也能使國民有公德即謂為人君一己之公德亦不可也

博施濟眾是舜猶病故孔子欲求天下人不能自立而不責博施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之語深可味也

夜深讀古人詩極有趣典故余每臨睡時必誦吟數首四顧蒼茫情景文感造化與心通矣

二十二日昨夜觀西學採源終卷晨起作日記

選人之法猶醜酒也其醜者取其精者醜而再醜不厭其精古雖與法人有選舉之權凡被舉人公選是乃受選者大使法官再審賢否若不堪任則從眾彈劾之所謂不厭精矣

余每主持設議院者在立學校之先自謂所見極高然人稱偏此理往下詞不達意今見日本當日創議院將其意建議之語先得我心其言曰我國人民不學無識未達開明之域說者謂今設議院迫于早計宜待民有學有智然後設之殊不知欲民有學有智宜先使有義務有權利振起與天下共愛樂之情苟如是則人民豈肯安其固陋不學無識自甘愚己權利付之度外者云誠不利之論也

百姓之一舉一動謂之行為有法律制之不得違法律也政府之一命一令即政府之行為也有法律制之不得違法律也

英國議院亦不能無弊有所謂公室見者似非賄議員而得之花息也固亦謂其議政諸人仍不免徇私忘公需索百姓余謂言之過甚議院雖有弊較諸野蠻專制之國其百姓若樂天淵之隔也

歐陽云剛勇之人性溫柔和平外性懦者中必殘忍忘山居士曰是理不難明也陰冬大寒之時井水必溫或夏酷熱則反是惟人亦然

太窩善士曰不聞之國澆者最可畏聞明之國安人最可畏

談民主者動主張無君抑聞善國之法乎美國人犯罪無倫君民一體同罪而特重反逆之罪謂犯是種者為毀萬民復衛事也則合眾力誅之不問其原由

耶穌之說何嘗蔑視君父固本為持新約書何謂再要之忠孝二名固天地之大道此須活者為暴君致死非忠臣父之亂命非孝

歐人於外交其歷史為二曰服從時代曰開放時代曰整理時代余於內政亦分為三曰專制時代曰自由時代曰立憲時代

滿洲為如今之自治殖民地未嘗脫英國羈絆也而主權稅權則由自主未嘗受英國

干涉我國視之不亦速愧乎故增開稅必與他國相商今地球各國所無

周卒頗有獨到之悟如謂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言一地不可有二王猶一天不可有二日也非萬國歸一君之謂也後漢執者秋大一統之義我欲律之于萬國大謬

羅馬帝亞的練常築長城于日耳曼諸國自萊茵河至大羅勃長五萬里與我國

秦始皇真所謂東西禦應無獨有偶

漢牛與狗有同車至四眼井話李英俄語長橋寺共談晚菡青復與余同歸夜坐論道

二十三日晨繞道地安門外至皇城拜客過午詣公所晤姑還家中覽歸田瑣記

服銅未能醫骨折死而剖之析處有銅結因概理之不可解者見歸田瑣記是為福州梁荏林著

筠青昨為余言食物中俗呼落花生者取種埋土中待其發芽以漸長大花葉繁然花

落於地久而極土中得果可食而謂落花生是也故名落花生

次曰為並子去一為了耳門方開口門方則皆字一哉道者

俗語稱置千金于虛北不知何解其語自何來甚奇都意世間俗語殆皆自上古流傳經千百年不更決非後世入所能創造也

九九

俗稱婦女之多少者曰花謂其鮮艷動人也余則以為非特女子為然即男子之多少者亦可以花目之蓋人自幼而少為含苞蓄蕾之時少而壯為開華謝結實之時壯而老為果落葉之時老而衰為木葉飄墮之時無偏男女皆一律相同也故不但女子有花華時男子亦有之當其華時名曰花之名不可專屬諸婦女也

二十四日詣瑞鶴莊以淡留牛食五日冬至味錫飽滿人俗也昨歸車中觀歸田頌記

製房蘇酒注用大黃枳殼白木肉桂各一兩八錢烏頭六錢菝葜一兩二錢右為末用密或
以十二月晦日中懸沈井中令至泥口月朔日出約里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飲之可除症
氣其方出孫思邈思邈遺名房蘇故稱屠蘇酒

晚家於觀音學初級英國旦尔恆理者

一植物也而有野產家種之別蓋野產植物一經人之選擇培養年勝一年遂變為甚佳之
家種觀於田園間物產矣雖此植物改良不能持久若欲其常得完善之形必培養之功始
終如一而後可否則家種將復變為野產志居士曰於此可知天人之交際能人勝天則天勝人
二十五日大風厚甚過談簿午出城修起培少川叔不見徐潘柳晴歸俗之過向晚衣冠詣

變相家觀劇夜深四風猶不息

二十七日風未止曉枕靜山約余看屋之所皆不滿意曉詣少川叔送行將於明日坐汽
車至秦皇島乘開平局船返海上也少動于萬福居夜歸觀書

天下萬物無端動植莫不有種子其種子佳者則生長茂育所成之物莫不精良種子不佳者
反是故悟真去鼎內着無真種子猶將水火煮空鍋壇經云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
亦無種無性亦無生

水大之功用大矣或能助舟車之力故通機輪使人日行千里電氣之功用大矣或能憑一鐵線使
人相隔萬里外互通意志于俄刻間故周易曰水火既濟水火未濟金剛經曰如露復如電

二十七日風息終日不出門作家書寄杭大舟並術涓東有作日記夜詣變相家觀劇

大千春色在眉頰看者皆玉燄珠香重游贈部十萬管花如夢裡記當日丁歌甲
舟中曾睡竟有京都慶樂園新臺上聯也不知何人所作當是故國遺老手筆

二十八日晴和晨詣大學堂見志園力群編書事歸途詣子毅管叔曉又偕靜山看屋
即送夜仍觀劇劇僕人來言今晚所延西醫女士來為余妻療病者送歸家車迴

一〇〇

至船板胡同為西兵所扼不敢行通切叔齋中有德國醫士畢姓者余與相識之其
往為緩頰畢遂與僕俱去良久僕人奔回言西兵竟燃槍擗我我二人皆狼狽逃散
問畢姓者何往曰不知但見其嚮北去狂走道其帽余曰必往訴於德國使館畢
婦也夜深余去時畢尚未歸

二十九日齊午詣工部公所暇游啟肆購新書數種又自翰文齋搗得秘源洋成舊集
及舊板抱朴子歸日西沈

五

抱朴子微音一篇有云始者日月與日四半同昇今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
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得不追身將滅絕白氣至微密昇于山
間三曲折中丹壇上獨無立足之命門形不半洲乎妙矣難致詰此師之口訣知之者不
畏萬鬼五兵也又二山伏云大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沈不浮絕險緬邀崔嵬崎
嶇和氣細縹神意並游玉井泓遠灌溉垂休百二十官嘗符相留離坎列位玄芝萬株緯
樹特生其實皆珠金玉蟾蜍醴泉出漏蓬年之士抱其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可俦長谷之
山香之魏之玄氣飄之玉液霏之金池紫房存乎其隈志人長狂至皆天歸有道之士登

不衣採服黃精以致天飛以上語世能解者

覽感菴集余最愛梅村七律沈雄者勢其七古亦溫麗獨絕又藝者升請綿邈有風致

二十日陰長橋寺住持靜波過談飯後往僧姚靜山看屋微霰即止晚觀農學終卷

情書不過明理而已觀跡而已若欲習法致用不可棄情請書非親歷其境習練其事

不可蓋書中所言皆已熟者也不安考也日新月異既非陳述可拘因時制宜又情

一心之妙用是故學醫者非僅獨靜書中可治病也學武備者非但讀兵書即可將兵

也皆必親歷其境操習其事多歷年所乃可成良醫名將非易也

十二月一日晴觀佛種收良問答日本森田峻太郎著

女子所以有月行者因血長足時其血必迴觸鬱激致子宮積血而外口俱腫極而

微紅管破裂則經水行矣此余所未聞記

又云男女生殖器其形狀雖異其構造殆同取男陰翻轉向內即成女陰之形取女陰翻

轉向外即成男陰之形忘山居士曰常見史書載有女子化為丈夫或男化為女子事以

妖異其所以能化之故於此可明其理

世界文明之極則男女自擇配偶以學問為媒約并以學問為防限何也無論男女苟有學問必不與無學問之人忽然相愛也

過午詣大學堂時言衡亦園及六橋郁堂幼研著晚年餘園室史招飲

二日觀傳種改良終卷又觀露漱格爾小傳終卷夜復觀胎內教育日本伊東琴次郎著

忘山居士曰夫婦配合宜由自擇歐人之風也然与苟合有別何也蓋苟未結為夫婦

先彼此先為朋友必待二三年之久互相察知性情之如何品行之如何以及身體之強

弱學問之優劣無不體察周備然後兩情認許再以父母老成之敏眼認可之方能訂盟

結縭之不易也若夫苟合者不過因一時之情慾為且而後婚姻往有後悔無及者如

胎內教育中所載加曲那之貧婦是矣見古書第七卷是故婚姻之事由父母壓制而成者固不

可也由兩人一時之血氣熱情而成者亦不可也必半自擇半由父母庶得中道

夫婦合性不合格結一因奉小兒多夭折此泰西某國博士柏威羅所考證之新理

希臘柏拉圖氏曰男女婚姻之期男自二十五歲至三十歲女二十歲以上最為適宜

與我國古制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正合

天下美婦不在貌以德健完全為第一此語吾信之

三日詣李英賀其嫁女至長塔寺午飯與老僧靜波閒談時適有巫即婦觀胎內胎骨經卷

圖形乃婦其生不蕃此我國古語也見于左氏傳余初不得其實據今見伊東琴次郎所以
考得血統婚姻之實始恍然矣蓋日本人多有從兄弟為婚者其生子非聲即逆或身弱
或夫死親于音吐學校中十人有九人其父母皆血統婚姻者可不畏哉伊東又嘗試其
法于鷄始以異種相配一月間產卵十八枚乃至二十枚者幸孵十枚其不孵化者二枚孵
化後物而元一羽餘皆長厥嗣以親雞配子雞其親子相配者每月產卵十七枚乃至十
九枚兄弟相配每月產十四枚乃至十八枚者幸取者卵十枚孵化三親子相配之卵腐
敗四枚物而死者二羽其餘長厥後輩其體重皆減于母雞百之三兄弟相配之卵腐
敗三枚物而死者二羽即有長厥者其體重皆減于母雞百之三一厥後身如此是
證血統婚姻之害由鳥可以推之人夫志山居士曰愚理不難明也觀于鳥各家研究
種種往往用端種法蓋於一處之地所種物若歷年不易其地即疲而產物少易種他
物便能茂盛細考其故則因常種一物必遺毒噴于土內再種此物必受害若以他物

一〇二

使得前物所遺之質不特無害反有益也植物如此動物何獨不然

無論何人皆有善心之萌身中所謂半旦之氣所謂自然之良心然所以學問
加意養成則善達可至無壞者放棄之則雖有種種亦無收效之望也

西語曰小兒者以乳汁與糖餅二者助其成長者也忘山曰乳汁則也糖餅名
也豈惟小兒人一生一世皆為此二字所推挽牽引

四日語夏厚養厚養為其子納果晚至鐵夫鶴朝稱新書十餘種夜歸

構之為物不知係何種性衛生學家不言凡動物皆含磷如能補身內之磷質則心
之土性益顯皆能消除年雖老而身力腦神俱可不衰惟服磷之劑易致腸胃皮膚
養之故無安法又某學家言土內有一最要之質曰磷養此質能使瘠土宜肥各植

物無不藉此質以茂盛也又云凡植物若種子多磷養之肥土食之於人大有益

五日飯後又偕靜山至東女門內看屋晚觀日本飯泉規矩三氏之修室為精實
方得之覽澤柳政太郎之讀書法

凡人立志與業有別業者眼前已成之志也志者達大未成之業也

諸稽孫氏曰西人而欲一人萬能之時代乃野蠻之世注簡而事易治厚小而智小
粗淺若世界文明也必以分業協力之愈繁而愈進也蓋今者之內動力未有不由
此起也則專一則精一人之生必百工給之而已亦就學內不可缺一業而執之
故其事不必同而必相為用厚力之合力乃固志也曰觀夫科學問但求專精足矣
不肯兼眾人之所長也

修學必自讀書宜細心化解之類歸納又宜請言宜時記其所得蓋心之想像不
得言以表章之則秩序不立而其時言也不能呈且倘昨得之而今忘之矣志山曰余之
勤于日記即此意

法人蒲聖為人好學嘗欲博學起智謂其僕約瑟曰以時以前能起余者每度與之
銀一約瑟每晚必呼之仍不醒即醒後一轉身而後寐矣約瑟欲得費乃以盤或
水入蒲聖寢衣下嚙而醒乃起嗣後每為常而呈起之習止志山曰余亦病已之呈起
思欲矯其習而未克

蒲聖平日辦事不論大小精粗皆秩然有次第其言曰自才氣而無秩序則必失其
一〇三

歐賢若瓦礫曰財而夫由儉約得以濟之今日失時不能收明日之時以濟之也又曰本
中村先生曰時者產業也亦德之積學也建功也著書也皆以之皆名言

六日逾午出城隨佑三往看羊肉胡同之屋前為新吾舊居尚寬綽有園林惟殘破需
修整晚繞道地安門至大學堂小坐夜歸作日記

七日風請訪羅華甫小談晚觀新民報

今日說新入者非但不肯服不正不善之法律並不願服正且善之法律以是為自
由不但不服且禁之君主並不願服公舉之總統以是為民權能冰主人談之甚是

邊心之政法論謂亞里士多德乃美德斯鳩之立法行法司法三權鼎立說尚有闕漏者
蓋即政事之權須在三權之上有以統一之庶免由于政權分裂之弊而亦未嘗明政事
權究以何人為代表任又敘述其說而頗躊躇而不能斷以為為之者即防其權太盛或
至臻彌簡人之利益與之民耶則與下議院有何差別且勢不專意見於政者有統一
之權非邊心之本意也志山居士曰此理余思之審矣天下之事成者三而止不得過此數
也是故天地以精氣神結合而成人以智勇仁結合而成德者不過三數然則人民以五

法行法司法三權結合而成國亦宇宙之公例何必于三者外更議增加是蛇足也若
德皇所統一則試觀精神氣三者以神為主智勇仁三者以仁為主立法權比精與智
行法權比氣與勇司法權比神與仁即以司法為主權兼統立法行法未為不可蓋國
民所以必立君長者無非欲平眾人之事而為之裁判也考之往古立法行法未創立
時先有司法一職即為判決眾人之事而立也有司法而後置行法立法
見于西國法律家所著書
則知司法于三權中為最重最貴無疑何不可推為主權故都憲議院屬立法一部
宰相屬行法一部國君屬司法一部凡國內之法官由人民選舉行法官由宰相選
用司法官皆由國君選任雖然使司法官有決事不公者立法官可排擊之行法官亦
可禁遏之惟遇立法行法二部互爭不相下時國君可命司法官判決之余意如此選
氏梁氏殆皆未見及也

英吉利日本諸國其志世襲實無國權之在人民公舉之宰相美利堅諸國其君皆
公舉四年一任不復設宰相余意凡國君自宜由人民推舉世襲誠弊法也然既推
舉一君不可不再推舉一相使君掌司法一相掌行法一部庶合于理或曰西國

一〇四

例司法官多終身任之國君亦可終身任之乎曰君果賢明何不可終身任之若不賢則隨時可更換之豈必至三四十年耶

邊氏又謂無論何種政體其掌行政之大權者不可不自人民出身而非爾者亦為人民之敵專制君主國敵也立憲君主亦不免于敵志山居士曰此說不盡然世間有始雖人民出身及至為君忽與人民為敵者亦有雖非人民出身而心在人民不與人民為敵者要之立憲國之君雖能統轄人民而立法在議院行法在宰相雖欲與人民為敵而不能展其手段也即行政之首長欲有所作為亦有立法院牽制之與編稍不協不能辭職斷難與人民為敵也

飲冰所述之布爾特奇之英雄傳奇之羅烏史二書不知日本有譯本否

八日工部會議通堂於今兩日余每日起必時時始政事晚觀經國美談夜深研卷
表書窈希臘裔武國中已比陀或彼能等一時豪傑能職除奸黨修內政振國威
聲震九州名播青史可敬可服可羨為我國小說中所無

書中分別民政黨與專政府黨之差異蓋相似而相反者也民政黨如巴比陀李志

諸人甚也。每政府黨如黑提諸人也。已比陀以其法與武思樣以其法亂雅典。利害較然。中又極論切實。富之非直可作一部政治書談。

九日休養。英維談香英大有微悟。助聖施家胡同聚慶堂待客。未至先往觀劇。觀畢始回。車相與飲。笑夜入城。與楊霖為象戲。略見戰爭機權頗有趣。

十日風起甚甚。終日不出。作日記。

觀任父叙述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說。始知古代希臘民主制度與今之民主制度不同。蓋彼之所謂公民權者。不過國民中一小部分。自餘則謂之奴隸。不謂之民。按亞氏所言之雅典。統稱最文明之國。然當時公民數不過萬。半人。其奴隸殆十倍。據此亦可考見五氏政體循環之說。謂由君主一變而為貴族。再變而為民主。民主行之久而弊生。將復歸于君主。蓋與孟子一治一亂說。正同。任父不以為然。謂政體果宜為完美之民主。必無復為君主之理。彼亞氏亦相于歐洲歷史中。既往之陳迹。果有由民主變為君主。如羅馬之該撒。法蘭西之拿破崙。第一第三者。不知何所謂。民主一切憲法條理未備。非完全之民主。不得謂之真民主。若真民主。如今日美利堅者。決無復其變為君主。

一〇五

之一日志山居士曰是說與余意同余謂凡天下所謂治者以一人強治萬人使全國無異俯首下氣以受一人之治此之謂治稍不聽焉而亂作矣所以有治有亂而治亂循環若今之美國其執掌國柄者由人民公舉其權不專人民共委之使乃國民之代表而立法權財權由議會主之則與人民自治何異人民既能自治則無所謂治也此所謂亂也之謂真民主

十一日風出謁諸權要車中觀書

梁任父言使國中有一學說獨持人之良心之權而不容有他學說與之並立若是謂之學說之專制而專制果無論其學說之不良也即極良焉而亦阻學說之進步志山居士曰然哉然凡學界由上至國家之政治制度下至箇人之知識才能皆胡及一切軍事而欲求其程級日進者皆不可不遇敵不遇敵則不進非惟不進且日退故敵者吾之師也何也吾敵則有所比較易生我之感情不得不鼓舞其心思材力以求進而進上而無止期無敵則無比較稍有所得即盈滿自喜不更求進天下事不進則日退能者中主者即既日退則並其前之所得者而亦亡之噫

十二日風止觀舊日記注其平日所得者讀文選古詩晚覽日本岸本能武志所著
社會學餘抗章炳麟譯

亞當夏娃之說本基督教寓言別有妙義非凡夫所能解而教中人竟極盡以爲世
界人種所由來則大深矣豈必人種學地質學古代生物學高明乃知其非

證生民之始在五十萬年以前此由地質學家據地層中古物考得之理其說殆不

謬也查探開痕德山在英國特溫舍亞州者見其最上乃石灰層次爲黑泥層又次爲斯他拉

哥馬衣德層層在五尺次爲數寸之燒木層數尺之土層次復有第二斯他拉哥馬

衣德層深且厚有逾十二尺者自此以下爲赤沙石層其層不可測凡此諸層其最

上層已有二千年遺物最下至赤沙層猶見人力精造之燧石器據地學家言凡造

層二因知由圖分一尺之斯他拉哥馬衣德層密有三千七百二十年之石灰則積

至一尺當得四萬四千六百四十年積至五尺當得二十二萬三千餘年雖其考證

者亦不無一二可攻駁之處然大致可信

十三日詣瑞鶴莊映歸作日記

一〇六

社會學總論云人類自各種科學對有統一之法其一欲普見一切科學之原理而據此原理以綜合一切科學者其為哲學之目的其二欲測定複雜之程度而使一切科學從其發現之早晚而排列之是為社會學之任務故社會學與哲學皆稱科學之科學也

自有生民至有史時代前此數十萬年其進化之力量遠甚於有史時代而進化之力量速忘山居士曰世界自有文字圖畫以後為第一步進化自有格致機器以後為第二步進化格致機器學所以發明者傳播之方也故第二次進化較第一次更速

中甲日往謁秦幼衡師。讀書極多。每早開精究輿地工作。以字數行頗自期許。並於書法極用功也。補子修幼欲坐青曹。復初易實甫。諸人子修云有人問行滯。將科。經濟二字。出何書。諸君能言。一書一時皆不能答。余嘗聞歸田瑣記載阮雲臺在相任時。每於歲除前。用松江花頭。寫箋箋書。天下太平字。分贈知好。潘芝軒問。何以四字。亦出問翰林諸公。皆不能對。師曰。在五行中。乃屬金。橫章系。對人各給一。經始知出仲尼。燕居篇云。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行此二者。方足以

天下太平也世間習見之語出于習見之高而人不能舉其出處者類此
晚歸月明中途腹痛欲遠不可忍遂遺于袴狼狽至家

十五日黎明起奉長官諭派至午朝門坐班以沿前明例因天子不視朝故羣臣相聚于
午門外坐守以示格君之意今天子日召大臣治事未嘗一日廢殿而猶沿此例真所謂具文
日高始歸觀書

社會學又云自古以至有文時代各種事物之發見一曰直立二曰言語三曰火四曰器具五
曰慾望六曰自己七曰富強八曰農耕九曰社會十曰道德其所以列此序者有生理

七凡人觀察力長者思索力必短如野蠻中非洲之柏修門人其視官如望遠鏡映
不息亞州之佳米衣人其距離稍遠之物他人必重裝眼鏡以視之者而彼能眺見之
柏拉齊尔一因欲安人能見白人而不能見黑人而不能聞北美之因欲安人能聽
聲音極幽者而識別其為不息蘭島之業達人能以遠之羽音而知遠處業所在其觀察
力可謂至矣然皆不能因其觀察所得而演繹其利益如何又聞柏拉齊尔之因欲安
人凡事非直接經驗者一切事而動念遠焉他人奉教以左手操右手之指而計之故

一〇七

數至五以上則不能舉又以物而以智然羊二本易羊一頭仍給增羊四本合取羊二頭則茫然不解其無思索及綜合之力又如志山居士曰今日文明之人其觀察雖不遠野蠻思索遠過且能以聰慧之力補其觀察所不足而更趨之野蠻如紫透鏡類百倍者能窺星中之月設電機能測數百里外人語此至野蠻人所能及耶

東文哲學書中有所謂抽象而謂概念余初不解其義今始知之蓋欲言赤色則言金魚欲言黑色則言新炭及金魚新炭為具體離金魚新炭之實而言赤色黑色則為抽象能抽象則能綜合何謂綜合離此金魚而言凡赤色之物離此新炭而言凡黑色之物是由綜合而得之者所謂概念也

凡萬物之形色聲音臭味五官所能觸也法度原理物質神機非五官所能觸也五官所能觸者用觀察之力五官所不能觸者用思索之力

境遇於社會有關係曰氣候曰土壤曰植物曰動物有構之境遇也
富民智未開時社會往之乃境遇所困自世界進化器具機械一切衛生之物悉發明而利用之可避境遇之害且可因之以為利社會學云

十日詣胡室榻家賀壽日中趨署曉詣厚蒼室賀其子娶婦賓友群集觀其結
福晚至偕人二麗家適飲夜戴月歸

十日凡觀書宗史對銜傳順昌日役夜暑壯士五百斫金營是夕天忽雨電光四起見
聯髮者輒識之辨髮胡制自古也然不自本朝始但不知金人當日亦難辨髮否待考
元儒許衡言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而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妨彼魯宋妄進及
作官嗜利者殆亦害于生理之所致也忘山居士曰古之學者往之半耕半讀又如同
本西學探源載美國人教子弟業與學相併之法皆是

夜詣雅慶談聞徐頌問以社函請記為其門下士尹銘綴所劫中以舉答太遲遲近報復一併議
前朝廷之意電報改歸官辦是日又奉旨改為官督商辦以有某御史奏陳利弊也

十八日晨詣亦元談日中往視厚蒼侯至請實處年飯曉入城觀社會學終卷

社會團結之始蓋為人類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自然結果也何以故凡與人爭鬪者
多助者優勝寡助者敗者敗者死之優勝生存此所以不得不志離散而為合眾以
濟社會此自進化說也忘山曰較神命社會性民約三說為勝

一〇八

凡社會以三種系統而立曰督制系統官兵是也曰供給系統農工是也曰分配系統商賈是也或以士歸入督制系統余謂於三種系統之進于文明皆非讀書不可故士也者貴乎二系統之中也

督制系統以干涉為利以放任為害供給系統以放任為利以干涉為害若分配系統則恐時宜干涉時宜放任未敢以為定論也

是書引英國哲家阿京爾所列社會性質五說而皆闕其非五說者一曰多元說二曰一元說三曰器械說四曰化學說五曰有機說志山曰前四說誠有不合而余獨取有機說何謂有機人之身體是也岑氏之謂有機說也曰有機體不過一人之身耳手足指臂離乎本體則與瓦石等不能自覺也社會為人之身而聯合也雖古離社會者依然人也能自覺也且軀體為中陰所存在而保護也中陰極絕本體外若社會之須保護為社會也不為極絕本體以外之物也余謂不然凡社會既合萬人之身為一身矣亦合萬人之中陰為一中陰人之中陰極絕本體外則萬人之中陰亦極絕社會之外保護社會者即保護萬人之中陰也肢體不能離本體而有

知覺箇人又安能離社會而能存在是故社會之組織自有機體正無異也且有機體之中陰陽氣血聚于神經腦髓而不散布于百體者或基故社會中箇人雖有貴賤高下之差別而箇人之中陰無貴賤高下之差別也惟無差別故平等惟其平等故能互相保衛扶助雖萬人之中陰不啻一人之中陰也惟有差別故不平等惟不平等故能互相統轄維持雖萬人之肢體不啻一人之肢體也

社會之發達與進化賴有二種之能力曰情曰智情者慾望也智者所以審度慾望之虛實得失也故互有能動受動之關係智者所以促其情之進化情者所以促智之發達慾望如蒸汽智識如鐵道人類如車慾望驅之於後智識導之於前而後向方無誤社會學云

凡人類之利用動物而為漁牧利用土壤而為農耕利用林木而為宮室利用礦產而為貨幣皆謂之天然征服

家族者利他之學校也一語可謂高言兼愛平等反夫親之誼者下之誠也
大器日成人知戰事之害愈可以保和平所謂轉禍害為福利

一〇九

十九日各衙署封印余衣冠趨公所歸是日穉孫生日呼善語者至唱北曲絃鼓聲相聞俗樂也聽之不倦

二十日作書寄杭州与憶純稱竊為象戲觀俄羅斯大風潮英國克喘伯著

二十一日晨詣西四牌樓善善三樞家余所看官之新屋即芝樵產也在其宅東隔一牆可通為一宅日中出城至長椿寺寺僧以蔬飯款余飽啖小談遂行訪高文卿于廠肆有正書局晚入城觀書復赴子毅之約在東長安街京都飯店坐有陳亮伯

俄羅斯大風潮一書言無政府黨之宗旨也彼其意欲得完全無制限之自由者奉自然之產家殆自足互相助濟無欠缺之人、有平等之價值一切政府威權地方法律乃人類所連結者皆廢棄不用又云人須明白自然法律自然法律之理明則外來之法律皆可不用故不但專制之君吏皆除去之即被民選舉者亦當除去之此學派創於俄羅斯最高貴族巴枯寧蓋目觀夫波蘭人民為俄國專制惡政府所荼毒艱人如麻有所感憤而創為此種議論實出于公心何以知之以其身為貴族而知之若出于平民則不可信矣自巴氏以此宗旨著書流播于世始是其主張之道

理不但深印于俄人之腦中即法蘭西及瑞士現今之社會皆染其印記而不可洗
黨與日多革命之事遂屢萌動率為俄政府所壓止里昂司之役被擄者七千人
而克裏利特京親王法國七著名地學家亦被勒克名俄羅斯名士拉吾曼夫皆
與焉可謂極與政府黨一時之感也其說極狂迨正流入古雅典黑桂一流黨派
經國美勢必墮入野蠻之自由大非世界之幸福也故余謂創此派之人其心為
救世非不可嘉也病其誠不足若徑其說反為害於世

俄皇亞歷山德第二及美總統林肯皆被刺客所殺即無政府黨中人也
刺客手段如為無政府黨第三級者相其第一級即已甚富愛眾造反之手段
第二級即俄羅斯回國學生創為去而與人民為伍一語盡力感化國中諸少年
以手段既皆無所成功始末為刺客手段以殺人流血全身或為獨一法門不
但男子入其黨即婦女亦與焉如刺死俄將軍特累刺夫為女黨傑者拉沙刺死
俄皇亞歷山德第二者為貴族女傑薛非亞
二十二日作日記晚詣維曼

一一〇

人民犯罪欲盡作工以至於刑也而無政府黨以為政治社會上之大罪惡謬甚
我國舊制宰相工殿命坐面議大政自趙宋太祖代周而舊日王官等皆請用刑
子而取旨退各疏其事司列書多以誌生禍之禮遂廢見宋史

宋太祖嘗儀識為官人鏡背鑄字遂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志山曰宰相所以需讀書人為
其能觀古今成敗之迹深究本原然後佐朝廷用行政無或乖失者其多記誦滿腹問或
聞白人關牢獄皆清潔寬敞被監禁者無異在家刑國則反是矣凡犯罪入獄者無異與
犬豕為伍其苦不可言狀惟宋史太祖傳稱帝嘗以書或詔獄吏五日一檢視流掃獄戶洗
滌粗械相傳為美德

建學置學田自宋真宗乾興元主始後判國子監孫奭請也

宋史載仁宗時韓琦為相與曾公亮歐陽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
治志山曰朝廷稱治四字甚好能得當日之真相何也考其政界雖有仁君賢相不
過朝廷稱治而已天子百姓亦無治也但不十分愁苦耳較之唐書其相行虐政時
則稍勝

二十日黎明起。我浙司鄉官集乾清門前謝恩。余進入東華門。諸人已散。出矣。乃偕至酒館中飲。啖成。余詣陳兩蒼。午歸觀書。

說文姓人所生也。又曰從女生。釋文亦曰女生為姓。而不言從女。故今觀族制進化。論始知族制初起時。女系族譜法先起。進移於男系族譜。推其所以然。故蓋上古人民無婚嫁之禮。始皆男女雜處。一女或交數男。一男或交數女。無所謂夫婦也。故女不能專有其男。亦不能專有其女。其後遂乃以勇力掠他族為妻。由是妻始為夫專有。把習風。以乃妻籍。而恥妻本族女。又各族皆強。彼此不敢爭鬪。遂而和好。勇力無而施於他別族女。勢不能掠。乃定為以所掠外女而生之。子女使別為一姓。如外族然而本族可納其女。於是姓之為義始起。蓋皆從母之姓也。而女系族譜法立焉。且與人往。不知父子之關係。故祇能以母姓為族譜法。此姓字所以從女生也。迨其後智識日開。漸皆知母之外尚有父。且父之權力大於其母。故又定為從父姓。而男系族譜始起。二十四日終日不出。視族制進化論終卷。

馬克勒蘭所著之原人婚姻論及羅博氏著開明原始論多載古洲島夷婚娶之

一一一

法皆親為推奪以掠奪為婚禮此蓋沿前婦女之風也故專字從娶也

存奪他族之女而強使為我妻此野蠻之夫婦皆制他國之人而強使為我奴隸此野蠻之君臣世界進化而後之推奪為嫁娶之制為公舉

觀上古原人村族羣體之時代各人無私有產品同耕共作而分其所得耳見族制進化論
第四章 則知井田法惟古代始宜用
第一節

日本古化以後之選人法律云凡選人之法先盡德行德行同取才用高才用同取勞功多者余謂千古選人之法不出此數語德單取德行或單取才用並取勞功者皆非也
二十五日視道德進化論 日本戶外寬人著

西儒之論進化也自有重智識重道德而派如排克與重智識克特重道德其實皆有
所偏智識不能離道德道德不能離智識也兩者並有維持世界之力

近日蒸汽電力功用日大人盡知為智識進力矣道德之進化安在曰如英國力查一世以後各國製造武器遠求不溢與人痛苦而能奏效者又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歐洲聖約自後戰爭時須保獲傷病之人及近日各國禁賣黑奴皆道德進化之證據也

二十日過午詣麻肆購得何大復集及李滄溪集歸作日記

宋李奎言言安石同領郡牧見其護非自用所以為迂濶萬一朝廷用之必棄紀綱忘山曰使安石但所為迂濶而不護非自用其人猶可用也惟護非自用則無救矣自古未有護非自用之人而能當大事者也近日言變法者猶推重安石大謬

人每怒安石之用小人曰當時正人君子皆不附之激之使然也不知安石之与呂惠卿之交因与論經義多合之故与諸君子何与

宋程明道与伊川問周敦頤論道遂厥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彼亦知世界中百可貴重者曰道但道在何處未之知也觀其注濼諸家出入釋老數十年近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則知其終身無所得也

唐宋之制凡國家詔勅或有差失凡給事中黃門侍郎等官可以駁正及封還之如唐德宗時將以裴延齡為相陽城欲取白麻壞之憲宗時李藩為給事中制敕有不
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又宋高宗將選中書舍人潘良貴中書常同給事中張致遠
不書黃者宗將擢張說為樞府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詔給事中莫濟封黃錄黃又

一一二

諫臣隨宰相入閣議事有無彈劾可對仗讀彈文如唐高宗時侍御史王義方奏李義府擅殺六品官對仗叱李義府退乃讀彈文中宗時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潛通戎狄受貨賄致生邊患宗仁宗時殿中侍御史葉行唐劾介幼文彥博緣間弄通宮掖以得執政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富介徐讀疏畢曰且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通神宗時唐炯將劾王安石至御座前指笏曰臣聞目安石曰王安石德劄子因大聲宣讀凡六十餘大旨言安石專作威福曾而表裏擅權至誠安石為李林甫盧杞索慶正之炯慷慨自若略不遲懈讀已下殿再拜而去

二十七日俞理初卷已類稿外尚有遺稿內有積稿篇刻本多刪去沈子培家藏抄本猶在此篇是日借讀之不過雜引房中術列無精義黃蓋齋因未見過囑余代索擬覓人抄一通寄之寄教書耳薄既觀新出書二種一曰二百年後之吾人一曰地球之過去未來皆曰本人著

歐洲人類學者怕類書者據其地就其百年以來之風體而概調查研究其腦知每百年為人類增大之級不知可據否

聞法國有學士某某著通俗天文書述近時於火星表面之數處有見為三角形或
四角形之光點甚多恐大星人類與吾地球人類為欲試交際之標幟也有青婦人
心然之因以遺產十萬佛郎謀設光燈以答之而不果以此近時之笑談也
有植物之所以進化起于多競所以多競者起於世界上營養物與生齒之不相
當此則人類進取之可懼亦可喜

汽蒸之舟車及一切機器皆賴有石炭而大地之石炭有限採掘將盡則其何日將來
物理学化學之進步必有二物可以代石炭而取之不盡因之不竭者其在電氣乎

二十一日觀公法論綱吳縣楊廷棟述

於公法中有絕大勢力凡此種之說曰條約曰法律曰宣言曰學說曰公文

問學說何以有勢力曰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之役所議者事公法中皆身係英比荷蘭
各國公法家病之於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創立公法協議會集各大家設疑討論所決之者
即備各國政府採用學說之有功如此

公法中不但一國政府與別國政府有權利義務即一國人民與他國人民往來交涉

各有權利義務又與國家相關故亦為公法所統

凡兩國相爭各引公法以自直則由相爭之國協請中立之國裁判曲直如日本
與秘魯相爭由俄帝決之又如意大利瑞士疆域之爭亦由他國出而裁判之又
英意新訂通商航海條約載明兩國他日有爭議之時即由他國決之是也

凡不在公法以內之國法與各國交通特訂條約凡訂條約之國是為
公法中不認為國之證據

二十九日觀多學無錫楊蔭杭述

余初不解東文哲學書中內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所謂外延者譬指動物中鳥
之一種而更廣延及於人類獸類昆蟲類此外延也若專言鳥而更狀其喙爪羽
翼等言之此內容也

蹟

名學之書與算學之書對峙蓋一為探理之法門一為探理之法門

三十日觀書補作日記

唐玄宗因姚元之奏請序進即吏而不若曰此項屑不肖煩朕聞者皆服其知大體

何其後疑吏部選舉不公而欲親決試判又既焚珠玉錦繡於殿前未幾復使楊範自入海南求珠翠奇寶所謂出尔反尔

唐王忠嗣為朔方節度使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之將當撫循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可謂知大將之體

唐宋時往來京官不稱職或大臣犯罪者輒致授外任遷遠之處此實不於合理並使其人係屬而被誣者則不當貶若果不贖還遠百姓獨非人耶何辜而當奉有罪之人為官長耶

唐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惟奴懦恐不能守社稷矣王恪英果類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使太宗果立英王恪則其後必無武曌之禍無忌之爭雖出于公而誤人家國之咎二何能辭以視衛瓘之告晉武帝曰此座可惜者有愧多矣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宋陳兢亦九世同居然兢之九世同居上下和睦人無閒言出于自然也公藝之九世同居則不過善忍而已觀其善忍字百餘以進于高宗可知則出于強制也

一一四



癸卯 陰曆光緒二十九年
陽曆一千九百三年

正月一日黎明至太和門內隨百官朝賀時尚早人數寥二因登階入殿中縱
觀無他陳設惟中列御座旁有熾炭爐四具懸一額曰達極煖哉此殿改造殆
亦二百年矣崇閣巍峻恐為地球各國所無昔蕭何有云天子宮闈非壯麗無
以威天下蓋歷朝規制大抵如此陛下陳樂器兩階下羽幢旌蓋照天耀日所
謂仙仗食時天子登殿百官咸集跪聽宣詔有糾儀御史八人植立不聽儀樂
作於進百官行三跪九頓首禮靜觀三鳴乃各散余復至各處賀歲賦歸觀者
皆謝宏徵為叔混理家政唐叔秀實為馬璘治表儀皆以君子而有才足以幹
事宋富弼行賑餓法于青州朱熹行社會法于浙東皆以君子而有才足以救
民余最愛有才者尤愛以君子而有才者

二日賀歲中親書

唐臣之有功國家者以狄仁傑李泌陸贄李絳李德裕為最宋臣之有功者獨
有呂端寇準富弼趙汝愚四人而已其餘正人賢士雖甚多而朝廷不能竟其

癸卯

一

用故不能有功

以蘇為父而有禹以司馬牛為兄而有桓以柳下惠為弟而有盜跖又如以張湯為父而有安世以謝晦為弟而有謝瞻以王安石為兄而有安國他如沈勃為充之子李泌為繁之父桓仲為溫之弟王導為敦之兄由是觀之父子兄弟雖同一血統也而性情絕無相測之處

惟交合新論曰所謂皆稱台時善長之父一念之私遂生惡子凶暴之父一念之惡祥逆生善兒可解此理

三日不出門觀書厚黃米

昨晚名學所舉種類之別一類多數種則謂之種一類又少數類則種又謂之類又舉政體之類別有二曰一人所統治曰非一人所統治類別又有二曰少數人所統治非少數人所統治類別又有二曰衆人所統治曰非衆人所統治志山居士曰天下政體至衆人所統治而極矣決無有非衆人所統治者有之其惟無政府黨才無政府之說但有此妄想耳余可決其無是事也

四日城外賀歲車中觀書

晉書劉琨傳琨著崇讓論謂除官之法令凡初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一
官則財擇為人所讓多者用之此暗合東西國投票公舉之法

魏太祖分南匈奴之眾居并州而晉武又封劉淵為左部帥遂啓五胡亂華之
禍唐太宗用溫彥博策虛突厥降衆于幽薊諸州其後唐室世有戎狄之亂石
晉劉燕雲十六州于契丹而中國遂受金元之屬害曷曰履霜堅冰至

近世凡同歲得科第謂之同年同年之誼甚風古矣晉書劉宏傳陳敏據江東宏
遣陶侃討之或謂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恐侃有異志宏曰侃之志吾得之已
久必無憂也唐書李錡傳元義方媚事突厥承璫李吉甫欲白托于承璫據之為
京兆尹錡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錡私其同年許李同徐京兆少甲故出臣鄙
坊帝明日詰錡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
于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猶當用之況同年乎避
嫌而棄才豈乃便身非徇公也

晉琅邪王睿嘗中魚海濱時無北伐之志宋康王南渡後亦無收復中原之意二

人之用心皆同

五日黎明入內至乾清門外值司鄉京官謝恩以有詔捐免浙省錢糧也遂繞道至西城督歲貢中親書

晉書王述傳述母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心於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甫讓述曰汝謂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膝我寧不及也後人或有不是讓述謂禮讓完出謙德述不讓非是志山曰此王述嫉世人多為詐偽故以直率矯之不可非也如宋文獻王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問門吏當教就對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廨吏置教于案而去又遣選之上章至八九乃受此等讓法亦可稱美德乎安石之擬作于斯已見

秦王姚興嘗命羣臣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世可謂乏才矣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于若人待將于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安得遠誣四海又唐太宗令封德彝舉賢時之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

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政治家豈僅才于異代才
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

劉宋徐羨之傳亮謝晦之廢義符壽王晏徐孝嗣之廢明業蓋與霍光之廢昌邑
王莽趙汝愚之廢光宗其用心正同但不當裁之耳如沈慶之不肯廢子業又發
柳元景顏師伯之謀可謂悖矣君子所不取也

六日讀戴少懷師贊壽日中至義善源牛飲遊戲由過仲宣文仰及考東晚歸觀書
漢文帝除此禁相生律令魏孝文帝罷門房之誅皆不愧為仁君

魏末朱榮知代我主軍忠者惟有賀正潭福日本聖臣秀吉知代已有天下者
惟有德川家康

陳文帝舊每寢數傳更籤于殿中者必投籤于階石上今鎗然有聲曰吾雖眠
亦令驚覺矣越王錢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寢
熟輒歛而悟名曰擊枕此雖安屬之法然亦太過蓋人雖不可貪眠精神亦不可
不養也養精神方可任天下之事

三

古今之刑律至隋始改良觀于文帝初立即命高頴等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
沿革重輕取其折衷去秦棘鞭法非謀反無族罪始制死刑二流刑二徒刑五
杖刑五笞刑五又制議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除前代訊囚酷法民有枉曲
縣不為理者聽以次往部州省若仍不為理聽詣關中訴法制遂定後世多遵因
之見隋書刑志

隋太子勇亦好著侈淫樂即不廢立使勇繼為皇帝亦足亡隋之天下

王通弟子曹璠問息諺曰無辨問亡思曰不身余嘗讀此數諺有省

七日飲後借椽霖並擊兩女游麻旬晚歸觀書

古人坐皆席地故凡作事必跪史記鴻門之會范增擁盾直入目眦盡表項羽
按劍而跪曰客何乃者又張釋之傳釋之跪而為某公繫襪皆因席地坐則然
也今日有人猶沿古席地法故每客至必跪迎

史記稱秦采六國禮儀得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為高祖定朝儀大抵皆襲
秦故太史公為此語亦有微意蓋不以尊抑太過為然也

漢高祖踞洗以控點布隨以王者之供帳優賜以控趨將隨以千戶侯之封用
不測之辱施不測之恩野蠻時取人之法非此不可

音學中有三合音四合音化字中亦有三合音四合音

一日觀書飯後出山賀歲曉歸夜復觀書

史記稱漢文帝除誹謗法謂使眾目不敢盡情也又成祠官當祭祀時致敬無有所
祈謂身為一人祈福也志山曰誹謗不妨有法非但誹謗朝廷也即無端以不根之語誣
人者豈可無法以禁之但不必死罪耳祠官亦不妨祈福但毋得專為一人祈福為萬人祈福也
余謂凡天下書籍法如煙海不能盡讀宜擇其要者為三種曰當讀之書當記之
書當尋釋之書蓋當讀者詞章之類資以作文也當記者掌故之類資以考古也當
尋釋者義理之類資以益智也

九日連替清約飲復游徽由是日觀書作日記

漢武帝時惠詔賊多作沈命法曰盜起不覺覺者覺而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
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而盜賊愈多悉故罰不

四

貴市而貴者其罪不貴其罪雖重無益而反有損有天下者不可不知

宗王安石與漢桑羊是一流人物皆欲導人主巧取利子民以為富強之計卒之
擾害百姓而朝廷亦不受其益乃安石猶妄竊安法之名不知當日法何嘗安但增
無數擾民之法耳謂之增法非安法也

十日風詣羊內胡自新屋與移露同車往歸時游龍虎寺順道飲于福金館

常見明史載嚴嵩為相時用趙文華為通政使疏言必先開副封首彈劾者報屏不
奏當時以為非法不知此例自漢已有之漢書魏相傳稱故事上書者皆為二封署
其一曰副封領尚書者先著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因曰去副封以防壅蔽上
書用副封人主所以自障蔽者至矣

漢相丙魏並稱二人皆知大體如丙言出達群闕死傷不問達牛喘問逐牛行畿里矣
人或問識之曰民間京兆所需禁宰相不親小事方春未熟恐牛近行用屠故端此時
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又魏相諫代田奴曰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
百三十二人非小變也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織芥之怨於遠夷

十一日訪筠青與偕詣李英維談孝吳長于工藝能電氣鍍金銀器皿然自悟道後而其術愈進

晴游白雲觀見西石碑知某廟創于元人邱虛機即西游記中所謂邱真人故有邱真人殿去日游人不多晚歸觀書

漢宣帝時蓋寬饒上言堯舜官天下湯武家天下元帝時貢禹上言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哀帝時鮑宣上言曰官爵者非陛下言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桓帝時行過淮陰有丈人耕于田駕過不顧使人問之丈人曰天為萬民而設君耶抑為君而設萬民耶此等語而漢人猶多有之

好名之人往往避嫌因避嫌遂至當為之事不敢為當用之人不敢用以誤天下者有之如漢元帝知馮野王之賢而以後宮私親不敢任為三公是矣

漢武帝置中書官官遂若恭頌之權權明成祖置東廠令中官刺逆君王振汪直劉瑾之跋扈

十二日筠青來與偕游廠莊購得皇朝掌故彙編補歸觀書

五

才學與才能有別學可以人力為之能則由天資非可強也故漢書薛宣傳稱宣知子惠不能而不教戒曰吏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

薛宣為左丞時嘗得吏民罪名即告其縣使自刑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馬援為隴西太守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皆得大吏之體

君子小人之別不得以其自奉之奢儉定之如王安石囚首垢面衣不沈濯秦檜不著黃衫王莽妻衣不曳地布蔽膝和珅姐妻日殮粥皆不能損其為小人唐郭令公窮著極微而人不以為非文信國未起兵勸王時亦自奉甚厚解使滿前何損其為君子

十三日出城拜客訪厚養或歸車中觀書

君子性之愛小人之欺如漢王嘉受孔光之欺宋冠準受丁謂之欺歐陽修等受王安石欺胡安國等受臺掾欺皆使人有千古之憤

漢書王莽傳稱莽陋小漢家制度曰古者一夫四百畝什一而稅秦壞聖制廢井田疆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錫之畜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關糶于天地之性人乃貴之或此等見識未可厚非

漢高帝不事家人生產而光武則性勤稼穡二人同得天下

秦二世惡聞盜賊隋楊廣亦惡聞盜賊田況為王莽進忠言莽畏惡之令人代監其兵楊義臣為隋楊擊破賊楊帝忌之乃放散其兵前後如出一轍也

十四日詣鍾望叔即歸觀書

東漢時之竇融五代時之錢鏐皆一流人物

陰興與同郡張宗上各鮮于哀不相好知其有用猶欲而長而達之蓋歎與蘇正和有仇猶陳梁鶴而救正和之死皆不以私怨廢公義也

後漢書帝詔曰先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嗟以言語筆札取天下士千百年於茲其小人百計害君子無思藉始以徇之而往之成君子之名東漢鄧禹惡虞詡以為朝歌長使討縣境群盜而詡因以立功梁冀恨張綱以為廣陵太守使平寇亂而綱因以服張嬰得南州人心宋呂夷簡不悅富弼遣使契丹弼因以拒進兵之兵且却求地議婚重結南北和好惟盧奩把袖顏真卿使往諭李希烈被殺雖無成功而身死名蓋不朽

六

東漢潁川杜根得罪顯太后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太后崩乃出拜御
史或問根曰仕者過禍何自若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迹之慮避若露裊及親
知不可為也當帝時鈞黨爭起根念七命及殺用之數曰孽自作空行良善一人逃
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髮變形入林慮山中為酒家傭親吐則士君子處世
雖當峻其樹立深其操行而固一己之所為波及無辜亦所不忍也
十五日蒲午將去日過其日不出門視書

漢書王嘉傳嘉嘗或帝時上疏曰孝文時吏官者或去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
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前且之意其後稍一交易或居官數月而退中材者容求
全下材懷危內顧後漢書左雄傳雄嘗曰帝時上言吏數易則民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
服教化日以守相長吏有頭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忘山曰此皆專制改異內至常不易
之理

王嘉之死或于孔光之手李固之死或于馬融之手二人皆號稱儒者以通經學為世所重唯
後漢劉寵傳寵嘗為會稽太守簡除繁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

五、老吏自若即山谷問出人齋百錢送寵曰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日時吏積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乃為人遺一十錢受之志山居士曰民不見吏四字竟為秦漢以下政治家其法則吏之如虎狼如蛇蝎甚為民害抑可知矣

漢武帝以游宴置中書官官東漢和熹太后以女主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七黃門通命而官以兩漢官才之禍由起

後漢荆州刺史度尚等桂陽艾縣賊十餘以始破之也多獲珍寶士卒騎甯無鬥志而乃誘之出獵密使人焚其營獵還皆注而懸著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而士人何足介意眾欲憤踊遂破之以即項籍戰巨鹿時破釜沉舟之意使人退無所恃前更有何貪故割勝

十六日連五清過馬余書者聯晚乃去夜觀書

漢高帝好文學引諸生能為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宗徽宗五好藝文置書畫真三學書習篆隸草三體須明說文大雅博雅方

言西學以不仿前人筆韻簡高為工算學須明九章周髀仍本歷算三式天文書為
本志山曰需微皆亡國之君而所好者如此蓋不知治天下之本而專于藝術亦與
好聲色狗馬無以異也

後漢書賈彪傳彪為新息長城南有盜劫害人者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撮吏欲
引南彪怒賊寇殺人以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送驅車北行先案置其罪又唐
書柳公綽傳公綽知某州一吏犯職被繫一吏執法事覺議罪重輕公綽曰賊吏犯
法者也執法吏亂法者也犯法而法在亂法而法亡竟重治亂法者

俗呼達官曰大人此風蓋已古矣後漢書蔡邕傳邕對靈帝曰今道路多復云有
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蓋指中常侍程璜也可見彼時已稱貴顯者曰大人

東漢末州牧之任甚重亦擁兵與唐之藩鎮等時以天子為尊所督制故各處
舉兵皆以討賊為名使無曹操則此輩亦不肯受朝廷節制也

官兵戈擾攘中獨能修理疆界安集百姓者吾見三人焉東漢末劉虞南末之
年公義五代時之張全義

范增之於項羽田豐之於袁紹皆以過非其主抱恨沒世夫君擇臣亦擇君當自
皆知人之不明身夫誰怨

後漢書光武紀帝既定廣河進拔邯鄲斬鄧得吏民與鄧文開毀謗者數千章帝
皆不省金柝燒之曰今日側子自安三國志魏武紀操破袁紹收紹書中行許下及
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紹之疆域不能自保况衆人乎晉書劉道規傳道規擊斬桓元
子謙于枝江檢得江陵士民與謙書言城中虛實詔為內應悉焚不視衆乃大安
荀悅申鑒有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勅以善名言

十七日詣新屋車中觀書晚過太學堂訪李姚琴琴返歸

以諸葛武侯為相而猶躬校簿書夫武侯之治明豈不治為政有體大臣不省親
細事耶然猶不能免者殆因精力過人不甘于暇逸也

蜀志蔣琬傳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情之誠不及前人主者請推法之琬曰吾實
不及前人無可推余更王旦傳冠準嘗誶旦于真宗而旦專稱準帝曰卿雖稱其美
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朝值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忌遂見其忠

八

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二公皆有偉度

十八日出城拜客還易便服詣殿肆購書以歸

漢武帝迫于太后枉殺魏其侯嘗與成帝迫于太后枉殺京兆尹王章元仁宗亦迫于太后而捨然不德亦不誅是故刑賞出于一人而不出于公議者則舉措必多弊
魏其三君者亦豈得已而然耶

十九日是日各衙門胡同辦事趨署已遲同寅集于同堂堂燕飲余亦往補詣新屋
即歸家中對內忽失去銀餅六十枚不知何人竊去

二十日不出門補作日記夜深乃止

二十一日補出城即歸夜視書

梁侯景攻臨潼城入見武帝于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稽顙殿下梁主神色不寧問曰
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為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退曰吾嘗騎鞍對陣矢石交下而意氣安緩
了無怖心今見著公使人自惜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了國初吳三桂進兵騰越緬甸
執送明桂王致逆前三桂初見桂王甚倨長揖不拜王問為誰三桂噤不敢對數問始稱名王

切責之因曰朕欲遷北京見十二陵而死尔能任之乎对曰任之伏不能起左右挟之出色如所汗流背後不復見忘山曰侯景与三桂殆皆天良偶者見也

二十二日戴少懷師招飲昧赴謙薄晚入城

耿恭拜井甘泉湧出少以為美談本朝岳鍾琪征青海時亦然行至哈喇烏蘇水泉斷一晝夜未得飲食乃禱于天甘泉隨湧出一軍飲奮豈思有神助耶

歷朝名臣援白舉不避親之義往往以父為其子或為其先之子未聞有以子為其父者惟本朝雍正時衛輝巡撫汪精舉其父刑部司官汪室曰學問優裕政事練達忠愛之性出至誠詔除知府以事恐為有人心無此余讀書少亦不敢堅持也

二十三日赴署詣羊肉胡同都中房屋雖極潮蒸者一樹裱裝飾則儼然新屋矣以此所賃屋均在五六十椽庭院寬敞林樹甚多春夏間布葉垂陰必有可觀

九

二十四日詣瑞鶴莊談即歸檢書將于廿六日移居新屋

近日世界上機巧日新發奪造化前聞李英言西人有創一脚踏車能浮海而過豈非奇事

二十五日覽柴虎臣著考古類編

天文災變之說自新大明遂謂果無間于人事然考之歷史所載亦未嘗無徵應如太白再經天秦二世即位五星聚東井漢高祖入關孝武好兵蚩尤旗見黃霧四塞五王封侯晉元王吳四星集牛女宿婦見絕于天如過烈風唐太宗以秦王有事太白見秦宮宮祖陳橋之次日不復有一日黑光摩盪是皆驚在人耳目者也案之星象自變動于太虛之中謂專與恆河沙數內一世界一國象一家一人關係原無生理然亦胡有無心與人事觸合而可引為休咎者所謂機兆是也凡機兆皆于無心中得之如生日飲酒碎其玉杯元旦趨朝墮其冠頂人每以

為不祥斯二物者何預人事其所以碎且預者皆人自不謹所致何足為異然適与生日元旦相值遂亦佳有驗噫知此說者即知災妄之說矣

二十六日遷入羊肉胡同新宅部署一是大致停妥

二十七日出城拜仲華時已延為稼霖師擇日到館日中至義善源午飯談話啟緯歸福除寄字懸名人書畫

書畫篆刻詩賦詞曲皆為五邢之美術精其技者亦足雄于一時而詩賦及書法朝廷竟用以取士者千百年然而應制之作漸之精神銷亡故善寫朝殿試卷者必病書法善製館閣詩賦者必不能為詩賦蓋日習于光整圖美恬熟而古淡蒼勁之意蕩然無存安得不趨于卑也

二十八日啟緯取書畫賣人來持名人墨蹟亦亦留教種識觀之晒作日記

祿不足以養人而橫欲責人之廉也猶欲馬之健馳而吝其芻
秣也歷觀古今兩漢及唐宋制祿皆厚至明而始較前代差儉
然正一品猶歲千石俸鈔三百貫本朝則雖貴為宰相而歲僅
一百八十兩俸銀甚與元魏之無俸者幾相等矣是故唐李朝
之官而能然毫不妄取者必人之家境極實如張洎行而後可
二十九日趙署夜觀書

以書法取人蓋始于唐唐人選法有四一曰身體雄偉二曰言
言詞辯正三曰書楷法通美四曰判文理優長是故唐人以書
法名家者最多

二月一日晴論古齋又以書畫數十種未有石卷夢樓得天諸
名家行書惟夢樓得天為真蹟石卷一幅疑贗作也又洪北江
篆聯數字可疑惟陳玉方行書濯文泉隸書頗佳又陳曼生及
阮芸臺墨蹟皆橫幅似非偽然余仍以書之優劣為重而真贗

所不計也

二日仲華到館設饌款接坐有秦臣霖伯孟清管叔及屠停善
芝橋補各散

昨論古携來之書畫中又有冊頁四本一方蘭士墨筆山水一
明人陸叔平著色山水一陳元復山水一尤穎夫花卉皆極精
之品惟元復作稍遜

凡書畫碑板花木魚鳥皆怡情養性之物与其擲千金于聲色
淫管中則莫如以此類高雅之玩好代之為得真趣

是晚仲華業頭失去銀鈔三紙計十有回兩不知何人所竊徧
搜家人箱篋皆不見

三日昨聞李英踏車過上斜街車覆傷足遂往視之日中赴博
寬仲之約于同豐堂晚入城觀書

凡欲觀人之德於其待人見之密人之心於其處事見之現人

一一

之識於其出言見之是故以德取人者決之於平日以才取人者決之於書日以識取人者決之於立談人馬重於人馬度哉人能兼德才識三者謂之完人有德而無才識者自守而已不能自功于人也有德有才而無識者可辦事而不可論事有德有識而無才者能福事而不能辨事若夫有才識而無德者其才識皆不足稱也說才而已小智而已足以害天下而有餘曰曰桐士過覽曰本幸德社水帝國主義終焉

鐵必經火之鍛鍊而後成犀利之劍人民必經戰爭之鍛鍊而後成偉大之國民二語雖發于唱軍國主義之人而實確論也乃主大同之說者往往非之忘山曰戰爭非無益于文明然利敗不利勝敗則民恥之取則奮之則勤之則智術學業不期而自進勝則民崇之榮則驕之則怠之則智術學業不期而退故吾謂戰爭非無益于國也雖然敗者之利也

非軍國主義者以為世界各國志猶戎備不相猜嫌是謂大同
抑知不然大同之說有此理無此事果有此事其亦日中之星
牙蓋人無愛畏財心放佚則志萎蕭不求進世界上人
人不求進一切政治學術必皆退化而大亂萌此矣不觀一人
一家乎富貴之子弟必驕淫不知天下有憂畏事也貧賤之子
弟結一好學守禮知人生有可愛可畏者也夫軍備為戰爭設
戰爭非世界上最可愛畏者乎然而不敢去者非禍之也而所以
為福也

野蠻世所號稱英雄豪傑樹偉功成大名者追考其平日或十
年時強主不修操行無廉恥效蕩恣肆之人志山曰是不足怪
也野蠻世之英雄豪傑與盜賊本無異也甚而連劫掠皆私于
一家一姓無丝毫公天下彼一家一姓者固盜之魁也屠城掠
郡而取天下強臣服之追功成而其下之爪牙鷹犬皆謂之然

一二

以英雄豪傑自居矣噫

均貧富之說雖知其不可通然欲人貧富之差程度太遠富者壟斷致貧者無以爲生此亦大可懼也苟縱任富民自由而不加限制則貧民日受壓于富戶不為亂不止與政府黨人所由作也

一國之財利聚積于一部少數人之手而多數人之購買力極其衰弱固非貧者之利亦非富者之利也何也貨物不銷利將焉周無已其惟求售于國外乎此歐人所以競求于世界上多開商埠也雖然不禁壟斷不為貧民計吾亦知其不可持久也何也據世界上富民少貧民多富者壟斷則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勢必至富者貨物專恃富者銷之於是所售日少而物價跌物價跌則虧母財彼富者能長保其富耶故曰亦非富者之利也愚故謂今日不必言均貧富要不可不限制富民使毋得壟

斷從貧民以智力与之競夫然後可救其弊

五日陰微雨瑞鶴莊過午餐時与仲華談及曉春事映趨署出
城至麻律購支那地圖晚回寓夜作日記

六日晴風起吹塵入庭院觀書

外交通義云道德与法律其性質相近不易定其分界也志山
曰是何難區別也道德者治己之法律也法律者治人之法律
也處世法律之世界惟賴人有自強之道德而已故無道德之
人不可出法律之世界

野蠻之君主皆視土地為重人民為輕故奪其地而屠其
民者有之不知每人其雖獲土地猶石甲也土地雖廣大奚益乎
帝駐外交官之萌芽始于十五世紀之前後東羅馬帝覆沒以
前羅馬法皇派遣常駐使臣于康斯坦丁恩薄尔及巴黎雖不
過宗教上之使臣實為今日常駐外交官之起原自是以後其

一三

制度漸為各國所承認直至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惠斯脫否利亞
平和會議定各國之勢平均各守境界之主義而 劃外交官
於各國首府一事亦同時議決

七日作日記觀書

日本隅谷己三郎所著精神之教育內云立身之大途有三一
曰謹慎機會之來亟注意也二曰猛勇機會既至盡能力也三
曰忍耐機會未熟貴利同也志山曰三語誠切要而所譯謹慎
二字在著者原意似未密合擬易以機警二字曰機警機會之
來勿錯過也此為古來英雄豪傑成大功立大名專大利之經
驗如英國水師提督迪爾之海戰拿破崙聖體爾拿多之出險
米國鞠蘭多將軍既他阿額之戰希臘地米斯多之戰波斯二
十萬大軍皆能轉危為安或反敗為勝以能察其成功之密機
復鼓強勇與忍耐之力助之安得不奏績耶雖然非特戰時為

然也美國人烏安打比尔多審知汽船航海之利蓋首創行于
 紐約而獲巨富穀商非卜亞尔摩預測立哪孟多之海落而盡
 賣其穀物結步伊羅密石油為必需用之品傾產以創之遂成
 今日美國斯坦打多之石油社會皆善乘機會之人也非特商
 業為然也亞尔機米見杯水而發明物體容積之學額利諾阿
 見奇院明燈而發明動搖器瓦特見沸水壺而創汽機奈端見
 萍果落而悟引力他如拉卜列斯之於天文科倫布之於新世
 界若蘭克林之于電氣甚為見原因皆絕不關係之事而由是
 奪造化泣鬼神推闡宇宙變移天地功用濟世故易曰知幾其
 神乎

唧鴉冰有言曰古之賢智者不待機會之來也於其未來之先
 而急捕之是故善乘機會者名為善捕機會蓋與一抄忽聞而
 偶憐其注意也忘山曰是與色探之偵盜無以異故名曰捕最

一四

的當之名詞也

忘山曰最可喜者過去已往之事足為鑑也最可尊者現在瞬息之機至易忽也最可懼者未來綢繆不豫悔焉及也

渴谷已又云凡機會之出現無定場之所在無定時之所限其來不得而知也其去不得而見也羅馬古諺曰汝勿失機會機會如怪物其前毛髮垂其後斷然充不揮其首毛其逝在倏忽馳馬不得追擊察不能捉

八日詣梓潼廟即東西陵工程處日中散余至東四牌樓福全館午餐映見筆友之見春自霖後晴晡晡義孝源晤向岷南選得陝西常武縣米都引見昨始至晚歸夜作南中信札十餘封九日趨署曉還觀書

西書有一故事某國人名安多烏曾受顧于霸諾尔化利耶羅家為洗血之職役一日見庖工誤污食案急取牛酪于其中央

一五七五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卷 頁 171

作獅子象以掩其污既而貴客臨席見之許其竊妙亟詢其人
知為洗四役所為以與我國古時點墨畫婦之事相類
是日論古齋又持朱何子貞篆聯子貞作篆仍不脫家廟碑筆
意蒼鬱超劫可寶也

十日繼客坐有亦元亮伯華甫書衡數人書衡後至向岷亦來
近入坐

有耿庵詩稿著者手抄小行書不知何許人後有董璠圖跋稱
之曰孝章先生稿中有甲申國變感賦殆明末人然亦元書衡
皆不能考其名也又有王芾柳跋跋為蘇州先輩

夜觀書多者設官分職有一職必任一事無所謂差遣也自宗
始有甚名而與實職離而為二甚至專以事任差遣而實職反
司虛設無事可辦非縱數名實之義也

十一日覽三國志作日記

十二日詣厚庵復往視中華日中歸小倦擬若過補觀書

法國名儒盧騷能達十八國之國語通三十三方之方言皆於
鍛冶之暇得之蓋盧公少卑賤從事鍛冶之職者也是可見人
志不好學不怠無暇

美利堅南北部戰後全廢奴隸制度是役何自起乎起于波斯
頓府木質宿之貧困二少年一名便極星蘭芝一日維利曼二
人皆善播傳繪登佈新聞述奴隸之慘狀遂致鼓動國人之腦
筋而或千古不磨之業

精神之教育云人之生涯積分秒之時而成者也故分秒時皆
宜貴重耶利呼巴主常教人曰予之事業如蟻之為埋蟻之為
窠也以勤勉勞苦忍耐勤之不已為積一分子之分子一思想
之一思想一事實之一事實而成也曾庸克德有言曰山溜穿
石靡風磨銅無間斷也最可恐者分時最可慎者分時惟貴注

意而利用之波伊植之歎曰丈夫造命運一刻不容許分秒之
時間偉業基于是所以古聖人競一勵其志偶然而怠惰前功
盡然棄悔之復悔之毋視同兒戲吁嗟乎此日大可惜吁嗟此
日大可惜志山曰余讀是歌畢為之南面起敬
十三日陰趨署補題書

野蠻時代強權常在少數者文明時代強權常在多數者梁任
父曰得幸福之多數少數即文明差率之比也比例雖變數千年
世運甚幸福之範圍愈競而愈廣自最少數而進于次少數又
進于次多數進于大多數進于最大多數中世之末貴族與國
王爭政權十六七世紀人民與教會爭政權十八九世紀以來
平民與貴族爭政權自今以往勞力者得與資本家爭政權皆
以多數與少數相爭其初也必詘其究也必伸此天演進化之
公理而亦賴有學理以左右之蓋有學理則多數之弱者敢于

相中而少私，強者不得不相讓。今日歐美之治，皆此一爭一讓而成之結果也。又云有宗教家言以勸讓，有哲學家言以衡爭，兩者相劑而世運乃進。烏忘山曰：名言。

十四日論古齋，又送來三種：一郵一桂畫，花月高宗手題詩一紙。放山行書手卷一宮，榻御所定武蘭亭，皆精而索價甚昂。檢字畫晚觀書。

自東漢王景治河，導河東行而河遂訖。唐不為患，其故安在？曰：是時河自華陽入千乘而德棣之間，又播為八水，自於殘而力分，蓋即法神禹治水之道意也。後世治河，無非議疏濬，議隄防而已。毋肯多開河道，以分其力。河之所以難治而歲為害者，在此。

治河宜師王景治壘及漕宜法劉晏。

十五日檢書，仲吳來新造江西安遠縣兩日前始至。自上海余

与程谈

昔聞王子善師之言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言
哉斯言蓋處今日無教育無政治之世界苟不思所以防人則
易涉人于惡非愛人之道也或曰防人者是以不肖之心待人
也可乎曰人無德有無克己學問則不肖之心隨時可以起不
問其平日人而如何也我防之凶所以泯其不肖之心不使之
生是舍人之令德也庸何傷又子善師之為此言實合于革野
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之義且与西儒人已兩利說相通蓋無害
人之心利人也自防人之心利己也但主利人而輕視利己亦
不合于公

子善師諱丕聲湖北黃岡人庚辰進士入詞林為先君門下士
余從其後讀時方十一歲師愛余甚學至今不敢忘也戊子秋
師拜雲南學使之命任滿回里以所獲廉價分贖宗族而族人

一七

多至相爭反咎師不公無感德者師以是抑鬱病卒年不滿六十
十二日陰過午赴署晡詣湖廣館成侍御易為其父峻峰先生
稱鵬獻封蓋八十月九矣奉旨重赴瑛林是日召集園六醜客答
十七日微雪檢書終日

余家所藏書不下二萬卷嗜隣居所購置凡經史子集著書之
書幾滿鄰居以年游宦無暇讀書嗚呼以之餉余故余頓年坐擁
書城此福不易得也可庶度歲月耶

明窗大几圖書羅列階前種嘉花牆外垂綠陰晴詠其中卷字
宙間尚有何樂余今日所處之境亦人生所希者許華曰人志
有福不知所以享者余者雖不敢謂獨能享福然視彼不知所
以享者庶幾焉

十八日詣梓潼朝即歸仍檢書余家借書二百餘種余丙申年
在海王所購也皆金陵楊仁山刻本是時諱復生吳雁村同過

海上聚談甚樂舍之佛經皆彼二人所代購而復生元矣雁舟
官寓旬久不得消息不知何若

十九日晴詣長精寺是日觀音大士誕也寺僧每歲為善會士
女多往拜者余幼記名于寺中故憶髫髻時年二赴善會今不
到者十餘年矣故僧清蓮余方外師沒已二年憶懷今昔不勝感也
過香英傳以服六月之旨香英讀經固已先有悟也香英云余
於鬥蟋蟀中悟道香英慧根絕人可愛

補游廠肆至論古齋觀書並見有國朝名人書札二十冊皆真
蹟索價甚昂又宋李龍眠畫羅漢像及唐人寫經墨蹟合成一
頓翁常溪跋其後價千金誠至寶也

二十日檢書

東坡有詩云雨昏石硯寒雲色風動牙籤亂葉聲是書齋中好景
昔元魏拓拔佳問羣且天下何物最益人智對曰其惟書乎遊

降勅求書于天下志山曰讀書非惟能廣人之智也且能使人
得非常之幸福焉蓋今人与古人相去千載也不獲覩面也不
獲交談也而讀書則如与古人相見如与古人相語未何幸福
乎我固人与遠而人相隔萬里也其政俗風土何如也其人物
何如也皆不知也而讀書則如親游其國都觀其形勢如接見
其士大夫聆其論議且不僅見其今人並見其古人不惟知其
今事並識其古事豈何幸福乎是故人之求書不觀者皆有福
自不知事也自蔽塞其耳目自隘其胸懷也

二十一日整理內書房余所藏先人墨蹟尚多皆零篇碎簡或
題贈之詩文或率筆之記錄皆珍貯之雖不獲覩先之面目而
見筆跡如見先人也又先祖補筆公日記三冊詩稿三冊皆三
抄小字極精又先曾祖与伯曾祖析產時所書分撥簿內有高
祖匡公訓言子孫所當世守者也亦在余處又張肖眉先生

詩稿一冊亦手抄者先生謚文節先人問業師也髮我臨杭城
時閩家殉難無後故先人立主于家奉祀焉文節頗有墨蹟及
所懸之聯屏在余家者金皆慎藏之列置一書笥專貯先代遺物
吾浙人之活字書圖者創社報一種名浙江潮蓋仿新民叢報
之作也子穀來未見留以示余

二十二日陰觀遼史地理志

遼雖偏據一隅然傳五六帝歷數百年制度文物頗可觀其疆
域延袤數千里五京並列曰上京稱臨潢府在今巴林南曰中
京稱大定府在今承德東曰東京遼陽府在今遼陽曰南京析
津府在今順天曰西京大同府在今大同其官制分南面北面
北面皆其族人為之掌其部族及軍旅之事南面使漢人為之
掌治漢人官名以仿漢制雖使無元脫之為且修史恐中國
人無有述紀其事者則有述一代之事跡亦將湮沒不彰矣

一九

俞

讀船山詩船山長于古風五言尤佳律詩鍛鑄太工反失神韻
余理初發已類稿中唐書與版志書後一篇於婦女纏足之源
流考證極詳謂纏足之鞋始于南唐而大盛于南宋然初猶前
銳而向上其後乃半直繼乃向下皆確有引據閱考者自知也
二十三日親皇侃論語疏乃何晏邢昺注疏

皇侃解節用而愛人句云雖富有一國之財不可奢侈故云節
用雖貧居民上不可驕慢故云愛人余謂深得聖人之意
精神之教育云工業家以最低之價格最短之時間而生需要

之品商業家以最低之利潤最廉之價值而通有無之道忘山
田工商如家運走而行皆足以致富天下事莫非積小以成大
積微以致著也

英國顯理八世之時郵書之表曰汝毋失時失時即失汝生命
夫失時何足以失生命而竟自其事見于史傳者如西樵奴蓋

世豪傑得一羽書未即開讀遂臨元老院斃于刺客之手前之
羽書即告刺客隱謀者使常時開讀可免于難大佐拉兵軍于
多連頓耽博事得華或頓渡者拉河之報不即開讀而全軍覆
沒身死故一時間之頃成敗之大關係也信哉
額科林坐席止奴隸之事下獄常自言曰患難之友予有二人
一則良心君一則愉快君也

二十四日視書過午詣湖廣館觀劇是晚汪桂芬演唱日蓮救
母韻格超勝孫夢岩謂為定搦九成字

二十五日詣沈子培談子培新授江西廣信府將廉任也子培
云廣信從前有一奇聞見于宋人官書中即浸鐵成銅一事蓋
某處一地湧泉成池鉄入能化為銅今已久不驗矣不知此天
然水質耶抑當時別有秘法使之然也今其遺跡尚可尋求到
彼當徐訪之

二〇

我國數千年來非無獨闢新理創新法之人其所以不傳于世者以國家無專利之法律也故往者秘其口訣為自營溫飽計不足怪也間有密傳其徒一二人者然久之終不免失傳是以世界不能因之進步子培云

昨詣廩肆見戴文節山水手卷及吳漁山歷枏樹園圖軸赴惠豐堂燕飲晚歸觀書

余素惡王安石張居正皆祖申商之言其學術卑不足道而世無以余言為然者船山竟先得我心其通鑑論曰申商者全勞長逸之術也與其心而用其術孔明也用其實而諱其名者介甫也況今張綱張居正之操權勢者哉又云申商家不容掩之藏李斯者之矣李斯曰行督責之術然後絕諫爭之路申不害曰有天下而不忍雖命之曰以秦為桎梏此皆法家之宗旨也又云任法則人主勞而天下困任道則天下逸而人主勞名言

精神之教育云謙遜之德如空氣之滿園其中雖無一物而人
自覺其快樂

又云但問汝心之老少不問年齒之稚尊其心少者雖老猶少
也其心老者雖少猶老也志山曰人生以八十為上壽而八十
年中歲之可死月之可死時之可死故人雖少不足恃雖老不
足懼也但使一日不死猶可作一日之少年雖年老而此心不
可衰也

二十六日晴論古復以書畫來有董香光仿倪山水畫百金陸
道淮山水小品對石庵行書留觀之頃觀毛西河論語稽求篇
西河解為政以德章極確當謂此表以德象呈此政一德既立
而象政具象譬之天象樞機在我而鈞軸自運此謂細舉而用
張也論語凡言譬如皆望項上文未有正言一意譬語又一意
也此是西河獨得處

二一

二十七日覽漢書地理志漢之會稽不在越而在吳漢之益州不在蜀而在滇其沿革不同如此故治史學者不可不明地理詣東城賀那琴軒姪女又訪子毅及稚靈晚歸車中觀書

精神之教育云有如何之才能必有如何之機智以運動之苟無機智雖有才能不可必其成功也志山曰機智殆由天授非學問所能成就也故華孔嘗謂勉學者學問之功用耳至於觀察所得之機智雖有良師莫由教之也云然機智與前之機智稍有別學者覺察於事前智者運用於臨時

又云機智者五官外之感覺最速者也非眼明耳聰之可擬也有觸斯覺有感斯應歐洲名將烏伊利馬謨之征服英國也捨舟上陸誤撲於地彼即據土沙而大言曰英國土地入余掌握中矣士卒聞之奮勇轉敗為勝彼之機智也志山曰此與我國宗教育事相類青征德智高將出師持百錢拜祝於天曰此行

獲勝則錢擲于地面文嚮上者過半擲之乃一一嚮上軍士大
悅遂前攻智高破之實則青陰教人鑄錢今面背如一也日
本豐臣秀吉出師代明亦持錢祝天事与秋青暗合
余素不解常識二字今始知之蓋常識者常注目于社會人間
多動靜自然而得之智識也

二十八日讀論語觀漢書及通鑑論

船山常明末深惡滿人入主中國故於夷夏之種界辨之甚嚴
而痛詆婁教教高帝遣女嫁匈奴謂自是內地女子歸于胡者
多矣亂夷夏之種罪不容誅又云胡雖雜母之氣而抑其言語
聲度如其父慧巧如其母蓋其所以佐其所有餘故對淵
石勒高歡宇文黑獺之流其狡獪乃凌操懿而駕其上亦歸罪
于婁教論頗新

二十九日陰視論語註疏趁暑時開始三聖詣訪之不過連日

二二

定

域內外人多患癩癩不解其故殆少而使然過麻肆以鬱華集
西齋偶得及說文通訓訂聲歸鬱華集長白或呈詩稿也西齋
偶得亦蒙古人所著考據書也歸觀通鑑論及精神之教育
忘山曰君子之自重自任正與小人之自暴自棄為反比例惟
其自重自任故人皆尊之敬之惟其自暴自棄故人皆輕之賤之
湯谷已曰富者社會人間所最重者也人之生命獨立教育修
德美術皆必賴富以輔之賴富以保之善之善之蓋進化之階級也
故文明現出之時必在物力裕餘之後雅興之文化達其極點
即雅興之文化達其極點之期也羅馬之壯美極其高度即羅
馬之富極其高度之期也
又云古語有之無恆產者無恆心不為境遇所困者惟聖人哲
士能之普通之人常因貧窶之悲而惡力增長
又云財寶豐衍非富也土地廣大非富也人民繁庶非富也投

金錢以恤人斯為富矣投金錢以購安甯斯為富矣替者耳之替者目之跋者足之斯為富矣志山曰所以貴其富者貴其有力也有力而不用與無力同則守財虜耳與貧者異異

三十日親皇侃論語疏及通鑑補

自來論鹽法者莫不謂天下皆私鹽天下皆公鹽矣故鹽宜聽民之自煮自取自為膏買公家但收其稅而不必專其利此論蓋之最高者也船山之意獨不然之彼謂棄鹽利以予百姓名至善也實則為豪民富戶所擅奪壟斷而已貧者之需其利亦僅矣利歸私室反不如在公家也公家取其利而可以佐軍旅教育及一切行政之需稍一有益于眾百姓非一人一家之私利也使為豪富所壟斷則反是志山曰亦見不為虛識

三月一日昨而於夜晨起微晴讀通鑑夜作日記

渴谷已曰以勞動為賤業者腐敗小人之寢言也昔羅馬之制

二三

度農夫可為將軍進將軍而仍為農夫合農夫與將軍為一羅
馬之所以彊忘山曰農夫者供給系統之一分子也將軍者督
制系統之一分子也重督制而輕供給人將皆趨于督制於是
供給之人日少供給少而國貧矣如我國今日賤視農工商任
意侵削而優士曰可以服官也又聽民捐輸以入官於是仕途
擁塞天下人爭入于督制系統而有兩官管一百姓之語朝廷
專設官以養游惰國安得不貧

又引古人勉志詩云前途靡止境進德無窮期勉哉尔青年勞
勩無失時一境復一境嶮嶮安可辭嶮嶮歷已窮落平任所以
諸葛武侯黜李嚴而嚴不怨巴爾克彈劾蕭鞠斯而蕭鞠斯不
恨皆公誠之足以服人也

二日雨讀通鑑是晚幼珊過談至夜深去

三日晴出城車中觀書

我國儒書最重德行之感化如陳仲弓如王義方皆卓犖千古者也歐州亦重品性曰品性者最大勢力也西儒卡爾又云品格者如春風之胎蕩也被之者無不感化焉又云品格者有免危之時權如法國內亂初起之時大家小戶皆被其禍孟與閉門不出無敢擾之者故有品格之人暴徒亦敬服聞古今史乘以品格免危難指不勝屈忘山曰此類事我國歷史亦多有之道德感人東西皆同也

哥爾利多答曰國之疆弱視其民之品格何如品格如金城鐵壁不可破者也至言

谷隅己曰人無品格如建屋于砂旋築旋圮也人有品格如築室巖上洪水不畏也

補飲于同豐堂見一同僚者滿人名福蔭字際寰自云不能如葷魚肉入口則嘔自知已然俗稱胎毒是也前在海工李德家

二四

見一彭姓者亦如之志山曰胎素異人間相類一生而不能食肉一生而不能娶妻不解其何故或前生之犯淫殺過重晚年懺悔轉世而得此報未可知也

四日晴詣于公祠鄉人春祭曉往謁袁慰帥未見暮歸

星輝之妻余堂姊也嫁三十年生四子而夫其三以痛子故抑鬱成疾今年二月間沒此家鉅富夫婦皆勤儉親族貧者贍助無吝色碩運厄至此豈無天道耶余製挽聯云福德冠姊妹行憶當時曳珮如雲廿載飄零多滄異物仁僉負親族譽痛此日駉驚不返九原愴恨猶為佳兒

五日得彌妹信知母親於昨日由杭啟行向午趨署又往視向岷映飲于致美齋遂詣佑三見壁上有木刻錢南園對極佳曉往觀劇暮歸夜作日記

西儒機業曰失敗者成功之大道也既經失敗而後若見其虛

傷而後愈亦其真點處。任職始卒底於完全忘山曰天下百
事莫不皆然即以寫字作文論未有不由拙而巧由劣而優人
不可因其初之拙也劣也遂自畫謂永不能執筆作字及綴字
成文也惟不憚其拙与劣而優巧之境格自致若憚与是終不
能自致矣

人有平日熟誦兵法委其治軍一戰而獲敗有平日研求吏治
舉為守令而措置乖謬有平日精究醫藥壹為人瘡疾往往殺
人豈所學竟不可恃乎忘山曰非也天下無福何種學皆不知
行二途講之平素者知學也用之於臨時者行學也知學所造
雖極深而行學猶淺嘗者安能責其有效乎故醫家必取久臨
診者兵家必取久居行伍者政治家必取熟練辦事者知行兼
進乃為有學可信用矣

六日書輓聯又為藩仰友心如寫七言聯即用陸包山畫所題

二五

唐句云秋館池塘荷葉後野人籬蕊豆花初論古齋又以書畫
米無當意者明應霖伯過談久之去

余女弟潤如之婿張稼霖名端理勅果公子幼不喜讀書嫻武
藝好談兵法在杭州日與市井無賴往來無賴亦多數索曰紅
幫曰花幫縹幫相仇視或結羣鬪毆無虛日稼霖竟為紅幫推
為首領乃陰部勒其黨如戰陳稼霖難勇悍而心慈遇街衢有
不平事輒為人報仇有俠義風去歲余來都供職偕稼霖俱來
稼霖以文功索恩特賞員外郎余不願其驟分部延師強課其
誦籀使通文義又限制之除休息日不得出門稼霖亦俯就約
束焉是晚忽告余曰某志素定願入營伍中統士卒為國效力
不樂就文職今強我讀書無益也余曰尔欲為將亦知為將之
道乎稼霖曰縱談攻伐戰守之略及取士卒之法皆有條理余
大驚曰尔何由知之答曰余嘗讀兵書故講之熟余歎曰賢者

固不可測張勳果有子矣乃謂曰今以後聽汝專讀兵書習藝
略惟亦須明地理知險要方可勝大將任勉或勿懈以就汝之
志務露乃大喜

七日晴藩仰過飯後起香補歸觀書晚作日記

忘山曰行學與知學其平之程度階級皆相等各占學問之半
故不可有所偏重補有偏重則其學不完全矣然世間往往有
偏于知學而略行者謂知居九而行居一又有偏于行而略知
者謂知居一而行居九皆非也蓋知行交相為用因知而行因
行而益知闕一不可陽明先生主知行合一之說當矣

初從事于知學者必多疑初從事于行學者必多敗然因疑而
知多進因敗而行益進

西儒著書每以刪改三次愈多愈可貴見精神之教育二詩五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厭精之謂也今人小有著述便欲刊行

二六

騰布以釣名譽往，因其說不精而誤人者有之，後雖追悔莫及也。

陽谷子曰：忍耐是人生第一良藥，可以却怒心，消嫉妬心，制誇

慢心，驅斷惡誘，遠其迫害，又可以佐勇氣，和苦痛，增喜悅。凡天

下不能成之事，惟忍耐足以成之。

如哥倫布之竟得美洲，伏爾德之創大西洋海底電線，皆

屢經失敗，卒能成之者，忍耐之力。見教育精神二十一章三十四頁。

又曰：流轉之石不能生，苦定易之，人不能成功。

巴爾烏亞曰：忍耐者，征服運命之軍隊也。心靈者，征服物嗜之

元帥也。

陽谷子曰：凡立言必直，裁簡明則易動人心，如水之一時逆射

其勢之極大，莫能禦也。

忘山曰：天下萬事萬類，其初必甚簡，久而推演滋生，則必甚繁。

莊子所謂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鉅，宇宙之公例也。蓋故世界

愈文明則一切事物愈趨于繁而向之簡陋者遂覺野之談矣
雖然繁者簡之所生也繁子也簡母也故天下萬事萬物雖日
愈于繁而制之必以簡譬諸種樹萌芽時甚簡矣年滋月長枝
葉扶疎繁矣而視其根幹依然簡也伐其根則枝枯而葉落矣
人奈何貪文明而尚繁而薄簡哉

八日晴天子奉母后謁西陵農利出永定門外登汽車余偕稼
霖往視旌旂搖曳五六十里皆姜袁練軍也左右荷鎗排立直至
午門外不絕給七八千人百官跪送者寧。車中龍精黃袴陳
列精良

日中与稼霖飲于魁元館樓上飲罷視劇哺余先歸視書作日記
志山曰汝欲立言須破文章汝欲立功須破利障汝欲立德須
破名障惟文足以害言惟利足以害功惟名足以害德

九日薄午設饌江蘇館為沈子培筵百鈞餞行坐有錢叔楚沈

二七

子豐徐藩鄉相也吳方晴霞夏厚菴朱桂州哺各散因至義善
源迴車廠肆看書畫有元趙松雪墨筆山水及本朝張荆從楊
子鶴山水冊葉子鶴石谷門人工畫牛馬山水筆意沈鬱蒼潔
與陸道淮將名道淮亦學畫于石谷者也荆從畫二十葉皆題
司空詩品畫筆雄潤可愛子昂畫未知真贋然題字秀勁有味
似難偽造晚歸觀書作日記

橫鈞夢曰天才之九分出於精勵也隅谷己曰好運者精勤之
結果也忘山曰但患不精勤不患無好運

馬利卜蘭西曰凡一真理必欲捕之捕而得之則必再探索之
此教人運思求理之法

忘山曰必積數十年之學問思想而後一名儒必積數十年之
艱苦磨練而後成一良將此數十年中西人謂之潛勢力蓋與
此力則必不能有所成就也故云潛勢力者一種不可思議之

大勢力也信然

十日觀書

董仲舒上漢武帝書深知法家之弊其言曰申商之法韓非之說彘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犯惡者未必刑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造偽飾詐起利無恥忘山曰彘名而不察實一語中法家病根

過午詣沈子敦而其夫人之喪遇天津一胡君 先人門下士五年前與余及勉齋湖上飲酒樂甚今又相見憶往事如目前也補至土地廟花廟中購得海棠四株及雜花數種因往遊陶然亭與諸僧談諸僧多六十餘自云住持其中已四十年又云此地舊名慈悲庵康熙間有漢陽人江藻因重修天壇工時來憇息遂於寺後築屋數楹推窗望西山飲酒賦詩陶然樂也因題曰陶然園字猶在既陶然亭又號江亭昔明時亭之四周地

二八

皆高与庵址相等後以修陵廟盡掘取其土深及丈餘遂皆窪
下橫經數里因名下曰南下窪而去庵獨巍然無恙也此陶然
亭原始姑記之

日西斜復游龍泉寺与僧道興談佛道興曰釋教至今亦衰微
極矣無人起而振之奈何振之之法亦惟有興教育而已前明
鬱林禪師創釋氏學堂于金陵其後人才輩起如慈山紫柏雪
浪皆其卓卓者也

晚赴羅莘甫之約于福州館与子毅諸人縱談

十一日晴看園夫種花觀書

十二日論古復以書畫來有丁南羽松蘿晚日圖王三錫南山
積翠圖及文伯仁山水手卷皆價甚鉅飯後趨署車中觀報
席德意志人其學問集倍根笛卡兒兩人學派而折衷一系
為歐洲近二百年來之大儒其哲學分為二大部其一論

純性智慧其一論實行智慧前者世俗所謂哲學後者世俗所謂
謂道學而康氏則一以貫之者也

新會梁氏之讚康德曰以康德比諸東方古哲其言空理似釋
迦言實行似孔子以空理貫實行也似王陽明以康德比希臘
古哲其立身似梭格拉的其說理似柏拉圖其博學似亞里士
多德其在近世則遠承培根笛卡兒而統而去其蔽近擬謙謨
黎菩尼士之精而異其撰下開黑格兒黑拔特二派而發其華
二派一主唯心論一自對唯心 其政論與盧梭出入而為世界
保障自由文學與基特調和而為日耳曼大群名譽康德者非
德國人而世界人非十八世紀之人而百世之人也志山曰惜
我輩不通西文不能親讀其書僅見其再三譯之緒論而已
康德曰吾人學問智慧之作用必有賴于空間時間二者如畫
工之有練紙諸種之色相出現于其中

二九

康氏謂真學術者必自考察之作用始所謂考察者在觀察原
物之現象而求得其常給不易之公例也求此等公例而總括
者有三大原理一曰條理滿足之理謂甲之現象其原因必存
于乙現象之中彼此因果互相連屬也二曰庶物調和之理謂
凡有現象恆相諳相接未有突如其來與他現象無交涉者也
三曰勢力不減之理謂凡有現象中所有之勢力常不增不減也
志山曰此三大原理第一條與第二條似無甚分別蓋因果互相
連屬一詞與凡有現象相諳相接未有突如其來三句是一意
然而康氏別為兩條說者當自有相歧之處任文不能深解而
強譯之反使人不明以余意度之條理滿足一詞不得以甲象
乙象互相連屬解之蓋謂天下庶物如萬樹林中遠視之雖象
密重似并作一團而其中根幹枝葉自然分佈井不相紊
亂所謂條理滿足強是此意然後與庶物調和有強也

庸氏又謂凡宇宙間樊然淆亂之在物實皆相聯相倚成爲一體譬猶大網罟其孔千萬實皆相罟一魚或離惟然故世界庶物皆相紐結相維繫而無一焉得自肆者夫是謂庶物一室不可避也理忘山曰視於是有言人而可妄言自由以害人之自由乎噫

捕請福州館魁大与厚養勉哉公讌百約子培及錢叔楚余亦倍飲晚入城

十三日向岷邊捕去請通鑑是日得上海寄知母及瀾如妹在十五乘泰明船北行

昨聞叔楚自言古唐西容縣誅已捐甘木事甚詳甘木者以辨圖練爲名糾積三四千人盤踞某村中橫行無所懼百姓受其毒害者數十年其案控天府故省會皆知其人亦欲按問之終以其強弗能制會黃槐森巡撫廣西而叔楚適以知縣候補省

三〇

中黃公知其能乃因容縣人復有控甘者命叔楚往按其事叔楚一書生也年少素未知名且所携卒僅二百人故為甘所輕其未入容境也訴甘者不絕于路叔楚盡却之曰甘本乃好人治團兵衛鄉里胡為寬之我來辨他盜耳既至招集紳耆密詢甘所為盡得其實又捕他匪誅數人甘始稍忌叔楚乃布其黨既諸隘要叔楚遠得之使人謂甘曰我來此不勝繫皆釋過矣無以贖家矣甘乃餽白金二百又使人告曰馬病無以乘矣甘獻良馬二叔楚湯喜曰我固知甘君奇男子今果然遂約日趣其來見甘笑曰我不敢來乃鄙夫也遂所然往從者數百一皆持兵叔楚盡止之門外獨延甘入勞苦如平生情謂曰聞某地有盜梟悍我兵寡恐不能制今欲會呈下共擒之遂問左右已完具否須臾衛卒二三十人皆結表佩刀出叔楚搗之曰尔等隨甘去人往捕賊不用命者斬吾手書爾付尔遂趨入又回顧

曰尔輩是何等人見甘士人獨不為禮耶於是衛卒並趨前屈膝
膝場曰請甘士人安忽有厲刃自後飛出斷甘頸甘身挂地血
湧叔楚呼曰為我出報賊黨吾已調官軍即日來矣衛卒踊躍
出擊賊眾猶抗拒乃取甘首拋示之曰甘木已伏誅餘黨不問
棄兵者良民移島門外賊謹然奔散叔楚遂率城守兵出南門
直搗其巢沿途遇賊黨盡擊破之而賊老小聞之潛遁去守衛
皆散賊所居為空窺視之見壁壘嚴整鎗彈火藥貯藏其中者
不可勝計歎曰使調大兵圍其村非十日不能破也遂以甘所
餽金幣殺甘之壯士斂兵歸百姓懽呼相慶亡何事聞黃公
黃大稱賞之為寔奏朝廷時戊戌秋八月事也

十四日往視某相疾至門則車馬喧然疑有異問之則某相已
于辰刻薨矣時未撰素服遂不入往喜鵲胡同見稱素臣又至
外部見謝靈錫繞道止陽門扉部署行真明日赴天津

三一

十五日薄午備驛乘詣前門外登汽車俄而機動輪展晡到天
津居長發棧余即訪筠青不遇暮日晚瓊後筠青來縱談夜深
去余靜坐觀鸞子終卷

凡人悟記二性非僅讀書之資也要做一好人亦不可須臾離
此二性也蓋無悟性則有過而不自知無記性則知過而不能
改故鸞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
如此生之謂大志

許百姓以公舉之權設以良法也而鸞子悟之詳矣其言曰民
者極愚也雖愚明之撰吏必使民興焉又曰民者至卑而使取
吏焉必取所愛十人愛之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百人之吏也
千人愛之千人之吏萬人愛之萬人之吏也

道也者混言之也析其道則有理焉理者道之細者也析其理
又有數焉數者理之細者也故鸞子曰有道然後有理有理然

後有數弟子文王之師也

十六日訪筠青飯後而止。晤與同游法市。津中自袁慰庭行操切之政，致商務大壞，民間怨恨入骨。慰庭嘗言：「害民之心，我特不知政體，強以威權干涉民間之瑣細，欲救之，以害之耳。」十七日晴，往謁閻道唐少川。其治政即前李文忠任北洋時，居也東偏廳舍，懶于寒，非復舊觀矣。日中至義善源，視向岷尚熟。眠見余至，始披衣起。余因留午飯，晚回客舍。晤復與筠青藩伯出游。

有離妓貌似畫中美人，歷年所未遇也。名金壽，又有一人貌亦彷彿。皆津地人，北方竟有佳麗。

十八日開泰順船十九到，乃命僕將行李下塘沽。余仍造筠青談，晤坐晚車去，新造郊野青翠滿目，茶花盛開，不減南中龍華也。十九日塘沽店一日，泰順船未至，聞極夜與稼霖談笑成趣。

三二

俗云忠厚者無用之別名也抑知不然忠厚者未必無用無用者不必忠厚蓋所謂忠者不偏邪之謂也厚者不刻薄之謂也世固有至忠極頑無用之人據取忠厚之名然而其行止偏邪居心刻薄自甚也又有聰明敏達善用權術者而觀其行止不忠為忠推其居心仍不失為厚者矣要而言之忠厚者德也有用者才也世但見人之才德不兼有者多遂疑才德不兼立如物之美能兩大於是指無才者即許其有德見有德者即疑其無才此忠厚所以蒙無用之誣而無用又足以標忠厚之美噫人固有以詐行其忠者如齊武己比院之利名黨是也以薄行其厚者如漢許劭之有語而產而卒歸之也若而人者皆通諸達變以不失其行者也

二十日借福霖乘天津開泰順船侵晨已至乃復回塘沽迎候薄晚乘順入口過塘沽不停輪又行三里泊于中流余與穆霖

乃駕小舟溯流而上時夜黑星露滿天相續登岸順船見母妹
惟然笑語益引又幾半載矣是夜宿舟中

二十一日薄午舟抵紫竹林乃隨母登岸皆慈佛照接

二十二日晨偕母妹諸人坐汽車望北都進路至黃村忽遇南
鄉來附車竹因坐而縱談

南鄉述一友人之言曰我國百姓之視外人始終不以人待
之則如狗彘畏之則如虎狼卒不免自尊自大之習然我南鄉
狀貌樞厚重英偉諾出言太輕言事太易我國難得一好人而
求全責備良難

甫到京乃先拜寓所候迎母妹入宅庭院中海棠盛開余出京
時猶未全苞也以天氣驟暖之故

二十三日間估三粒是日早車隨振貝子往美赴日本賽會也
余因至正陽門送行冠蓋如雲皆爭送貝子者貝子亦至余先

去視渭東渭東至都已七八日矣與間談渭東云子所賃屋我
家舊居今重來猶擊築記憶而偏因也北鄉之屋我讀書之地
也時方六七歲可謂強乎記矣余亦能記六七歲時事即三四
歲時猶有數項事印于腦者記力之遠早乎天也余生于東
單牌樓頭東胡同今其地已剝平多起樓閣居外人不復可認
余記憶前巷內有馬姓家門外繫一棗以守門余幼中同司惠
英堂年五十餘自云三十年前示為惡巷以是事詢之黑然也
記東四牌樓賣餅者之婦無故進去其夫怒而追回又記隨女
僕至某家閒坐忽聞房內禁人出但聞鼓聲鏗聲刺以聲自觸
窺見線輿入門蓋其家婦女也又記蒸兄手執紙寫向其索不
予余必欲得之兄乃奔入閤者屋中置最高處拍手謂余曰庶
矣此皆三四歲時事也余亦可謂強乎記矣

映訪壽臣即歸觀書作日記

二十四日命僕備送帚相時儀掃除西廂張書畫有張孝達書
橫幅字奉松雪動逸有趣致又慎毓材為張肖眉先生書聯句
云不欲訪人貧客至慣違作吾愛書米以高人通病也論古來
閱其書畫無佳者余以先人所畫團扇面及與人唱和詩手自
書者嚙論古椅去為裝潢成冊頁又先祖墨跡零箋片紙亦令
裝裱免遺失是日補作日記

二十五日詣葉相奠祭統道訪子穀晤春臣因出城詣渭東已
他往聞其游徽肆遊往踪跡之見其車在也車夫云向西散車
不知所適使人徧尋不得余在翰文齋小坐遂入城

都中之有徽肆猶歐西各國之藏書樓也文人墨客好學之士
所游集焉又好古玩好書畫碑板者亦樂往搜討漁獲頗多漁
趣甚地在元時名海王村見順天府志

二十六日陰渭東過談自云來都七八日、游北里覺其惡濁

今人生性其視南中之苦深溫雅者遠矣念曰南方人柔媚多飾情貌且高自矜重俯視諸客其氣習亦頗戾人不若北方之伉爽真率其款密也低首下心恐失人意雖然其語燕語畫畫哀鴻聲影花香縷成若此故余有句云春生粉黛命愁色風動絃歌雜怒聲蓋紀實也

倡伎東西國皆有然彼皆其女子好淫者樂為其事非愛人之強迫者若我國則皆因貧困為父母或兄弟所販買遂勒使乞妓稍不畜在鞭撻隨之或用非刑如拷重囚蓋我國使女之苦與美國之黑奴無異

補觀書夜與仲華縱談

詩根于情文根于理情積之久者為詩其詩足以動人理積之久者為文其文足以儔世雖然動人非詩也情也儔世非文也理也無詩其情不宣無文其理不達

詩文以情與理為骨而其飾語外也則有聲有光有韻有味有趣
二十七日午後趨署補訪渭東與偕游陶然亭

凡人有無窮之懷抱無理之志量者每見奇山麗水則忻然曰
此足以形容我胸中所有也聞素竹表然則曰此足以傳寫我
胸中所有也彼想夫放豎歌童舞女又奚知

著燕于同堂堂李英在坐

二十八日晨詣梓潼廟工程所寂無人乃至大學堂與六橋示
元談白午復往工程所待陳雨膏不至腹飢遂歸觀書

三代以後官家所與民交涉之事以斂賦稅決獄訟二者為最
大而賦稅之苛擾良民獄訟之拖累無事所常有之弊害也欲
免苛擾莫如易繁項為簡便簡便則民少見吏矣欲免拖累莫
如易遲緩為敏捷敏捷則不延時日矣雖然玩忽以為簡便不
可也武斷以為敏捷尤不可也自受職于朝必謝恩君受推戴

三五

于下必封膏皆非也。是皆貪爵位為己私利宜其德人之授己也。夫君之權任其臣以事託其臣也。臣之權戴其君以事託其君也。君未見有以事託人而受託者反謝其託之之人有之其惟我國君臣之間乎。然山譏漢宣紀定策功加封霍光以為失君道。噫豈將漢宣為然哉。古今多矣。

二十九日陰詣龍泉寺方池文為其尊人追慶百年壽同鄉諸友咸集。憚君畫屏畫家藏南田老人山水畫冊蒼潤勁秀可翫。重吳子修携來杭。董甫先生山水亦亦真蹟。

甫詣施家胡同訪渭東徽雨晚復曠于同豐堂。

四月一日赴署。中前有堂期達三六九堂司將集辦公到者頗多。車馬盈門自政常川入署而每日不過三五人。至多七八人。甚至堂官到署四司無一人欲求認真反不如前矣。蓋工部近來實無事所辦者皆例行之文書。凡朝廷有大工作皆行。

大員工部者與馬余謂古人有無絃之琴無字之碑今又有
無事之衙門一笑

哺都水司公謙聞署人于用豐堂余與鶴莊仙竹等將往赴約
出門兩程者馬逸至城門駕車之驟蹄故後至飲罷而各遂歸
觀書

道失而後有德，失而後有仁，失而後有義，失而後有禮
禮失而後法，法于法而弊極矣，於是救之以道德，所謂物極則
反本也。汲黯用黃老為治，所謂封禪下藥，深得施放之術，而船
山詆之不遺餘力，何也？且汲黯之志直，不以為傲，忽則以為
淺，私意反移。張湯、公孫宏二人，語意之間，每多怨詞，君子所不
取也。

船山褒鄭昌之言，定律頗切于今之時勢，惟英高帝之困辱商
嘗則與今為反比例。

二日晴風觀先能子新民報極稱死能子一書以為可與梨州
待訪錄相頡頏余讀之而無以異也但拾取者莊之唾餘耳略
無精義惟彼知形骸自然滯而死者所以能操而赴馮子本不
死者耳則頡頏死生之說

衡無心而平鏡無心而明人能以有心法衡與鏡之無心是謂
聖人

漢昭帝以十四歲兒能察燕王旦上書之詐可謂聰明俊傑之
主矣李贄皇云雖以周成王之賢猶有慚德信此惜也昭帝年
祚不永今聞弗彰于後使天假其年豈在宣帝之下哉
高帝時商山四皓嘗出保太子盈而敗如意權呂后而殺戚姬
一家之事何與天下吾利一人必損一人吾生一人必死一人
四皓亦當自悔其輕出也先能子責其廢人全己殆非殺身成
仁則太過

子穀過談余以遊居寄來巴黎名勝圖冊示之皆以光法留影
著紙者觀之不啻親遊其地余謂外國文明已極人力太盡遂
致奪天地自然之趣故其風景有不逮我國者晚出城觀後夜
譙于聚慶堂
三日大風詣工種處歸與仲華論神仙

凡人于耳目所不經見理想所不能到即疑其為烏有是其
人必無識也天下之物無窮豈皆我所能見天下之理無限豈
皆我所能知故必虛其心澄其慮一加以窮究不能決者則
其疑焉夫然後免于自畫也神仙奇幻之事見于古今載記及
流俗所傳為人所目眩者不可勝數今欲以一人畫括殺之曰
皆妄言也可乎昔者干寶不信鬼神其後親遇見怪事始翻然
信乃必者而撰搜神記然世間能親遇者有幾人彼不信者更
以干寶為妄言矣噫

專信人之耳目而內無以自決者是己為人之奴隸也專信

三七

己之耳目而不信人者走又以己為己之奴隸也不信人亦不信己信人亦信己斷之以理是謂中道

四日親生風止

斯密亞丹論節儉為增進國殖之泉源曰惟儉足以樂勤儉而後母增母增而後勤者有所藉手而致力蓋節儉之家歲有所餘區以為母以養勞力生利之功一養之後歲已無窮也轉為貸以復轉為母一國生利之民皆將賴之至言也譚壯飛作仁學痛詆信德以為有國者當尚奢余曾駁其說蓋彼茫然于計學之理宜持論如此

我國之軍歌創于五代時唐莊宗見五代史補余所未見新民報中書之

凡立憲政體中規例政府過議院人之反對居多數者而猶於執事信不肯變動則所以待議院有二法小則停會大則解

伍

散傳會者使議自再思其利害也傳會之後而議者反對如
故對政府謂此不過代議士之偏見非國民真意於是解散現
任者而命全國人再選議員重開議會使新議員之反對政府
者仍居多數則國民之意無見矣於此宰相不能不辭職此一
宜之法也日本即慣行之見新民報

趁暑晴出城游于廠肆觀石谷諸人山水至鞠文齋遇武昭

齋見殿板開花紙印御選唐詩極精

是晚少山約飲

五日作書寄南中向午驅車出宣南門赴陶然亭潯東少山試
南少如皆先在俄家朋相繼至約十餘人始角拇戰又為樽蒲
戲俄陳果簡情飲時遠山橫翠峯搖風水色澄明蛙聲喧碎
酒半散步檻外遙見雲光塔影與林樹接閣成一圖盡日暮者散
夜與仲華談道

六日署中改早衙故晨起即往長官已散乃往視潯東尚眠未

三八

起渭東到京後日沈迷于賭博其非是不樂也天下極聰明人不能無所耽著往時明知其非力不自克忘山曰是非英雄之所為也惟英雄不肯能戰勝人但肯能戰勝己今知非不能改是不能勝己也何足為英雄

天陰風起過廠肆購得政教進化論及本身其史歸與仲華談仲華觀余日記余日記又問斷十餘日矣乃取筆補記至夜深始眠

七日晴風不止補日記畢廠肆會館堂書寶携來顧黃公集及空山堂金石考又墨池編余皆留觀之

補厚著述談論及俄人以為有古強秦之勢懼其併吞吾國成文統余謂不然俄非秦比吾國亦非當日六國比蓋凡國家專制之國易滅民主之國難滅民主之國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非盡殺其人其國終不滅也豈若專制國但滅其一家一姓即

為滅其國矣各國大半民主國俄之力豈足盡殺各國之人哉
且彼其人皆聰明俊傑極毅之士豈若愚頑疲弱者可易札武
俄之可畏固以其專制也惟專制故能以一人喜怒而妄用兵
蠻然正惟其專制而愈不足畏也何也彼俄國之民亦沐浴此
之文化聰明矣俊傑矣極毅矣受其君之壓制積不能平屢欲
刺其君顛壞其政府無日忘于心也使俄之君務張大其威力
以與各國角勝稍不內慎而國民叛之俄之滅亡在眉睫矣其
如各國何哉

八日晴詣梓潼廟因至喜鵲胡同晤陸勉齋借其大陸車中觀之
孔子為我國數千年之偉人如印度之有釋迦牟尼耶教之有
基督回教之有穆罕默得希臘之有蘇克萊柏拉圖亞利士度
德人之有自以為生長所產有卒不能評定其優劣而輕軒
其向也陸君曰東方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西方有聖人此

心同此理同以宇宙之大生民之繁而謂古今中外惟有一教
主必欲得人以從我可乎大陸報論儒家之思想編列西儒各
家評我孔子之言可取而觀之也其中有極尊敬我孔子者如
飛克比那頓氏愛德根氏約翰遜氏亞歷山大氏是也有貶議
我孔子者如西里夫之哲學史乃耳德福克社氏是也有卑賤
且貶者如雷格氏多麻斯氏是也

補訪同堂李春卿約飲間成人為東三省事又肆要挾各國
不許

九日趨署又赴水司同僚之約席散訪吳子修小談即往視匪
東與同親劇晚歸

人與人相羣而改世界所以維持此世界者曰情與理二者而
已情出乎天理出乎人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故重以情相感
君臣朋友以人合者也故貴以理相守雖然以天合者非盡忘

理也要不可離情而言理以人合者非略無情也要不可背理而任情

家族以天合者也國家以人合者也父子兄弟相聯而成家族君臣朋友相聯而成國家後世不明家與國之界混而為一遂以家長主義施用于國之政治而百姓莫不戴君如父則大悖矣蓋一認君為父則雖極暴虐之君亦不敢不為其子其弊致全獨夫民賊無忌憚于天壤間矣酋里大以是談孔子非知孔子者也孔子未嘗以人合況天合也特未明言耳孟子特早言之曰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此即孔子之宗旨也

十日往謁馮夢華師復詣署日中歸觀書

耶穌當日有所謂黃金律曰以己所欲者施之于人孔子則有反黃金律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異家愛人一律平等儒家愛人有親疏遠近此儒墨相爭之點

四〇

也而必儒技德性學派與邊沁巴來及其他岸學之爭論亦在
此蓋拔德性之說與儒家同也有親疏遠近
正非平等

以分寸尺丈里推測空間以秒刻時日月年推測時間皆出于
算數之功大矣或蓋天下至精之術善如數

天下至大者莫如空際天下至速者莫如思想天下至易者莫
如責人天下至難者莫如自知此希臘索匪思德與馬里德斯
聖人問答中之粹言也

十一日母為余三十壽乃命設筵於庭歌詠北曲甚聲鳥
中有所謂大鼓書太平歌蓮花落音節恬蕩頗足怡人余坐階
下聽至夜深始眠月西斜

十二日趨署即詣渭東渭東荒于賭博俾畫作夜余婉辭以諷
之厲色以責之渭東唯唯不能從也

忘山曰我于天下人無所畏我所畏者惟最愛我之人而已惟

其愛我則所以責我之過也無所不至我不敢忘也惟有畏之而已惟有謹受其教而已天下最愛我者莫如父母故人子莫敢不畏父母也其畏父母也所以父母之責我皆所以愛我而不敢不畏也其次則夫婦兄弟朋友之間雖異于父母而相愛既深則相責愈甚若有過亦不能不有所畏也

是日伴渭東至去處間生晚少如約飲天微熱解衣搖扇
十三日晨往謁孟華師談久之師半來如故已十餘年不見矣
又詣吳佩蕙佩蕙始服闋入都供職暫寓孫夢岩家夢岩尚眠
未起典佩蕙談佩蕙云海上海粵士紳又在味莼園演說石爭
俄約事又為粵西樞臣王芄棠將借法款法兵以平匪亂亦合
實力爭其實並以此事殊可笑也俄人安扶我政府已倚吾國
勢力堅持不許俄人恐亦無如何也向午往送渭東行與渭東
飲于致美齋在談日中趁署新長官崇到任閩署僚屬或贈券

四一

見補宴同僚于春昇堂

十四日啟睦書實以道藏全集未售中有金丹大要一種指陳極爲顯露仲華讀之不解余曰凡道旨爲無師指授而欲妄猜者則相去日遠矣仲華急於聞其說余因仲華根器篤厚聰明內藏頗欲言之而猶不敢者以其性多拘滯分別相未除也俄午飯遂爲廣贊曲喻破其分別相仲華有會佛家所以教人破除分別相者非謂無分別相即可以成正覺也惟無分別相始可以悟道而已亦非謂究竟無分別也其分別在毫釐發微之間爲人所不覩不聞其可覩可聞之實相一若時無分別也使人形相而生分別永無入道之路矣或問何者爲分別相曰大小也上下也善惡也智愚也苦樂也生滅也淨垢也皆自然反對之相爲人所生分別者也須知大即小小即大上即下下即上善即惡惡即善智即愚愚即智苦即樂樂即苦生即滅滅即生

淨即垢垢即淨所以然者分別在內不在外相如於外相妄生
分別豈謂凡夫

殊仲華問余所言之旨大有境界吾黨也又多一同志可賀
十五日終日不出觀書與仲華談玄旨

仲華深研于老子學苦思力索者十年陰陽消息精微奧妙之
理頭洞徹于胸惜知虛不知實知體不知用知理不知事蓋天
下虛與實理與事體與用皆不可離而為二者也

純陽者為仙純陰者為鬼陰陽相半者為人凡夫日損其陽損
之又損陽盡而為鬼至人日損其陰損之又損陰盡而為仙
神者氣之精也氣者精之精也故精氣神三者是一物不可分
也人之知覺運動神主之也而神即於精氣之中但有陰陽之
別耳人為嗜欲所擾神之陽者日以銷磨故形態漸就真者將
空為純陰如與鬼近故必取天地純陽之物以填我之所謂

四二

去者復還雖然陽還而陰猶在久之仍足以侵陽故必以法化去其陰使陰盡安乃純陽而道成

人陽也鬼陰也人之中又分陰陽男陽也女陰也男女交感而成孕然當男女交感之時即人鬼交感之時是以有轉弱投胎之說也人鬼何以交感曰天地凡相反之物每相切合觀于男女相悅由陰陽二電之相感而知之矣陰不能包陰而能感陽陽不能感陽而能感陰彼人鬼亦猶是也惟人鬼交合而結胎而成人故人為半陰半陽之質

凡人善念之起陽氣之發動也惡念之起陰氣之發動也積善則陰消陽長積惡則陽消陰長是故成道之人莫不由積善而

氣之在天地間人与人相通也故神之在天地間亦人与人相通也神與氣非一非二故人之氣可與我合即人之神亦可與

我合我之能思想能知覺之心佛稱為識神非我真心即非我
真神雖世謂之真神固不可竟謂非神亦不可但其質為陰陽
雜糅或陰多陽少而非純陽之物故不得稱以乃我之真神真
心而真心猶在天地間或未得也真心安在曰吾祿復其見天
地之心乎此真心即吾也我得之即我之心也即我之真心也
即我之真神也

十六日晨詣弓弦胡同長少各家賀其子娶婦俄又至徐頌其
家賀其替媵，為張幼身之弟佩衡佩衡與其兄叔明同至京
叔明主長為媵是日余亦往賀喜日中詣厚養園會試榜出中
者頗多熟友與厚養談久又往吊萬薇生之喪甫歸
厚養云衣食足則自款禮讓譬諸禪會中凡頓飲者必互相謙
遜未有直坐上坐者蓋坐位雖有差等而得主人之食則均其
讓也宜哉

陳孟威過談與余談舊事抵著乃去孟威為陳句山後人

十七日趨署薄午訪孟威與飲于萬福居孟威談及袁慰庭在天津所辦之警察其弊害不可究詰竟至白晝入人家為人竊盜攫人拿去人莫敢誰何慰庭東京有人告其事慰庭始恍然歸而撤局長之差試問今日我國尚有一事可辦否

鐵路初設時人以為妨民生業今創行既久凡近畿一帶窮民小戶其謀食覓食轉易于從前以守舊業所不及料也
十八日詣梓潼廟即歸觀書

我國欲鼓勵其民每以給獎或賜匾額示寵異不知皆虛名也虛名豈足動人之心必如西國之許人專利而後足養人之款羞心也

日本人以百姓之卒業于學校者謂之完全國民其學而未成者皆國民之候補者也志山曰我國人民大抵不學之人皆未

成爲國民也宜其無愛國之心也雖然朝廷不設學校民不安
從學也又政府自棄其國民也今日學校設矣果有培植國民
之心耶

東西國之教人學也教人學做國民我國之教人學也教人學
做官使人受學則人皆官矣一國之中不復有民矣

晚馭子蕃過譚子蕃所居即甘石橋我家舊居也子蕃人極風
雅雖滿州藉而喜與漢人往來

十九日飯後詣廉琴軒賀其娶婦又往謁素邱未見即歸車中
觀看

歐西各國其出產多其製造多而本國之人少用之數不敵其
成之數故求銷于國外我國地大物博若盡興農工之業則成
物必宏富國內人用之亦必有餘有餘則溢于外理之常也今
農工尚未大興國民貧弱驕欲與人從事商戰亦甚難矣無已

四四

亦惟盜取他人之學問法術以興我農工無人則用其人無財則假其財農工盛而後以商運輸各地各地豐足而後可與各國言商戰

西國凡旅居于外國者皆富民貧者傭于本國工廠耕地而已我國凡流徙于外國者皆貧民富者高居墾食厚自奉養無肯離鄉遠游者與西人為反比例

重徵出口之稅則我國之商于外者受損重徵進口之稅則我國之百姓買物于內者受損此則如之何其可耶曰惟有擇其易銷之貨無論出口進口皆不妨重稅蓋出口者有他國之民代我納稅進口者其稅雖仍出于我國人生取之于無形較之種之苛斂使民抱怨者勝矣難銷之貨則無論出口進口皆宜薄征或免稅蓋重征出口則貨銷愈難商民受困重征進口則商船不來開稅短絀此至國計者所當權衡其間而使之得宜也

二十日赴署日中至義善源連日天氣忽涼可御綿衣映入城
過子蕃談周視舊居見西偏園中及後屋已改觀皆煥然裝飾
采補歸大風觀書仍與仲華談

顧亭林有言曰胥吏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
之然也忘山曰是法也乃法家之法非立憲之法也法家之法
創者一人出于私見立憲之法創者萬人出于公議法家之創
法者自創而使人守之立憲之創法者共創而共守之法家之
守法者不能創法立憲之守法者亦能創法守法者不能創法
則法不能變而為死物守法者能創法則法可屢變而為活物
法為死物故任法不任人法為活物故任法亦任人要而言之
法家之法但能制人不能造人故法立輒無用法之人法之所
以為死物也立憲之法能制人亦能造人故法立而不患無用
法之人法之所以常為活物也

余始悟性之一字作何解說蓋所謂性者是有質之物非可以空虛之心與理解之吾於何悟考於父子天性一語有會也

二十一日陰往送孟華師行因訪仲華于其家薄午偕游廠肆覓尋書畫因飲于玉樓春又至工藝局晤黃慎之見壁上懸王石谷山水雄渾超秀不易覩也俄至彝古齋見劉石菴小行書甚精晚歸補作日記

二十二日晴補作日記終日不出得慕先函并一妹及慧姪女小像

佛家稱真如又云妙明覺心又云大乘覺海西人所謂以太儒家所謂一炁道家所謂先天真一之氣即是純陽無質而有質有質而無質弥漫于空間寂然不動者也凡三千大千界中一切眾生皆具此性自嗜欲日動而陽邪耗散陽日銷陰日盛陽盡陰為純陰遂化為鬼然陰之極而陽生故鬼以陰感陽又受

為人以是人鬼輪轉無窮即陰陽互相消息之理惟聖人能取
是純陽練而成道故永脫輪轉之苦也或曰鬼陰氣當其輪轉
時所感之陽由何而來曰是陽也在父母交媾之時人所稟賦
于天之本性即分大乘覺海中之一滴也有是一滴又得父母
之精氣以結合而成胎故人當初生時無不稟是一陽之質鬼
之所感者即此物也鬼不藉此物亦不得或為人也或曰子既
言陰鬼投胎實為人必藉純陽以為本性則似性為無知鬼為
有知是陰為陽之主矣陰既為主何又言陰非真心陽乃真心
也曰陰與陽本非二物皆在一片心海中相聯屬者也其寂然
不動者陽也似為無知而為真知也其動者陰也其動者陰也
似有知而為幻知也蓋陽其體也陰其用也人之死而為鬼也
如人睡而有夢者即日間妄想幻所成非心所能主之夫
妄想者陰也心屬陽心不能主夢是陰與陽恐離為二物矣迨

四六

其醒也而陰陽始相合鬼之投胎猶人之夢醒也當其為鬼時
與陽偶離雖有知嗜幻而不實必至投胎時陰氣合于真陽而
後幻境皆消猶人必待夢醒時妄心合于真心而幻境亦消也
蓋陰與陽本非二物是故投胎時本有不相合者然陰鬼完為
幻知陽性乃為真知陰性不能為陽之至而陰非真心陽乃真
心也

或問據釋家言凡中陰之投胎也如燧撲火蓋當男女構精之
時慾火一動鬼眼望見不覺身入其中此一說也又有臨產之
時其家人夢見某人來或產母恍惚見某人來而生者此又一
說也究竟鬼之入胎也在交媾之時乎在分娩時乎答曰以常
理論中陰之至皆在交媾之時若夫臨產而降者必前生有道
力之人是名奪胎蓋因果徒中人也何名因果一曰奪胎二曰
換舍三曰舊住四曰移居奪胎者奪人之胎以為己有也換舍

者以法与人且易其體也富佳者保其形軀使不交壞而久存
于世者也移居者過壯年夭折之人借住于其身中也余始惟
不謂奪胎之理今始有悟

二十三日晴風詣梓潼即歸京都之風塵沙隨之風愈甚則
塵沙愈高人行街市對面不見人亦一奇景也購觀湖報

談及法之根本者多矣曰民權民權民何以能有權曰非民智
不可雖然民智不足以得是權也蓋智而不務實業則與今日
浮浪少年何以異曰能言也乎不能舉一物足不能行一步集
區、小會仰面求資于人夫旅京士而已雖多朝廷願肯假之
權乎然則不如何權始歸之曰歸于富者民何以能富曰務農
工商之實業則富

歐西百姓凡有選舉人資格者以能納稅金多寡為度凡國家
取民之稅愈多者其民之權愈重何也有義務斯有權利納稅

四七

者民之義務也。參與政事者民之權利也。譬諸商人集大公司，股多者權重，股少者權輕，百姓咸一納稅猶咸一買股也。朝廷凡有興作事，一仰給股東，若抑之不許問事，彼百姓肯源一輸將耶？我國人民惟貧，故不能納重稅于政府，是以政府視之甚輕，雖徵其錢不啻收佃戶之租。曰：彼耕我田，受傭于我，奴隸也。且改輕其租以布德，而民更感激之不暇，孰知稅愈輕，權愈前，朝廷政令雖有不善，欲出而干涉，難矣。雖然，百姓果堪重稅乎？曰：不堪也。善為不堪曰貧，故善為貧曰游惰。民多務實業者少，故

今我國非無富者，然不治田產，不營商業，雖富而國家絲毫不能取其財，即從商農商而納稅，無異平民，亦不能多取也。於是朝廷不得已而剝捐例，誘富者出錢而授官，以官夫官爵國家名器至重也，而富者有財足以攫取之，有餘未盡，蓋見富者務大

可與所不為之一端矣

我國富者之財中農工商實業而得者蓋寡往不出于仕官之家其祖若父擁高官臨封圻或宰邑制郡掌閫司卡而攘取平民之錢或浮冒國帑以致累數十百萬甚至窖藏于地不使人知者國家雖欲稅之惡得而稅之而營商務農者強半皆貧民賤家糊口之暇又何堪國家之布稅此理財之術所以難行也昔司農之仰屋矣自國者誠能於農工商學加意講求廣立學校舉天下游惰之人悉驅入三途之中其貧者多者聽官者假以財使人之若務實業又復大興水利以防旱澇多設機器以勸人力廣開鐵路以便運輸期之十年而民之業農工商者不皆巨富者哉不信也農工商富然後耕以市稅如是而國用不絀不足者亦不信也使朝廷僅造就士學而不造就農工商之學僅調士智而不開農工商之智則雖有人材武能知兵之能

習律而財源耗竭府庫空虛彼人材其肯為我用哉

農工商者供給之系統也士者督制之系統也有供給不可無督制有督制愈不可無供給今國家但望士之有實業而不望農工商之有實業是重督制輕供給也可乎

余嘗徧天下之權歸于有才者蓋所有才者其力強也今始知更歸于有財者蓋才為虛力財為實力也天下之民既富則人爭財權財權握于下則政權自不敢專于上稍不遂民之意民且合羣中之實力以抵抗政府而政府之危亡立見是故民富則不患無民權不患無公舉公議誠以公舉公議者政治之本原而富又為公舉公議之本原也

二十四日大風詣故善將軍家賀妾婦儀繞道至署即歸親書人或以農工商為生利而以商為分利不知商亦生利之人也何也農工商之貨非商不銷者多則貨出愈多銷者寡貨出亦寡

無商斯無農工也天下惟無業坐食之游民謂之乞利為執一
業無徧何事皆與生利者有間接之關係焉舉不得謂之乞利
而況商業與農工有直接之關係乎

俗稱我國為重文輕武之國抑知不然我國非重文輕武實重
士而輕農工商也重虛才而輕實業也此我國之病源也夫農
工商為一國之根本命脈乃賤之如奴隸而獨貴士天下人稍
有才智者自不安于農工商事趨于士之一途僅餘頑閭愚鈍
之人守農工商之業而已以頑閭愚鈍之人治農工商而求農
工商之進化不難哉

二十五日風止向午又起詣長椿寺工部同僚公祭唐長官景
崇之先遊仰瞻至殿肆俄入城

朝廷所以貴士者以其備胥官之資格也官之所以設者以其
能督制農工商而使各安其業毋相爭也故官之與農工商亦

有直接之關係非游民之比也自官多而有候補者且有候至
十餘年始得補一闕者以十餘者中其為游民審矣雖然捐納
未開惟士可以入官官猶少捐納開後非士亦可入官而官愈
多候補者亦愈多甚至有終身不能補闕者而游民益多矣行
是而朝廷之官遂空為游民之淵藪矣

游民之在天下猶一身之腐肉瘀血也腐肉瘀血最為害于身
體游民最為害于國家

二十七日未明起善芝橋家為其送親蓋芝橋女婦醉親王之
弟滿人婚禮每在夜中燈火照路鼓樂前導珠輿入門東方白
矣余歸日未出觀僮僕澆掃徘徊廊宇間俄盟漱畢讀船山通

鑑論

船山於唐魏元司之請復辟名楊維之請復者慮皆痛斥之以
為斷非三代以下所能行如欲行之必以封建之天下而後可

其識可謂偉矣蓋法不能泥必隨時而變古人之良法美意有
斷不能行于後世而必須改者當其改法時總因其有弊而改
之如卽以唐人論租庸調之改為兩稅因租庸調之有弊也府
兵之改為彍騎因府兵之有弊也然而所改之兩稅彍騎又不
能無弊然不能因是而復用租庸調復用府兵亦勢使然也
山曰竊則安未有既安可使復窮者然哉

二十七日詣署向午出城訪止潛于杭州館不遇回詣厚庵午
飯即歸車中觀書

所山云言者所以正人非所以正己己有餘而不思物之不足
則出其聰明以迪天下之昏弱而矯之以正子不忍于父臣不
忍于君士不忍于友聖人君子道不行而不忍于天下後世忘
山曰然哉違古之時道而已矣人游于道中而相忘也自道衰
而德見蓋名之曰德以有不德者与之相形也不德者多而天

五〇

下亂於是聖人不得已出而救民之危於是有功不德者多而
斯民惡聖人不得已出而謂民之聽於是自有言由是觀之立功
立言皆出于不得已也出于不忍非好為之也使天下無功可
建無言可說聖人亦之不得矣

二十八日止潛過即去詣梓潼廟歸觀書

今之談時務者莫不曰議院之設必在學校修明之後余獨謂
無議院則學校必不能修明故每持先開議院改政體之主見
以為此乃一切政治之根本也今而後所見又有進步蓋農工
商不火與百姓無實業富戶太少不堪納重稅之時議院無從
而設蓋凡民有舉人及被舉之資格者必每年能納重稅于國
家納重稅則義務盡而有益于其羣然後可予以權利此宇宙
之公理也

二十九日詣署出城訪濮又至湘鄉館示元病未見見其同鄉

陳君還歸

秦西人世爵與選舉並行養兵與徵兵互用殆皆有互相關繫之微意余尚不能詳考其利故不能深明其理

泮澣子曰兵法中善守而後善戰但守法不獨守城守壘守礮守陣守隊而守時守拙尤其要事也忘山曰是之為善言守非但兵也天下百事莫不皆然蓋戰者力與天爭也守者善順承天也必有忍耐之性而後能守

三十日楚署詣子涵未見至喜鵲胡同見泰日詣鶴莊不遇見其子因觀其新闢之園築屋三楹前後窗櫺明燿園中編種嘉卉及果木有井可以取水灌澗

五月一日陰子涵過子涵出言如懸河記力亦強談一事無能窮源竟委

余新購得成親王小說帖行書初逸可愛又唐子畏抱琴婦去

五一

國趙秀蒼視的是名畫家年景以十二金得之可謂廉矣又楊龍友唐志二人山水真勝莫辨惟馬坦者尚佳

與仲華楊霖世平別門游農園間俄傍城行垂柳依依遂行至船塢有御河中通昆明湖兩岸亦植楊柳水清漪不殊西子湖下車徘徊久之又詣酒肆中酌酒食麥薄晚入西真門歸見森樹繞廊蔥鬱蒼蔚坐庭院中品茶談閒佳趣勝東摩馬足中二日晴論古來購名人畫扇四頁觀書

廬山編第五琦對晏二人壽福東南以供西北於是東南民力日困垂千年未紓而膏或西北港情之慘以致溝洫不脩蠶桑不事云、是說也亦不盡然蓋對晏等當日所供之財賦皆以給官府以養庫吏以贖刑罰西北之百姓固未嘗享其利也即可姓亦待養于東南必出財以易之而後可然財力有盡豈能持久吾見西北之人多僭構豪華衣食奢皆仰土產其奢福

被竺者蓋少似未嘗有類于東南者其安于固陋由風氣未開
國家所以提倡之易嘗因東南者思以曉之耶謂東南民力之
殫固矣然數千年來餓死之人多在西北東南雖納重賦而衣
食贍足者尚多實未嘗困之而困也豈何也稅歛愈重愈是導
民于勤民勤則富賦雖重無所苦然山論事仍不免文家積習
非精研之語也

昨詣殿前看書查見王右軍大幅山水有憚南田題跋又戴文
節及南田而人之山水毋負皆錄精品出神入妙

三日詣署出城至義善源姚姓視子涵坐談久之子涵索頭置
有唐宗十三家名人墨蹟如王右軍趙松雪黃文獻楊鐵崖及
宗之張魏公皆說帖紙紙筆筆新穎裝成長手卷中又有唐人
手寫經亦是真跡又一手卷為余忠宣寫莊子齊物論余前日
未此飽觀而去子涵亦在寓也是日又見樂志先生夫婦寫真

五二

國樂志二字為門人私謚先生原隴寧城但其姓名則未考出
大鈞明末國初人其後錢南園朱竹垞諸名人題跋稱寧城以
書畫名家晚年怡志泉林不慕榮利高凡正仰

補詣梓潼朝見陳而蒼時酷熱汗如雨下

四日詣署即歸觀書

船山先生云三代以下選舉漸衰而科目專以文取士亦不得
已多故也蓋謂以文取士而得偽飾之文以行取士而得偽飾
之行然而偽行之害甚於偽文且設科以取士必授之以式文
者言治而要之華言道而息之理即至駢偶贅韻之文亦不裁
之章程可或者也行而務為之或法則者何據以為孝之釋庶
何據以為廉之則不問其心而但求其外非身履皆可言者非
進賊皆可云庶極其繁委之守令而奔走于守令之門臨以刺
吏而奔走于刺史之門以聲譽相獎以攀援相競乃至以賄賂

相安以行取人之收效不到此地位不止不如以文取士之為
得也抑非謂以文取即可得真士也設取士之科止以別君子
野人而止身雖有知人之術不能于始進而早辨其賢否也取
之以文正以覘其讀書与否而已文學既優難其心不可知終
勝于野人迨重明試以功論定後官而曾不肖智愚勤惰忠佞
貪廉自有秉憲者執法以議其後但有明君在上嚴其賞罰精
其察別何患不忠不能得人解山之志如此亦可謂有淵識矣
五日晴間變老拜武英殿大學士之命文華殿自榮相沒不授
人武英遂為首相飯後余往賀兼賀節輔出城觀劇未晚歸
六日趨署午歸余到部已八年尚未奏留以在京供職日少故
現前後到任年月甫滿三載遂呈報學期滿例摘劄者奏留
之先長官面試論一道余以廕生出身遂獲免考月杪可以帶
領引見矣

五三

惟大智者能受人之小欺惟大勇者能受人之小辱察之為明
睚眦必報其人必不足以當大事

船山云人之善惡也蓋有二種一剛而直物已甚射疑一柔而
自信每據則疑兩者異趨同歸以名敗亡一也剛不以決邪正
而以行猜恨柔不安善類而以聽讒佞是為兩失

聖人之用機權與奸人之用機詐相似而非也蓋聖人之用機
也必待人之機良而後以機應之偶用也非常用也故謂之權
非詐也且奸人之用機也唯恐人知聖人之用機也唯恐人不知
以機應機者如以毒攻毒以殺止殺也

七日詣署與同僚諸人徑弔王步亭日中屏欵于廣和居時詣
止潛侯又拜莊幹仲即歸走身風甚塵起觀書

孟子曰得乎邱民為天子船山以為此三代之餘風教尚存人
心猶樸直道不枉且世乎後世教衰於薄私利未權莫不可齊

領之士無不可制國之人即民又惡足恃或盜賊可君之矣
婦人可君之矣夷狄可君之矣里与之食而旦語歌之夕
奪之而夕咀咒之思不必深怨不在古志山曰申是以觀則民
權之未能驟用抑可思其故矣

民權多不可驟用有三原因一貧民多富民少一愚民多智民
少一邪惡者多古正者少惟其貧也愚也邪惡也故不能盡一
屏之義務斯不足享一屏之權利此世界之公例也

西人教育其民有所謂德育智育力育梁任公亦曰國之存在
民德民智民力三者志山曰惟其邪惡所以無德惟其愚所以
無智惟其貧所以無力

德智身必兼備而後可闢一則其資格不完全必不能盡義務
享權利也

八日詣署見同司中有新自日本游學歸者曰長壽州人極開

五四

卷

敏其腦中已灌注無限新理想之石孫与之友善是日石孫約余與壽卿及晉錫侯共飲于壽昇堂縱譚

壽卿云今日之滬學日本者多主張革命排滿或立會或演說吾雖滿人決不斥以為非引以為憂獨患學生中有誤會自由說者往往出言無信任意妄行或立標上滿人之項或入人園中作踐人花草人或責之則曰吾自由也是則可愛矣

九日風觀書補注滿陸鳳石即歸風甚濤沙蔽天白晝晦闇室中燃燈乃能觀書

城破陷于敵守土者死之軍敗卒潰大將被擒亦不屈而死此我國舊名義非是不足表其心贖其罪也而西人則不然城邑不可守則當避去徐圖恢復戰不勝而為人所獲則速降不足為恥也忘山曰是說也行于有文治教化之時代則可頑野之國一聞此義則可守不守棄而先逃者有之矣可戰不戰委軍

而先降者有之矣而誰為捍疆圉除寇暴耶

射人先射其擒賊先擒王故我國用兵軍中之統將每不敢身
臨前敵懼為去石所中則全軍潰亂矣西國則不然為將者未
有不躬親戰陣者也其出而與敵交鋒也每儲副貳數人以隨
一將死一將起而代之又死更有一將繼起而代之故將之死
生不繫于一軍之勝敗是故西人之軍不可破也

西人之國家立也徃其君一身一家之存亡不繫于一國之存
亡雖能獨其都擄其君誅之不得謂已滅其國也彼雖失一君
更立一君如幻術者斬其一頭更生一頭屢斬而頭屢生人其
奈之何哉是故明英宗土木之安祿虜于也先明人更立景泰
帝使人謂也先曰賴社稷神靈國有君矣先於是不敢肆其要
挾而仍歸英宗然則一人之存亡且無關於一家之存亡况一
國乎

晚侯正亭約飲于慶壽堂夜歸風息月明

十日趙畧見石孫皓談午歸觀書

學問之益人大別有言增多聞見曰滋長智慧曰鍊錘能力
人之聞見以探蹟而日廣人之智慧以窮理而日闡人之能力
以習法而日充不探蹟則聞見不廣不窮理則智慧不闡不充
不闡不足以習法不習法則能力不充雖學無所用

習法之學別為二一屬於養生之用一屬於衛生之用屬於養生者別為三曰
醫學曰法律學曰兵學

人以圓顧方趾處于搏土大地之上苟欲有益于其身必於此
六種學問中因其性之所近而各專一內專則精外則足以動用
十一日延莊幹卿課二女謬書是日入學

都中自正月以來無雨即雨不過數滴而止故近畿一帶苦旱

夢苗盡稿

天子雖屢卜虔誠祈禱亦不應也但應以風往，吹沙撲天日
光為隱柱是有詔命順天府尹陳璧詣邯鄲請鐵牌聞此頗有
疑解到必有雨昨聞沈仲禮言前年山西旱命委員至邯鄲請
牌，出邯鄲界而隨之行以至山西有城方而如注地方官吏
迎者皆冒雨而跪衣履透濕迎至龍王廟滿城文武皆齊集禮
謝自是連日雨迨派人送牌還邯鄲亦一路冒雨而去可謂神矣
十二日趨署向午出候恭拜邵伯祠及陳叔通皆今科新進士
也日中詣龍泉寺厚養為其曾祖及金胞姊遂傷晴經時葉揆
初晴歸補作日記

昨与仲華談人莫不自趨利避害之心即莫不自慮同一慮也
而者遠近大小之殊其慮愈大愈遠其人愈智其慮愈小愈近
其人愈愚

余最長于窮理之學探賾之學次之獨習法之學茫乎未能也
今欲奮其志累其力以從事于習法學且欲專擇其屬於養生
之用者而習之蓋惟此是以致富

養生之學以農工為要而從事農工學必先從事算學再習格
致學但習算不習格致則算學無用但習格致不習農學及工
學則格致又無用

十三日晨撥初過談即去補作日記補厚養未晚作書寄上海
杭州及南昌

十四日晴風與仲萊談記憶二性皆有得諸天者有本乎人者
凡一書過目而即能記終身不忘者此屬於天者也不必苦讀熟
溫而後能記而後能不忘此屬於人者也一理入腦而即能悟
頃刻能決此屬於天者也不必窮思力索而後能悟而後能決此
屬於人者也雖與與其有天而無人也甯有人而無天何也過

目能記者其如不讀書何入腦能悟者其如不窮理何而苦讀
愈溼窮思力索者乃薄有所長矣

昨訪長壽卿詢及日本官制及一切法度壽卿述之甚詳

十五日趨署始聞戶部治所移昨日失慎燒去屋屋百餘間向
午至義善源因訪止階不遇見履平遂詣琉璃廟又訪林動南
不遇入城

昨聞常壽卿云日本官制有親任官由閣總理大臣是也天
皇自擇而任之有勅任官由樞外務等諸省大臣及各府地方
長吏是也者奏任官大臣所用之佐貳是也者派任官則又次
于佐貳者一切任免天皇不問百姓納稅于朝廷則於村町之
間公舉一人使代各家獻應納之稅于官而由民間別酬以薪
膏故賦斂雖重而永無苛擾之虞
天皇雖無責任而遇事有裁可之權蓋宰相提議三院協贊必

五七

得天皇裁可然後宣布否則文議院重議學校林立無論大學
高等學小學皆分官設公設私設三等

十六日掃除書室整理几案不許有穢雜物置前惟陳古硯奇
書名畫黃胸中豁蕩無纖塵之擾

十七日晨起親書過午出城至錫古齋物色碑板自漢魏及唐
人楷隸刻石拓本甚多余於魏碑中最愛弔比干取其瘡而動
骨骨少肉前在仲華見一搨本尚稱故親至廠肆覓之

訪長伯啟鄭幼谷于譯書局俄過子穀談久之入城

或問道德行去虛其心安其腹作何解答曰真空不空又問弱

其志强其骨作何解答曰少用識神之意叶一解問

十八日詣精進廟繞道至喜鵲胡同王宅暫雜處補鴻臚寺正

卿是日晤蔣泰臣及均叔

夢相既沒鄰居贈以白銀四百兩自海外寄交泰臣泰臣囑予

親送去是日四日以銀鈔未余藏諸刺囊內十餘日或忘其事
會聞恆和銀肆倒閉泰日詢余藏有恆和鈔否答曰無之問榮
相購物余愕然曰猶未送也泰臣瞿然曰是亦恆和鈔奈何既
又聞人言恆和所且開乃與泰臣識姑緩以俟之薄晚余登車
去車中袋刺囊見銀鈔猶在其中

十九日趨署出城詣撥初談日中同飲于廣和居午後與晉哉
同車至廠肆皆載下車為撥初置書余至福古齋見沈石田山
水畫冊雄秀蒼深價直六百兩又趙文度山水陳眉公整跋書
畫皆臻極品又至彙古齋見劉石蒼行書冊頁亦真蹟也

二十日晨探刺囊則銀鈔已不在不知為何人竊去抑遺失於
外幸恆和開肆得者亦無用也乃使人告泰臣令託人往恆和
檢其既數遂挂失索即恆和復開偷物者亦不能持以取銀
兩雅愛未沈蘭秋師過薄晚出城至同豐堂重錄三約坐有吳

五

五八

佩慈余胸間結縲不能飲食先歸

前聞張伯訥言日本令心術與智慧頗有遜於我國者獨其法度優勝遂能措其國于治平而與白種人抗雖然語其法度亦無甚奇特不過應有儘有順其自然耳忘山曰自然有二種一天行之自然一人為之自然我國未嘗不自然特有天行而無人為譬諸田園任其荒蕪無整理之者宮室任其頽圯無修葺之者夫物久必敝此天行之自然也知其必敝故時加整理時加修葺此人為之自然也彼日本有人為之自然我國惟有天行之自然

我國朝廷無政治士夫無品行蓋為極不完全之國極無教化之國獨商民頗重信義為泰西人所稱許

二十一日終日聞者人有語云人惟有品始能聞蓋無品之人必日奔競日微逐其精神之所注耳目之所營無非求名

利涎富貴遂不憚骨其筋骨屈其意志以游媚于要人雖重煩
苦甘之如飴也若而人者欲其領會閒適之味恬淡之趣難矣
是猶加猿猴以袞冕強虎豕使聽琴瑟也惟有品之人則不然
其胸中豁然無一物之染朗然無一事之滓操故能有餘暇以
流連魚鳥嘯傲琴書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自魏閒念世間
能有幾人乎或問曰子為此言世乃譽己已甚也曰余惡能閒
特作此想耳

二十二日趁暑出城至義善源小坐俄訪佑三談久之赴萬福
居就仲禮約飲

仲禮自述庚子之役在張家口羈縻外國兵事言之可笑蓋非
人力實天助也是年八月京城陷兩宮西奔於是各國選劫旅
數千人追駕至張家口會先驅之將士半皆前受雇于中國教
練自強軍者仲禮曾在江南統自強軍故與之相識既見仲禮

五九

相与道故仲禮因問道而字何為答曰非敢加字也將請尔國
皇上親政惟太后則處治之如前拿破翁之法放于海島為之
建宮室厚供贍但不許問國事耳仲禮佯作感謝因使介紹編
見諸國將諸將爭指仲禮曰此中國之好人也時九月初朔塞
上早寒漫天冰雪軍中戰馬有凍死者會西北風大起仲禮知
明日必作奇寒乃謂列將曰尔所携戰馬幾何曰約數千頭又
問自何方市米曰自印度又問曰價直幾何曰每頭直銀五六
百兩仲禮愕然曰矣方產奈何入寒地不數日斃盡矣諸將未
之信翼日馬死加多乃大憂急召仲禮問計仲禮曰是馬皆不
堪用惟有速牽歸北京閉之於室藉之以蓐席幾不死諸將怒
曰無馬何以進仲禮曰無憂也塞外有不畏寒之馬我為尔購
之價廉數倍諸將大喜於是盡驅其馬回京師更責仲禮為其
買馬仲禮使人至塞外取之俄馬至亦數千匹皆羸瘠不堪馳

騁者諸將大怒曰尔詐我行將斬汝用此何為仲禮笑曰此方
唐大都如是殊少佳者諸將相對感額良久又問曰聞尔在江
南練自強軍所用馬皆塞上來何以肥健如彼仲禮曰健馬固
有非精擇不可欲得良好馬者時日矣價亦稍昂諸將曰可也
尔以馬來我自選之仲禮遂令人往各地求馬陰教其誘延
及馬來又羸多健少選已更選如是月餘得馬寥寥諸將忿極
自遣人出塞求馬數日歸亦僅得五百頭乃相議西進風雪又
大作仲禮進曰諸軍欲深入須行軍固否曰已曾仲禮又曰雪
甚矣行軍固何用今破前事猶記憶乎深入成都為雪所敗
不如且俟晴霽未晚也諸將曰沈公之言是也乃止未幾天晴
又欲前進水草乏絕蓋仲禮已潛令數百里內居民空室而行
無可掠奪河道又皆南北流去河略遠即不得飲諸將計出無
奈乃使人往報瓦帥以實者瓦帥大怒曰爾等已至西安矣汝

六〇

罪猶未入音境自問應得何罪遂引還不須前也於是諸軍迫
蒞久之而和議成此沈君自述者也己有人筆其事予為重記
之手此

二十三日詣梓潼廟復至大學堂晤于晦若即歸觀書

都中自請鐵牌後略灑雨數點即風吹雲散猶亢晴天子日
派人祈禱或親自行香終無效應聞龍王廟由官設壇僧道連
日誦經有人朝以聯云兩班息道淫僧七打八敲呵退風雲雷
雨幾個賊臣污吏三跪九叩拜出日月星辰

二十四日趨暑日中至江蘇館同鄉公譙濮紫泉朱子涵及錢
叔楚到者甚多是日天氣酷熱新科進士皆在保和殿試補
席散天色微陰與履平同車作押邪游

履平與余談及王著之玉簪蘭一書非可以尋常陳腐之作視
之蓋凡茅寫一社會中人物必曲盡其狀態神情使人不同

一聞其語言一見其舉止不問而知為某，人耳酸淚一書即以此擅長而述書有過之無不及也凡此奇書皆為上智者設愚人觀之則味同嚼蠟真所謂造孽也余於小說所見最少不得不急取讀之

是晚與履中在去年舊游之薇香閣中共飯履平先去余亦入城夜大雨

二十五日醒時雨聲浪，披衣起持盞著油履始得至前書房過午微晴見日庭前樹木蔥翠欲滴晡時與稼霖同車出城至廠肆購物因復登車行途遇李亦元天色忽陰間而又大至俄到同豐堂雨甚余是日聽客坐有張叔明昆仲及子涵佑三諸人陸續來酬罷佑三始至與子涵談久之去夜黑入城泥濘不堪行到家更深矣

二十六日大雨作日記過午微晴

六一

二十七日陰起暑日中至東昇樓敷衣貴人曹姓者約飲坐有
子涵請霞飲罷李廣和樓觀劇晚晴霞設飲于天福堂坐有紫
雲別梨園老子弟矣久之不登臺又有月琴華雲桂鳳皆在坐紫
雲與子涵十餘年前舊交懽然道故桂鳳馳名殆二十年賞鑒
殆不乏人然或老而死或少而壯或賤而貴不知經幾度字移
而桂鳳神姿之嫵媚如故也舉止之婀娜如故也年已三十六
七殊不覺老即卸裝時笑貌舉動仍宛然一婦人莊周所謂神
動而天隨者非耶

二十八日微晴乍陰起暑薄午出城因昨日介石來訪若拜之
不遇遂詣杭州館見紫泉之郎君是日浙省同鄉存越中先賢
祠團拜演劇設齋余亦往觀劇到者約五六百人皆浙人多不
相識者復有外官數人所紫泉子涵等皆居客位劇所演極精
妙一夜尤勝其戰宛城一齣寫得曹孟德軍容之威如火如荼

雖在狹小劇臺上而有千人萬騎之勢及其戰張繡也戈矛飛舞金鼓動地忽然而出張繡婦女一段龍爭虎鬪安為鶯歌燕語使人耳目一新其後醉典韋盜雙戟馬曹操自卧園中奈窳狼狽情狀真堪發笑夜四更猶未息故余先歸到家東方明矣二十九日暑中司員首領數人設燕源豐堂款飲同僚余亦往陪飲過午詣喜鵲胡同蓋王均叔於昨日病沒余昨在越中先嗜祠已聞之是日往送殮均叔人極明白喜讀新書腦中頗文明出言有條理惜幼年不慎致我殘疾股間又生疽潰爛不結口者三年矣體遂弱血不華色唐子之殺合宅皆通惟均叔病不能行迨敵兵入城均叔設法求外人保衛宅中竟獲安全所以是見重于愛者而他人莫敢輕視之又命掌家中度支而聲勢遂赫然相府中矣今春住醫院中月餘西人盡力療治無效乃歸數日前又患痢不能飲食遂不起愛者為大痛身後殯殮皆

六二

從德馬

閏五月一日而作日記

人亦衆生之一也與一切衆生同處于世界上而最靈者莫如人此不易之福也或以為不然衆生之中有同時與人並存世界上而聰智靈敏或與人不相上下或竟勝于人者彼亦自謂在此界上為最靈之一種也在彼則不知有人在人則不知有彼而不相知遂各夷然自大亦猶我國當三五十年前自以為天下地上最文明最尊者之一種而更無起與我相抗者孰意海禁大開萬國交通後竟有聲名文物倍勝于我之國列東西島陸商者不可算也由是以觀則人為最靈之語烏足恃乎志山曰吾有一言析中之蓋窮人目所不能親耳所不能聞一切種類而言則不敢知矣若就人目所能見耳所能聞之種種論之人為最靈之說可傳也何也人所能見能聞者大而至于禽

魚也牛馬也虎豹也。小而言之蠱蟻也蚊蠅也。種類甚繁。求其知覺技能有能遠人者乎。鳥有也。即偶然蟻能治兵。蛛能結網。蜂能釀蜜。猴能製酒。不過天生一偏之技耳。以視人之全知全能者。蓋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萬分不及一也。且庶物稍有所能。即受役于人。而為人用。如牛能犁田。而人用之。馬能健走。而人用之。犬能守戶。而人用之。貓能捕鼠。而人用之。不聞庶物有能用人者。是知人之智慧与能力。百倍于庶物。之鉄證也。雖然。吾特就人所能見。能聞之物論之。而已。若出此。則吾不敢知也。

二日而余以飲食不慎。患痢。日遺三四次。

林木者。天所以樂鳥也。而人築室于綠蔭之下者。与鳥同其樂矣。江湖者。天所以樂魚也。而人弄舟于波濤之上者。与魚同其樂矣。雖然。人能樂魚鳥之樂。而魚鳥不能樂人之樂。

六三

余前在友人家見紫頭置一紙方廣尺許黃色如膠死蠅滿其上問之則曰一月所積故多至此然蠅殊不畏猶飛躍游戲于死蠅之間余歎曰甚矣蠅之不知也使以人處此雖至愚極頑見其同類死未有不魂折膽戰望之而去之乃猶敢嬉怡飛集相率以蹈人履屐耶然則彼謂微生物之中有靈智勝于人者過矣

余素能學篆大字惟不善小楷蓋腕力雖大而指力幾不知所以運今乃習運指力法作小字甚苦

寒甚著而重袂衣為袷歲夏日亦無今年始終未遇酷暑余葛衣後事者身也

三日晴郁堂過俄陳介石至介石亦新科進士由燕生相知也余前約其今日來談蓋年餘不見矣須臾郁堂去介石遂留繼後人當境過極不平之時而議論愈平其德若必有過人者如宗

燕生是也境遇不平而識見議論亦愈不平如章絳蔣自由一派人物皆是

今之人但從事于智育不崇德育其弊害甚大

介石問余曰張之洞創議停罷科舉為是耶非耶余不能決介石曰學校興辦不善科舉豈可驟廢科舉廢天下更不讀書人矣今之學校非強有力者廣通聲氣善錯業者徒不能入此種學校何益天下使并科舉廢之而天下寒賤之士能望將時序書不觀矣

曰自由曰強權皆新名詞也介石云二義甚善而造名詞者下字未穩故與實義不能密合令人易誤會而多弊害宜思有以易之

四日病猶未愈飲食如常薄午趁暑即歸觀書作日記

唐佛摩云天以六十四元質配合成物猶人以二十六字母配

六四

今成文錯綜變化華乳蓋多物与文一也

萬物微點皆合元質各點而成而元質合成微點又皆有不易之率差之毫末即不能成如西國一種油母微點為炭輕所結其炭四分輕四分若炭四分輕三分即不成油母又我國有一種窠砂為鉛養所結其中鉛二分養二分若鉛二分養一分即不成窠砂推是可知凡物皆然

五日夜出城詣尹芝田談久之往送止潛行不遇詣厚庵見揆初履平硯孫過午携得明人著作即玉齋蘭一書婦觀之是書寫得一人無惡不作厥後種_子惡報蓋与石頭記近似而非也語云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徑石頭記_子所為即君子得之固躬往玉齋蘭所為即小人得之輕命也

六日大雷雨

七日晴詣署訪泰臣又往視友三即入機中觀書

我國女子種，裝飾無一非導淫之具，惟有宮改服製裝束，使
與男子無甚殊異，而後可蓋服飾既同，則男女相見，彼此相忘，
陰陽二電，不易感動，則淫風庶幾少息。

男女天生之形貌，自頭面耳目髮齒鼻舌，以至手足臂指腰
腹項肩，一皆相同，所異者，胯間之一物耳。有衣以蔽覆之，其
物不可見，則男與女之外狀，有何殊別耶？乃女環其耳，纏其足，
粉其面，脂其口，矯揉造作種種，與男子作分別相，使人一見即
覺其女子，吾不知其居何心。

八日作小楷，懶惰用筆之法，余平日長于腕力，而短于指力，不
知運指之法，故作小字，異常勞瘁。

是日省荷過省，新厚卷之子履平之弟。

九日趁暑，朋友三有腹疾，往視之，途遇藝景張是日，或暑景張
戴西人白帽而行，蓋白色最能蔽日光，故西人用之，景張唐水

六五

光孝由街與其弟懷西偕來京散館懷西授職編修而景張降
為部曹與余在部下猶未親面也無心偶過下車相見慨然道
故秩至友三寃所友三疾小愈請廣樂園觀劇

十日子涵迨子涵嗜腹睥日笑飲無節口如懸河日以罵人為
樂然人無怨之者蓋人雖遭其惡罵而適有急向其告貸亦皆
周給故雖罵人而人不恨

黃石公素書六章宗張商英注余愛其二語曰言莫吉於知足
苦莫苦於多願余擬為易二字曰樂莫樂于知足苦莫苦于多
欲多欲之人求樂得苦其樂愈濃其苦愈烈是故至人尚恬淡
而後有真樂

素書又云同志相得同仁相愛同道相成同義相親同美相妬
同智相謀同巧相勝忘山曰是故凡民有才有無德者必不足
以合岸何也德同則相為利才同則相為害自古此矣

十一日赴署出城詣厚庵午飯映往視景張談久之遂訪介石
與維談薄晚偕游長椿寺

唐人林慎思度中著仲蒙子一書其後罵蒼棠而死書遂傳余
讀其書亦無甚精義子書中類此者甚多惟其中自刺者篇云
一樹之花人多矜一株之棘人多忌為人皆愛花之鮮妍不知
鮮妍能誘人為聽者之患矣人皆忌棘之傷害不知傷害能誠
人行正直之路多故花為福人之根者也棘為利人之本者也
數語尚可取

十二日詣署因往市均叔均叔於明日出殯在壽化門外我國
俗凡人死必紙構之為車輜焚之並構房屋謂之陰宅又種
衣服器皿皆以紙為之甚精巧通似真者價亦不廉所以媚死
人也死人有用與否不可知飾生者耳目而已此法不知始何
時或曰即古人明器也曰不然明器所以殉葬者此僅供焚化

六六

与明器有異

十三日甲申白晝歸晡亦元未小談即去

說苑云善夜居者不能早起或于彼者棄于此忘山曰是為善
起者之通病其人未有不善夜居者也

桓譚新論曰聖人何不學仙而令死耶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
者示民有終也

漢王充頗信命相之說其著福衡一書有亡命不可勉也智者
歸之于天又曰墨家云人死無命儒家云人死者命應陽之郡
一宿化成湖白起坑趙卒四十萬此並有命耶命者曰命當溺
死故相聚于雁陽命當壓死故相聚于長平穽沛公初起相工
入豐沛之市云多封侯人也

十四日往送子強行見變一者齋是日熱甚蟻飛滿屋吹而臥
我因人以霜雪霜露屬之天文部近日格致大明始知屬之于

地不屬於天然此理王充論衡已早言之論衡云霜霧雨雪皆
由地蒸不自天降夏則作霧冬則作霜濕則作雨寒則作雪
風俗通云牧守長不宜教易按尚書有考績孔子曰如有用我
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鄭子產後政三年民乃歌之時聖尚須
漸進況中才乎教易豈不致錯道路也忘山曰是理幸易解無
如今之長吏多因缺之肥瘠欲思調劑屬身其所以不能不教
易者勢也古者為地擇人今者為人擇地其宗旨異也

先武車為徒郡治信載素箭紙經凡二千輛重占十盪後王望天
子而移中外倉卒所載書七十車于道遇雨多半投棄車又燒
燭視閱經籍書作在燼所有餘者或作囊帙先王之道幾湮滅
無見風俗通應劭著劭三國時人

十五日記甚補與稼霖侍至高廟去夏仲吳避暑其地
余曾往與雜談今一年矣蓮葉田、菘未放壁詩猶在也踈柳

六七

擁高軒斜陽返射品泉踞坐其間樂甚逸南有園畜一鹿見人亦不避

十六日為明日赴陽和園預備引見是日詣署演禮日中同僚約飲泰昇堂殊歸觀書

抱朴子載驚鬼獼猴鬼二事云吳景帝有疾召巫現帝試之乃殺鷄埋于苑中築小屋施床帳以婦人履著其前巫云但見一白鷺不見婦人也帝乃重之又云余友人膠永叔嘗養一犬獼猴以鐵鎖之於牀間犬齧殺經百日許鬼見者云承塵上有獼猴被瘡流血志山曰觀是則知萬物死皆有鬼不獨人也周生烈子云辭者主之有警教者君之機閑今日本稱行政法曰行政機閑機閑二字確當

仲長統昌言曰父母不好營業惡子孫學之可違而營也父母不好士惡子孫友之可違而交也志山曰人苟不背于正雖父

毋多命可不必盡從雖不從不得謂之不孝

小人之稱不必皆惡人但資稟魯鈍不學無遠志僅可為凡民者皆是也故魏子曰天生君子所以治小人天生小人所以奉君子無君子則無以畜心人無小人則無以養君子

任子曰一人之智不如衆人之愚一日之察不如衆日之明宗王信伯曰凡民離而聽之則愚今而聽之則聖皆是此意

十七日熱甚與仲華等調水納涼晚乘車出平則門向頤和園進發薄晚至海曲因繞道上邱莊亦一村舊也高樹茂林人家甚多溪流曲折使人塵氣一洗去幾至工部公所堂宇高爽屋後有荷池數畝瞻眺平澗時雨條成集夜共燃飲黑雲四起風吹雨至稍涼

十八日微雨即止猶陰是日工部長官帶領引見蓋三年期滿奏留也與余同奏留者有吳君敬宣名曰曰華廣東人亦主事

六八

分部者年明起整冠服。退見諸長官。食時排班入宮門。先有戎冠博帶者十餘人坐而談笑。余等亦遂植立以待。須臾側扉啟。乃魚貫而入。見巍然而向者仁壽殿也。遂隊前跪背誦履歷。誦畢即退。不敢仰視。故未窺見天子之面。向午退。公所易便服。與諸人共飯。已遂歸至家。日未哺也。

十九日。趨署出城。訪介石談及。章太炎在滬上被獲入獄。或云自詣官投到者。昔者一。生窮愁潦倒。致陷此惡果。豈不哀哉。日中仲華約飲。哺而遂歸。觀書。

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曾糧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俱殺之。得糧。遂舍。後遇赦。無罪。此人為走耶。非耶。孔文舉以為是弟。侍中以為非。事見余亦莫定。其是非。天下事竟自一時難決。其是非如此類者。大易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身。孫毓或取志曰。密

者天地之際會或敗之機要陰陽不密則寒暑不能以成棟宇
不密則九層不可以成身是故佛家有秘密藏而國民有秘密
神會密之時義大矣哉忘山曰凡成大業者有三可寶一曰時
二曰信三曰密

徐偉長中論云君子不邛年之將暮而憂志之有倦乎或言乎
蓋人之老壯不以年而以志，衰雖壯亦老也志不衰雖老亦
壯也

又云辨者別也言其善分別事類非謂言辭捷給而凌善人也
又云取士不由鄉黨考行不本閭閻多助則祿賢才少愛者則
謂不肖忘山曰吐漢以來之通病

二十日大雨在義善源與蔚亭為象戲因詣春日俄訪許稚筠
稚筠望馬傷面養疾于家十餘日矣談久之冒雨至某相家又
訪鶴莊遂歸觀書

六九

仲尼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忘山子曰言者辯之大者也義者利之大者也道者義之大者也尼山教人毋以小害大而巳

凡人有可原之過二一日不知一日無心雖然二過可原而不
可原也可原者在臨時不可原者在平日何也必其平曠情於
一切事物不加考察而臨時則自護為不知矣必其平日疎忽
於一切事情不加謹慎而臨時則自護為無心矣夫曠情與疎
忽二者最足敗事余尤患此病書此以自識

或問曰天下何者最強答曰有道德之人最強

今人或得科第或進爵位或嫁女娶婦凡在朋儕故舊無不往
賀者獨有一事當賀而人無賀者則病愈是也蓋病不問大小
皆足以死人故凡病愈之人不異再生之人也然而人不賀者
何耶

二十一日晴睡固僚于長吳館在正陽門外長巷三條胡同蓋
因秦留答謝諸帶領引見者哺重殿肆論車齋飲冰梅湯色醇
味清美且沸水製成飲之不病腹也見伊墨卿行香道劫携婦
二十二日昨有法人婦人來訪見濶如妹談久之去蓋自巴黎
來我國尋其夫同歸者劇居有富膏及木筭一具囑其携至自
云三五日即回到余因偕濶如往答拜其人婉秀清麗能作英
國語詢其海上行幾日答曰吾坐汽中由西伯里亞東來非由
海道也僅行十八日可謂速矣哺往視程變即出城晚膳于清
華樓介石酌飲

二十三日不出門作日記

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此韓詩外傳所載仲尼
語也人能不為財色所動者其庶幾乎

孔子曰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故今人動稱曰時勢時勢

七〇

說苑載仲尼之言曰弓矢調而後求中馬馬慤慮而後求其良
馬人不思信重厚而多智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不可近也志
山曰人但有智有力有德者亦豺狼也

顏回之信子貢之敏仲由之敏子張之莊皆賢于孔子而四人
皆事孔子何也蓋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
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用惟孔子能信能反能敏能屈能勇
能怯能莊能固是謂聖人而見說苑

二十四日詣署無人者下車遂出城往謁幼衡師日中在厚卷
家午飯厚卷傳以御史入臺閣矣晴赴友人李君之約登車行
忽大雨如注行經于宣武門外覓全福館久而後得之蓋即財
神館舊址也新築堂舍數椽極開爽小坐即行玉廠肆論古齋
觀書畫俄飯半亦來晚至司豐堂在坐有姜遜介石班侯伯純
叔通履半夜錢叔楚招飲于謝家妓院燈燭灼燦饒富文錯圓

而坐者十三人皆露腹搖扇汗如雨下樂也其如

二十五日微陰自城外歸觀新小說報

稱其人曰聰明者謂其無所不見無所不聞也考夫資高而博
讀書者自審其聰自蔽其明也愚得謂之聰明

新小說出報已久余今始得觀之其種類分為五曰歷史小說
曰政治小說曰科學小說曰冒險小說曰偵探小說屬歷史則
有東歐女豪傑政治則有新中国未來說科學則有海底旅行
冒險則有二會少年偵探則有離魂病

二十六日晴熱甚觀東歐女豪傑以書專寫俄國政府之下虛
無黨人等蓋苦俄人專制之壓力欲起而破壞之而勿國人于
去則平等亦辦不到者然而黨人敢志不稍懈為首者一貴
族女名蘇菲亞屢隻身往來演說因是被囚繫於是同盟人百
計思有以救之方始以此

七一

二十七日作日記天氣酷熱補微陰將往游高廟不果
二十八日視新中國未來記

今日舊黨之頑固無論矣即號稱新人者亦無人不頑固一蓋執
此即是舊黨之頑固者不知法之常守也新黨之頑固者不知
法之不能守也妙也舊黨以頑固而主排外今也新黨以頑固
而主革命固一不度德不量力也或曰梁任父新黨之領袖也
其人為頑固否乎曰任父非頑固者但處在頑固之中又欲藉
筆舌以自存不肯直作不頑固之談然其心曷嘗不知守法之
程度太早也革命之無成也破壞之無善也頑直言之則使人
心交意消且不免衆頑固之談誅是以毅然作新中國未來記
然於黃孝二人辯駁之中有微意焉其論今日之時勢正如燃
犀照怪無微不見且說得虛空粉碎而中國之必亡黃種之必
滅雖有拿破崙俾士麥松胡定華威頓復生于中國亦不能救

其萬一何況現今之政府與現今之志士耶故新中國未來記
者烏托邦之別名也不能不作此想而斷無此事也其書所出
不過以一回方在黃季白而伯里且回國之時焉不知其以後
若何下筆也吾恐其徒以開筆筆何也凡撰書如演劇無不密
合于情理然後讀之有味演中國之未來者不能不以今日為過
渡時代蓋今日時勢為未來時勢之母也然其母之斷不能生
出子梁任父知之矣而何能得其生乎其書則出守情理之外
矣是書何必作乎何也子可偽也母不可偽也梁任父天資彈
絕者也豈肯為無情無理之著作乎故吾料是書之必不成也
或曰然則任父何必強下筆乎曰任父新黨中前狼後豕不彼
豈不知是書之難成乎然不得不以是媚諸新神固者而又恐
被有識者之訾笑故其書處之自為矛盾且筆墨閃爍使人不
測視所撰書鴻章一書可知矣

七二

甫與穉露及仲英幹鄉游高廟辟者作齋戲晚歸聞義善源室
衆源於昨夜失火燒去三家

二十九日熱甚往佑三眼未起細詢失火情由皆不知火所從
起時善源兩家皆移他處張目皆未覺失惟鄰友衣物及字畫
簿設皆在燼耳日中歸料理南行

曉卧窗閒觀海底旅行讀書之樂使人於醒中多洲嶼數世界
余是日居並隨欽學士李蘭樞等游海底去海底各神動物植
物奇形異狀皆為陸地所未經見並有高山峻嶺奇花茂樹與
陸地同者至若巨龜之類多不勝計每待言矣余觀書正
神付閒忽狂風驟起天地陰晦俄大雨如注雷電交作階下成
池薄晚晴瓦上見殘陽

六月一日女病危訪介石又往視仲宣所居有高樹二株亭
如蓋仲宣出見與談久之去詣尹道田遊玉廟肆購金年小說

報國至義善源取行實卡歸補觀二曹少年及離魂病

西人小說每處一作驚人之筆使人不可猜測而又不肯明言
須待之終焉而後了悟此實敘事之常例也即中國小說何獨
不然但中國人喜言妖邪鬼怪任意捏造律下不合情理西人
亦往往說怪說奇使人驚愕不定及審觀之皆於人情物理無
不審合者此其所以勝我國也

觀西人政治小說可以悟政治原理觀科學小說可以通種
務物原理觀包探小說可以現西國人情土俗及其居心之險
詐說亦有非我國所能及者故觀我國小說不過排遣而已觀
西人小說大有助於學問也

初二日女久病長熱不退服藥數十劑無效是日班侯來診示
謂難治惟成重癆日中厚養未厚養新傳到御史盛日天熱如
故又來二醫視女疾取問方藥皆不同平服最後來陸醫藥

七二

三日乘舟由天津向午到行李運至佛照樓余先訪翁青談
西人凡子女年過二十有一則父母聽其自立此即古越俗子
壯出分之法也蓋人至是時大都學成足以自贖不復仰給于
父母故可離父母自營家室不取父母分毫之財蓋自是而父
母養子女之義務盡矣使父母不違此限期而欲修身養之反
至害子女不圖自立無樂意傲傲我國純純之習且子女多父
母之財有盡豈能徧養何如立之限使彼急圖自養不以不養
為養子或曰父母不終身養子女之理既得聞命矣然子壯出
分之後或不免視其親如路人父母既不養子女子女亦不復
養父母矣豈非離父子之情乎曰不然凡子女二十一以後父
母養子女之義務盡矣子女養父母之義務亦盡也子女既壯
父母可不養子女父母年老或家貧子女不可不養父母父母
盡養子女之義務在子女年幼之時子女養父母之義務在父

母年老之時蓋年老不能自養與年幼同子女幼而受父母之恩則當報父母于年老之時理之常也且子女之身自何而老所報之恩非但幼時奉養之恩其當盡之義務較父母尤重誰謂行此法即離父子之情乎

補与筠青同坐佛照樓遇李英談格致之理甚多記以李英云余得一千數百倍顯微鏡用之照極小之物奇妙令人喜愕然人為之物不足觀也惟天生之物則最有趣無論動物植物如蠅之一翅花之一瓣照之雖石窺見金豹而攝其一隅已足使人驚歎蓋其構造之精巧密麗有為百思所不能到者甚矣造化能力之大也

形之小者能以法放之使大足補目力之不及矣聲之小亦能以法漲之使大補耳力之不及乎曰有之外國人能設機于耳使人聞蟻聞聲如千軍萬馬之勢

七四

凡鋼鐵銀錫之類皆能以重力壓之使字為真金惟須造三千
幾百噸壓重機始得人安能造此

是日宿佛照樓晚曾齋未談曾齋前月到京曾晤一面即來津
猶未赴滬是夜余及曾齋季英復談音律之學季英高歌聲出
金石

四日晨曾齋未季英已他往久之筠青過余約曾齋筠青將往
西武酒樓行過長春旅舍望見上一女子向余招手即上海舊
識伎金月梅乃與曾齋等偕登其樓飲飲道故遂邀其同往游
飲月梅人極佻真善應對落，有丈夫氣時余竹具已上新豐
輪舟故飲罷偕曾齋登舟一視開舟明日黎明開駛遂復下坐
小車北去至估衣街詢佑三晚車始能到乃隨筠青等閒游狹
巷薄晚復至紫竹林酒樓仍招金伎至曾齋約飲也夜詣小白
樓浴身浴畢曾齋送余登舟佑三夜半後來

一也

凡一國之人精神不可不平等而形迹不可不平等思想不可不自由而行為不可不自由蓋形迹平等則不能聯合統壹而團體不固矣行為自由則道德法紀破壞欲保治安難矣夫團體不固治安難保則并精神之平等思想之自由亦不可得矣

西儒惠智兒與瑞林格同時以哲學名瑞氏之學務與康德貴息特相反對惠氏則以論理救正之而自標新義惠氏之宗旨以為主觀與客觀無差別心思與事物亦無差別有一名言曰物即非物二者為一又有一根語曰相反者常相同如有與無相反也然物不能自有借人思想而後知其有亦不能自無借人之思想而後知其無倫有與無皆現于人思想中故有與無之差別也又有名言曰凡物莫不相異而相同之故即存乎是此誠哲學之美端永不可缺者客之愚智兒懷疑派也無所

謂心無所謂物物即走心。即是物忘。曰其說之是否不敢
決姑存一種學說錄之。

愚智云身體之老為衰。願理想之老為成熟。不易之名言也。

八日。補到上海。舟不能停岸。遂坐小舟上陸。命僕攜行李。至義
善源。余自訪石芝及渭東。少山。

餘抗章炳麟一布衣耳。而政府疆臣。皆以全力。與之爭訟。控于
上海會審公堂。清政府延訟師。章亦延訟師。而造對質。無端勝
負。如何。本朝勃古。年出億不可。昔人事。必被章宣播。無遺。蓋訟
詞一出。俄頃騰走五洲。滿人之醜。無可掩矣。章雖敗。亦何恨。昔
欽冰主人。携李文忠事蹟。曰甲午之役。西人皆謂日本非與中
國戰。乃與李鴻章一人戰也。以一人敵一國。鴻章雖敗。亦豪哉。
今章炳麟亦以一人與一政府為敵。且能任意侮辱。之使不復
得伸眉吐氣。炳麟雖敗。亦豪哉。

七六

夜留宿渭東家見其案頭有迦因小傳取觀之僅半部蓋寫男
女二人私情也是日微陰南方多雨

九日晨晴霽訪孟衡仍坐忘山廬縱譚孟稱懸一聯云掬水日
在手弄花香滿衣新吾贈也有道意

孟齋亦長書律學注桂香甚肖桂香與鑫培皆長庚之後起者
也季英云孟齋之于桂香猶周子衡之于長庚蓋貌極神似者
忘山曰審曲與觀畫皆極難事必以能尋其味為上曲多味從
一字一字出畫之味從一筆一筆出

在孟齋家午飯下罷小坐即出城回義善源開估三往蘇州詣
送不及因訪芝生不過復詣渭東與作家戲負一局去視所畫
留宿焉會章漢生來與暢談

十日訪陰身庵軒過伯良仲錫昆仲

陰身云我國腹地出產頗豐衍人民多富多貧少故不患無財

患無理財之法患無完善之法律不足以維持官民調和上下
遂使政府與人民情意不接血脈不通故民雖富而國之貧如
故也蔭亭是說亦實有所考據非空言故余不敢不信
天下之理有三曰道理曰事理曰算理道理其大綱也事理則
精矣祿理財尤精故但明道理不明事理者未為可也但明事
理不明祿理者猶未可也故必先由道理而事理由事理而祿
理皆無不通夫然後謂之精于理

訪浩吾于中外報館遂至雖叙園待盡齋苗生石芝未至
余此來實為富陽典中司飾房之胡國琳舞舞虧去銀數千圓
一事雖已出告管總徐蕊林嚴捕懲辦始終不獲其人故潛身
南下欲有所整厲海上均留不逾數日將進杭也是日在雅叙
樓上忽僕人來報稱富典犯事者被徐克封在大東門外郎家
橋源泰紙棧中促余速去余聞之急披衣下樓坐小車狂奔而

七七

律見蕊林略談仍返雅叙則石芝等已到余小坐即向上海縣汪瑤亭既見述顛末瑤亭善源具衣冠來肩輿入城拜上海縣汪瑤亭既見述顛末瑤亭允出差往捕余辭歸薄晚蕊林來詢知胡國琳已被捕入縣署矣余固為是事未不意神速至此且能在海上緝獲非所計料也晚仍與善齋飲雖叙夜宿甯記是日微發熱以昨夜感寒故十一日聞友三自蘇州歸往視之而眠未得見歸途過嚴徒船有對仲雅者直隸通州人久居福州工繪事善鑒別書畫是日所携石谷山水冊頁渾雄蒼潤碼走真蹟又黃君鞠工筆園林圖妙佳徒亦出所藏名人墨蹟甚多無一可取者蓋受人之愚所費金殆不貲也日中留飯余胃氣塞滯飲食不知味殊歸腹瀉哺訪芝生相見談久之同至福女樓茗話晚雖叙園見善齋善齋昨晚適余至甯記與石芝譚發行名理甚多在芝疑根忽為之破其功甚大

是晚董質甫約坐有陳公坦余執業師聘自先生多子久不見
矣其人善胡琴是晚與蓋齋二人合奏技者盡其妙

十二日拜上海縣瑞日中訪芝生晤借游愚園細涼園中有猩
猩人面似猴而非藏索繫池側邊與之食則食不狀與人同惟
終日貪食不知飽也徇體生毛無尾足橫能拳曲如手形稍與
人異又觀雜虎閉鉄籠內形似貓犬十餘倍爪牙醒濁日食牛
肉是日感病疲卧間園丁云無病時觸之則能發威頗懼人志
山曰猛如虎狼如狼終為人所制身而無謀者其可恃哉

薄晚游味苑園過金翼齋徵芝生歸余訪溇東

詩文書畫為宇宙間四靈類習新先生之言也忘山曰四者引
為陶情怡性之具則可若於其中求名則雖詩如子美文如昌
黎書如右軍畫如六如而我猶恥之

晚雅叙園坐有質甫公坦蓋齋少山夜仍與蓋齋在石芝處談

七八

十三日買書訪保壽日中途中過談俄徐汝霖亦至知胡國琳
已起解蓋按縣換差到富陽須七八日余亦於午後偕汝霖同
下船返枕薄晚開行夜月甚明舟中熱甚

十四日侵晨過嘉興日中至石門浦到拱宸橋肩輿入城下榻
竹竿巷張第

十五日向午訪星塘星塘病溼夜不成寐時猶眠未起余多以
待之與青儒諱杭州連日晴或暑逼人余袒露揮扇猶汗下如
雨倦寄巴黎信薄晚入見星塘則秉燭坐黑屋中戶窗闔不通
空氣悶極時日猶未落也星塘以此為衛生養病法焉得不病
十六日拜高子韶代仲華投信訪毛子丹子丹房宇剛敞有烏
樹、聲滿屋又詣蔭村蔭村與仲華叔松也新築屋數楹庭亦
有花樹頗得生趣薄午詣佑聖觀卷見媪母及梅珊談及國琳
事屢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孰訪春卿春卿之妻去年死欲續

要因兒女幼穠育無人看仰與余談久之出而後餉余哺歸順
道訪翰香不遇

十七日蔭村過翰香亦至略談去高潔丞來潔丞余官典中之
譏察人也得將與余同至富陽逾午補作日記觀書

黃孔子為游趙與鄒文孝節相善及將還魯文節送行流涕交
頤子高抗手而已既而背就路子高謂其徒曰始也謂此二子
丈夫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
乎其徒曰凡治者一舉而手子高曰有二焉大毒之人以淫自
信婦人懦夫以淫著愛節錄忘山曰治有出于天性流露不
能自己者雖丈夫曷能免焉惟大毒之人亦可以偽為也若見
人之泣即謂其非大毒即懦夫殊未盡然或曰丈夫而泣不幾
婦人女子乎曰英雄肝膽兒女情腸必兼有之乃稱丈夫
西儒曰賦稅者乃人民義務上所應納之股多金以爲一屏中

七九

辦理公事之費用是也。與余意中不謀。而合故嘗論欲得民
權先務實業。實業興。則民富。民富足。則可多納股分。全股
多。自然有權。即無權。亦有力。與之爭。是故富者為政治上根本
之根本。不刊之論也。

余讀英國工商業發達史。而知十七十八兩世紀間。英人工業
之進步。有二原因。一西班牙強盛。蘇食佛郎達斯。佛郎達斯
歐洲製造之中心點。為各國所仰法也。既被西班牙之侵相。率
遷入英國。英國製造業不獨免佛郎達斯之競爭。又吸取其遷
居者。大新國之工業。其富忽倍于昔時。一法王路易十四行撲
滅新教之策。國中。之新教徒。萃工業之精華者。盡逃于英國。英
國受之以振興工業。時銅業。玻璃業。紙業。一時大起。盡出于新
遷外國人之手。由是觀之。一社會之盛衰興敗。雖曰人力。豈非
天運哉。人力不盡。天產之人力。既盡。天賦之恃天者。必有賴于

人情人者必有待夫天以人造因以天結果其庶幾乎

十八日詣道街見少川孀母又往拜陸德生代仲華投信日

中訪諱齋月望留午飯與諱齋地諱會羅祖人來蓋月望家中

患病者三人延矩人診視也杭州城內時疫流布或于無人不

病大都發熱頭眩熱退則四肢青紅斑此死人甚少非如去年

疫氣之或喘復詣蔭村詢及仲華籌款事知子韶已允百金清

慮則無消息也仲華由主事改知縣因選缺無期大悔欲贖全

報捐員外郎而價昂非二千五百銀不辦其南中財籌集不

過得千餘金但足恢復主事而已下哺至同言與內賤細齋

十九日終日不出與蓉生作家戲梅孫過談

梅孫精數學能推測未來事蓋以上手法首穿易理所推頗有

驗庚子之役屢謂必亡國而梅孫猶以為未也其後和約果成

列國兵解余因問滿朝廷將來如何梅孫曰尚有五十年國祚

八。

蕃字不誤

我輩皆不及見也但欲其興起則無望日薄崦嵫光線愈短而已又聞那拉及當今如何曰見龍不久將躍淵矣惟西山老佛福根頭大開龍興時亦有一雌皇拚衛其間此語不知以此始以此終殆天數也且此人不過粵西一富婢耳一蕃得志遂歷六宮朝四海誠上應天運豈偶然邪又聞杭地如何冊云二十年内可保安堵過此不知也都下可居否曰無他誓定拳禍必不再起況尔以官為家但點然酒跡于庸俗人中又何患補梅孫去晚凍寒權未大而雷電

二十日雨止金雲孫來即去適午詣塔兒巷昨晚得仲華電走日霞之信與蔭村談仍往視星坪時訪粉香不過至豐樂橋獨坐樓上酌茗啖麥時或暑樓開風來頭爽下臨河隔岸亦有茶樓杭人善談者聚集於此北望自山一南色瞻翠不知何名余獨闌徙倚久之薄晚歸作日記

余日記不能每日筆錄必隔三五日或七八日十餘日然後補記一次所記皆實無虛詞也余立日記規則三條一每日所作事無補邪正善惡皆直書不得稍有諱飾一日記中不許贊議人亦不許無端替美人惟已沒世者不在此例一凡用他人之語說精粹者亦可筆諸日記但不得攘己有須冠以某某人曰字樣以上三者為作日記之金科玉律不可不嚴守

二十一日早陰陳震權來約余游湖上會細柳齋過范桐士勳士亦至俄細齋去余命雜髮匠慧容畢遂偕震權及桐士昆仲步出錢唐門至張祠庫舟直放高莊在蘇堤之西時天光晴霽湖波瀟灑岸畔柳翠舟中三四人笑語忘形俄頃舟泊花港乃往客登岸過于忠肅墓道不數步已至園中竹樹依然池為半開廊榭迴曲惜園赫太峻不能收外景為高氏一家林園耳坐久之遂返舟游彭祠舊名三潭映月西湖最勝處在水中央有

八一

九曲石橋荷香遠聞四圍長堤皆種楊柳之外眾山今抱羞攬
一湖之全景焉欲至彭祠須由圓洞門入行竹徑中乃得至退
省金登小樓四面可望湖遠東有湖放臺用高常侍聖代休甲
兵吾嘗得閒放由是其後垣臨湖皆高竹蕭森幽茂迤西即彭
公祠殿彭杉吾浙無戰功忽於其遊息之所建祠抑無謂矣日
日中腹微饑泛舟至樓外樓恣意飲啖罷游蔣祠蔣祠建立
早蚤記己卯庚辰之間余隨先人由閩返杭時方六七歲曾未
游山石亭榭如今狀時祠已興築七八年矣尚無所及祠彭祠
也登款峰間拜明末諸僧主遂下步至俞樓雖狹小而頓曲折
坐久之相率登舟放入裏湖佳視孝文忠祠蓋新落成者猶未
竣工殿宇巍峻然無可游觀遂返舟入金沙港一路亂山篳翠
草樹雜出荷芰盛開天然園畫須臾至蠶學館繞道步行游唐
莊嘗唐姓宗祠堂宇整麗其後闢地十餘畝編種荷花造曲廊

臨水日晴風起最宜避暑且面北高峰山勢雄兀逼人余及震
權桐士翔士坐廊間品茶吸煙良久始議歸去至張祠日猶街
山忽雷聲殷上霧擁云雨將至速入城相率急步而行未至相
臺分司風雨交至余衣盡溼奔至一人家小避俟雨勢稍緩乃
持蓋蹶躡歸桐士昆仲亦狼狽殊甚

二十二日大雨終日昨晚慈林自富陽來仍為國琳事欲緩解
富陽在錢唐皆押十日如能盡償亦虧蝕則已逾限不償然後
解富懲問余允之是日飯後冒雨乘肩輿往拜錢塘縣鄭瀚生
告以顛末瀚生許諾余遂歸觀書

二十三日陰作日記終日不出

二十四日觀新民報慈林已回富矣

無競爭者無進化此宙合之公例也若強欲免世界之競爭以
求大同無端必不可得即幸而有成而世界之進化已萌芽于

八二

此矣

羅君政憲論云人類相約而成人法既相約成法而公認之則不可不授以強制之力而彼此俱從其命云試問但立法而無人以守之執行之彼法自能強制人耶皆守之者有人執行者有人則彼法無專制之權不能辦也譬諸司警察者見人遺棄于路當時即拘入警察署矣是非專制之權乎故居今之世人罵專制矣吾獨謂專制不可盡廢當與共和並行立法用共和行法必用專制不易之論也

飲冰主人撰英名物格朗宅傳謂英人當二百餘年前憔悴呻吟于虐政者與法國革命前無異猶可言也謂與中國數千年歷史之怪影無異則大謬矣試讀中國歷史果係何朝何代有貴族平民挾兵力與上爭立憲如約翰之故事乎又於何年何代有豪傑如西門者引兵戰勝王家扶立民權耶然則中國之

程度較之英國二百年殊無影響之可及何得妄用為比例飲
水之論事亦太踈濶矣

二十五日謁左泉師師病卧在牀一家皆染時疫余室房中凡
談久之始去訪介軒維端時事日中在孀母家午飯時詣謹齋
目擊又至中學堂晤潘鳳洲俄造星博與談片刻即歸觀書

英人既為立憲之祖國而近百年來其待屬地之法又逐漸改
良吾意地球將來為無一統之日則已有之必英人也

吾始也謂黃種雖不能自立亦不必滅亡或与白種人媾合另
化出一種人在黃白之間者亦未可知今乃知其難蓋謂觀雲
中國興亡一問題內有云優種人与劣種人結婚往往能失優
種人之性質吾恐西人入我國後有鑒于此遂懸為厲禁使黃
白人不許為婚則化種一說亦無望矣雖然我國人究不得全
謂劣種其聰智能力有突過西人者或冀西人言不之禁也

八三

作書傳
慈林未

二十六日連日或者揮汗不止視報

英人貴族之制由血胤貴族進而為功勞貴族又進而為財富
貴族或曰功勞升而為貴族宜也財富何得亦占貴族之位曰
不然歐人之有財富者皆由務本業所致往其家愈富則細
税金愈多夫國家所以百姓為股東税金即股分金納稅多即
股分多之人自然應享權勢應列貴族

薄晚借球拊蓉生子瑜四人步至盜橋登鶴揚樓酌茗開談皆
黑乃片

二十七日少亭來自甯云慈林染病急切不能到杭余告以慈
林不能不來多故俄字誣過少亭即去會有楊家牌樓墳親吳
雲善來問余何日謁墓答以出月晦觀書

言語不同歷史不同風俗習慣不同斷不令成一國此世界之

公例也。然自輪船鐵路大通萬里，人漸相親狎，則風俗習慣化而為一，必有此一日也。則此後國界亦可漸泯矣。

新民報二十八期政界時評云：俄國皇尼哥拉第二現已許國中宗教信仰自由，且謀擴張自治制度，並扶助農民，廢制之勞動。同時美國議院新定法律，凡殺害大統領及大使公使者處以死刑。謀害未遂者亦定處死。無政府黨人嚴禁其行入境。噫，專制國而仗植自由主義，以共和而採用禁壓政策，可謂咄咄怪事。志山曰：此等議論確是無識之徒所為也。夫以民主國之大統領苟有罪，公誅之可也。以一二人之私怨投害之可乎？且公舉之君，與世襲異。既全國人戴仰之，名其賢明能任一國之大事業，能保持一社會之幸福者也。今忽死于一二人之手，是不啻全國人被其傷害，焉可不處以嚴刑，以何得與專制禁壓政策相提並論也。且無政府黨尤為世界無理之黨派，雖

八四

此派萌芽時亦有激而然顧流播已久竟自視為天經地義不知過猶不及其弊患與獨夫民賊之初世界同美國文明政府豈可聽其受此黨人之害乎若執是猶以為壓制是縱天下人為惡坐視其害善良也新民報乃有此等語亦報之污點也

二十八日陰雨過午往謁雪漁未得見覓其子劍心晴詩呈堦即歸觀報

歐洲列國衣食不給朝不謀夕之貧民甚多無政府黨即此種貧民之淵藪也凡人所以致貧者不由于懶惰即夙罪使然何所用其不平乃必藉此為名以害社會之治安其罪更重矣凡一國中之思想議論不患其歧但患其同愈歧則真理愈顯愈同則真理愈晦莊子曰異端曲說蜂起道術將為天下裂此大謬不然之說也。當印刷郵便鐵路輪船未通以前人之見聞智識不能日一增長之時誠有此弊蓋守一家之言不能

相通故也今則一日之內可見無數人之議論所見多則人下
皆能析衷集益何患真理不出而道術之將裂也

歐美人有所謂保護動物協會雖一雞一犬一蟲一蟻苟有以
非理虐待者必加懲罰仁哉

二十九日微陰頗涼觀書

新民報雜俎載小兒科醫生某云小兒之生長全在睡眠中容
有是理

所謂倚賴者無一業而專仰食于人之謂也若與人分執一業
而交相換文相助是不名倚賴

今世之國民不許女人有政治權竟欲使降男子一等也而偏
許一女人據其國之王位此最奇之事強勒約翰女權說云
西語曰必然者創造之母希臘哲人瑪里特士以必然為天下
之強乃謂其可以捍百難而不顧也信然

八五

走日以昨夜稍寒手足重滯不舒薄晚發熱因飲薑茶覆被眠汗出

三十日暗疾小愈胃閉喜食甜物食他味皆覺苦終日與球拊談七月一日晴熱甚胃猶閉不出門薄晚月望來談

觀新民報說希望云自古之偉人傑士類皆不肯苟安于現在之地其心中日中別有第二之世界是以饜人類向上求進之心誠哉是言但彼等之所謂第二世界與吾所謂第二世界大不同耳

法王路易十四亦有求不死藥事與秦皇漢武同此余所未聞千七百七十二年有佛禮兒活蘭西人亦哲學家其宗旨以為欲救治社會之罪惡則莫如先自救其罪惡救治之道莫大於克己又以為倡一學說欲世人行之則莫如先自行之其學以期行率物為先趨近于我國之儒教

晚庵法言云語法律之宗旨則曰對人之權利之界限定人
義務之分量將令右得其平忘山曰權利既有界限義務既有
分量自由云乎哉夫人所以不可不愛自由者對無公法律之
世界強凌弱者欺貧使弱者貧者不得自由而富者故平民屢
起議改革而以恢復自由為名既有公法律則人人當守法人
人不得自由惟人人不得自由而後人人自由矣
又云野蠻自由之極其終必成一種極強權者而自由此其言
二日晨肩輿出錢塘門至張家園謁袁松楸無恙惟槐桂根老
宜加肥料薄年又至蔣家橋謁祖墓日中在墳觀家并飯金菴
然後冒雨結縵飲茶竟苦蓮味糖茶餅酒皆有味請親吳宮普
引余至屋後遊觀高竹數畝稍雲拂日此外有山山多白石
流泉淙淙清澈見底頃所飲茶即取諸此余謂田家人果有福
或飢食自然之蔬穀獨飲元質之泉水渾然不知世界之事而

八六

一家之中兄弟怡，妻子嬉，日相對于岩壑間，彼居城市，豈
萬之境者，安能及哉。

三日熱甚，視書作日記，汝霖來自甯南，議辦國琳事，夜深去。

四日作日記，晚少亭來云：國琳允先出三百銀圓，餘二千圓，乞
人作保，限年拔歸，余謂事無不可，惟將來如國琳不肯還，須保
人代繳也。

國琳在牢獄，每日與余通信，余亦作書答之。國琳有病，余為延
醫療治，其飲食亦余任之。旁人或謂余仁厚，余曰：此非仁厚也。
惟我如此待之，彼尚敢抵賴，則余終治其罪，彼亦不敢怨也。辦
天下事，無論大小，必須思慮並用，乃足以服人。我之為此，乃機
權也，以仁厚視之，誤矣。

我有天生兩隻手，一剛一柔也。我有天生兩幅面孔，一慈祥一
嚴厲也。忽剛忽柔，忽慈忽嚴，皆隨時應變運用在我。

2120162

S
Z121.5
15a



ZW 21101000612577